張居正大傳

朱東潤著

序

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底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敍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底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祇是民國二十八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敍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敍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底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底著作；在傳敍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底人格論讀到莫洛亞底傳敍綜論。當然，我底能力有限，所在地底書籍也有限，但是我祇有盡我底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中國傳敍文學之進展」，「傳敍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敍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敍述中國傳敍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祇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祇有「八代傳敍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敍文學底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拿稱揚古人，敍述故籍，其結果祇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敍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

敍。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底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底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敍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底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底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底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底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底時代過去了，乃至最進步的著作，如朱子張魏公行狀，黃榦朱子行狀底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敍文學底進展。我們對於古人底著作，要認識，要瞭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底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像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敍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採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採取那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底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爲家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底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蓄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臊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底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底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鬨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爲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纔有敍述底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底必要條

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底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敍文學」底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面，作者描寫女王底生平。我們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看到她底保姆，看到她底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底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祇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底丰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現代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底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證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不朽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儘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底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定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底寫法，祇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似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始終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子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

確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儘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今日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惟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牠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擇和持論底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底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啓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底著作，認爲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祇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底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底同情，傳敍成爲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底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現代中國所需要的傳敍文學，也許祇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祇能付之讀者底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底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採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 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敍文學家底手裏，都可以成爲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底生活，都是傳敍文學底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惟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

方面着手，使讀者對於傳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祇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着手。在西方文學裏面，平常人物底傳敍，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祇能從偉大人物着手。三十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 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着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底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爲我所瞭解。有的人底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採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底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底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人類共同的弱點。傳主底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底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爲生長在他底陰影下面，對於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爲傳主底選擇，增加不少的痛苦。

最後纔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底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祇有在這十年之中，看到淸明的時代，敵人由分化走到崩潰，中國由安定走到進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爲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底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眞」，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爲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爲溫莽。有的推爲聖人，有的甚至斥爲

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人。他祇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底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敍文學，常常注意傳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底人格。但是關於居正底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著作裏面，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爲愼重起見，不敢輕易採用，這一個缺憾，幾于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祇有政治；因爲他佔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敍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爲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絜舉當時政局底大概，爲什麽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祇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儘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敍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覈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覈，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底制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底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我國人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爲好古，所以不知今代，乃至不知和今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淸、余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

緊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底後面，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現在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徵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爲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傳敍文學底通例。一個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僞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底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制：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祇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祇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底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底眞相。西方傳敍文學以傳主底作品爲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爲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傳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遘難，十餘年後，

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合女誡直解計之故言此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詞。余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學傳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稟錄底被刪，當然祇是嗣修懋修底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底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底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底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結果，祇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底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底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底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

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書牘凡例敬題）嗣修認爲書牘標題，出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其時鄭洛爲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爲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尙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面，還是非常凌亂；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卽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祇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底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面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爲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祇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底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底空虛。我感覺徬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敍寫成。這是爲的什麽？我認定傳敍文學底寫成，不完全是材料底問題，同時還有寫法底問題。蒙尼辨耐底狄士萊里傳寫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面，可稱毫髮無憾，但是莫洛亞底狄士萊里傳繼此出版，不妨爲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底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底傳敍，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爲材料底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

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家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祇要傳敍文學底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像的事。那麼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衆做一個前驅，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面。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爲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爲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爲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需運用新的筆調，纔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敍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底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底語彙太貧乏了，因此在敍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彙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爲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敍文學底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底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

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擧趙，趙擧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擧，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衆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范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爲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纔說「壯士，賜之巵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裏，成爲最好的工具。現代傳敍文學家也常時採用這個寫法。但是傳敍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爲傳敍文學是史，所以在紀載方面，應當追求眞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淸，便會把傳敍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出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祇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像的話。這裏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

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繙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繙回白話。這一類繙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面有相當的根據。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這是一段詰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繙譯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麼看到我們把谷應泰底文言，繙回白話，一定不會感覺詫異。

在把文言繙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繙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繙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於明代人底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爲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彙，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面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底大概。稍爲困難的是明代帝后底說話。這一個階級早已隨着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

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姦邪已去。」（奏疏九請處治邪佞內臣疏）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后說話底大概，在敍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奏疏二）召辭紀事，（奏疏七）召見紀事，（奏疏八）召見平臺紀事（奏疏九）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奏疏十一）在記載底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最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卽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制，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愼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喫」。」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値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卽是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爲求語言的簡練，常時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採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畫，是在三十年決定。三十一年春間，寫成「八代傳敍文學述論」。三十二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爲師友瑯邪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賸餘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三十二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爲師友瑯邪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敍文學裏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尙書有尙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裏從來沒有這樣用過。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發源於經學，一百三十篇的史記，祇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七十列傳模仿公羊穀梁，「傳」底原義，有注底意思，所以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七十列傳祇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麼在傳敍文學裏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幾年以來的心力，所成就的祇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底學力，僅僅達到這個階段，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底希望，本來祇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知道西方的傳敍文學是怎樣寫法，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我祇打開園門，使大衆認識裏面是怎樣的園地，以後游覽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園亭的也有，祇要園地逐日繁榮，即是打開園門的人被忘去了，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底一節：「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爲標識耳。」在一個茫無邊際的境界，我們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跡，作爲自己前進的路線。前人對於我們所盡的責任，正是我們對於後人所有的義務。無論成功或失敗，現在底努力，對於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應當趁這個機會，對於遠方的兩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十餘年的生活，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我獨自漂流異地，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對日作

戰以後，我從越南入國，纔到抗戰底大後方，從此沒有看到故里。家事底處分，兒女底教養，以及環境底應付，一向我不過問，現在更落在一個人底肩上。我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聽到居功。尤其在故鄉淪陷以後，地方的情形更壞，斗大的一個縣城，充滿最複雜的事態，天涯游子底家屬，膺得舉目無親的境地，但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怨恨和愁訴。正因爲有人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家庭，我纔能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工作。我自己底成就祇有這一點點，但是在我歷數這幾種撰述的時候，不能忘懷數千里以外的深閨。我認爲在我底一切成就之中，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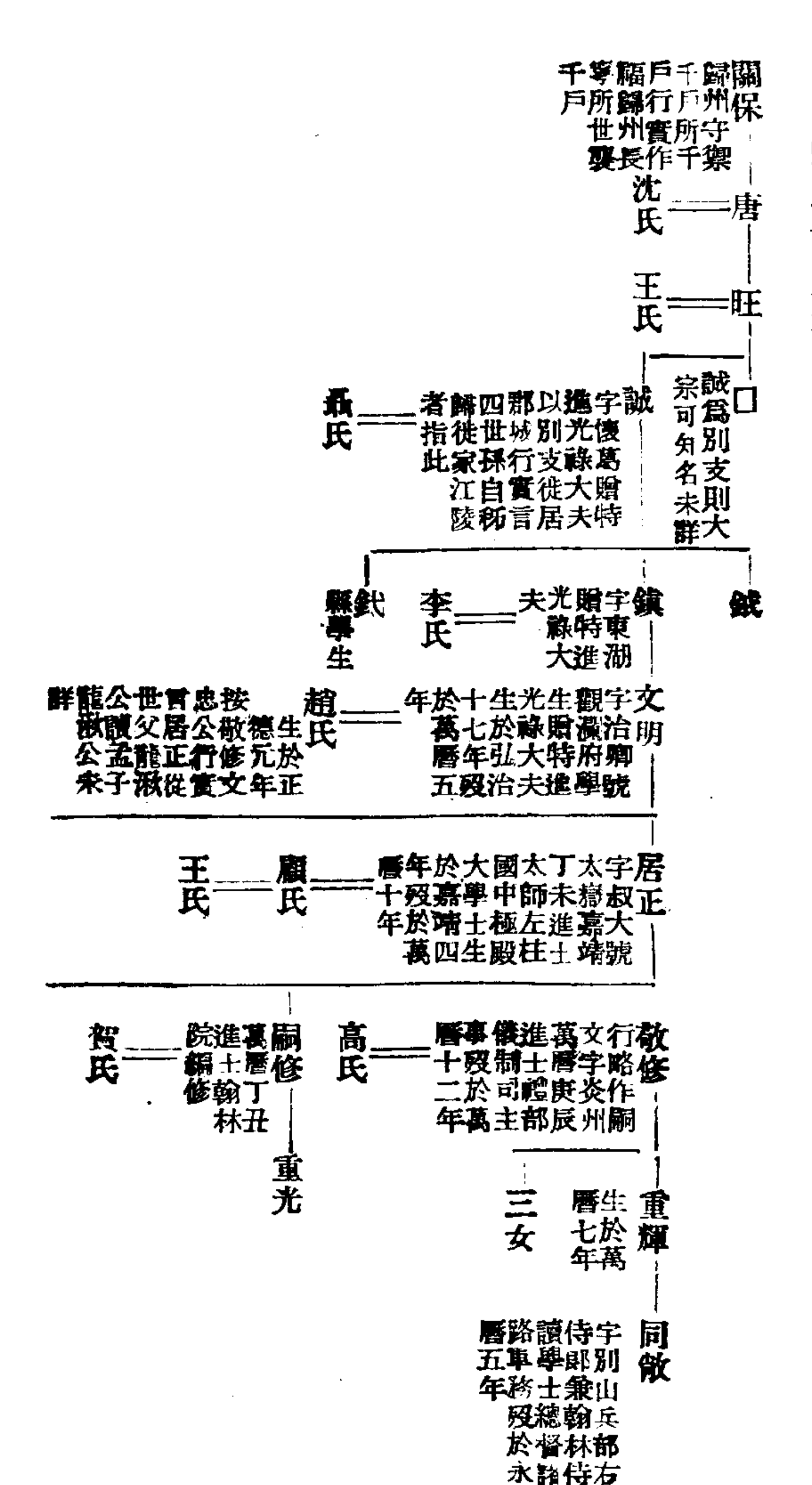
還有一個更遠在萬里之外，作一次國外的旅行。我們底認識遠在三十餘年以前。我們曾經共同受過小學教師底訓導，共同聽過泰晤士河底波聲；之後，在同事十餘年之中，又共同欣賞過東湖的初月，樂山的暮鐘。在我們同事的中間，他底著作，我都曾經看過；我底作品，也沒有一本不曾經過他底商訂。這本書寫成的時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計畫，曾經和他討論。從他那裏，我得到不少的鼓勵，不少的協助；但是以前因爲時常見面的關係，沒有感覺致謝底必要。現在我得告訴他，萬里波濤的重洋，遮斷不了平生許與的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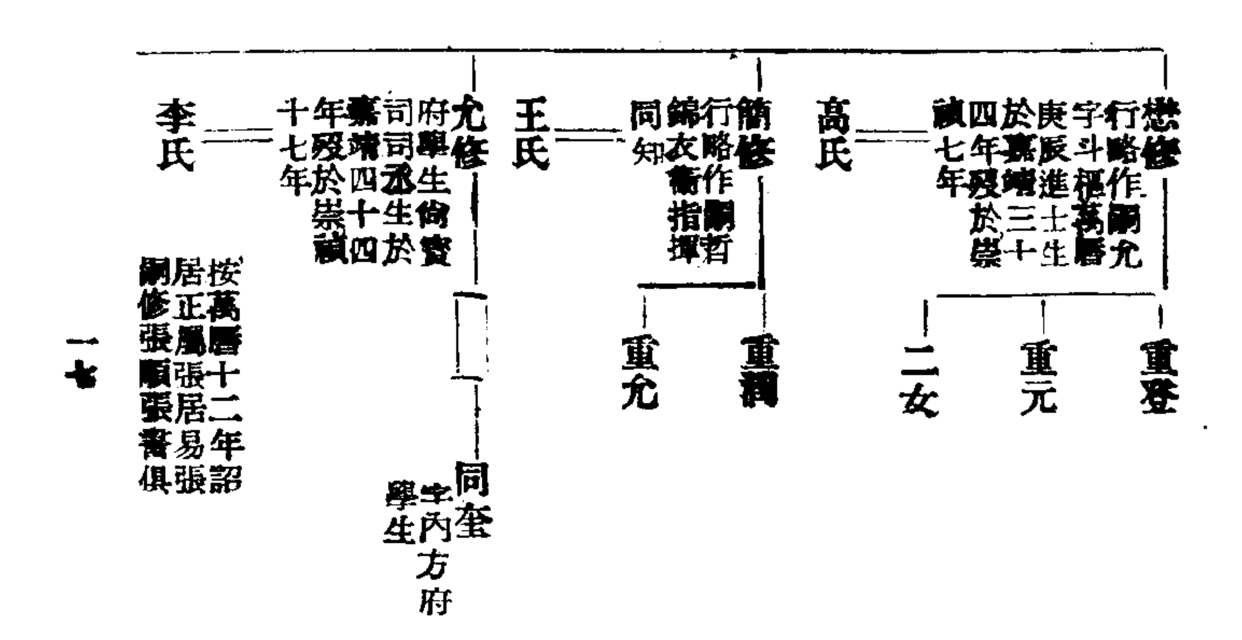
努力啊，我願有更好的成就，報答一般友好底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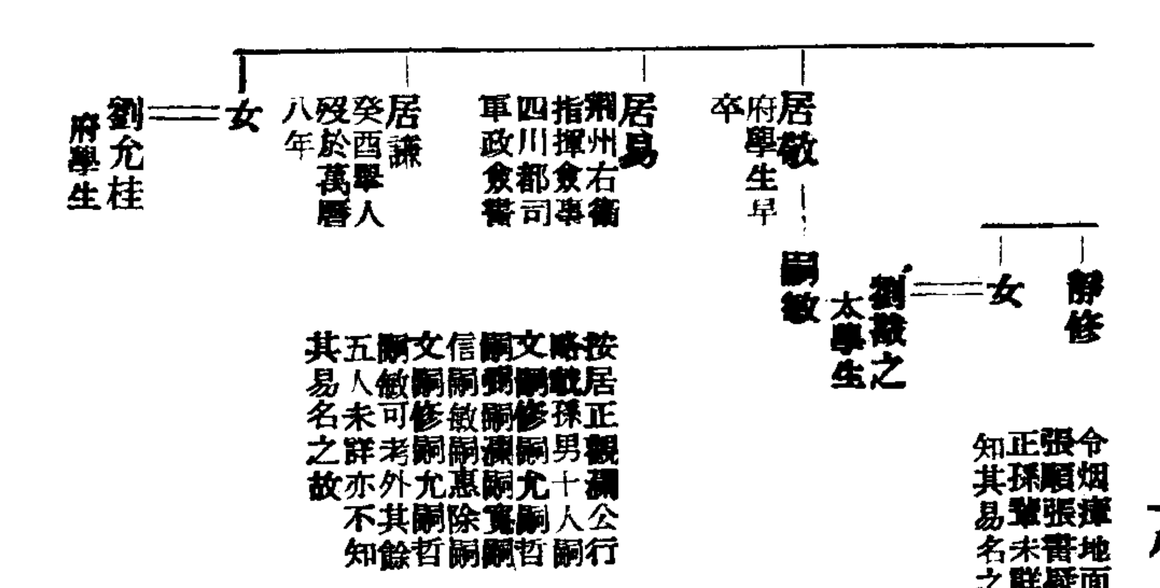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六日朱東潤自序於重慶柏溪寓齋。

張氏世系表

居正以上據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居正以下據敬修文忠公行實及他書




懋修
行略作嗣允字斗樞萬曆庚辰進士生於嘉靖三十四年歿於崇禎七年
高氏
重登
重元
二女
簡修
行略作嗣哲錦衣衛指揮同知
王氏
重潤
重允
允修
府學生尚寶司司丞生於嘉靖四十四年歿於崇禎十七年
李氏
同奎
字內方府學生
按萬曆十二年詔居正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


居敬
府學生早卒
嗣敬
居易
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僉書軍政
居謙
癸酉舉人歿於萬曆八年
女
劉允桂
府學生
靜修
女
劉戡之
太學生
按居正觀瀾公行略載孫男十人嗣文嗣修嗣允嗣哲嗣錫嗣禳嗣寬嗣信嗣敏嗣惠除嗣文嗣修嗣允嗣哲嗣敏可考外其餘五人未詳亦不知其易名之故
令烟揮地面光軍張順張書疑爲居正孫號未詳亦不知其易名之故

隆慶萬曆十六年間內閣七卿年表 據明史宰輔年表七卿年表

	隆慶元年 丁卯
內閣	徐階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 李春芳 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晉少保四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郭朴 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晉少保四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九月致仕 高拱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二月晉少保兼太子太
吏部尚書	楊博 少保七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	高耀 太子太保正月閒住 葛守禮 正月任六月終養 馬森 六月任
禮部尚書	高儀
兵部尚書	趙炳然 太子少保四月加太子太保告病 郭乾 四月任十月致仕 霍冀 十月任
刑部尚書	黃光昇 四月致仕 愷 五月任
工部尚書	雷禮 太傅柱國
左都御史	王廷

		隆慶二年 戊辰
徐階	保四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五月罷 陳以勤 二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四月加太子太保 張居正 二月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 四月晉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七月致仕 李春芳 正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 陳以勤 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張居正
楊博		
馬森		
高儀		
霍冀		
毛愷		
雷禮		九月致仕 朱衡 九月任
王廷		

	隆慶三年己巳	隆慶四年庚午
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李春芳 陳以勤 張居正 趙貞吉八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高拱十二月召還兼掌吏部事	李春芳六月晉少師十一月加中極殿大學士 高拱十二月晉少師建極殿大學士 陳以勤
	楊博十二月致仕 高拱十二月以內閣兼署	高拱兼署
	馬森二月致仕 劉體乾二月任	劉體乾七月閒住 張守直七月任
	高儀十一月病免加太子太保 殷士儋十二月任	殷士儋二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入閣按應作十一月入閣 潘晟十一月任
	霍冀	霍冀三月閒住 郭乾二月任十二月加太子少保
	毛愷	毛愷二月致仕 葛守禮二月任十一月改左都御史 劉自強十一月任
	朱衡	朱衡
	王廷	王廷正月致仕 趙貞吉二月以內閣兼掌十二月解院務按應作十一月解院務 葛守禮十一月任

	隆慶五年 辛未
七月致仕加太子太師 張居正 十二月晉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柱國又晉少傅建極殿大學士 趙貞吉 十一月致仕 殷士儋 十一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月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李春芳 正月致仕 高拱 張居正 殷士儋 十一月致仕
	高拱 兼署
	張守直
	潘晟
	郭乾 三月免 楊博 三月起十月任
	劉自強
	朱衡
	葛守禮

隆慶六年
壬申六月
神宗即位

高拱 正月加柱國晉中極殿大學士六月罷
張居正 正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八月加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按萬曆四年居正加左柱國疏辭不受則斯年未受左柱國可知
高儀 四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六月卒
呂調陽 六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八月晉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高拱 六月罷
楊博 六月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張守直 七月致仕
王國光 七月倉場[illegible]部

潘晟 三月致仕
呂調陽 四月任六月入閣
陸樹聲 七月任

楊博 六月改吏部
譚綸 七月任

劉自強 七月致仕
王之誥 七月任

朱衡 正月出治河六月督陵工

葛守禮

萬曆元年 癸酉	萬曆二年 甲戌	萬曆三年 乙亥	萬曆四年 丙子
張居正 呂調陽 十一月晉太子太保	張居正 呂調陽 七月晉少保	張居正 呂調陽 張四維 八月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	張居正 十月特晉左柱國太傅加伯爵俸居正疏辭按不[illegible]見奏疏
楊博 九月致仕 張瀚 九月任	張瀚	張瀚 七月加太子少保	張瀚
王國光	王國光	王國光	王國光 十二月請告 殷正茂 十二月任
陸樹聲 十二月致仕 萬士和 十二月任	萬士和	萬士和 九月致仕 馬自強 九月任	馬自強
譚綸 □月加太子少保	譚綸	譚綸	譚綸
王之誥	王之誥	王之誥 三月送親九月致仕 王崇古 九月任加柱國	王崇古
朱衡	朱衡 五月進太子太保致仕 郭朝賓 六月任	郭朝賓	郭朝賓
葛守禮	葛守禮	葛守禮 六月加太子少保致仕 陳瓚 六月任	陳瓚

	萬曆五年 丁丑	萬曆六年 戊寅
呂調陽 十月晉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張四維	張居正 九月丁憂奪情 呂調陽 八月晉少傅 張四維 八月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張居正 三月歸葬六月還朝 呂調陽 二月晉建極殿大學士七月以病回籍 張四維 二月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馬自強
	張瀚 十月免 方逢時 十月以兵部兼署 王國光 十一月任	王國光
	殷正茂	殷正茂 六月致仕 張學顏 七月任
	馬自強 八月加太子少保	馬自強 三月入閣 潘晟 三月任
	譚綸 四月卒 王崇古 四月任十月致仕 方逢時 十月戎政回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方逢時
	王崇古 四月改兵部 劉應節 四月任閏八月致仕 吳百朋 九月任	吳百朋 五月卒 嚴清 五月任
	郭朝賓 十一月致仕 李幼滋 十一月任	李幼滋
	陳瓚 十月病免 陳炌 十一月任	陳炌

	萬曆七年 己卯	萬曆八年 庚辰
三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十月卒 申時行 三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	張居正 張四維 申時行 十二月加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張居正 張四維 六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申時行
	王國光 十二月加太子太保	王國光
	張學顏	張學顏
	潘晟	潘晟 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致仕 徐學謨 十二月任
	方逢時 □月加柱國	方逢時
	嚴清	嚴清
	李幼滋 十二月予告	曾省吾 正月任
	陳玠	陳玠

年	內閣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察院
萬曆九年 辛巳	張居正 十一月晉太傅左柱國 張四維 加柱國 申時行	王國光	張學顏	徐學謨	方逢時 四月致仕 梁夢龍 四月任	嚴清	曾省吾	陳炌
萬曆十年 壬午	張居正 六月晉太師尋卒 張四維 六月晉太子太師九月晉少師 申時行 六月晉太子太保九月晉少保 潘晟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六月命未任罷	王國光 十月免 梁夢龍 十月任十二月免 嚴清 十二月任	張學顏	徐學謨	梁夢龍 十月加太子太保尋改吏部 吳兌 十一月任	嚴清 十二月改吏部	曾省吾 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致仕 楊巍 十二月任	陳炌

余有丁

六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九月晉太子太保

目次

序……一
張氏世系表……一六
隆慶萬曆十六年間內閣七卿年表……一九
第一章 「荊州張秀才」……一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開始……三
第三章 休假三年……三五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四六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鬥（上）……六四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鬥（下）……九五
第七章 大政變……一二四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一五三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一八五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二一六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二六〇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三〇五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三六三
第十四章　尾聲……三八四

第一章　「荆州張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臨安陷落，皇帝成爲異族底俘虜。宋代遺臣，立益王昰爲帝，改元景炎，繼續民族底鬪爭：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們再立衞王昺爲帝，改元隆興。整個的鬪爭，開始向南轉進，中國民族底根據地，賸得海南島底一角。是年，文天祥底孤軍失敗，天祥也成爲俘虜。隆興二年，崖山的鬪爭又失敗了，陸秀夫抱帝昺投海。張世傑還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鬪爭底火焰，但是驚天動地的風浪，沉滅了這一個民族英雄。民族底鬪爭得到這樣慘痛的結束，從此整個的中國，第一次開始受異族底統治。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文化較高的民族，受着文化低落的民族底統治。侮辱，虜掠，奴役，殺戮，死亡，充滿了整個的中國。不錯，中國民族在崖山戰役底前後，曾經隨着侵略者底大纛，踏上勝利的途徑。俄羅斯底平原，日本底海岸線，爪哇底沙灘，都留着中國武士底足跡；無識的史家甚至認爲這是中國底勝利。然而一切的戰功，祇是奴隸底戰功，他們自己度着奴隸底生活，不幸地被迫着再把奴隸底枷鎖加到其他的民族。在中國境內，祇見到荒淫，暴虐，屠殺和滅亡。上層階級沒落了；統治中國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產生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底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間，也喊不出一個百折不回的志士。賸餘的祇是月泉吟社這一流的詩人，藉着春日田園雜興的詩題，流露一點亡國以後的歎息。

整個的中國，便隨着上層階級底沒落而沒落，四千年的歷史，從此便爲野蠻人腳下的灰塵嗎？不會的。和西方傳說中的長命鳥一樣，中國民族正從毀滅裏得到再生。這個民族底階層，好比經過動亂的地層，每經一度朝代或社會經濟的變遷，上層階級退到下層，下層階級又進到上層。偉大的血液在全社會各階層裏不斷地流着。有時上層階級沒落了，但是下層階級因爲接觸到后地，血液得到新鮮的滋養，重行回復到青春，而因爲社會動亂的原故，他們再到上層，領導全人民作民族底鬬爭。這便是元順帝以後中國的情態。順帝至正十一年販布的徐壽輝起兵，十二年卜士底兒子郭子興起兵，十三年販鹽的張士誠起兵，十五年白蓮會的韓林兒稱帝。在這一大羣人中，最特出的，一個是皇覺寺的和尚朱元璋，一個是沔陽的漁夫陳友諒。朱元璋把握着最後的勝利，成爲明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稱帝在順帝二十八年，恰恰是崖山戰役以後九十年，中國民族重新得到民族英雄底領導，在歷史底長途上，再留下輝煌的事業。

明太祖起兵，定遠人李善長到了軍門，祇是說，「從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陸仲亨纔十七歲，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懷着最後的一升麥，躲在草中，惟恐被亂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見了，太祖賊一聲「來呀，」仲亨從此投軍。這裏看到當時的慘狀，和一般人對於這一番動亂的期待。以後善長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爲開國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裏，徐達湯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長、馮國用、馮勝是定遠人，鄧愈、胡大海是虹縣人，常遇春是懷遠人，廖永安是巢縣人，他們以外還有許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底領導下，淮水流域出了許多的民族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時期，也幸虧淮水流域一個無名英雄底後裔，再從民族下層階級出來，重新領導民族底鬬爭，爲這最後的

中國皇室，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慶六年張居正爲首輔起至思宗崇禎十七年爲止）這是明代的大學士張居正。

居正出生的時候，明室已經中衰了：太祖成祖底武功沒有了，仁宗宣宗底文治也沒有了，接後便是正統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韃靼人包圍，大軍數十萬遇到殲滅的命運，連皇帝也成了俘虜。在這個困難的階段，幸虧于謙出來，擁立景帝，支持了當日的天下。以後是英宗復辟，于謙被殺，再下便是憲宗即位，全國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時代。憲宗底兒子孝宗，總算是一個賢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裏」；皇宮住膩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厭了，他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太子沒有，東宮也不要了，他有無數的義子，把積慶坊鳴玉坊毀去，改建他底義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寧王宸濠造反，總算沒有成爲大亂，但是明室底元氣，已經衰耗了。武宗歿後，他底從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個有名的英主，但是聰明當中帶着癡呆底氣息，儘管一面制禮作樂，處處表現太平盛世底現象，可是建齋興醮，也處處流露荒誕無稽的思想。整個政治的提示是偏執和專制；大臣常有的機遇是廷杖和殺戮。因此到處都是諂諛逢迎的風氣。政治的措施祇能加速全社會底腐化和動搖。這是張居正出生的時代。

居正底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張關保，鳳陽定遠人。（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實則稱始祖福廬州合肥人）關保是太祖初起時的一個兵士，以後渡江，破采石磯，從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廣東，最後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居正底祖先，祇是定遠一個無名的英雄，以後入了湖廣的軍籍。軍籍是明代的一種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設所，諸府要害之地設衛，大致五千六百人爲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

戶所，兵士和官長都有世籍，所謂軍籍。居正底祖先，是太祖底功臣，以後又世隸軍籍，這便鑄定了他一生以身許國的夙願。

關保在史冊上沒有留下怎樣的功績。死後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縣許印峯說：「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書牘十大致即指此。關保底子孫，在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裏，僅僅傳下兩個名字，但是到了關保底曾孫，便有事蹟可考。他名誠，字懷葛，是居正底曾祖。

張誠祇是次子，世襲千戶的尊榮，當然與他無關，因此從歸州遷到江陵，入江陵籍。張誠到了江陵以後，不得不靠自己謀生，有餘的時候，他便施捨窮人，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遠在困頓的中間。張誠有點口吃，江陵人給他起一個外號「張謇子」。方言謂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儘管謇子，但是他底話特別多，江陵人常常引「張謇子」底話，教訓子弟。居正自己也引過這樣幾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為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炫其閭里。書牘三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臭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書牘三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答吳堯山書作於萬曆元年，上溯二十年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歲，正在居正為翰林院編修，大學士徐階深相期許之後，也正在他以相業自期的時代。宰相底抱負，直溯到一個「謇子」底教訓，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實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底宏願，作為自己底宏願，這不是蹈襲而是心理的契合。

「簪子」三個兒子：鉞，鎮，釴。鎮字東湖，是居正底祖父。鉞長於治產，家道日漸殷實；釴讀書，補縣學生；偏偏張鎮既不讀書，又不治產，祇是一味放浪，最後在江陵遼王府充當護衛。見王世貞首輔傳周聖楷楚寶張居正傳觀瀾公行略文忠公行實皆諱其事從張關保從軍到張鎮當護衛，總算是一線相傳，克紹箕裘。但是中間已隔四代，一切的觀念都改變了，這裏沒有慷慨從軍的氣概，沒有英雄事業的聲譽，所賸的祇是豪爽的氣魄，放浪的生活。偏偏「簪子」喜歡他。這不是因爲張鎮底可喜，而是因爲父母對於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別愛護的意趣。居正稱「簪祖顧獨愛之，逾於伯季遠甚，」觀瀾公行略其因在此。張鎮底豪爽放浪，在居正底生活裏，留下一些痕迹：專權，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後的形態。

儘管「簪子」對於張鎮特別愛護，但是始終感到一點失望。第二個兒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祇有希望他生一個好孩子。所以張鎮生子文明的時候，「簪子」說：「我這一生，幫人底忙多了，應當出一個好子孫，也許就是這個孩子罷！」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二十歲上，補上府學生，在科舉的時代，總算是一種發展，但是考過七次鄉試，始終沒有錄取。一直到居正點了翰林，三年秩滿以後，文明纔擲下考籃，歎道：「我從小讀書，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沒有什麼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頓到現在，這是命呀！」其實這不是命，祇是文明底學問不夠。居正說：

> 先君幼警敏，爲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繩墨，循榘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

四十年的讀書，畢竟不能使文明認識自己底不就繩墨，這正是他底倔强。居正又說他「性任眞坦率，與人

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亦無怨恨之者。……喜飲酒，善談謔，里中燕會，得先君即終席歡飲。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莫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這裏寫的當然是文明父以子貴以後的形態，但是也看出他那種放浪不羈的意境。他畢竟是張鎮底兒子，也就是張居正底父親。

「謇子」對於文明的期望，顯然還是一個泡影，但是最後他看見居正底出生。居正底成就，是「謇子」存心濟世的報應嗎？未見得，但是他有那種發心濟世的宏願，當然他底子孫會有一天實現他底志願。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底曾祖父張誠，祖父張鎮，父張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歲，母趙氏，比文明小兩歲。

大人物底懷孕和出生，照例有許多傳說。據說居正底母親，夜中看到房間裏突然發亮，一陣火光，一直連到天上，接後一個青衣童子，大約五六歲的樣子，從天上慢慢地下來，在房間裏遶牀儘轉，於是趙氏懷姙了。這個大約是居正大貴以後，他底母親編出來的，以後透過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為眞了。還正是知識不健全的鄉間婦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實還指出趙氏懷孕十有二月纔生居正，好像也認為貴徵。這大致不會假的。本來在姙十月，雖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個强壯的少婦，第一次懷姙期常會加長，這是每個醫生知道的事實。

敬修還指出兩個夢。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張鎮夢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滿屋子。張鎮驚惶的了不得，問奴輩道：「那兒來這許多水？」奴輩說：「水是從張少保底地裏流出的呀。」同夜張誠也夢到月亮落在

水甕裏，照得滿甕發亮，隨後一個白龜跟着水光浮上來。

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岳，但是小的時候，名爲白圭，這是「奢子」因爲他底幻夢，給他起名的結果。白圭祇是白龜底諧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員的時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翺看見居正，認爲白圭兩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底家庭，祇是一個寒傖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請假自京回籍，上徐階書說起：「竊念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書牘十五辭病別徐存齋相公）萬曆中與王世貞書也說：「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舊」：（書牘十五答廉憲王鳳洲八）都顯出他對於這個家庭環境的認識。但是他存心要掙脫這個環境底約束。本來明太祖是從下層階級出身的人物，這便給他一種啟示。居正西陵何氏族譜序說：「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文集八）這篇文章，大約作於嘉靖三十七年，其時居正是翰林院編修，正在準備國家的採用。

不過即在居正小時，張家經濟狀況方面，已經改進了，有奴，有乳媪，總是綽有餘裕的形態。居正二歲的時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個聰明孩子。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龍湫（張鎭一子文明即觀瀾公行實稱世父龍湫公似非文明兄弟）正在讀孟子，居正在旁，龍湫和他開頑笑道：「孩子，不要誇聰明了，要認識『王曰』二字纔算本領。」又過了幾天，龍湫讀書的時候，乳母和居正又來了。龍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認「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認識，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稱。五歲居正入學讀書，十歲通六經大義，在荆州府很有一些聲名。

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歲，在荆州府投考。據說荆州府知府李士翺前一晚做一個夢，夢見上帝給他一

個玉印，吩咐轉給一個孩子。第二天荆州府點名的時候，第一個恰恰是張白圭，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李士翺把他喊近，仔細一看，正是夢中所見，因此替他改名居正，還囑咐許多自愛的話。荆州府考過以後，湖廣學政田頊來了。李士翺見到田頊，告訴他荆州府有這樣一個聰明的孩子。田學政把張居正招來面試。試題是「南郡奇童賦」，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學政和荆州府都驚異的了不得。這年居正補府學生。（明史張居正傳稱十五爲諸生與首輔傳同當係嘉靖十五年之誤）

大致就在次年發生居正和遼嗣王憲㸅中間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爲衞王，二十六年改封遼王。起初遼王府在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建文年間，遼王渡海南歸，改封荆州，這是遼王府在荆州的由來。張鎮爲遼府護衞，張家和遼府從此發生關係。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遼王襲封，這是莊王致格。次年莊王妾生子憲㸅，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個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張，有辦法，在當時很有聲望。嘉靖十六年，莊王死了，憲㸅因爲還在喪服中間，當然不能襲封，而且年齡很小，所以大權還在嫡母毛妃手裏。毛妃看到憲㸅祇是一個放蕩不羈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經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賜食，吩咐憲㸅坐在下面。毛妃對憲㸅說：「你這樣不上進，終有一天給居正牽着鼻子走呀！」憲㸅充滿了憋憤，但是沒有發作。他和居正，從此成爲相識，但是在友誼的後面，深深地滋長了仇恨。

居正十三歲的這一年，從荆州到武昌應鄉試，這次要是試中，便是舉人了。詩集留下兩首最早的作品，錄一首於此。

題竹 十三歲應試作于楚王孫園亭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

這首詩很幼稚，也不像應試的格式。大致這時居正底聲名，在湖廣已經很大，所以主考給他臨時的口試，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單憑居正的年齡和聲名，原有中舉的希望。但是因爲湖廣巡撫顧璘底主張，這次卻沒有成功。

顧璘應天府上元縣人，是當時有名的才子，和同縣陳沂王韋稱爲金陵三俊，其後又加入寶應朱應登，稱爲四大家。見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四 他認爲十三歲的孩子就中舉人，以後便會自滿，反而把上進的志願打銷，這是對於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張趁此給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奮發。他和監試的馮御史說：「張居正是一個大才，早些發達，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最好還讓他遲幾年，等到才具老鍊了，將來的發展更沒有限量。這是御史底事，一切請你斟酌罷。」這次居正底考卷，很得湖廣按察僉事陳束底欣賞。陳束極力主張錄取，但是監試御史想起顧璘底吩咐，竭力拒絕，居正竟沒有錄取。這件事對於居正發生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對於顧璘，始終感激。委實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這年中舉，不過早了三年，以後也許在湖廣添一個唐寅那樣的人物，而一生的事業，便會在詩酒風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說：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

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書牘十五與南掌院趙麟陽）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歲，再應鄉試，這次居然中式。十六歲的舉人，畢竟很年青了。恰巧這時顧璘正在安陸督工，居正到安陸進見，顧璘很高興，把自己底犀帶贈給他，說道：「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爲中材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上次我對於馮御史的囑咐，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底錯誤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要做伊尹，做顏淵，不要祇做一個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實顧璘對於居正十六歲中舉的事，畢竟還以爲太早。

就在這年，遼嗣王憲㸅三年喪服已滿，照例襲封，成爲第七代遼王。居正底發達，當然會加重母妃底督責；也增添憲㸅底嫉憤。一切的怨恨，都發洩到遼府護衞張鎮底身上。據說憲㸅把張鎮召進遼府，賜他喝酒。張鎮看到孫兒中舉，遼王又賜酒，正得開懷暢飲。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實喝不下了，憲㸅還要他喝。最後，張鎮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憲㸅中間，又添了一件大讐，然而表面一切，還是非常的親近。

居正底曾祖「蠢子」，大致已經死了，沒有看到居正底發達。

居正鄉試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會試的一年，這次居正曾否入京會試，不可考。明代的制度，鄉試的次年便是會試，新科的舉人都要入京，也許居正因爲年齡太小，沒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會試，這次卻失敗了。他曾說到失敗底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

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苑也。（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會試，會試以後，再與殿試。這次成功了，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明史選舉志言：「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爲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居正這時，已經身居儲相之列了。

居正會試時，座主是孫承恩、張治，因爲他考禮記，所以他底房師是閱禮記試卷的陳以勤、吳維嶽。進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後與居正同時爲大學士，同科還有殷士儋、王世貞、汪道昆、王宗茂、吳百朋、劉應節、王遴、殷正茂、凌雲翼、陸光祖、楊巍、宋儀望、徐栻、楊繼盛。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邊疆的大帥，彈劾權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開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爲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的大道。

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裏。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祇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尙書請用皇太子卽位禮，世宗立卽拒絕，堅持着遺詔祇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底舉動。卽位以後，爲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爲皇考，伯父孝宗爲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祇稱先師，撤除塑像，祇設木主，究竟不失爲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祇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底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治，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銷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祇是道士底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握着，一步不曾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

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裏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裏，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政治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他底權力是相當地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底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底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祇是皇帝底祕書廳，內閣大學士祇是皇帝底祕書：內閣底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底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祇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底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祇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祕書主任，皇帝一切的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祇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

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祇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祇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常時會有不斷的鬬爭；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內閣以內。次輔因為覬覦首輔底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底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內閣底尊嚴，所以他們底鬬爭，常是暗鬬而不是明爭；又因為內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鬬爭底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鬬爭底後面，常常潛伏着誣蔑，譏毀，甚至殺機。政治的鬬爭，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內閣中盪漾。

嘉靖二十六年，內閣大學士祇有夏言嚴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於兩個範疇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着香葉冠，一時高興，製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着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祇說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們同在內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以後便是嚴嵩底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纔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內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內監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夏言祇是坐着，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內監並坐，數長數短地閒

著，等到小內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裏。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便吩咐夏言嚴嵩撰上來。夏言祇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底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內的鬬爭，但是這次夏言底失敗，卻失敗在內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中國的邊患，祇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於中國，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中國一種嚴重的威脅。最初韃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中國西邊還比較安靜。英宗天順六年，韃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中國西邊遂感覺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寧夏三邊，一切的布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韃靼，以後稱為套寇。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但是楊一清底計劃，也沒有貫澈。到嘉靖年間，盤據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邊永無寧日。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嘉靖十九年改總制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綺靡的地方，但是卻充滿報國的熱情。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衝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擣套寇底老巢，纔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祇有把韃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孼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雷火砲擊，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底計畫。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復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銑底奏疏交兵部議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兵部尚書陳經議覆，認爲築邊復套，都不容易，比較起來，復套更是困難。他說：「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這是審愼，但是審愼之中，祇看到因循。世宗下詔斥責兵部，同時策勵曾銑道，「寇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這一道詔書，正是夏言底手擬。

夏言底岳父蘇綱，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裏，稱道曾銑，首輔與邊臣同心，要立千載一時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張居正中進士兩個月以後，曾銑再在陝西發動戰事，這祇是一個小小的接觸，一切正在做大舉底準備。十一月曾銑連同陝西巡撫，延綏巡撫，寧夏巡撫，以及三邊總兵上疏，決定修復河套。世宗還是說「卿等既已詳酌，卽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夏言曾銑都準備立功。

但是暴風雨來了。嚴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機會，忽然一天世宗手詔輔臣，「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這是猶豫，猶豫底後面便是動搖。機會畢竟來了。嚴嵩是不會放過機會的，他立刻說河套決不可復。夏言質問嚴嵩爲什麼不早說，要是有異議，就不應當遲到現在。在夏言盛氣凌人底習慣裏，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個性，比夏言還要強，於是從夏言和嚴嵩底對立，突變爲世宗和夏言底對立。嚴嵩再上疏認爲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皇帝底暴怒，是沒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罷職，一面逮捕曾銑入京，政府官吏主張復套者一概罰俸。最後曾銑竟因交結近侍底罪名棄市，夏言則因爲蘇綱和曾銑同鄉的關係，被誣爲由蘇綱居間，受曾銑贓賄，也在十月間棄市。從此河套永遠受着韃靼騎士底蹂躪，卻葬送了一個內閣大學士，一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嚴嵩復爲首輔，再在那半淸客，半權臣底局面下，維持十五年的政權。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進的結果，對於整個政治，發生重大的影響。翰林院的新科進士，對於實際的政治，不負任何職任，祇是在優閑的歲月裏，給自己以充分的修養。這裏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討詩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裏研討朝章國故。文學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產生。假使我們對於

明代的文學，給以一種正確的估價，我們不能不承認翰林院底成績；同樣地，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細考察爲什麼在許多昏君庸主下面，還能維持二百七十餘年的存在，我們對於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張居正入翰林院的時候，多數的進士們，正在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卻集中到實用上面。居正底目光，已經遠遠地看到二十年以後的將來。

在夏言和嚴嵩底鬭爭裏，一個新科進士是沒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對於當時的時局，有了些微的認識，夏言已經失敗了。居正和嚴嵩底關係怎樣，我們沒有切實的把握；但是內閣大學士，是翰林院的長官，在翰林院設內閣公座，而且一切公務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內閣翰林稱爲同官，事實上居正和嚴嵩是不會不發生關係的。文集中聖壽無疆頌，得道長生頌，以及奏疏中代謝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這一類的文章，固然是代嚴嵩做的，沒有疑問；就是在嚴嵩失敗以後，分宜縣知縣替他經營葬事，居正給他說：「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爲報哉？」（書牘一與分宜尹）可見居正和嚴嵩，是有相當的感情。不斷的政治鬭爭裏，居正在那裏學習着：他知道在怎樣的環境裏，應當怎樣維護自己。他也知道，在學習的期間，應當怎樣地從容潛進。他和蝸牛一樣，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觸角，尋覓政治的友人。

在吉囊盤據河套，隨時領導韃靼騎士向陝西出擊的時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中國東北部不斷地進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進犯大同，九月進犯宣府，深入永寧懷來。這時夏言曾銑久已罷職了，嚴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進攻，完全是夏言曾銑計畫收復河套的結果，再給與世宗以一種新的刺激。其後

二人底被殺　便在九月間決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舉入寇，進略大同，直抵懷來。總兵周尚文率兵萬人，和俺答大戰；宣大總督翁萬達也向敵人進攻，居然殺了五十五個韃靼騎士：算是數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義上，庶吉士祇是一種學習的官員，在翰林院中稱為館選，三年期滿，稱為散館，凡是二甲進士及第的，例賜編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編修了，還是一個清銜，沒有實際的政務。這一年，他有論時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腫痿痺之病五，繼陳血氣壅閼之病一。他說：

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覩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姦貪淫虐，陵轢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厭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于人材，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敍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羅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

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汚隆，孰有留意於此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利，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之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

陛下寬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臣，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淸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這是初次，也許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祇有這一次。這裏充分地表現居正底政治天才。他看定當時政治的癥結，應當說的已經說了，然而沒有得罪世宗，也沒有得罪嚴嵩。這便和楊繼盛海瑞不同。楊繼盛攻擊仇鸞，攻擊嚴嵩；海瑞攻擊世宗：從直言極諫底立場看來，當然沒有絲毫的遺憾，但是在事實方面，繼盛所得的是棄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獄，於民生國計，簡直毫無裨益。這是居正所不願爲的事。蝸牛底觸角伸出了，但是覺得空氣不利，終於還是收回，居正祇是再埋頭於朝章國故的探索，對於時政，便不更置一辭。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時候，纔二十五歲，我們因此遙想漢文帝時一個二十餘歲的洛陽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賈誼。賈誼治安策論衆建諸侯以遏亂萌，這是漢代政局的對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時候，要說宗室驕恣，眞是太可憐了。武宗的時候，親藩造反確有兩次，但是即以寧王宸濠那樣的聲勢，也是不久即滅，親藩底威力，已經過去了，其實沒有什麼尾大不掉之勢。在這個時期裏，世宗正在崇奉道教，於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淸輔元宣化眞人；遼王憲㸅也奉道，世宗封他淸微忠敎眞人。這祇是討皇帝歡喜的一種可憐相，還有什麼遠大的志趣呢？也許居正念念不忘憲㸅，在這個機會裏，給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卻忘去關於宗藩的一個大問題。明代宗藩的問題是宗祿。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餘皆封

王，王底長子當然是王，其餘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遞降，除長子襲封以外，便有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王和郡王底女兒是公主，郡主，遞降還有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公主底丈夫是駙馬，郡主以至鄉君底丈夫是儀賓。這一切人都有歲祿，從王底一萬石到鄉君及儀賓底二百石，單單一個王府底歲祿，已經是非常駭人。而自成祖以後，每經過一個皇帝，當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沒有限制的時候，他們底子女，也沒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晉府慶成王奇湞便有子七十人，雖然沒有打破田常七十餘男的多子記錄，比太祖已經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將軍中尉，眞把整個的國家吃窮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纔指出「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上字應作下，明史食貨志引作上）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林潤底見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後神宗萬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這方面，纔建立了一些規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莊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莊敬太子輓歌。（詩三）但是這一件事留給居正的不是一首五

律而是畢生的事業。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祇有次子載壑，三子載垕，四子載圳。嘉靖十八年立載壑爲太子，（明史莊敬太子傳誤作嘉靖八年）載垕爲裕王，載圳爲景王。十年以後，太子死了，謚爲莊敬。這時當然是裕王晉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認爲冊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無形地就擱下來。當時得寵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龍不能見面之說，皇帝是龍，太子當然是小龍，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們底父親，從此裕王們便眞眞莫覩龍顏了。在太子的地位沒有確定以前，裕王景王成爲急切的競爭者，幸虧他們都祇是平庸到無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宮庭以內，不曾演出流血的慘劇。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歸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總算告一段落。但是從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這個段落中，裕王底地位，實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奪嫡的計畫，在宮闈中已經是公開的事實。首輔嚴嵩對於裕王也是相當地冷淡。裕王應得的歲賜，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當然不敢和父親世宗提起，祇得由左右先送銀一千兩給嚴嵩底兒子嚴世蕃，纔能補發。可是嚴嵩對於裕王，還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對裕王講官高拱和陳以勤兩人說：

「聽說裕王殿下對於家大人有些不願意，是怎樣一回事呀？」

這是一個霹靂。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見面，嚴嵩在世宗面前，說一聽一的時候，要是嚴嵩感到裕王底威脅，一切的演變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設法移轉世蕃底注意，以勤祇是沈靜地說：

「國本久已決定了。裕王殿下底諱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親王講官，依例只有檢討，（見明會典）但是裕王講官，兼用編修，和其餘諸府不同，這是宰相底意思。殿下常說惟有首輔纔算得社稷之臣，請問不願意的話從何而來呀？」

這一席話，保全了裕王底地位。其後高拱以勤入閣，都是因爲裕邸講官的關係。嘉靖四十三年居正爲裕邸日講官，其後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也是因爲這個關係。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學士嚴嵩七十歲了，這正是他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有壽嚴少師三十韻。詩六從「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躔，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幾句，可以看出世宗對於嚴嵩信任之專。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也指明嚴嵩那一番謹愼小心的態度。直到這時，居正對於嚴嵩，還保持相當的好感。

這一年春間，居正曾經請假回江陵一次。宜都縣重修儒學記：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可證。明弘治間規定兩京給假官員，除往回水程外，許在家兩個月。那時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難，所以往回水陸程期再加在家兩個月，居正回京的時候，已在秋間，因此有名的庚戌之變，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間，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薊州，攻古北口，同時從黃榆溝潰牆入境。巡按順天御史王忬出駐通州，調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來從成祖初年，棄福餘、泰寧、朵顏三衛以後，北京已經站在國防第一線了。薊州失陷以後，敵人再從古北口取道通州進攻，對於北京，完成爭奪的形勢。北京原是明代第一個兵塞，一切都是取的戰時體制。成祖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加以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中部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一共八十餘萬軍隊，當然不會感受任何的威脅。但是成祖底規模已經不在了，京軍由三大營改爲十二團營，再改爲東西官廳，京軍由三十八萬再減爲十四萬，世宗初年京營額

軍祇賸得十萬七千餘人。武備是一天一天的廢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時候，兵部尚書丁汝夔清查營伍，祇有五六萬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駐紮，但是這一羣殘兵，一個個祇是愁眉苦臉，長吁短歎。戰爭沒有把握了，世宗纔下詔勤王。第一個奉詔的，是大將軍咸寧侯仇鸞，從大同帶了大軍二萬入援，以後各地勤王軍一共來了五六萬，總算有了一點聲勢，但是給養方面，什麼沒有辦法，餓死的兵士，正是日常習見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鸞不敢開戰，派人和他接洽，祇要不攻城，什麼條件都可以承認。俺答當然有他底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人東來的故事一樣，中國人稱爲要求入貢。世宗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和禮部尚書徐階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貢書，問他們底辦法。

「這是一羣餓賊，皇上用不到操心，」嚴嵩說。

徐階鄭重地說：「軍隊一直駐到北京城外，殺人和切草一樣，不僅是餓賊了。」

世宗皇帝祇是點首，一面問嚴嵩看到求貢書沒有。嚴嵩也有一份，從袖裏遞出說：「求貢是禮部底事。」

「事是禮部底事，但是一切還請皇上作主，」徐階說。

「本來是和你們商議的，」世宗說。

「敵人已經到了近郊，要開戰，要守城，什麼都沒有準備，目前祇有議和，但是惟恐將來要求無厭這是困難，」徐階底話逐漸地具體了。

「祇要於國家有利，皮幣珠玉都給得，」世宗慨然地說。

「祇是皮幣珠玉，事情便好辦了，」徐階說，「萬一還不滿意，怎樣處分？」

世宗竦然地說，「卿可謂遠慮。」

計畫是決定了。徐階主張，指出俺答底求貢書，用中國文字寫的，日後不能做討論底根據，而且也沒有臨城求貢之理，祇要他開出長城，改用韃靼文寫，再由大同守將轉達，一切可以商量。當然這是一個緩兵之計。日子拖長了，四方勤王的軍隊開到北京，中國便有決戰的實力。日子拖長了，韃靼的騎士，擄掠已多，俺答也失去決戰的熱情。終於有一天，俺答整頓輜重，作退卻的準備。這時世宗正在接二連三地催促兵部作戰。丁汝夔問嚴嵩，嚴嵩說北京和邊疆不同，在邊疆打了敗仗，不妨報功，在北京近郊打敗了，皇上沒有不知道的，那時怎樣辦？嚴嵩決定等待俺答擄掠飽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決定趁此大變殺戮大臣，振作綱紀！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獄。汝夔向嚴嵩求救，嚴嵩肯定地說，「我在，你決定不會死。」然而世宗底決心，沒有挽回的餘地，嚴嵩也沒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棄市的時候，汝夔纔知道被嚴嵩出賣了。兵部尚書受訊，兵部底參謀長官職方司郎中王尙學例當連坐，汝夔祇說「罪在尙書一人，與郎中無預，」因此尙學免死遠戍。汝夔還沒有知道，臨刑的時候，很關切地問左右道：「王郎中已經免死嗎？」王尙學底兒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尙書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歎了一聲道：「你底父親屢次勸我速戰，但是我爲內閣所誤，以至於此。現在你的父親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底寃枉，是當時大衆俱知的事，後來到了隆慶初年，纔能追復原官。

經過這一次大變，居正認清了兵備是怎樣地廢弛，邊備是怎樣地重要，以及應付俺答的對策是怎樣地

急迫。他認清了嚴嵩誤國賣友，對於嚴嵩，確是斷念了。蝸牛底一個觸角及時收回，但是另一個觸角就趁此時伸出。他已經發見一個友人，這是他任庶吉士時底翰林院掌院學士，現任禮部尚書徐階。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階是居正底老師，但是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居正底政友。他們間的友誼，一直維持到萬曆十年居正身歿爲止。

徐階松江華亭人，短小白皙，一個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嚴嵩底敵手。嚴嵩柔佞，夏言剛愎，柔能克剛，所以夏言失敗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樣，便喚不起信任。大難臨頭的時候，柔佞的人祇是推卸責任，這樣最容易引起輕視。徐階不是這樣。他不是鋼鐵，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堅强的壓力，能屈服，能退讓，但是在壓力減輕的時候，立卽恢復原狀。對於外來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遠不採取決裂的態度，卽在退讓的時候，他也永遠不會忘去撐持。這是政治上的一種風度，以後張居正張四維，都曾經採取過。申時行維持九年的政權，也是採取這個風度。

這個時代，恰是陽明之學盛行的時代，徐階不是王守仁底學生，但是他底朋友，很多陽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聶豹、歐陽德、程文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的人有時多至五千，是北京講學的盛會，但是他底良知之學，和他底侍從世宗，修治齋醮，好像不曾發生衝突。他講求經世之學，但是他也精心結撰靑詞，好像也沒有矛盾。他正在準備在政治上和嚴嵩爭鬬，然而表面上祇有和平。時機還沒有來，他正蟄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對外關係中，可以紀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終于在飽掠以後退出長城了，

但是對於北京正是一個隨時可發的威脅。大將軍仇鸞不敢開戰，祇有設法避免戰爭，主張採取馬市底辦法。馬市是由俺答歲進若干馬，中國歲給若干幣帛菽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實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資源，中國所得的是不能作戰的馬匹。三十年三月，開馬市。第一個反對的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奏言十不可五謬。世宗召集大臣會議，仇鸞大聲地說：「楊繼盛沒有看過戰爭，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最後的決定還是認爲既經和俺答約定了，無從反悔。繼盛也就在這次貶爲甘肅狄道典史。繼盛是徐階掌國子監時的門生，但是徐階看到仇鸞結納嚴嵩，正在得寵的時候，一句話沒有說。就是居正也在這個時期爲嚴嵩賦三瑞詩：一篇稱頌嚴家瑞竹，瑞芝，瑞蓮三物的詩。最後的幾句

扶植原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畔衆芳萎，惟有此種方蕤蕤」

這時是夏言已倒，徐階未起的時候，世宗底力量，正在維持着這一本江西貴溪的瑞蓮。

馬市的事實，對於中國畢竟是一種侮辱。世宗衰邁了，也許有一些苟且，然而經不起這一個刺激。高傲的血液裏，激盪着復仇的氣息。仇鸞沒有知道，還在慶賀自己底成功；俺答也沒有知道，還在和平的氣氛中，不斷地進攻大同懷仁。戰爭的呼聲又起了，沈沒了世宗苟安的雜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鸞赴大同巡視邊防，一面用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徐階看清世宗對於仇鸞的信任已經起了變化，首先便把仇鸞貽誤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鸞入京，八月收仇鸞大將軍印，九月罷馬市，中國和韃靼間，恢復作戰的體制。世宗對於仇鸞的反感，一切都看在嚴嵩底眼光裏。嚴嵩本來也感到徐階底威脅，正在打算借徐階仇鸞平時接近的關係，給他們一個一石兩鳥之計，卻想不到第一個推翻仇鸞的卻是徐

階，破他估了先着。於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適宜的機會。徐階也趁此時機，結納居正。周聖楷張居正傳稱：「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沉毅淵重，深相期許，」便是這個時候。明史張居正傳稱「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階和居正，方在計畫推倒嚴嵩底政權，但是表面上還是平和。嚴嵩看到居正在那裏做賀靈雨表，賀瑞雪表，賀冬至表，賀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有時便吩咐他代擬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稱賀」，（奏疏十三賀元旦表二）「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既多，感鴻恩之愈厚」。（同卷賀元旦表五）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代輔臣擬作的。在嚴嵩底眼中，居正祇是一個應酬詩文的作家，這又證實嚴嵩不如徐階的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但是他底抱負，已經被他壓迫得喘不過氣來。詩集擬西北有織婦一首，大致是這年作的：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投杼忽長吁，惋嘆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捲羅幙，明月照流黃，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翩來君傍，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興的詩後，透出志在宰輔的抱負。幸而嚴嵩不會看到此詩，可以不必顧忌他祇在那裏等待江南來的長風，把他送進內閣。

二十九年俺答包圍北京的時候，仇鸞不敢開戰，是嚴嵩底同志；馬市開了，世宗一意聽信仇鸞底話，

仇黨便成爲嚴嵩底威脅，所以楊繼盛攻擊仇黨，間接也給予嚴嵩一種安慰。三十一年仇黨失敗，繼盛便由狄道典史，一陞山東諸城知縣，再陞南京戶部主事，三陞刑部員外郎，四陞兵部武選司；從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歲四遷，嚴嵩看清這次繼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繼盛也看清嚴嵩祇是一個辜恩誤國的權奸。到任一個月，他彈劾嚴嵩十大罪，又說：

> 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衞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饋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牢籠，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

繼盛上疏之前，齋戒三日，滿以爲一誠上達，爲國除害。但是他卻忘去了世宗底存在。世宗任用嚴嵩，這是世宗底認識；繼盛指摘嚴嵩底奸賊，便是指摘世宗底認識錯誤。這一點徐階看清，但是徐階對於繼盛底

上疏，也是無可如何，祇有坐看嚴嵩底挑剔，和刑部尚書何鰲底羅織。繼盛經過廷杖一百以後，繫刑部獄三年，最後在嘉靖三十四年，附著毫無關係的都御史張經案中棄市，這是後話。

居正是一個深沈的人，從繼盛下獄以後，處處感到危機。對於時局，他底憤懣已經達到極點，可是偏偏不許流露。他底抱負是偉大的，可是在這個政局裏，祇要他做不關痛癢的文章，用不到他底抱負。平生寡知己，賸得徐階，然而徐階祇是那樣地小心翼翼，縱使居正有什麼主張，他一概不問，永遠是靜靜地待着；而嚴嵩底政權，正在日新月異地，因為受着世宗底栽培而滋長。

這是做詩的時機罷！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給他底詩囊。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沈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寒手柄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謬通籍，撫心愁觸藩，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蓀，山中人不歸，衆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營魂，百年貴有適，貴賤寧足論。（詩一）

適志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羲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芙蕖濯清水，滄江漂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徽猷。（同上）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惜，靡為泉下泥。四序代炎涼，光景日夜馳，榮瘁不自保，

倏忽誰能知。愚暗覩目前，達人契眞機，履霜知冰凝，見盛恆慮衰。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臨市歎黃犬，但爲後世嗤。（同上）

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熱中的。無疑地，居正底整個政治生活，充滿熱中的氣息。然而這時他居然恬澹了。他沒有忘去晉連存齊，綺皓安劉的偉業，但是眼前正留着種松負垣，植蘭當逵的烱戒。歸去罷，歸去罷，江陵底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居正元配顧氏，繼配王氏。他第一次結婚在那一年，不可考。從詩集編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顧氏已經死去一年了。詩題：「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這首詩很流露了居正夫婦間的愛戀：「蹇薄遘運屯，中路棄所歡，孅婉一何促，飲此長恨端」四句，指明他們相處的時期，並不太長，然而已經永別了。「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正寫出寄櫬北京的情形，遺嬰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王世貞首輔傳卷七言居正以妻喪請急歸與居正言不合）

顧氏死後，不久居正又結婚了，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底情形一樣，人生底缺憾是無法彌補的。居正詩集中朱鳥吟底最後兩句：「仙遊誠足娛，故雌安可忘，」是一個證明。

歸去罷，歸去罷！平生的抱負無法實現，當朝的權奸無法掃除；同年的楊繼盛已經下獄，自己底前途毫無保障；少年的伴侶，已被死亡奪去；感情底創痕，又無從彌補。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祇是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然而已經認識了人生底痛苦，縱使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經感覺到衰病纏綿。（詩集送黎忠池二首之二「余有歸與興，抱痾翫朗秩」可證）終於在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臨行的時候，他對徐階留下一千幾百字的一封長

信。他說：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譾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巨典，猶未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竊覩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稱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枘，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名者？況今榮進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頓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書牘十五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究竟經驗是跟着年齡的。三十歲的翰林編修，已經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歲的內閣大學士，

卻認清楚還得忍耐，還得忍耐。「披腹心，見情素」，固然是一個辦法，但是在固執己見，阿護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嚴嵩，便是激怒皇上。楊繼盛底例子在那裏，這個使不得。「抗志浮雲，遺世獨往」，也很好，可是在和嚴嵩決裂以後，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事實，不是徐階底過慮；徐階去位以後，遇到高拱當國，高拱去位以後，遇到張居正當國，都經過很大的危難，何況嚴嵩是一個比高拱更有辦法，比張居正更無顧忌的人呢？不錯，為了國家底安全，為了自己底安全，徐階一步造次不得，他終於還是降伏着，一切還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後的幾句，簡直有些諷刺自己固位希寵了，他祇是深切地沈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底苦衷，臨去的時候，連辭行的禮貌都沒有，那麼，就讓他去罷。徐階依舊是「內抱不群，外欲渾跡」。

第三章　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請告歸江陵，暫時脫離了政治生活。在這一年，俺答還是不斷地向大同進攻。東南方面，倭寇底侵擾更加積極。由太倉潰圍的殘賊，奪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門、如皋這一帶，前鋒直到山東境上。江南一帶，海鹽、嘉、嘉善、松江、嘉定，到處都是倭寇。總督浙福南畿軍務張經和巡撫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寵正在積極地堵禦。到冬天，嚴嵩底義子趙文華上奏，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鎮壓猖寇。異想天開的對策，從專事齋醮的世宗看來，正是合理的方略。趙文華奉命南行，沿路騷擾，一面上疏彈劾張經，不肯辦賊。張經正在調兵殺敵，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涇大破倭寇，斬賊一千九百的時候，趙文華上疏底結果也揭開了。張經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寵也被逮，十月間，二人棄市，附帶着楊繼盛也趁此被殺。彈劾嚴嵩的和不善伺候文華的，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政治。東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敵人同時進攻，這是國際的情勢。這一個有抱負，有主張，有辦法的三十歲的青年，已經退出政治生活，在詩酒往還中消磨他底歲月。

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自稱「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六年指從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爲止，祇是一個大概的計數。其實三十六年，居正已經銷假，種蓮子戊午稿序（文八）稱「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又稱「丁巳，不佞再忝朝列，」可證。實際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

三年的傳聞生活。三十七年便道歸家，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連同以前的時期，稱爲前後山居者六年。

敬修文忠公行實對於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記載：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告。既得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十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煑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遂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倏然無當世意矣。

周聖楷張居正傳亦稱「終日閉關不起，人無所得望見，久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當然是根據敬修之言。明史本傳對於此節，完全略去。其實居正底生活，並不這樣恬澹。詩集文集裏面，留下許多斷片，我們可以看出他怎樣消遣歲月。

在這個階段裏，他有過許多的游讌，最後在三十五年游衡山，生活中有過不少的波瀾。但是最使他關心的還是整個的政局。登懷庾樓（詩一，約三十三年作）有這幾句：

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惄，顧望但懷愁，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這是熱中。居正對於整個的政局擱不下。自己沒有機會把握政權，但是眼看政權落在人家手裏，國家踏上不幸的命運，眞是萬分的不甘。修竹篇（詩一）又說：

永願老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

淒其卉草衰，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這好像是恬澹了，然而還是熱中。歷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熱中的情緒上，蒙上一層難進易退的色彩。其實眞眞有抱負的人，用不到這樣地做作。長沮桀溺耕田的時候，看到子路，桀溺祇顧諷刺孔子，孔子悵然地說，「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說既然是人，便得爲人類謀幸福，孔子決然不肯和長沮桀溺那樣做個辟（同避）世之士。這是孔子底熱中。熱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諱飾。居正也是不容諱飾地熱中。他曾說起：「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書牘十二答福建巡撫耿楚侗）這是怎樣的景象！在這個時期，自負淸流的君子們，也許祇是優游林下了，偏有不辭赴湯蹈火的人，縱在林下，還是不斷地悵念，他底熱中，還不值得後人同情嗎？

．居正又有聞警一首：（詩五約作於嘉靖三十四年）

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聞道紹須嚴斥堠，淸時那忍見氈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戶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後，進犯懷來，北京戒嚴，這首詩大致指此。國家已經亂到這個地步了：皇帝在那裏齋戒禱告，祈求長生；商賈式的嚴嵩在那裏繼續「貨財上流」；淸醒的徐階祇是束手無策，把整個的心力，精治青詞，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沒有辦法，何況在野！他底心緒，祇向詩集裏傾瀉，最沈痛的是一篇七賢詠敘：（詩一）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爲人，常歎以爲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謗讟盈於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爲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尙者不以爲悶，斯皆心有所慨，游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減其臭：和璞之蘊玄巖，非獨鑒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爲，衆人固不測也。況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喩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謂有累名教，胎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揆一也，弛張異用，其旨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奬於宣尼，豈有異議哉！余觀七子皆履沖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滓穢，無所短長者哉！

等待罷，到了「遇適其位」的時候，居正決定要做出一番大事業。爲國家致太平，爲個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適當的時機。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經請告回籍了，國家大事，祇有交付給「貨財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準備做一個「沈淪滓穢」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沒有淸明的時候，要在外省找一片乾淨土，事實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遠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沒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荊州府以後，他祇覺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間，荊州的情況還好，但是

其變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變而爲宗藩繁盛，軼權撓正，法貸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幷。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詐，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沈毅明斷，一切以摘姦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文集九荊州府題名記）

事情是顯然的。宗藩亂政，當然給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幷土地，貧民失業，當然給大地主以制裁；機巧變詐的人多，當然祇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底眼裏，但是他祇是一個在野的人，儘管有加以制裁的決心，但是沒有加以制裁的權勢。他祇有種田了，一篇學農園記，寫着他底生活：

余少苦篤貧，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沈痾，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卽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前山夫傭叟，測土地燥溼，較種稑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覩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卽婦子不相呴；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婺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隴，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囅然以娛。雖無冀缺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膬以養父母，庶獲無咎。（文集九）

田賦以外，還有商稅。洪武十八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不得多收。」（明會典卷三十五）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原則是原則，執行是執行，商稅底額外苛求，無形轉嫁，更加重一般人民底負擔。這

也在居正底眼中。他說：

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盈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頗籍鹽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

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

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弊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困？今不務除其本，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文集八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居正祇是一個在野的人，但是對於政治，他底主張已經很清楚地留下一個輪廓。要解除民衆痛苦，便得減輕負擔。嘉靖三十年來最大的負擔：第一是對外的國防經費，其次是皇宮底建築。在政治方面有抱負的人，對國防，對皇室，都要有一番布置。居正看清楚了，慢慢地在伺候他底機會。

在他休假三年的當中，遼王憲㷡是一個往還甚密的同伴。真不幸，這兩個同年同歲的人，眼看他們底命運，永遠糾結在一處。毛妃死了，憲㷡自由了，在遼王底崇衛以外，他是清微忠教真人。這是一重保障，對於崇奉道教的世宗，他是一個徹底的同志。修道祇是一個名義，憲㷡最喜歡的還是女人，是游戲。親王是不許擅自外出的，但是憲㷡有時會到數百里以外，追求他底愛好，誰也管不着。你管得着皇帝底同志遼王殿下嗎？居正回家，憲㷡又添了一種歡愉，他雖然不是什麼游朋浪友，但是既是翰林院編修，詩是一定會做的了。憲㷡也喜歡做詩，硬着居正做詩。唱和，催句，凡是酸秀才愛做的事，都做到了。在喝酒，追女人這一類的生活以外，又添一種新的娛樂，這可夠憲㷡高興了。居正數到當日祖父被憲㷡灌酒的創痕，料不到自己又身受這催詩的虐政。一切且忍耐着，他祇得抽取空閒的時間，追陪這一個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遼王殿下。遼王自然有遼王底詩才。居正曾說：

蓋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荀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躔踽陳蹟，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輙令坐客拈韻限句，依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豪落紙，莫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文集八種蓮子戊午稿序）

這是一個諷刺。所謂「越在意表」，「靡不奇出」，當然是一種不上家數的態度。但是居正還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祇得慢慢地嚥下。詩集有「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逃齋園亭」，（詩一）「味祕草堂卷為貞菴王孫賦」；（詩五）「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詩五）「贈貞菴王孫二首」，（詩五）貞菴即貞一，又詩中屢言「瑤章驚錫蓬萊闕，羽節高懸太乙宮」；（味祕草堂卷）「江上初聞小有洞，年來不住大羅天」；（贈貞菴王孫）顯然是指憲㷡。李羅村名

憲卿，湖廣巡撫，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開府江陵。

居正文集裏有兩篇關于遼府的文章：一篇是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文集五）一篇是王承奉傳。（文集九）墓誌銘是休假中作的，對於憲㸅稱爲「英敏聰達，才智絕人」。王承奉傳作時，居正已經還朝了，直言「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鬭爭已經開始了，當然用不到諱飾，這是後事。在休假中，居正對憲㸅，還是妥協。對於遼王底不法，一句沒有提到。甚至憲㸅底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沒有說。王承奉傳便盡情地揭露，並且指出在呈報的時候，照例應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承奉正爲王府內監官名大用爲人名）拒絕以後，憲㸅偷偷地把承奉印蓋上，其後大用竟因此氣死。一切的事，居正在應酬唱和中，都看在眼裏。直到隆慶二年，纔得到一度的結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經一度到過武昌。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殊恩序（文集八）稱「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卽指其事。鎮山朱公卽朱衡，潯陽董公卽董份。

最使居正感到興趣的，還是衡山之游，文集有游衡嶽記、後記，兩篇，（文集九）詩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

> 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卽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當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游衡嶽記）

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遊者有應城李義河，湘潭王會沙，漢陽張甑山。山中盤桓八

日，下山後遇長沙李石棠。他們看到嶽廟，半山亭，祝融峯，觀音巖，上封觀，兜率寺，南臺寺，黃庭觀，方廣寺，二賢祠。錄兩詩於次：

宿南臺寺

一枕孤峯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巔，寒生鐘磬宵初徹，起結跏趺月正圓。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然，明朝更覓朱陵路，踏徧紫雲猶未旋。詩五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卻憐君。瘦筇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塵土無心留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詩五

在游山中間，居正底心緒，仍舊是在矛盾中的。這兩首詩顯見得他是無意功名了，但是「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一詩說：

願我同心侶，景行希令猷，涓流匯滄海，一簣成山邱，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什麼是「萬里途」「日新志」？當然不會是「徧游寰中諸名勝」之志。居正底心永遠是熱的。在他到上封觀的途中，他底目光永遠是向北方。

最奇怪的是他一邊請告回籍，一邊還認定「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請病假的是他，自稱「齒壯力健」的也是他。號稱「閉關不啓」的是他，約李義河遊山的也是他。詩三與李義河給諫約游衡嶽不至奉嘲二首病假當然應當取

銷了；他的心緒，正在不斷地計劃早日還朝。敬修文忠公行實稱嘉靖三十六年秋間居正出山的動機：

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臥不起，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行者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這一定是敬修底無知。

居正底請告，完全是因爲對於政局的不滿，也許還有一點懼禍的心理。謝病別徐存齋相公書，已經給我們一些啓示。他請告中的詩句，更顯然地指出：

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羨君倜儻概，千里何昂昂。而我在弱委，忍垢恃藏鋒，儒者守一隅，語默互相妨。（詩一再寄胡劍西二首之一）

昔我圖南奮溟渤，身逢明主遊丹闕，作賦恥學相如工，干時實有揚雲拙。一朝觥觴不得意，翩翩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煙霞心，遙傳毫素寄雲林，看圖彷彿猶龍面，使我跌宕開塵襟。塵襟已消豁，世網誰能侵？休言大隱沈金馬，且弄扁舟泛碧潯。他日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詩二書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謝之）

江陵底山水看厭了，他開始發見自己懷戀的祇是北京底城闕。危險也許有一些危險，但是顧不得。不相知的也許要責備他底熱中，但是也顧不得。居正終於毅然決然地回北京了。獨漉篇（詩一）寶劍篇（詩二）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獨漉篇）

君不見，平陵男子朱阿游，直節不肯干王侯，卻請上方斬馬劍，攀檻下與龍逢游？大夫磊砢貴有此，何能齷齪混泥滓！寶劍篇

最透出居正個性的，是他底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爲，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刀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憐。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詩二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從此以後，他沒有家庭，沒有戀愛，祇有國家。他熱戀政權，一直到臨死的時候，沒有一天放下，然而他底熱戀政權，祇是爲的國家。他犧牲朋友，遺棄老師，乃至阿附內監；祇要能夠維持政權底存在，他都做得，因爲維持自己底政權，便是報國的機會。從此以後，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親一面，父親死了，不奔喪，不丁憂，不守制，不顧一切人底唾罵；政權是他惟一的戀人，政權是他報國的機會。「欲報君恩，豈恤人言！」居正大聲地吼着。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從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渦。這一次他底出山，名分是因爲不甘寂寞。整個的政治局面，絲毫沒有改進，世宗還是一意修玄，嚴嵩還是大權在握，徐階還是精心結撰青詞，不動聲色。新起的政治勢力還有嚴世蕃——嚴嵩底兒子。嚴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內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員，要和他接洽政務的，他都吩咐和他底「小兒東樓」商量。東樓是世蕃底別號，父親對人稱呼兒子底別號，在當時是一件詫異的事。世蕃從太常卿歷工部左侍郎；這是一個名義，事實上，他是嚴嵩底代表。當時的政治社會裏，嚴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這個時期裏，對外的方面，還是沒有辦法。俺答不斷地向北京外圍，——古北口，通州，薊州，大同，宣化，——進攻，國家底政治中心，成爲他底最後的目標。東南的倭寇，也是不斷地進犯。他們沒有遠大的計畫，但是全國富庶之區，長時期受到他們底蹂躪。內政方面，當然也談不上什麼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後，曾經說起：

長安棊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卽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書牘十五答耿楚侗

這個磊落奇偉之士，正在那裏等待時機。徐階是他底知己，但是徐階沒有用他的機會。嚴嵩把他當一個文士，沒有注意。他番認爲自己和陸炳、楊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沒有注意。居正對於嚴嵩父子，祇是一味地恭維。後來嚴嵩底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稱頌他們父子：

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帷幄，基命宥密，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文集十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這是後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對於嚴嵩父子是怎樣地應付。

正和居正所說的一樣，翰林院是一個「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有爲」（文集六翰林院讀書記）的地方。在這裏他做過修養的工夫，也曾想到實際的事業。儘管別人當他一個文士看，但是他底個性，在書牘裏，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爲宗教二門。凡今吾儕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皆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象忘詮，眞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頓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爲是；纔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此豎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書牘十五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誠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

優。同卷寄高孝廉元谷

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卽白首不能殫也，卽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取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同卷答胡劍西太史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頊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同卷答羅近溪宛陵尹

居正底時代，恰是陽明之學盛行的時代。這一派底學問，融合儒家釋家底言論，而最後的目標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現。居正所謂「本覺可以照了」，正是陽明學派底啓示。但是他對於這一派的講論，始終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嘉靖三十二——四年間，聶豹在北京講學的時候，居正直謂「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孤孑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書牘十五啓聶司馬雙江 其後居正當權，禁止講學，祇是這個態度底演變。但是他說「信心冥解」，

其實還是心學底學風。用這個學風治經，當然祇有一脫去訓詁之習，獨取昭曠之原」。萬曆八年，居正答朱睦㮮論春秋云，「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啓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書牘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主張還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鍚襲封，居正奉命到汝寧册封崇王。汝寧去江陵不遠，居正便道回家，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底父親。萬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歸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訃聞，遂成永訣。」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時間，依然免不了遼王憲㸅底糾纏。種蓮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可證。種蓮子是遼王憲㸅底別號。

就在這一年，嚴嵩和徐階底鬭爭，逐漸具體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同日上疏，彈劾嚴嵩。時來疏稱：

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姦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

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塞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璒，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用明史卷二一〇吳時來傳節錄本）

張翀疏稱「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謀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駔儈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從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傳策疏中，更列舉嚴嵩壞邊防，鬻爵，蠹國用，黨罪人，騷驛傳，壞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樣着重邊防，很容易引起嚴嵩底猜疑。

嚴嵩看見吳時來、張翀，都是徐階底門生，董傳策是徐階底同鄉，認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撥。世宗不聽，後來時來遣戍橫州，張翀遣戍都勻，傳策遣戍南寧，比楊繼盛底慘禍，斷然不同。徐階底地位，已經逐漸提高了，對於他們，隱隱地成爲保障。以後穆宗即位，徐階當權的時候，三人都起復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階晉吏部尙書。這是一個崇銜，因爲實缺的吏部尙書還有吳鵬。三十九年徐階再從少傅晉太子太師，就在這一年，居正從翰林院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階上進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請，啓箋

及講讀之事・長官爲春坊大學士，其次則有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後來都成爲翰林官升轉的虛銜，沒有一定的職務。所以居正實際的職務，祇是國子監司業。明代南北兩京都有國子監，是當時的國立大學，但是因爲祇有兩個國子監，所以比現在的國立大學，地位更加隆重。國子監底長官是祭酒，其次是司業，就是國立大學校長和副校長。在居正當司業的時候，國子監祭酒是高拱。徐階、高拱、張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慶六年，政治界的三個主要人物。

高拱新鄭人，字肅卿，又號中元。嘉靖二十年進士。曾爲裕王侍講九年，和裕王的關係很深。世宗自莊敬太子死後，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實際的太子。東宮宮僚，照例是大學士的候補人，所以嚴嵩、徐階當政的時候，對於高拱，都是非常地器重，以後高拱升國子監祭酒，便是他們底主張。高拱和居正在國子監同的時候，他們互相瞭解，都看到日後兩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關。十一月俺答底姪兒吉能犯寧夏，進逼固原。十二月他底弟弟把都兒犯遼東蓋州。這一年韃靼底攻勢雖不特別緊張，但是範圍很廣泛，正面的北方以外，東北和西北都受到敵人底蹂躪。敬修文忠公行實，特別提到「四十年犯薊」的記載。這一年韃靼底進犯，給與居正一個新的刺激，大致他和敬修父子間常時談到，後來便留下這個記載。

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爲所住的永壽宮被燬，祇得暫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嚴嵩、徐階討論。嚴嵩勸世宗仍還大內，不料觸動了世宗無限的傷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底夜間，世宗宿在曹端妃宮裏的時候，宮婢楊金英謀逆，幾乎把世宗勒死，幸虧方皇后來了，纔把世宗救

活。那時他在驚惶底中間，話都說不出來。方皇后傳聖旨，把楊金英、曹端妃都殺了。楊金英當然該死，但是世宗眼看端妃被殺，連申辯底機會也沒有。端妃底冤枉，世宗明白了，但是卻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個溫馨的好夢，贈得血腥的回憶。從此以後，他不再回宮了，西苑是他底世界。「啊，嚴嵩，」世宗想「大內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沈吟底當中，徐階早看到神態底不安。

「那倒不必，」徐階說，「最近重蓋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所餘的材料很多，交給工部尚書雷禮，用不到很久，儘可重蓋一座。」

「就這樣罷，」世宗高興地說，一邊加派徐階底兒子徐璠為工部主事，負責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萬壽宮蓋好了，世宗住進以後，很得意，陞徐階為少師，兼食尚書俸，徐璠也陞太常少卿。從此嚴嵩底勢力，逐漸地低落；徐階底勢力，便逐漸底高漲。

就在這年，御史鄒應龍給嚴嵩一個嚴重的打擊。初夏是多雨的時節，一個陰雨濛濛的日期，應龍在內監家裏躲雨。淅淅的雨聲在窗外打個不住，應龍和內監說：「近來內裏有些什麼事啊？」

內監當然知道的。但是說，「啊，說不得，說不得！」

這一來便引起鄒應龍底追問。內監祇得說道：

「事情是這樣的。內裏來了一個藍道士，叫藍道行，扶得一手好鸞。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問乩仙，『天下為什麼不治呢？』那時乩盤沙沙地動，你看上面留着幾個什麼字？啊，說不得，說不得！九個大字，『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驚，便問賢不肖是那幾個。乩仙判着，

『賢如徐階、楊博，不肯如嵩。』皇上又問『那麼乩仙爲什麼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陣乩盤上還是六個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樣？當時皇上着實沈吟了一下，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

一場雨聲，透漏了內裏底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鄭應龍謝過主人，在風雨料峭中囘去。這一晚他對着燭光發愁。嚴嵩是奸臣，是凡御史、給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鍊、楊繼盛、吳時來底前途，何嘗不値得擔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軍三千里。可是也許皇上已經動心，祇要再動一下，還愁倒不了一個嚴嵩！應龍眞有些躊躇。朦朧之間，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個夢。在東風中，他帶着隨從出去打獵。遠遠地看見一座高山，他對準放了一箭，那箭颼颼地不知那裏去了。加上一鞭，他騎着馬迎着東風走去，當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樓，下面全是田。田裏祇看到一堆米，米上蓋了草。他曉得北方沒有稻田，就算有一點罷，也不會在春天把米苫在田裏。奇怪得很。不管他，且發一箭。不發還好，一發以後，祇聽到嘩喇一聲，像天塌下一樣，米堆倒了！樓倒了，小山倒了，連帶大山也倒了。這一場大亂，嚇得應龍渾身大汗，原來是做了一個夢，

燭光在東風中搖恍，因爲燭花長了，顯見得黯澹了許多，滿桌都是燭淚。應龍把燭花剪過，重新對着燭光沈思。他在桌上亂畫着「高山，高山」幾個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連到「高」字，正是嚴嵩底「嵩」——「好啊！」應龍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啓示。事情是容易了。東面的樓是「東樓」。他在桌上寫一個「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個「番」字。他明白了，這一枝箭，不讓牠颼

體地落空，一定對準了射去。在燭光搖恍底當中，他起草，他謄清，一分鐘沒有放過。這是御史鄒應龍底奏章：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艷姬，恆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嚴嵩底政權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嚴嵩，一面卻叫他回籍休養；嚴世蕃交法司訊問，最後判決世蕃、嚴鵠、羅龍文，充軍邊遠。世宗對於嚴嵩還是不時地眷戀，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時候，永遠捨不下這一個結撰青詞的 臣。但是徐階和新進的大學士，那個慈谿才子袁煒，不還是一樣嗎？

嚴嵩底政權終於倒了。從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內閣中祇賸徐階、袁煒兩人。袁煒是徐階底門生，但是這是老遠的過去，袁煒當然不再退讓，一切的章奏，他要過問。徐階底經驗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務，都和袁煒商量。徐階在大學士直廬貼着標語，「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他不做嚴嵩，他祇要做賢相。他贏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計劃怎樣殺嚴世蕃，怎樣餓死嚴嵩。對於袁煒，他祇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計劃。」無疑地，在風和日暖的狀態中，整個的政權是徐階底了。

在嚴徐政權的遞嬗中，我們不要忘去張居正。他曾經勸過徐階和嚴嵩明白地幹一下。他底計劃失敗，然而徐階底計劃成功了。他正在向新跟老師學經驗。徐階認識居正是國家棟樑之才，他捨不得讓他做楊繼盛、吳時來，甚至也捨不得讓他做鄒應龍，冒着最後一次的危險。他祇讓居正在幕後活動。嚴嵩失敗以後，居正感覺到無限的高興，對於自己底政治前途，抱着無限的希望。四十一年底秋天，他有這樣幾句詩：

狂歌嫋嫋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詩四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

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詩四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這年他纔三十八歲，究竟還是年青。他底希望激動了，但是「天風」祇是一層虛響，「清光」也免有此遲疑。「是老師忘去了嗎！」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給詩卷。

賦得秋色老梧桐

> 涼露燕山秋自徧，高梧十尋殊可憐，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煙。疑有鳳凰鳴碧幹，不堪哀怨付清絃，皎月夜窗閑對汝，外人誰識子雲玄！詩四

這一首詩裏「鳳凰碧幹」是期望，「哀怨清絃」是失望：從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誰識子雲玄」，一語道破。居正祇是怨切地說，「你們不認識，不認識啊！」究竟年青，他還不免有些躁急。顧璘對於居正十六歲中舉的事，認爲太早，倘使再遲五六年，也許他可以更沉着一點。

其實徐階把居正留在幕後，一切的政治祕密，居正都有與聞底機會。嘉靖四十二年三月 吳維嶽調任貴州巡撫，在明代貴州還是蠻荒，維嶽一肚皮不高興，居正給他說：

> 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孳材所望乎？書牘十五答貴陽開府霽巖吳老師

這裏很可看出居正說話的地位。關係更大的是景王奪嫡之事。徐階掌握政權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後的事，景王雖然已經歸藩，嘉靖四十年 但是因爲裕王底名分，始終沒有確定 所以還是不斷地計劃。居正說過：

> 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於先帝，命檢成祖之於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則惟臣居正 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奏疏十一請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成祖曾經一度決心廢太子，立漢王高煦，所謂「故事」者指此。宮庭的祕密，徐階都和居正商論，他們間

的關係可知。景王死於嘉靖四十四年，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間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個多難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還是不斷地進攻，幸虧劉顯、俞大猷、戚繼光幾個名將，打了幾次勝仗，把他們堵住了。北方的韃靼，正月裏在俺答領導下面，進攻宣府，南掠隆慶。十月把都兒和俺答底兒子辛愛，破牆子嶺入寇，北京戒嚴，直到十一月解嚴，中間敵人曾經大掠順義、三河。嘉靖年間，北京曾經幾度戒嚴，這是最後的一度。

世宗還是沒有忘情文物制度底事。正德十六年，他從安陸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陸州爲承天府，命文學侍從之臣，爲承天大志。徐階當國的時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學士徐階、袁煒，都是承天大志總裁。四十二年，徐階薦居正爲副總裁。居正集中留下十篇承天大志紀贊，（文集一）還是些不痛不癢的文章。

敬修文忠公行實言嘉靖四十一年居正領副總裁甫八閱月手自脫稿爲十二紀以獻今案承天大志成於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以書成進官諭德前八閱月爲四十二年不應言四十一年十二紀之說亦與本集不合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進官右春坊右諭德，（從五品）爲裕邸日講官。諭德是一個庸銜，居正底職務是裕王府講官，爲日後進官大學士，留下一個基礎。一切看出徐階爲居正，作一個從容不迫的布置。其後居正給徐階兩子書中，一再說：「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書牘十四答奉常徐仰齋又同卷答符卿徐繼齋）流露了他中心底感激。

裕邸進講的事，居正自己曾經留下左列的記載：

>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歎息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爲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傾聽。（奏疏一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這是隆慶二年的奏疏，所稱皇上，即指嘉靖年間的裕王。文忠公行實稱「太師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諭，詞極剴切，以故皇考（指裕王）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潤再劾嚴世蕃，逮世蕃下獄。四十四年，林潤上疏數世蕃父子罪，世宗發三法司審訊。世蕃祇是得意地說，「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底計劃，認定自己底罪狀，祇要承認受賄的事，其餘還不難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時候，提到嚴嵩坑陷沈鍊、楊繼盛底事實。兩人底被殺，固然是嚴嵩底策動，但是都取過聖旨。一經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發怒，這樣一來，一切的判決都推翻了，世蕃不但會免罪，而且還有蒙恩的可能。計劃好了，世蕃底黨徒祇是一味地散說，「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鍊、楊繼盛底前事，嚴世蕃沒有活命了。」空氣在北京城裏激動，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果然中計，他們正要上疏，把嚴世蕃父子陷害沈鍊等的罪狀，痛快地數責一番。草稿起好了，三個人去拜訪徐階。

徐階早知道了。「三位底疏稿，可以看得嗎？」他說。

三位法司把疏稿遞給徐階。

徐階祇是說，「法家底斷案，再好沒有了，欽仰得很。」一邊領着三人到內室裏去。大家靜靜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門也掩上。

「諸位底意思，還是要嚴公子死呢？還是要他活？」徐階問。

「這是死罪，」三位都說，「當然要他死。」

「那麼，辦這件案子，」他又問，「還是殺他，還是救他？」

「在奏疏裏，提到沈鍊、楊繼盛，正是給他死罪的根據。」他們都說。

「話是不錯的，」徐階慢吞吞地說着，「可是另外有一層道理。殺沈鍊，殺楊繼盛，誠然是犯了天下的衆怒。但是沈鍊攻擊嚴嵩以後，嚴嵩把沈鍊底名字，放在白蓮教徒底供詞中，祇算殺了一個白蓮教師。這是聖旨。楊繼盛，因爲疏中「召問裕景二王」一句，嚴嵩認爲「詐傳親王令旨」，聖上大怒，傳旨定罪，成爲日後被殺底張本。這是皇上底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會認錯。諸位底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歸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問罪，嚴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諸位以爲怎麼樣？」徐階又問。

這一問，大家愕然了。最後決定還是由徐階主稿，不提沈鍊和楊繼盛，祇說世蕃「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機密，非常敏捷。終於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殺了。不久嚴嵩也抄了家，得銀二百萬兩以外，在當時幾乎和國家一年的總收入相等。

有人稱讚徐階鏟除大奸，徐階蹙了眉頭，慨然地說，「嚴惟中害殺夏公謹言，惟中底兒子，又由我殺了，必然有人不會見諒，我底心境，祇有上天知道能。」嚴嵩底政權完全沒落了，整個的政局，都在徐階手裏。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諭德進翰林院侍讀學士（從五品），掌翰林院事。在官階上沒有進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增進了。翰林院讀書說（文集六）大致是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間，內閣又起了變化。本來是徐階、袁煒二人底內閣。四十四年三月，袁煒病重罷歸，四月，補嚴訥、李春芳二人，就在這年十一月，嚴訥又病了，內閣祇賸徐階和李春芳。春芳是一個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階又引進郭朴和高拱。郭朴從嘉靖四十年起，已經是吏部尚書，在資歷上，久已應當入閣；高拱在當時是數一數二的人才，而且曾經做過裕王府講官，大學士本來是他底本分，徐階及早引進，認定這是一種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對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階卻看錯了。

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爲多病，齋醮得更積極，一切的目標祇是長生。「啊，長生，長生！祇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國政，自然有人擔負着。」世宗這樣想。二月裏戶部主事海瑞委實看不過，決定上書直諫。直諫！一切直諫的榜樣都在那裏，世宗的朝廷裏，正充滿了血腥。海瑞買好棺材，準備後事，一邊吩咐妻子，「這條性命，就獻給皇上罷！」他慨然地說。他回頭一看，書僮和長隨都跑掉了，大禍臨頭，他們平時伺候主子，現在用不到逗留，什麼人願意陪主子坐監呢！海瑞點點頭，他很明白。終於他上疏了，他還記得最激昂的幾句：

> 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

這不僅是一個刺激，簡直是一個霹靂！世宗把海瑞底奏疏扔在地下，大聲地說：「把他捉住，不要讓他走了。」內監黃錦接着道：「奏明皇上，這人不會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爲，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檢起，讀了一遍又是一遍，長歎了一聲：「我雖不是紂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底衰邁，顯然地增加了。有時他想傳位裕王，讓自己安心養病。他和徐階商量。他說，「海瑞說得也不錯，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樣辦得？」徐階是明白的，他不敢勸皇帝退位，祇是請皇上顧念祖宗基業，天下蒼生。當然世宗不再談傳位了，他祇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嗎？前年五月的夜裏，正當世宗坐在天井裏的時候，御座上落下一個仙桃。內監們都看得淸淸楚楚，從空中落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後，又落下一個。這不是上天底賞賜是什麼？五月的天氣，北京會有仙桃麼？以後的以後，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進過奏章，還不相信麼？上帝底恩賚多着呢！祇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們底工作，越發熱烈。王金、陶倣、陶世恩、劉文彬、高守中紛紛地進仙丹，進丸藥。他們是道士，也有的是醫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說巫醫嗎？一概升官。太醫院使，太醫院御醫，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士：一切齋戒禱祀，望聞問切的官都給他們。然而皇上底病祇是一天一天的沈重。除了從這些道士和太醫底嘴裏，看不出一些痊愈的現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時候，大學士們都在各人底辦公室裏徘徊。徐階底直廬裏，常看到居正的踪跡。他們是在那裏計畫。一天，長隨報告，「高閣老從直廬搬出去了。」徐階祇是微笑。他曉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廬以後，把家眷接到西安門外，得空的時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這幾天宮內的消息不好，不曉得他想

什麽心事，也許以爲有些長短，要準備搬家罷。」徐階一邊想着，一邊搖頭，「也難怪，肅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兒子沒有一個，誰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這一年的冬間，世宗底病勢越發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階底忠諫，終於搬回大內乾清宮。徐階想起武宗死於豹房底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宮外，究竟是一件不妥的事，所以一力暸勸世宗回宮。當然，在昏沈底中間，世宗不會知道這事底究竟。就在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經過無數的齋醮，服過無數的仙丹，同樣地也蒙過無數的上帝恩賚，終於在寒風凌厲的中間，捨棄了六十年的歲月而逝去了。

皇帝逝世以後，第一件事是發表遺詔。在明朝，遺詔常是大臣們底手筆。遺詔草成的時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視，所以實際和皇帝沒有什麽交代。但是在一個渾亂的局面以後，久負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當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遺詔底名義，來一個總淸算，因此在政治上，遺詔往往發生重大的影響。武宗逝世以後，楊廷和草遺詔：罷威武團練諸軍，散遣入衞邊軍，守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罷遣番僧，釋南京逮繫罪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這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現在是徐階底機會了。他和居正計劃一切。在遺詔中間，他們決心要掃淸嘉靖一朝的弊政。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寶，營織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遺詔底名義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興獻王，朝中發生爭執，這是所謂「大禮」。嘉靖五年，李福達因倡彌勒佛教，誘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書顏頤壽主張殺李福達，但是武定侯郭勛爲福達代辯，引起政治中的大波。這是所謂「大獄」。大禮、大獄兩案，連累了許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僅僅罷官遣歸的還算是大幸。徐階用遺詔底名義，把大禮，

大獄兩案言事得罪諸臣一概復官。這都是世宗遺詔底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階身上，然而徐階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們痛切地感到徐階底忽略，他們底憤怒，慢慢地凝結成怨恨和仇視，終于在穆宗一朝，種下內閣紛爭底種子。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鬭（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載垕即位，這是後來的穆宗。他即位的時候，年三十歲。

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他崇信道教，從事齋醮，然而他永遠沒有忘去他是君主。楊廷和、楊一清、張孚敬、夏言、嚴嵩、徐階，——這一羣有名的首輔，固然曾經掌握政權，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裏。穆宗和他底父親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個範疇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時候，他祇是一味地謹愼小心，甚至連父親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底威權，在他簡直是一種痛苦的經驗。朝會的時候，他照例是不發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過去。起初還不妨說是什麼「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還沒有感覺到說話的必要。這確有些駭人了。隆慶三年，尚寶丞鄭履淳上疏：

> 陛下御極三祀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

隆慶四年刑部主事陸樹德上言，「上下交爲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幾？」但是一切的規諍，對於穆宗，好像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當然，穆宗不是白癡，他祇是對於實際政治發生厭惡。在宮庭裏面，他有他底愛和憎。他愛女人，愛喝酒，愛和內監們一起游玩，愛鰲山，愛宮苑，愛秋韆，愛龍鳳艦，愛金匱玉盆；一切消閒的娛樂他都

愛，一切實際的政治他都懵。事實上，實際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幹練的政治家；他有李春芳、陳以勤、郭朴，這些忠謹的大臣。政權交給他們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連駕馭大臣的威柄，也一齊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內閣裏面祇見到不斷的混鬬。

穆宗是一個寬厚的君主，這是他和世宗絕對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詔分戶部購買珠寶，戶部尚書馬森執奏，不聽；給事中，御史們進諫，不聽。最後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說：「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可勝言者。」這是直接攻擊皇帝了，穆宗祇給他一個不答復。穆宗對陳皇后日漸疏遠，皇后遷居別宮，慢慢地鬱出病來，仰庇又上疏道：

先帝愼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

這樣地切直，在世宗的時候，久已應當受到廷杖的處分了，穆宗祇批着，「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在明代，這眞是難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個平庸的，然而寬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時候，內閣大學士是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階是首輔，內閣中最不平靜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過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慶元年。開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侍郎是正三品，這已是進官了，但是祇是一個階梯。二月居正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同時入閣的還有他底房師陳以勤。二人入閣，當然都是因爲曾爲裕邸講官的原故。

這一年居正四十三歲了，也許他還記得荊州張秀才那兩句詩，「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後的今日，他已經直上盡頭竿了，但是他還得努力，他要一直趕上盡頭竿的頂點。

奉詔入閣以後，他有辭免恩命疏，這是一篇可以紀念的文章，全錄於次：

奏爲辭免恩命事，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勅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居正，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敕奉行。」欽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皇猷，弼成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既無才望，又鮮舊勞，徒以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機遇，驟被恩慈，擢貳銓衡，齊參密勿，力微於蚊蝝，任重於邱山，退自省循，若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主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聞望素隆，勳庸茂著故也。臣之謭劣，何足以遠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廁迹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天鑒之無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況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

不愜於公評，則激勵有虧於國典，蹐顛之咎，專獨在臣！伏願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稱才量力，在微臣免餗覆之憂，為官擇人，在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戰慄隕越竢命之至。（奏疏十二）

當然地，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關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葉以後，演成會推的制度。明會典：「閣臣，吏兵二部尚書，會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上裁。」（萬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議會選舉制底意味了。不過名為會推，其實主持者自有其人，其餘的祇有承認，未必公開地取決於多數底贊同。所以後來顏繼祖論為「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為主，卿貳臺臣罕至，且九卿臺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明史卷二四八顏繼祖傳）這是指的主持之權落在六科都給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給事中掌科印故曰掌篆又稱科長）以後的情形。但是萬曆以來，大權祇在吏部尚書和文選司郎中之手，廷推祇是一個形式。（明史卷二二四陳有年傳）其實卽在議會制盛行的國家，選舉也祇是公開的形式，一切的決定，還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體方面，本來有不少的類似。

但是會推的制度以外，還有特簡。任用大臣的時候，會推和特簡，是兩種選用的方式。有時大臣認為特簡是一種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絕皇上底榮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稱「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傳）這是一個好例。可是特簡底制度，永遠和會推底制度並存。英明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時候，甚至大都出於特簡。在寬厚平庸的君主手裏，特簡底大權依然存在，但是簡用的大臣，不是出於首輔底推薦，便是出於近倖底引進。居正這次

入閣，全是徐階底力量。居正自言「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葑蒯」。（書牘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謂「元翁」，即指徐階。

入閣以後，便有入閣以後的措施。無疑地，居正是熱戀政權的。自隆慶元年入閣以後，直到萬曆十年身死爲止，在這長長的十六年之中，他沒有一天不在積極地鞏固他底政權，也沒有一天曾經放棄他底政權。政權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爲。隆慶元年，他還祇是一個新進，閣中充滿他底老師和前輩，祇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但是在他入閣以前，春芳已經是二年大學士了。可是居正既經入閣，便有一番抱負。也許在做翰林學士的時候，他還豫備做一個文人，現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底眼裏。入閣之初，他有這樣的幾封信：

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慮乎此心，不敢向人問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書牘一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深惟譾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砥礪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僕以譾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櫨作柱，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者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奬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

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賣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侯衰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同卷答宗伯董潯陽）

關於居正入閣之初，還有一段記載，應當辨正的。王世貞張居正傳，稱「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其後明史居正本傳亦稱「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明史本傳底記載，完全根據王傳，連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實兩傳都是錯誤的。

這段記載的錯誤，是時間的錯誤。居正倨見九卿，爲衆嚴憚的 候，是有的，但是這是萬曆以後的事了。萬曆元年九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十二月禮部尚書陸樹聲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底親戚，居正身爲首輔，連帶閣中的呂調陽、張四維，都幾乎成爲他底僚屬，何況九卿！「倨」是誠然有的，「憚」也理有固然。但是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之初，楊博爲吏部尚書，葛守禮爲戶部尚書，都是居正平時嚴憚的人物，在官階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來談不到「倨」。隆慶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當國，七月用陸樹聲爲禮部尚書。樹聲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居正前兩科，居正見樹聲，用後輩見先輩禮。有一次樹聲到內閣拜訪居正，因爲客坐稍偏，簡直不肯入坐，直待居正親自改正席次以後，方肯接談。這點固然看到樹聲底嚴正，但是同時也看出居正底禮遇。居正當然有居正底氣魄，但是要說入閣之初「倨見九卿」，這是時間的錯誤。

隆慶元年四月，居正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據文忠公行實，這次進官，因爲「永樂大典成」底原故，當然這是指重修永樂大典底故事。

就在這短短的時期裏，內閣裏發生一次閣潮。隆慶初年的內閣，實際是三個名臣底內閣，——徐階、高拱、張居正。居正和徐階、高拱，都有相當的關係，現在還沒有到他出露頭角的時機，但是徐階、高拱底對立，正在逐日地尖銳。

第一個攻擊高拱的，是吏部給事中胡應嘉。世宗病重的時候，高拱從直廬裏，偷偷地回去，準備搬家。應嘉知道了，提出彈劾，世宗在昏眩的當中，一切不問，但是高拱認爲胡應嘉和徐階同鄉，一定受了徐階底指使，事態便擴大了。高拱有仇必報，本來談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機會。隆慶元年，吏部尙書楊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憲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舉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確定了，但是萬曆以前，有時還來一個特別考察，這便是所謂「閏察」。本來明朝底文官制度，是終身制，像現代那些改組，裁員，以及手諭開除這一類的制度，都還沒有發明。在大臣手裏的威柄，祇是「京察」。這個威柄，照例握在吏部尙書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隨時過問以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現在權柄在楊博手中了，這一次的京察，連御史給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厲風行。偏偏楊博底同鄉，山西人沒有一個降黜的。這一來動了御史和給事中底公憤。第一個攻擊楊博的，又是胡應嘉。

應嘉彈劾楊博挾私憤，庇鄉里，錯是沒有說錯，可是恰恰錯在應嘉底吏科給事中上面。在吏部辦理京

察的時候，吏科給事中應當參加，事前沒有提出異議，事後偏要提出彈劾。連寬厚的穆宗也認為牴牾，下令內閣商量處罰。這一來高拱報復的機會到了。

內閣當中，郭朴和高拱同鄉，這一次首先發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說：「胡應嘉出爾反爾，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應當革職。」

「應當革職為民，」高拱也說。

徐階看了郭朴，再看高拱，兩位閣老都緊張的了不得，沒奈何，祇得點點頭。胡應嘉底革職，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們是一窩胡蜂，你動了一個，他們會來一羣。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裏有的是給事中，你瞧罷！京察的時候，吏部尚書對於言官，照例談不到降黜。偏偏楊博給他們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張胡應嘉革職為民，胡蜂窩驚動了，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先劾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無宰輔器」。事態更加嚴重了。一切的責任都在徐階身上。徐階擬旨調胡應嘉為建寧推官，處分減輕了，但是一般的言官們還不滿意。歐陽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高拱當然不能承認，便來一次答辯。事情又到徐階手裏了。徐階擬旨一邊慰留高拱，一邊斥責言官；他滿心以為從此結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沒有滿意。高拱希望徐階擬旨，給言官們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記得世宗的時候，言官們彈劾大學士以後，通常是一次廷杖，說不定還有更壞的在後面，杖一下，算什麼？徐階也記得這是嚴

嵩掌握政權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嚴嵩，至於爲了高拱，再和言官們結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慮，祇是搖搖頭。徐階決定不和言官們結怨，但是高拱卻決定和徐階結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兩個」。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齊康。在應嘉事後不久，齊康便對徐階提出一次彈劾。可是這一次卻犯了言官們底衆怒，大衆聚齊了，痛痛快快地先給他一次唾罵。一敬劾齊康，齊康也劾一敬。「你說我是高黨，我便說你是徐黨」。北京城裏有的是緊張，彈劾，彈劾！但是齊康這一邊人數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歐陽一敬底氣勢。從此高拱成爲衆矢之的。但是最後的一枝箭，卻從南京放過來。

京察底大權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裏，在京察的時候，得到貶黜處分的，連皇帝也留不得，神宗萬曆以後，偶然還留幾個，這直是偶然了。隆慶以前，京察是無上的威權，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經「察典」，便是終身的恥辱。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個平衡，有了「上剋下」，當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上的，他們在京察這一年，每人照例「遵詔自陳」。自陳便是陳述個人的闕失，聽候皇帝底處分。當然這是一種形式，自己不妨來一個「學疏才淺」，用不到直抉隱微，自行攻擊。但是給事中御史們，可以提出京察拾遺；經過京察拾遺的，沒有倖免底機會。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鬧翻了，因爲要顧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遺。拾遺底責任，落在南京的給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慶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後，言官對於郭朴還是不斷地攻擊，到九月間，郭朴也致仕。這一次閙潮裏，徐階又得了決定的勝利。

當然這是一個嚴重的閣潮，然而居正畢竟度過了，在左右爲難的當中，總算沒有得罪老師，也沒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對於言官們底囂張，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認爲「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書牘一答少司馬楊二山）正在計較怎樣地給他們一個處分。言官們得到徐階底保障，議論逐日地激昂，穆宗感覺厭倦，吩咐徐階懲誡，徐階祇是傳諭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這樣度過隆慶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發生了一些波浪：內閣裏面，除了徐階、居正，祇有李春芳、陳以勤，都是忠厚長者，本來不會有什麼波浪的。波浪卻發生在皇帝底宮中。穆宗是一個寬厚的人，但是他愛玩好，愛游幸。這算得什麼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對於皇上私人的行爲，負有政治上的責任。徐階一再諫阻，免不了皇帝左右底厭惡。六月間，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階再來一次切諫。也許穆宗委實有些討厭了，也許他還不十分清楚，他畢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間，給事中張齊又給徐階提起一次彈劾。終于徐階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學士，七年的首輔，就在隆慶二年七月間捨棄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鄉。臨行的時候，徐階把朝廷大事和個人家事，一切都託付給居正。朝廷大事，居正當然應當擔當的。徐家的事，也許還有一些曲折。徐階三個兒子，當徐階在朝的時候，在家鄉委實有些作威作福。儘管父親在那裏高講心性之學，但是兒子們所愛的祇是錢財。親戚陸家底家長死了，孩子還小，鉅萬的家財，都到了徐家。家鄉底怨讟，正在那裏滋長，連在北京城裏，也成了公開的消息。齊康不會爲此提出彈劾嗎？高拱致仕了，但是會不會老在林下，誰都不能說。徐階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處處都得提防。他祇有吩咐居正，他知

道，惟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擔當這些大事。參書牘三答上師相徐存齋十八

和徐階分別以後，居正給他一封信：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沈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不世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爭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一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發遺詔的事。這一書看出徐階和居正中間的密切關係。其後隆慶四年，居正又有一書，述及在兩度政潮中自己底立場：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邱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濯惧自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既閧，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寤主，使金縢久閟，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積愆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逖遠，矰繳安施？惟强飯自持，以慰耿耿。同卷答上師相徐存齋上

此書大致作於隆慶四年，最遲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還，命掌吏部。所謂「世局又當一新」者，自

指高拱復政事。「冥鴻迹遠」兩句，給徐階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復政以後，徐階寒心，所謂「台翰」，當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與安慰。此書又可見出隆慶二年徐階底失敗，完全是因爲內監們底攻擊，「中人內搆」者指此。明白了徐階失敗底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復政底原因。一個寬厚的皇帝，自己不能親政，和士大夫間失去了應有的聯繫，一切的耳目，寄在內監身上，政治上的波瀾，都從宮廷中發出，這是穆宗底失策。明史責備穆宗「柄臣相軋，門户漸啟，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紀贊 祇是一個平庸的論斷。

徐階去位，李春芳代爲首輔，政權應當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祇是一個好好先生，談不上什麼作爲。到八月間，居正上陳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這是居正底大政方針，有什麼遠大的政見？沒有的，這裏祇有平凡的見地，沒有崇高的理論。居正不是政論家，他祇是一個現實的大臣。一切的主張，都針對當時的需要。省議論，覈名實，飭武備三事，對於現代的國家都有相當的價值，遂錄如次：

一、省議論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脣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涖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

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辭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之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行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覈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

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士之爵祿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烏得而不乏，事烏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務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闇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涉者，乞將諸冊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

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九年任滿者，亦照吏部陞授官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

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

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三條以外，振紀綱條則言「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　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重詔令條則言「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

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固邦本一條，從國家經費底立場立論。本來居正對於嘉靖以來，民窮財盡的情形，目覩心傷，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一面又說「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幷，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氣乎？」

居正二十五歲有論時政疏，上陳六事疏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四歲了。二十年的當中，固然有許多前後一貫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經驗，在他底主張裏，發生不可磨滅的變化。他底議論，已經擺脫少年文士底習氣，一切扼着要點。他所陳的六事，我們不妨分爲兩大項：第一是論政本，第二是論急務。

第一條到第四條是論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張，有決斷，一切的詔令要實現，一切的政策要貫澈，一切的議論要控制。用現在的術語，他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底內容的人，也許以爲君主政治是獨裁的，其實這是觀念的錯誤。君主政治祇能加强獨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獨裁政治。在一個優柔寡斷的君主手裏，整個的政局，常有多頭政治的傾向，這不是獨裁。居正底主張，是希望穆宗獨裁。振紀綱，重詔令兩條，增進君主的地位；省議論一條，取締一般的言論；覈名實一條，完成獨裁的機構。獨裁，獨裁，惟有獨裁，纔是居正底理想。他歌頌成湯，歌頌秦始皇，歌頌明太祖。他曾說過：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儒，胡亥稚蒙，姦宄內發，六國餘孽尙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强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强，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姦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强，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今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姦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不知是那一年的著作，從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慶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這一段是隆慶二年以後寫的了，也許是和陳六事疏同時或略後。在這一段時間裏，居正期望穆宗做成湯，他自己也準備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陳六事疏，和論政事疏一樣，沒有達到應有的希望。事情再簡單沒有，穆宗不是成湯，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連帶不是世宗，他祇是一個寬厚的君主，談不上「總攬乾綱，獨運威福」。當然，居正斷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謙的故事。那時祇要有一個負責任的大臣，國家一樣地可以轉危為安。但是隆慶二年，整個的國家，在粉飾太平的當中，皇帝對於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樣的信任，而且內閣還有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臣，一切的大權也輪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還得等待。他所得的祇有硃批「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二十個字。

成效不能說是沒有的。都御史王廷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分為八條。戶部尚書馬森議固邦本事，言財用之當經理者十條。兵部尚書霍冀議飭武備事，一議兵，二議將，三議團練鄉兵，四議守城堡，五議整飭京營；又奏請親臨大閱。一切都是文章。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成績，這便是省議論。隆慶二年八月以後，議論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屢次說過：

>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書牘一答中丞梁鳴泉）

>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同卷答御史顧公曰唯）

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同卷答牟常羅月巖）

太宰指吏部尚書楊博，李石老卽李春芳，字石麓。本來從嘉靖末年起，內閣表面，種下鬭爭的種子，許多議論發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這是事實。現在高拱去了，徐階去了，吏部尚書有老成練達的楊博，內閣首輔有寬和沈靜的李春芳。一切的風波平定下來。不過這祇是暫時的停止，到隆慶三年的秋天，風波又起，以後波濤洶湧，直到隆慶六年的秋天。隆慶四年，居正曾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睹也」。（書牘二答藩伯施恒齋）此正當日的處境，我們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學士，祇是太平的宰相，在動亂底當中，他們談不到幹濟。相傳徐階致仕以後，春芳長歎一聲；

「徐公致仕了，我說不到久留，祇有早晚也去，」他說。

「祇有這樣，纔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說。

據說因此春芳連上三疏，請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事情也許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對於當時的朝政，委實十分地憂慮。後來他也說「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書牘十答司寇雷古和敍知己）他眞不料到在這個困難中，「一起而振」的抱負祇存在自己底腔子裏。當他看到這幾位雍容進退的大臣時，他會想起孔

子底議論：「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過激，他衹覺得處在有責任的地位，應當把責任切實負起來。孔子又曾經提起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居正當然記得朱子集註：「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猛獸從籠子裏出來，寶貝在櫃子裏毀掉，這都是負責任者底罪過。居正慨然地感覺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當時第一重責任，便是國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戰時體制，國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戰線上，永遠脫離不了戰爭底威脅；憂國的大臣，當然也抱定國防第一的方略。萬曆三年，北邊的大局，已經漸漸地穩定，居正還說「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馳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書牘七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那麽在隆慶初元，他對於邊境的憂慮，當然更可知。他底方針，是先行整理邊防的布置，隨時再作出擊的計劃。

從明朝初年直到張居正時代，最大的敵人衹是北方的韃靼。中國對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築北方的邊牆，這是有名的萬里長城，當時的國防工事。在長城以內設有九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用現在的術語，便是九個軍區，居正所謂「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帶，敵人底勢力比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鎮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內長城以內，也還安定。吃緊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四鎮。嘉靖二十九年，設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一員，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一員，簡稱薊遼總督，宣大總督。這是北京的左右兩翼，拱衛國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爲薊遼總督，宣大總督，總督入京，便是兵部尚書；有時特任兵部尚書，出爲總督。從一切的體制裏都看出對於薊遼宣大的重視，四鎮之

中，最吃緊的還是薊州。

最初，遼東還沒有受到敵人底威脅以前，這裏距離韃靼的中心還遠，所以不十分吃緊，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險可守，所以最危險的還是薊州。自從放棄三衞以後，北京東北直至山海關，中國和韃靼的交界，祇隔一條邊牆，敵人可以隨時從喜峯口，黃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敵人入境以後，他們可以隨時包圍北京，薊遼總督祇能在外線掙扎。情勢眞是最危險了，所以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上言「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臂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鎭，亦目前苟安之計。」應節三計，上策是戰略的大成功，恢復大寧以後，東北的國防線縮短，東西聲息相通，北京的外圍，增加幾重的保障。但是自從成祖放棄大寧，整個的明朝就沒有恢復三衞的決心。於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薊州。

嘉靖年間，楊博早看到薊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楊博上疏：「今九邊薊鎭爲重，請飭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他看定當時沒有大舉進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張堅守。隆慶五年，楊博再起，任兵部尚書的時候，他說：「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實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鬬，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牆無疑」。他和劉應節底議論，都是隆慶五年的議論。那時薊州已經有一番布置，中國和韃靼，也暫時維持和平的局勢。

隆慶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底中部。同時土蠻進犯薊鎭，掠昌黎、盧龍，直至灤河。整個的北京又陷入戰爭的恐慌中，直到十月，纔能解嚴。穆宗下詔羣臣議戰守事宜，居正陳六事疏所稱「衆言盈庭，羣策畢舉」者指此。這時吳時來已自橫州回朝，進工科給事中了；時來上疏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他主張用這三位討破倭寇的大將，練兵薊州，抵抗北方的敵人。一則時來是徐階的門生，二則譚綸等也是當日第一等的人才，這個主張終于實現了。譚綸本來總督兩廣軍務，立卽召回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大猷老了，仍舊駐紮廣西，爲廣西總兵官，沒有動。繼光召爲神機營副將，隆慶二年五月，奉令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鎭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從此譚綸、戚繼光都到北邊練兵，居正也和他們結下深切的關係。隆慶六年，居正當國，譚綸入爲兵部尚書，直到萬曆五年四月病歿爲止；繼光鎭守薊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歿以後，方纔調往廣東。

譚綸就任薊遼總督以後，第一着便是練兵，疏稱：

>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敎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

計，請調薊鎮、眞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

一切的計畫都照准，一切的困難都解決，在內閣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繼光到鎮以後上疏備言練兵之害七，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繼光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臣爲綴扰，臣安從展布？」「綴扰」委實是「綴扰」，有了薊州、昌平、保定三個總兵，又有戚繼光底總理。總理祗能練兵三萬，名爲總兵官受其節制，其實三鎮額兵十餘萬，總理無從節制。所以繼光底地位，正是非常困難。在困難當中，兵部尙書霍冀想到解決的方法。

假如我們認識明代的政治，我們不妨認爲當時的政治中心組織，完全是二元制。中葉以後，內閣底地位，漸漸地形成爲政治中心，但是名義上祗是皇帝底秘書處，大學士底責任，在名義上，至多祗能「票擬」，他們對於六部，在名義上，也談不到統制。用人的大權，在吏部尙書手裏，國防大權，在兵部尙書手裏，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兩部尙書底實權，有時在大學士之上：景帝的時候，國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尙書于謙手裏，這是一個實例。吏兵尙書底實權，有時完全在大學士之下，居正大權獨攬的時候，也是一個實例。但是事實上內閣和吏兵二部，永遠在牽制和摩擦的當中。有時還能妥協，有時竟會衝突。在困難底當中，祗有賦有政治天才的人，纔能安穩地度過。

戚繼光底問題來了，恰巧薊遼總督譚綸對於薊州鎮總兵郭琥有不滿意的消息，這是兵部底職權。兵部

尚書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簡單沒有，他奏明了，郭琥解職，調戚繼光補薊州鎮總兵。但是事情偏不這樣簡單。郭琥是一個得力的將官，譚綸對他沒有什麼不滿意，戚繼光由節制三鎮的總理，改爲一鎮的總兵，實權儘管增加，名義上祇是降黜。三個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書不管，內閣中的李春芳、陳以勤也不管　調度的責任祇得由居正負起。我們看到他給譚綸的幾封信，怎能不欽服他底苦心孤詣呢？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命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爲優，今既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借以鼓舞之。（書牘一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爲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爲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爲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翁，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意，當於勑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同卷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復總理，不載疏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卽有言者，無足慮矣。（同卷與薊遼總督）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奢，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爲問。今奉來教，知告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爲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爲感奮，頗務收拾人

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敎，即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與薊遼督撫）

「閣中二老」指李春芳、陳以勤，廣坡是吏部尚書楊博，思齋是兵部尚書霍冀。薊鎭底事情和吏部無涉，但是因爲楊博是中樞的軍事專家，當然要聽取他底意見。從一切的布置裏，看出居正對於繼光，是怎樣地維護。譚綸不使申請　終於由居正用特旨改薊州鎭總兵官爲總理練兵事務、兼鎭守。（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繼光傳不載）這是隆慶二年的事。居正與譚綸書，稱「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羣望，僕亦與有光焉。（書牘一與薊遼總督）又說「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暌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同卷）其後一般的議論，對於繼光，還是認爲人地不宜，居正盡　調護，與凌參政書又稱「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旣已被鎭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竄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國家矣。」（書牘一答凌參政）凌參政是凌雲翼，居正底同年進士。繼光鎭守薊州十六年的當中，雖然沒有赫赫的戰績，但是整個的北邊，從此安靜，這是繼光底大功，當然也是居正底大功。

居正對於北邊的關心，眞是無微不至。譚綸提議增築敵臺，居正立即答復：

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脚，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容[illegible]，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書牘二答薊遼總督譚二華）

關於薊鎮軍糧之事，他又說過：

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此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頗圮壞，而其制猶有，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書牘一與薊遼督撫）

大致因爲居正和譚綸關係較深，所以對於薊遼方面的書牘特多；但是對於宣大方面，他並沒有忽略，所以又說：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即破格優賚，豈足爲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惜縮疑畏，而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

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爲國家用哉？辱敎，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其中事體，得如宣鎭否也？書牘一與薊鎭巡撫督撫指宣大總督陳其學，宣府巡撫王遴，馬趙指宣府總兵馬芳，大同總兵趙苛。本兵卽兵部尚書霍冀，「協縮疑畏」，當然是他一貫的作風。隆慶二年以來，國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底肩頭。也許他想到幾個分擔責任的大臣，但是時機還早，一切還得等待。

隆慶二年十二月，廢遼王憲㸅。本來隆慶元年，御史陳省彈劾憲㸅，詔令削去清微忠敎眞人名號，事情還很簡單。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憲㸅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選徹查。憲㸅倘是崇信道敎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底保佑，但是他來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底徹查，有什麼有利的報告。現在他是四十四歲的人了，但是他還年青，他愛游戲，愛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戲劇化了，也許他想起竇娥冤血灑旛竿這一類的雜劇。「管他呢，」他想，「不妨試一試。」他樹起一面白旗，寫着「訟冤之纛」四個大字。這一來事情便不簡單了。按察副使施篤臣正在江陵，認定遼王造反，立刻調軍遣將，五百個兵士，整整把遼王府圍住，直待刑部侍郎底光臨。「訟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據說篤臣平時和遼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底氣魄，也要有造反底布置。憲㸅祇是一個貴族的無賴，他底布置也祇有一面白旗，這是什麼造反呢？洪朝選一看便明白了，在他底覆奏裏，他指實憲㸅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實憲㸅僭擬不法，

但是他沒有說到憲㸅造反。朝選衹把事實奏明，伏候皇上底聖裁。詔書降下了，憲㸅廢為庶人，禁錮高牆，同時廢遼王，所有遼府諸宗，一概改屬楚王管轄，由廣元王管理遼府事。這件大案決以後，大家卻指目居正。居正還記得他底祖父張鎮底死吧，處分也太嚴厲了一點。三十一年以前的預言沒有錯，憲㸅終於給居正牽着鼻子走！但是事情還不止這樣。萬曆十年，居正死了；憲㸅底次妃王氏還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論居正，於是出　訟冤，指實居正公報私仇，成為居正身後抄家的張本。經過這個挫折以後，議論更多了。有的說居正因為羨慕遼府壯麗，所以陷害遼王。有的又說居正因為洪朝選不肯誣報遼王造反，所以萬曆八年吩咐福建巡撫勞堪，陷害朝選，朝選下獄，絕了三天飲食，死在獄中。一切衹是傳說，不可盡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孫同奎進京，請求刪正，明史張居　傳底記載因此修正了，但是遼王傳，（明史卷一一七）孫瑋傳，（明史卷二四一）還留下不可磨滅的敍述。從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這一件公案還沒有確定。倘使毛妃看到這老遠的將來，也許她在兩個十三歲的孩子中間，不種下這樣的禍根。

隆慶三年的幾件大事：第一，趙貞吉入閣；第二，大閱；第三，高拱再入閣。

貞吉內江人，和南充人陳以勤同鄉，但是科名卻早了兩科，他是嘉靖十四年進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進士李春芳和張居正是他底後輩，連二十年的進士陳以勤也是後輩。他有才具，有氣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圍困京城，要求入貢的時候，大家正在束手無策，第一個反對的是他。這一　貞吉出了名，也因為這一次，受到嚴嵩底嫉忌，貶為荔波典史。以後他又慢慢地陞起來，隆慶初年，他做到禮部左侍郎，廷

推南京禮部尚書。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樣，也有六部，有尚書侍郎，可是南京官沒有實權，祇是一種養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貞吉議論侃侃，把他留下。隆慶三年八月，命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貞吉入閣以後便有一番規模。他謝恩的時候，指出朝綱邊務，一概廢弛，準備拚此一身，整頓國事。他和兵部尚書霍冀發生衝突，隆慶四年二月，霍冀解職，這是後話。貞吉底才具是有的，熱心爲國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內閣裏的同僚都是自己底後輩，一切的舉措，難免帶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覺得貞吉可厭，同時也難免覺得他可笑。後來萬曆二年，他和宣府巡撫吳兌說：「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聚糟擺守，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卽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若極可笑，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書牘六答薊鎭吳環洲料虜虛報諭賞按吳兌爲薊遼總督事在萬曆九年薊鎭二字誤題）庚午爲隆慶四年，內江興化指趙貞吉李春芳。從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春芳底無能，貞吉底專橫，以及居正底冷眼。隆慶四年的內閣，正在醞釀另外一個變局。

居正陳六事疏，提起大閱之事，以後兵部覆奏，認爲大閱之禮，宣宗英宗都行過，仍請親臨校閱。當時穆宗批道：「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事情是決定了，隆慶三年，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祇得奏稱：

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曾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

視，不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耤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朝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將兵奏冒昧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奏疏一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詳議，當然衹是一種形式。大閱仍在隆慶三年九月舉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慶大閱的儀注。以後萬曆九年，神宗再舉行一次，當然也是居正底主張。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亂（下）

隆慶三年十二月，內閣中的大波來了。吏部尚書楊博致仕，穆宗召高拱復入內閣，兼掌吏部事。從此內閣和吏部底大權集中到高拱手裏，他成爲事實上的首相。

高拱底復起，據王世貞首輔傳及明史張居正傳，完全出於居正底策動。居正和司禮監李芳勾結，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閣，兼掌吏部。據說居正底計劃，不但要引進高拱，抵制趙貞吉，而且要借此剝奪首輔李春芳底大權。其實春芳在位，始終不曾獨擅政權，居正對於薊遼的布置，也始終不曾受到春芳底牽制。貞吉入閣以後，因爲個性倔强，居正當然感到不快，但是引進高拱，抵制貞吉，簡直引虎拒狼，居正不會做這樣的笨事。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間，李芳因忤旨，已交刑部監禁待決，四年四月，發充南京淨軍。（明史卷三〇五宦官傳）要說刑部監禁的內監，能夠推薦內閣大臣，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故事。

高拱這一次入閣，出於內監底力量，是無可疑的。穆宗是一個寬厚的人，但是因爲他和大臣，失去了應有的聯繫，左右的內監，處處影響他底主張。隆慶初年最得意的內監是滕祥、孟冲、陳洪。引導穆宗游幸，玩鰲山燈，作長夜飲的，都是他們。隆慶二年，徐階致仕，便是因爲和內監不和，也許便是滕祥、孟冲、陳洪這一般人作祟。高拱入閣以後，司禮掌印太監出缺，馮保認爲應由自己頂補，偏偏高拱推薦陳洪。以後陳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薦孟冲，再給馮保一次失望。因此馮保和高拱結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爲

隆慶六年和居正勾結，推翻高拱的張本。假如我們認識徐階失敗底原因，同時再推求高拱甘心結怨馮保，一再推薦孟冲、陳洪的原因，顯然地便會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閣，完全得力於滕祥、孟冲、陳洪這一羣人；而且因爲以後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閣與馮保無涉，與居正也無涉。那麼，爲什麼隆慶元年高拱會罷相呢？事情也很明然，一則徐階底首輔大權尙在，二則高拱和內監們，還沒有發生相當的關係。隆慶三年，徐階和高拱失職家居，丹陽「大俠」邵方先和徐階接洽復職的事，徐階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當以後，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閣了。（明史卷三〇一列女傳邵氏）這是當時「名傾中外」（明史原文）的故事。所以這一次高拱入閣，推薦的人有了，居間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見於明史，但是明史居正傳卻認爲居正策動，不能不算是荒謬。「大俠」祇是一個交通中外的惡根，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後，吩咐應天巡撫張佳胤把邵方殺去，確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對於高拱底入閣，雖然沒有什麼策動，但是也沒有任何的反感，毋寧說，他對於高拱，還有相當的期待。自己和徐階底關係，這是公開的事實，但是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當的關係嗎？在國子監同事的時候，他們有過相互的瞭解，他們也知道日後在政治界應有的地位。高拱死後，居正說，「追惟中年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沾襟。」（書牘十四答司寇曹傳川）又說「不穀與元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同卷答司馬曹傳川）這時居正已經當國多年了，用不到諱飾，所言自有可信。卽在高拱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也曾說過；「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溥海內外，莫爾足抗手，歌頌崇德。卽余駑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寬厚之

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尊王室，此神明所知也。」文集七門生爲師相中元高公六十壽序高拱六十歲生日，是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這時內閣祇有高拱、居正二人。「周召夾輔」，恰恰適合，也可看出高拱對於居正，還給予相當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但是高拱錯了，「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書君奭序何嘗不是經傳底成文？「專權」雖然成爲史冊底貶詞，但是大權祇有一個，沒有共攬，留着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沒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籠罩一切，必定會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居正親眼看到了，所以後來當國的時候，祇肯引進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這一套二等的人才，連引進申時行，也許高明一些，但是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進士，和居正底輩行，差得太遠，不能擺脫威脅。高拱底失敗，正是居正底借鏡。

高拱入閣，同時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權，一手包辦，在政府裏，成爲最大的勢力。內閣中最感受威脅的，趙貞吉。恰巧左都御史王廷在隆慶四年正月致仕，貞吉和首輔李春芳說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一邊是行政權，一邊是監察權，眞是旗鼓相當。從隆慶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閣以後，到四年十一月趙貞吉致仕爲止，他們是內閣中兩個對峙的勢力。首輔李春芳和陳以勤祇是旁觀，居正比較和高拱接近。這是這一年中內閣的大勢。

高拱眞是第一流的吏部尙書。以前吏部當局，照例不和外間來往，算是避嫌疑。到徐階爲吏部侍郎的時候，纔打破這種慣習。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員底姓名籍貫，編造成册，同時在下邊註明賢否，所以對於當時的人才，竟是按圖索驥，一求便得。他認定國防的重要，以後兵部侍郎出爲總督，

總督入爲兵部尙書的計劃，便從此確定。他認爲軍事行政，需要專門人才，所以對於兵部司官，不輕加更動，以後兵備道和邊方督撫，也常用兵部的人員。這是他底主張

在國家大政方面，他底第一着便是和徐階爲難。他還記得徐階不經商量，發表世宗遺詔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現在他要報復。世宗因爲大禮，曾經貶竄許多人，徐階用遺詔起用了，高拱對於他們，再來一次罷黜。他疏稱「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爲未可。」世宗垂死的時候，相信王金、陶倣、陶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這一羣人底醫藥，他們一個個陞官。世宗死了，徐階發表遺詔，歸罪他們，於是他們一齊入獄，等待死刑底執行。從隆慶元年到隆慶四年，事態遷延下來了，也許是皇天上帝底保祐罷，高拱入閣以後奏稱「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穆宗批准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編口外爲民。遺詔當然祇是大臣們底主張，但是主持世宗遺詔的，除了徐階，還有居正。現在遺詔推翻了，我們看到居正底文章，「肅皇帝（世宗廟號）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而論者乃罪及方士，汙衊先皇，規脫己責，公爲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文集七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這是隆慶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嚥下。隆慶六年政變底種子，在在他胸中逐日滋長。

隆慶三年，高拱起用的時候，居正曾經說過，「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尙可爲也。」（書牘一答山西按院）

饒成山四年之初，他也曾說，「中元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公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書牘十四答閩卿徐敬吾）這一封信，便是非常地閃鑠。什麽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底勢力，正在逐日發展，居正已經感覺到威脅，然而他要掙扎，他不肯放棄政權。

第一個放棄政權的是陳以勤。在混鬬的內閣中，他永遠是中立。酣鬬的戰士們，高拱是裕邸的舊同事，趙貞吉是同鄉，張居正是自己底門生，你教我怎樣辦？擔當國家大事的人多着呢，自己也不眷戀這一個地位。隆慶四年七月，以勤致仕了。

同年十月，高拱提議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十三道監察御史。高拱上次去職，失敗在言官手裏，現在便要考察言官。考察當然是一種臨時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會同舉行的，於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趙貞吉來一次正面衝突。貞吉疏稱「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並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穆宗接受高拱底提議，事情還得辦。考察的時候，高拱主張斥逐貞吉底左右，貞吉當然有他底辦法，凡是高拱底左右，主張一概斥逐。僵局形成了，需要調解，調解底結果，雙方人員，一概保留，但是高拱底政敵，祇要與貞吉無關，還是貶斥。這一次考察，貶斥二十七人：御史王圻貶斥了；曾爲給事中已遷大理少卿的魏時亮，去了；曾爲御史已遷大理右寺丞的耿定向去了，曾爲給事中已遷廣東巡撫右僉都御史的吳時來也去了。其他還有因爲曾劾高拱 此時不

待考察，自行去職的御史郝杰。一切都很痛快。高拱手下，有的言官：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孟桂。誰不同意，便給誰一次彈劾。居正到了現在，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吳時來是徐階底門生，耿定向是自己底朋友，他們都去了，居正當然有些不安。但是高拱還得先行對付趙貞吉。這一次是韓楫出馬。調解儘管調解，攻擊還得攻擊。韓楫彈劾貞吉庸橫，考察有私。貞吉上疏答辯，自稱「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貞吉決定致仕回籍了，他祇是請求解除高拱兼掌內閣的大權，以免私黨底建立。但是在他辭職之前，國家大計，因爲意外的轉變，一切還得貞吉底贊襄。

中國北邊的敵人韃靼，從明代開國之初，直到隆慶年間，永遠和中國處在戰爭的地位。韃靼底領袖是小王子，但是從世宗以後，領導權落到俺答手中。進攻北京的是他；京師屢次戒嚴，爲的是他；世宗殺兵部尚書，殺薊遼總督，也爲的是他。他手下有的是韃靼武士；但是同時也有漢人，這便是所謂漢奸。在已往的時代，中國四鄰底文化，比中國低，各個戰士底戰鬬力，也許比中國强，但是組織的能力，不如中國，所以戰事還是處於劣勢。漢奸去了以後，組織力加强了，更加影響到戰鬬力，中國底地位，便從優勢轉到劣勢。這便是漢奸底成績。明世宗的時候，邱富趙全這一羣人投了韃靼，慢慢地誘合沿邊的漢人，一直到幾萬人，成爲漢奸的集團。他們在豐州築城堡，開水田。這個地方稱爲板升，板升是韃靼語的房屋。他們替俺答計畫戰爭，有時也領導敵人進攻長城。

不幸得很，邱富死在進攻祖國的戰役裏；但是，還有趙全。趙全引導俺答進攻大同。趙全計畫尊俺答爲帝，自己也準備稱王，一切的進行，順利得和流水一樣。但是禍難來了，趙全終於失敗在一個女人身上。

俺答底第三個兒子鐵背台吉死了，遺下一個小孩把漢那吉。俺答把他交付妻子一克哈屯，長大以後替他娶妻比吉。偏偏把漢那吉還不滿足，他又愛上姑母底女兒三娘子，把她娶了。事情應當滿足了，不幸俺答也愛上他底外孫女。三娘子便轉移到外祖底懷抱裏。嫉妒，羞憤，懊恨，怨毒，都集中到這一個青年底身上。韃靼底帳幕，容不下失戀底痛苦。他詛咒韃靼，終於攜同比吉，和乳母底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幾個人脫離了祖國。

十月的霜風裏，十幾匹韃靼馬匆匆地趕到長城底邊界。他們要到大同，和大同巡撫方逢時見面。最近的過去，宣大邊外，勉强偷安了幾時，現在降人到了，大家曉得後邊必有追兵，所以方逢時通知宣大總督王崇古的時候，便有人主張不受，他們認爲孤豎無足重輕，但是逢時以爲機不可失，崇古也以爲奇貨可居。在督撫同心的情態下面，終于由方逢時派了騎士五百人迎接把漢那吉。這一個失戀的青年，暫時成爲巡撫衙門的上賓。

崇古、逢時都是這一年調到宣大的。崇古還記得在從三邊總督調任的時候，居正和他說過：

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强，一也。雲中北直虜廷，板升叛逆，倚虜爲患，二也。士無鬭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

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書牘二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事按官銜及標題皆誤

崇古看定這一次是非常之事。把漢那吉來了，其實是一個俘虜，崇古底計畫是交換俘虜。一個韃靼少年底失戀，値不得中國人底考慮，他和方逢時決定要趁此索回趙全。逢時準備派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和俺答接談。事情正在進行，居正已經得到消息，他立刻和崇古說：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卽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卽密示，以信所聞。書牘二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爲後來入貢之始按題銜誤

居正底情報很快，但是還不甚精確。等到崇古底報告到了，居正纔決定對策：

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嘉靖三十六年俺答子辛愛之妾桃松寨降兵部尙書許論給兵西走陰告辛愛執而殺之見明史卷二二七韃靼傳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淸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

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効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奏聞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非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同卷答鑑川策俺答之始

一切都應了居正底策劃。崇古、逢時聯名上疏：「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這個奏疏上去以後，朝廷立刻起了一次激烈的辯論。御史葉夢熊、饒仁侃、武尚賢主張不受降：他們認爲宋代受郭藥師張瑴之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戰禍。現在應當送把漢那吉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戰禍。但是王崇古、方逢時主張受降，張居正主張受降，高拱也主張受降。事情決定了，把漢那吉授指揮使，阿力哥授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

葉夢熊等底見地並沒有錯。果然韃靼騎士來了！俺答統領大軍進攻平虜城，同時分令兒子辛愛統兵二萬人弘賜堡，姪兒永邵卜統兵趨威遠堡。整個的北邊緊張起來。死亡和虜掠的空氣又在瀰漾。但是當初爲什麼用王崇古、方逢時呢？薊遼有的是譚綸、戚繼光；陝西三邊有的是王之誥，也是一個不怕戰爭的總督。那麼，來罷！中國已經有了最好的準備。居正知道，自從隆慶以來，中國對於北邊的國防，正在逐日

加强，準備和異族決戰。

俺答何嘗不知道。他要把漢那吉，他禁不住一克哈屯底催促。事情也怪不得，這個孫兒，是妻撫育大的，怎能怪她底迫切要求呢？但是他對於戰爭沒有把握，也沒有決心。這個時候，方巡撫派的鮑崇德來了。

「我底大兵一到，你們底將頭。立刻便會死亡，」俺答憤然地說。

「不錯，」崇德說。「但是中國底將領，究竟不比你自己底孫兒。朝廷待你底孫兒，眞是寬厚，戰事一動，你底孫兒便沒有了。」

俺答還不知道把漢那吉底消息。他派人打聽，把漢那吉果然活着。鮑崇德進一步和他提議，祇要俺答交還趙全這一羣漢奸，把漢那吉隨時可以回去。俺答雖然不肯承認，但是對於崇德表示非常的好感，臨別的時候，吩咐他選擇一匹韃靼的好馬。這些消息，由崇古傳到居正，居正又有一番布置。他復信說：

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旣與之以官，即爲吾人，若靦然而納之，率然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同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孔犬駑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卻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劵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

也。——或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書牘二與王鑒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中國和韃靼都有作戰底準備，但是都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中國方面，內閣和督撫都不願意開啓邊釁。韃靼方面，俺答進攻是不難的，但是戰事一動，中國便會立即殺去把漢那吉：自己不是爲索取孫兒動兵嗎，決沒有自行置之死地的道理。戰爭與和平，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趙全底主張沒有錯，他勸俺答屯兵邊外，以資要挾。但是趙全估錯了王崇古。崇古不但不怕要挾，而且把漢那吉在手，隨時可向俺答索取一個不太小的代價。趙全知道祇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放棄把漢那吉，但是他不敢和俺答提起；第二個辦法趙全想起了，他打一個寒噤，不敢作下再想。這一個辦法，王崇古、方逢時想到，鮑崇德說到，最後俺答也居然承認了。但是居正還不放心，他和王崇古說：

隆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歸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卻責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久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手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

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强，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强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而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交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爵貢市一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稿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金湖方逢時競競圖之。（同卷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一切的處置都很機密，但是消息已經透露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繼可上疏，彈劾方逢時通敵，事情又意外地緊張起來。幸虧高拱張居正都是局中人，總算安然無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時。「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同卷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俺答營中，也正在機密進行。趙全奉召來了，他有許多的計畫，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無須趙全底計畫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趙全、李自馨十幾位漢奸，（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傳作十餘人卷三二七韃靼傳作數人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十二月的朔風裏送到雲石堡。這一次他們回國了，由雲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轉送北京。穆宗在午門樓受俘以後，祭天，告太廟，以後纔把他們磔死。受俘，祭

天，告太廟，都是當時最隆重的典禮。趙全、李自馨經過幾度隆重的儀式，最後九首傳邊，也不許懊悔能！

因為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宣大總督如故；方逢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一概陞賞。連帶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趙貞吉已經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為贊襄這次的大計，所以一同加恩。士儋，歷城人，和居正同年進士，隆慶二年禮部尚書。高拱入閣以後，士儋想耙陳以勤、高拱、張居正，都因為裕邸講官的關係，先後入閣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們同僚嗎？他希望高拱提攜，但是高拱正預備提攜翰林學士蒲州張四維，談不到提攜殷士儋。他知道四維恭順，士儋倔强；當然要用一個恭順的同僚。這條路顯然不通，但是另外還有一條大路。士儋終於取得內監陳洪底援助，十一月間由穆宗特旨入閣了。高拱厭惡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慶五年的內閣，仍舊充滿不平靜的氣氛。

隆慶四年的成功，完全出於意外。把漢那吉底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認以趙全這一羣人交換把漢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終於實現了。把漢那吉經過方巡撫底款待以後，穿着特制的紵絲大紅袍，再回到韃靼的帳幕。祖父祖母都感動的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底人了，現在不管她。俺答底眼角，掛着感激的眼淚。他派人謝謝王崇古，他說從此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來不肯希望講和，居正還和崇古說過：「彼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有『王太師』，（韃靼人稱中國臨邊大臣為太師不必其人官為太師也）亦必避公三舍矣。」（書牘二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俺答立誓不侵大同，當然又是一個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底計劃，他祇是踹穩一步，再踹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說，要他請求入貢，重行開市。打仗，有什麼好處呢？虜

掠底好處，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敗底危險，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麼為什麼要冒極大的危險，替部下爭取一些與己無關的好處呢？一切的主張，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 好人，不然，他會讓孫兒穿着簇鮮的紅袍回來嗎？他決定入貢了。崇古要他和土蠻昆都力哈，吉能一齊入貢，土蠻是自己底主人，原談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姪兒，俺答都代他們承認了。

意外當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嘗不是意內？中國和韃靼，永遠是對立的：韃靼強了，可以進攻中國；中國強了，也可以脅制韃靼。這是實力的問題。其次，我們不要以為俺答屢次進攻中國，有什麼極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時代的也先一樣，他有武力，他可以屢次進攻中國，但是他祇是韃靼中的一個首領。也先上邊有脫脫不花，俺答上邊也有土蠻小王子。假如他們底野心太大了，野心便應當先從韃靼部落以內發展。但是他們所爭並不在此。他們祇要保全自己底利益，不妨承認主人底存在。那麼，趙全不妨尊俺答為帝嗎？其實這祇是趙全底一種作風，俺答並沒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認主人底存在，王崇古、張居正底主張便容易實現了，他們要俺答請求入貢，祇是要他承認明朝是他底主人。也許有一些不舒服嗎？但是，不妨事，主人換了姓名，關係原屬不大，而且還有重行開市底好處在後面。祇要值得，俺答當然願意。

困難不在韃靼而在中國。正在王崇古誘令俺答入貢的時候，朝廷方面的議論一齊發動。他們認為封貢不便，他們記得仇鸞開馬市的故事，他們要做楊繼盛，他們也提起世宗最後曾經禁止馬市，最後的最後，他們要主張封貢的人，擔保百年之內，邊境不至生事。然而他們卻忘去現在不是世宗的時代，高拱、張居

正不是嚴嵩，王崇古不是仇鸞。至於擔保百年以內，不至生事，那麼世界上除去不負責任的豫言家，誰能保證呢？居正眞激動了，他兩次和王崇古說：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顚躋是懼，乃辱華翰遺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娼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先輩，翼犬馬之不如也。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書牘二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金湖是方逢時，在把漢那吉囘去以後，逢時因爲丁憂囘里了，沿邊的責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們衆議紛紜的時候，崇古也感覺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萬曆元年，居正當國，纔把他調囘北京爲戎政大臣，擔負一個更重大的責任。逢時離任以後，繼任者是劉應箕，巡撫都帶都察院職銜，或是副都御史，或是僉都御史，下文稱劉院者指此。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

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具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中國和韃靼的關係到了現階段，共有三個關鍵：（一）是封，指封俺答爲王及其昆弟子姪爲官之事；（二）是貢，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貢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貢以後，中國沿邊和俺答所屬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貨物以內，實行擇地通商之事。這三個關鍵，又有當前種種不同的難題。俺答祇是一個酋領，固然不能指揮土蠻，就是對於自己底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絕對指揮。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麼因爲韃靼是整個的，難免以交易所得的資源，供給尙在敵對狀態中的異族。而且卽是對於俺答直接的部下，誰也不能擔保將來不發生意外的變化，所以互市以後的困難，還是不少。從好的方面講，要顧慮到封貢互市成立以後，中國的邊防，不至因此頹廢，以致引起後來的外侮。從壞的方面講，也還有一部分邊將，指望每年秋天向韃靼方面抄掠，以飽私人底慾壑。顧慮愈多，障礙愈多，事情困難了。但是爲整個國

家的利害計算，不能不有一個切實的決定。兵部尚書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馬市的故事，反對互市；給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遠慮。」但是居正在內策動，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說：「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說：「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磚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崇古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時的主張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樣地要省議論，（參居正陳六事疏）同樣地指摘隆慶四年的守城之策，（參居正答薊鎮吳撫洲書）是居正底手筆嗎？我們不敢說，但是不免給我們一種曾經商討的印像。

崇古底奏疏裏，又議封貢八事：（一）議封號，（二）定貢額，（三）議貢期，（四）立互市，（五）議撫賞，（六）議歸降，（七）審經權，（八）戒狡飾。內閣方面，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贊同了，殷士儋不反對。兵部尚書郭乾認識有關國防的事，都是兵部底事，但是沒有方法解決，最後還是由皇帝下詔，召集廷議。廷議是當時的大臣會議，每人都有發言權，但是決定權卻屬於皇帝。這一次的大臣會議當中，定國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封貢互市可許；英國公張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

以爲不可許；工部尙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可許，互市不可許。用現在的術語說，封貢是多數通過了，但是互市還是不能通過，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會議底結果奏明皇上，祇候皇帝底決定。

這是穆宗裁決底時候了。他和大學士商量：居正　策動人，當然認爲可許；高拱也在後邊策動；通過封貢，全是高拱指揮張四維四處活動底結果。在這幾個人底慫恿之下，穆宗決定「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便是一面詔許封貢互市，一面整頓國防的政策。政府底大政方針決定了：詔封俺答爲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昆都力哈，黃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賜紅獅子衣一襲；其餘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現代的中將，指揮使是現在的上校。從此以後，韃靼騎士都成爲中國的貴族和軍官，有王，有中將，有上校。他們底鐵蹄，不再踐踏中國底田野；他們底刀鎗，不再濡染中國底膏血。當然，中國人談不到使用韃靼作戰，但是中國人也用不到對於韃靼作戰。高拱、王崇古、方逢時是嘉靖二十年的進士；譚綸是嘉靖二十三年的進士；李春芳、張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他們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時代，正是俺答屢次南下，北京屢次戒嚴的時代：京師九門被圍，險些沒有失守：如今的中國，在他們手裏蘇醒過來了，整個的北邊，解除了敵人底威脅，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壓迫的時候，可以從容布置。他們感覺到一種特有的愉快。中國方面，所費的祇是幾十件紅袍；讓紅蟒，紅獅子征服韃靼罷，中國所得的是北方底安全。

隆慶五年辛未會試，居正爲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呂調陽爲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爲同考官，那一次的進士如龐尙鵬、梁夢龍、陳瑞、曾省吾都是居正底門生，以後成爲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

名進士張元汴，和第三名進士鄧以讚同入明史儒林傳，但在事功方面，同樣沒有什麽表現。同科惟有徐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件偉大而始終沒有完成的事業。他認定北方祇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認定水害未除，正由於水利未興。在他謫居潞河的時候，著潞水客談，列舉修北方水利十四利。萬曆十三年，貞明還尙寶司丞，兼監察御史，奉詔墾田永平，於是招南人，大興水利，次年墾田三萬九千餘畝。一切計劃，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惴恐水田成功以後，江南的漕糧，必定派到北方，於是御史王之棟奏稱水田必不可行，又稱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經過這一個打擊，貞明底計劃，終於功敗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傑出的人才。最有表見的是劉臺、傅應禎、吳中行、趙用賢。他們都是隆慶五年進士，都是居正底門生，其後對於居正，都曾經提出彈劾，因此在歷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底不樹立黨羽，和劉臺等底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稱道的事件。不過從大體講起，辛未一科的人才，還是貧乏；這一科裏，任何方面，都沒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貢的決策中，兵部尙書郭乾底表現太差了；沒有辦法，沒有決斷。五年三月，郭乾免職。高拱想起第一流的軍事專家楊博，但是楊博曾經做過吏部尙書，他已經是六部底領袖，也許不願意回兵部。不妨事，官銜仍是吏部尙書，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個的政局，因爲高拱以大閣士理吏部事，楊博以吏部尙書理兵部事，顯見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楊博都算是用當其才。

政權是高拱的了，首輔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戀政權，爲什麽要爭權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學士祇是皇帝底私人祕書，首輔底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沒有明顯的規定，一切都是演變底結果，既然是

演變，根本就說不上固定，那嗎，由他去罷。但是高拱決定不能容許春芳底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階的夙仇，正要報復，都被春芳擋住了，因此決定攻擊春芳。春芳也看見了，認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請求致仕，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穆宗還在留他，經不起南京給事中王禎又提出一次彈劾，五月間，春芳終於致仕而去，他從隆慶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個月的首輔。據說王禎這次的彈劾，完全是仰承高拱底意旨。從此高拱是首輔兼管吏部尚書事。憑着穆宗底信任，和他自己底才具，以及那有仇必報的氣度，他已經成爲事實的獨裁者。

在封貢互市的爭論中，居正占據主要的地位。這次決策的大功，當然應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卻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時間，向皇帝請旨召集廷議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決定的時間，檢出成祖勅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的故事以爲前例的是他。決定以後，擬旨勅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計議四件事。（一）開市之初，民間不願和韃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須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樂從。（二）韃靼要求買鍋，鍋是鐵鑄的，日後便是武器底來源，輕易賣不得。廣鍋不能鑄造兵器，不妨出賣廣鍋，但是買的時候要拿破舊的鐵鍋掉換。（三）韃靼使者一概不許入朝，也不許入城，祇許在邊堡逗留。（四）中國和韃靼休戰，沿邊將士失去擄掠的機會，不免生怨，應當加意防備。種種方面，他都顧慮到了。講和也罷，封貢也罷，這是一個名稱；居正祇認爲是停戰。停戰是繼續戰爭的準備，他要修城堡，開邊荒；他要消滅趙全這一羣漢奸底餘黨，他要訓練將士以防韃靼底進攻。

參書牘三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居正對於國事的籌措，沒有使他忘去對於老師的維護。徐階是一位有能力，有辦法的首輔，但是對於自己的三個兒子，竟是毫無辦法。隆慶三年應天巡撫海瑞到了，這是有名的鐵面的御史，他對於屬內的大紳巨室，一概不管。最先感覺威脅的便是徐階底三位少君。他們寫信給居正，居正一邊誥誡，一邊安慰他們說：

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駭，俟海公入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豈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特在通家，敢爾妄及。（書牘十四與符卿徐仰齋）

這一陣風波過去以後，高拱再相，徐階更感覺不安，居正和應天巡撫朱大器說：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於海剛峯瑞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隆慶五年，事態更加嚴重。這年，徐階生日，居正去信，自稱「不敢走介，長行多露」。又說，「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同卷答上師相徐存齋九）內閣的大權，完全在高拱手裏，言官們又聽他指揮，一步走錯，一句說錯不得，這是隆慶五年居正所處的地位。徐階底地位更壞了。三個兒子同時被逮，田產充公了，兩個兒子也問了充軍的大罪，祇留得徐階慢慢地回味會不會得到和嚴嵩一樣的結果。在嚴重的局勢下面，居正還是苦心調護。他不願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階；集中留着下列幾封信：

懷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於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錢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而過爲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書牘十四答松江兵憲蔡春臺字國熙按國熙承高拱旨窮治徐階事見王世貞首輔傳卷六題稱蔡春臺字國熙者誤）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但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元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欲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同卷答應天巡撫）

這三封信，都很閃鑠，尤其是後面的兩函。高拱和徐階結怨，急圖報復，久已成爲公開的祕密。所指高拱給蔡國熙的信，大致是解釋仇怨的話，這是表面文章，居正認爲「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

祇是順水推舟：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答梁鳴泉函，不知是否誤題，梁夢龍即鳴泉為居正門下士，函中語氣，似不類。徐階松江人，高拱新鄭人，所謂「全吳」「愛鄭」者指此。答應天巡撫函所謂「辱回示業已施行」，正指來函「無可挽回」的表示，至於「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對於居正的一種謠言，正取一種欲說不說的姿勢？現在不管他，但對於居正，還是一種威脅。「是僕之所樂聞也，」是一句掙扎的話。

高拱入閣以後，居正所處的是一個最困難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審慎。熱中的人不肯輕易放棄政權，但是要想維持政權，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慶五年居正還遇到一個問題，然而也居然被他渡過了，這是膠萊河的問題。

隆慶四年九月，黃河在邳州決口，從睢寧到宿遷一百八十里河水驟淺，江南來的糧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這是一個異常重大的問題。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經濟中心卻在南京。一切的資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萬石糧食，全賴南方的接濟。從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線是運河，運河發生了問題，南方和北方失去聯絡，整個的國家，立刻便要瓦解。偏偏運河不是我們所想像到的那一條安全的水道，從瓜洲渡江，要經過邵伯湖，高郵湖，汜光湖，寶應湖，白馬湖，這些地方還好；再上去便是洪澤湖，淮水從安徽來，在清口和黃河交匯，這是最大的難關。再上去，從清口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運河要靠黃河底接濟。水量太大了，南方來的糧船隨時有漂沒底危險；但是水量太小了，糧船便要膠擱半途。國家底命運，完全寄頓在這一條毫無辦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眞是太危險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視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底職責，一面仍是不時提出海運底問題。海運是從太倉嘉定沿東海繞成山角，入天津

的一條路線。在現代當然是一條很簡單，很安全的航線，但是十六世紀的中國，航海和造船底技術都很幼稚，所以一路的危險還是很多。有了危險，便不免要犧牲，現代犧牲人命，是一件很平凡的事，在明代，事情便不簡單了，連皇帝殺一個罪犯，還要經過法司五次底覆奏，何況是平常的官吏！隆慶年間，漕運總督王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為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給事中張煥底彈劾。三千二百石祗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損失，本來不算太大，但是張煥質問「米可補，人命可補乎？」便無從答復了。運河既然時常發生困難，海運又危險太大，因此便有縮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議。這便是膠萊河。

膠萊河出自山東高密縣，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至掖縣海倉入海，這是天然的水道。單憑這一條水道，當然談不上漕運，因此便有人提議在中間另鑿新水道，溝通南端的膠河，北端的萊河，這便是所謂膠萊新河。膠萊新河始終不曾完成，但是卻不斷地湧現在明人底腦際。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舊事重提，上疏請開膠萊新河。恰恰在隆慶四年黃河再決，高家堰大潰，運河水量不足，漕運中斷以後，這一個問題，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極力主張重開膠萊河，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體國。有了膠萊河，漕運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膠州灣入膠萊河，再由海倉口出海直入天津，漕運便利了，北邊底糧餉有了把握，國防問題經濟問題，跟着膠萊河一同解決，為什麼不要開！居正底公忠體國，和高拱一樣，但是他不能不顧慮到水源的問題。膠河和萊河的分水嶺要鑿，已經夠困難了，還不算是困難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從那裏來？山中不是沒有水，但是不夠行船，更談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

沙的時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樣辦？這些問題，居正都顧慮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顧慮自己的問題。他底境遇已經困難，他不願意和高拱衝突，最後他想起胡檟。胡檟也是給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過他是一個有定見不隨聲附和的人。居正提議派胡檟查勘，當然高拱同意。胡檟到了山東以後，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張不開膠萊河。居正又安穩地度過一次難關。他和胡檟說起：

新河之議，原爲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磬有用之財，爲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書牘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臆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狀，元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爲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難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貴和提議的時候，梁夢龍尙在山東巡撫任內。地方官當然有地方官底立場，照例是不願多事，他曾經上疏反對。現在事情是決定打銷了，居正給他一函，因爲這是自己底門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祕密，一齊告訴他。

膠萊新河，始卽洞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元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櫃為給事中故稱掌科）一勘，蓋以胡固元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止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為可用？統希見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河南巡撫」四字誤題。王敬所卽王宗沐，時為山東左布政使，也是反對開膠萊新河的一個。

隆慶五年的冬天，內閣中又是一次風浪，這一次卻發在殷士儋身上，士儋入閣，完全倚仗內監底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對立。高拱正要提攜張四維，偏偏御史郜永春給四維一次彈劾。是誰主使的？高拱計算到士儋。於是他底部下動員了，御史趙應龍彈劾士儋由陳洪進用，不可以參國政。士儋正在答辯，高拱部下第一員大將都給事中韓楫出動。韓楫還沒有提出彈劾，他先行揚言威脅。士儋忍耐不住了，終於在一個適當的機會，任情暴發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給事中都到內閣和大學士們見面，大家作一個揖，稱為會揖，原是一個溝通聲氣的辦法。這一次都給事中韓楫到了，會揖以後，士儋對韓楫說：

「聽說科長對於我不滿意，不滿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給別人利用！」

眞想不到大學士會在內閣裏發出這樣的議論，韓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像話，祇是忿忿地說：「這

算什麼體統！」

高拱一發言，事態立刻單純，不識體統的體統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高拱，痛痛快快地大罵：

「驅逐陳閣老的是你，驅逐趙閣老的是你，驅逐李閣老的也是你；如今因為要提拔張四維，又來驅逐我！內閣永遠是你一個人的！」

就在內閣裏面，少保撩起雙拳，準備給少師一頓毒打，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們勸解，冷不防少保也給少傅迎頭一場痛罵。真熱鬧，堂堂的內閣變成全武行底戰場。幸虧穆宗是一個懈怠而且寬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華殿，看到少師少傅少保們底活劇，不知道會給怎樣一個處分。

經過這一次的奮鬬，御史侯居良對於士儋又提出一次彈劾。士儋也厭倦了，一再上疏請求致仕，終於在十一月間，這位山東來的大學士，悄然離開內閣。

士儋一去，內閣便成為高拱、張居正二人底聯立內閣，一直維持到六年四月高儀入閣為止。「周召夾輔」，真正祇賸周公召公了！高拱一連驅逐了四個大學士，氣概正是逐日發揚。居正單還那套謹慎小心的作風，還是時時感覺到不安於位。殷士儋這一場痛罵真冤枉，高拱手下這一羣人底目光，正在轉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來不錯，但是現在他們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種威脅，高拱當然不會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羣人，他們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製造敵人，然後再把敵人打倒。政治的主張，是

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治的陰謀，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後，居正和高拱底親戚說：「不穀與元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叵耐中遭儉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于文，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書牘十四答司馬曹傅川）黑暗中的動物，永遠在黑暗中蠢動。

高拱對於居正，固然感到威脅，但是居正對於高拱，也時時感到危險。「爾許我廣」，成爲高張聯立內閣的標語。最容易引起誤會的，還是徐階底家事。居正已經是一路提心弔膽，「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爲什麼他要幫助徐階說話呢？」黑暗中的聲音要問。黑暗中的動物沒有道義，沒有感情。他們也不相信人類還有道義和感情。「勢利呀！」他們要說，「一切都是勢利，在朝的首輔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輔便踢他一脚：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動機！」黑暗中的動物又動員了，他們要報效高閣老，便得搜求居正幫助徐階的動機。他們把發明當做發現，終於認定已經發現居正底動機。

很順利地這個消息傳達到高拱。事情是這樣說的。徐階底兒子送三萬兩銀子給居正，於是居正承認替他們維持。在大學士底朝房裏，高拱看見居正，便半眞半假地譏刺了一頓。這一個刺激太大了，居正變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認這件事。經過這樣剖白以後，高拱承認誤會，事情勉强結束。

內閣的政潮，正在準備着新的發展。隆慶六年三日尙寶卿劉奮庸上疏條陳五事：（一）保聖躬，（二）總大權，（三）愼儉德，（四）覽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條和第四條都很活躍。奮庸說：「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留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淸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

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說：「人臣進言，豈能會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奮庸請穆宗總大權，「大權旁落，必有所在；又說權奸蔽壅，「權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時給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據說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鬭爭，從言官發動了。高拱底部下立刻應戰，給事中涂夢桂劾劉奮庸動搖國是；給事中程文再劾奮庸大埜「漸搆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結果奮庸謫興國知州，大埜謫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勝利。

在不斷的政治戰爭中，碌碌無爲的穆宗皇帝，終於感覺厭倦，在隆慶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歲。

第七章　大政變

世宗在位的時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後來謚爲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繼妃通州陳氏，穆宗即位以後，封皇后，後來謚爲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歲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鈴，母氏無考，不滿一歲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鈞產生的時候，因爲他是獨子，特別得到裕王底寵愛。

裕王愛女人，最得意的是漷縣李氏，後來謚爲孝定皇后。李氏入宮的時候，祇是一個宮娥；當時稱爲都人。這是翊鈞底母親，隆慶元年，穆宗即位以後，封貴妃。李貴妃是一位有能力，有辦法的人。她底父親李偉，漷縣人，因爲鄉間不安靜，避到北京，後來索性把女兒送進裕王府，做一名宮娥，卻想不到以後的富貴，都從這裏來了。穆宗即位，禮部尚書高儀請立皇太子，大臣們都認定翊鈞是一位聰明的皇子。事實是顯然的，這一位五歲的孩子已經讀書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這是一個特例。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公請立翊鈞爲太子，三月間，實行册立。穆宗也委實喜歡。他記得一天自己正騎著馬在宮中遊玩，皇太子和他說：

「爸爸，你一個人騎着馬，摔下來，怎麼辦？」

穆宗看見兒子底關心，眞愉快，連忙下馬，着實撫慰一下。這時期陳皇后因爲多病，住在別宮裏，每天早

晨，李貴妃挈帶太子，到皇后宮中請安，皇后聽到小靴子在階道上橐，橐，橐！便連忙起來。自己沒有兒子，但是看見這樣聰明的孩子，也實在高興。皇后把經書取出來，一句一句地問他，太子對答如流，因此更加討得皇后底歡心。皇后和貴妃中間，儘管有一些利害衝突，但是當陳皇后看到李貴妃底知禮，和皇太子底聰明，心地也平靜下來。皇太子底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漸意識到政治底作用。

隆慶六年四月，高拱推薦前禮部尚書高儀入閣。是月穆宗命儀為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禍變來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時候，突然站起來，走了幾步，不知說了什麼，祇是嘴上不斷地歪動，（見敬修文忠公行實明史不載穆宗病狀）顯然地這是中風，內監馮保在旁，趕上扶住，居正也搶前去扶。在大衆誠惶誠恐的當中，穆宗入宮。隨即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貴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底左邊。三位大學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內監馮保宣詔：

「朕嗣統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將不起，有負先帝付託。太子還小，一切付託卿等。要輔助嗣皇，遵守祖制，纔是對於國家的大功。」

眞是一幅慘淡的景象。看見朋友託孤，尚且目不忍睹，何況他們是裕王府中的講官，六年以來的內閣大臣！但是乾清宮不是他們痛哭的地方。高拱、張居正含了滿眶的熱淚，和正在嗚咽的高儀叩頭，回到內閣，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們在內閣裏痛哭。高拱嚎啕地嚷着：「十歲的太子，怎樣治天下啊！」他益發感覺到責任底嚴重。

穆宗逝世以後，政治上躍起一個新興的勢力。這是馮保。馮保在世宗朝已經是司禮秉筆太監，穆宗登極，馮保屢次想陞掌印太監，但是因爲高拱反對，始終沒有達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結下了不解之仇。明朝底政治，本來充滿了彈性，因此司禮監底職權，沒有確定的範圍。名義上司禮掌印太監是「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太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事實上他們底職權，可以非常擴大。掌理章奏是一個「上下其手」的機會。照閣票批硃，是對於內閣票擬的諭旨，用硃筆加以最後的判定。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參奏疏五進世宗御筆疏後來皇帝不負責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禮秉筆太監手裏，於是大學士雖是皇帝底私人祕書，而秉筆太監成爲皇帝底機要祕書。明史職官志卷七十二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在明代政制裏，這正是變態中之常態。武宗時候，司禮監劉瑾甚至把章奏帶回私宅，和妹婿孫聰，食客張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機要祕書，可以隨時邀集親友，同參國政，更是變態中的大變。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間，劉瑾成爲事實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劉瑾失敗以後，武宗下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一概如舊；其實祇是對於這三年中，劉瑾底地位，加以實際的認識。

從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這十五天中，是馮保活躍的時期。馮保底策劃，是驅逐司禮掌印太監孟沖，奪取他底位置：因爲皇后皇貴妃底同情，這一個策劃實現了。明史卷三〇五馮保傳但是實現的時期卻不能確定。馮保傳稱爲剛剛在穆宗逝世以後，傳稱穆宗「甫崩」胡涍傳明史卷二一五陳吾德傳附稱爲在神宗卽位的第六天，中間有二十天的距離。其實神宗卽位以前，執行詔旨的機構，尚未完成；至於神宗卽位的第六天，這是大政變的一日，沒有馮保事前底活躍，根本不會發生政變。所以我們不妨假定馮保陞掌印太監在

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後，至遲必早於第六日。參後這個策劃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祗待神宗即位，履行發表底手續。

明史馮保傳稱「保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明史紀事本末則稱馮保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這也是一個駭人的記載。內監和大臣同受顧命，在明代本來不是一件沒有的事。熹宗天啟中，御史王允成劾魏進忠疏：「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傳確實指出大臣內監同受顧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並無他人在內，這是事實。穆宗逝世的時候，孟沖尚為掌印太監，亦無越過孟沖，託孤馮保的理由。所以馮保矯遺詔是有的，但是祇是矯遺詔用為司禮掌印太監，並不是矯遺詔同受顧命。最切實的證據見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肅祖，世宗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兼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姪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豫作壽藏記

這一篇文章，作於萬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權，結好馮保的時候，假如馮保曾經矯詔同受顧命，記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後段又稱馮保掌司禮監「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顧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據居正底記載，可以證實馮保沒有矯遺詔同受顧命；同時也可以證實馮保為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以後。馮保傳又稱「穆宗得疾，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及居正傳皆不載顯

然也是一件莫須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風以後，隨卽召大臣入宮，面授顧命。（文忠公行實記扶持還宮以後卽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囑託甚至」）第二天隨卽逝世，其間更無猶豫的時期，可以給馮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的機會。而且以居正那樣地精細，決無密草遺詔，更容高拱看見的道理；同樣地，以高拱那樣地强幹，也不會在揭破居正勾結馮保的祕密以後，隨卽把自己推翻馮保的計劃，更和居正商榷。（參明史高拱傳）處處都露出矛盾。本來這一次政變，是一件突如其來的大事，以後居正當權，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馮保更加是衆矢之的，於是以訛傳訛，發明成爲發見，傳說成爲事實。到了淸初修史，沒有整理史實的決心，所以在記載裏，不但充滿許多的矛盾，而且描寫高拱、居正，有時竟至忘去本來的面目。

從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午起到十六日庚午止，這七天之中，整個的朝廷，沈沒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機構方面，是司禮監和內閣的對立；在人的方面，是馮保和高拱的對立。馮保底後盾，是皇后，皇貴妃，尤其是皇貴妃，神宗祇有十歲，當然和母親站在一面。高拱底後盾，是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鬭士了，他戰勝了幾位元老，當然看不上一個新進的掌印太監。他後面有的是輿論和羣衆；內閣的內部，他知道除了自己，祇有高儀和張居正。高儀是自己引進的，入相僅僅兩月，當然惟自己「馬首是瞻」，至於居正，高拱認定這是十幾年以來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夾輔』，居正不是曾經說過嗎？」高拱想着。後方的布置，沒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準備和馮保作一個生死的決戰。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底手諭。在現代的立憲君主國，一切的詔命要經過內閣底副

署。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有中書省等的時代，詔命要經過中書省等；明代改爲內閣，詔命便要經過內閣。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亂了，但是當時人還能提出「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詔」的口號。（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爲鳳閣門下省爲鸞臺）明代在內閣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對於皇帝底詔命，都有隨時覆奏封駁之權，因此皇帝隨時頒布手諭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約束。不過法制是法制，事實是事實，在不上軌道的政治狀況中，手諭仍舊不免出來，成爲史册所記的「斜封墨敕」和「中旨」。這正是負責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經卽位，中旨隨卽頒到內閣，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遺詔，授馮保爲司禮掌印太監。高拱痛恨極了，對傳旨的太監說：

「中旨是誰底旨意？皇上底年齡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們做的，早遲要把你們趕走。」一番聲色俱厲的言論，小內監都傳達給馮保。這可使馮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貴妃那裏去攛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內閣裏嚷着：「十歲的孩子，怎樣做皇帝啊！」

「這是什麼意思？」馮保把高拱底語句改造以後，又提出質問。

皇后皇貴妃都吟味着「這是什麼意思」，她們感到悚惕，連十歲的皇帝，也突然變色。在這方面，馮保正在布置他底陣線。

高拱取的攻勢，當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認定自己和居正、高儀，是顧命大臣，他要報答穆宗皇帝，也要輔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輔，更加責無旁貸。馮保底氣燄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禮掌印太監，現在又用中旨提督東廠。司禮掌印管的宮內，提督內廠便管到宮外來了。特務工作又落到他手裏，馮保不是成爲獨

裁嗎？高拱容不得，他決定進攻了。第一道火線由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一齊向前。他們底奏疏和排砲一樣地發出了，共同的目標祇是一個馮保。第二道火線是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吏部都給事中雒遵。樹德攻擊馮保掌司禮監一事，他底奏疏說：

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宮？

這是用的最合邏輯的論法。惟一的答案，當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祇是馮保矯詔。矯詔便有矯詔的處分，高拱正準備着。雒遵是高拱底門生，更是一員大將，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時候，馮保站在御座旁邊，於是提出攻擊

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沖，無禮至此。

兩道奏疏又一齊發出了，共同的目標也祇是馮保。這時已經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卽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連三地發出了，馮保是司禮掌印太監，掌理內外章奏，沒有不知道。不關事，戰爭是戰爭，用不到祕密。一切的計劃，是高拱發動的，給事中，和御史們，也受高拱主使，這也用不到祕密。隆慶四年以來，高拱和言官們打成一片，久已是公開的事實，何況馮保提督東廠，偵緝底特權和機構，都在他手裏，那還有什麼祕密？高拱祇準備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打倒一個橫行跋扈的內監。他曉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會發交內閣擬旨，權柄在自己手裏，不愁馮保有什麼辦法。他自己也會上疏，請把司禮監掌理章奏的大權，交還內閣。他準備負全責，當然他可以要求攬全權。他認定在縝密的布置之下，這一來可把

馮保打倒了。

他所顧慮的還是內閣的同僚。四月中高儀入閣的時候，他就稱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給他去信：「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溫綍再頒，敦勸愈篤，恐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書牘三答宗伯高南宇）後來高儀果然來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顧命的時候，高儀曾經豫聞，但是現在他確是病倒了，在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麼援助。還有張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後，他奉詔到大峪嶺視察葬地，這是準備穆宗皇帝底葬事，當然應由一位得力大臣去的。天又熱，路上又辛苦，據說他回來以後又病倒了，這幾天正在請病假，沒有到內閣。高拱看到兩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責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緊，他準備一個人擔負着。

居正這幾年以來，逐漸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況。內閣中的同僚都去了，這是為的什麼？六年三月間，禮部尚書潘晟又去了，又是為的什麼？潘晟去位以後，曾經來一封信，居正答復道：

>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況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書牘四答宗伯潘水簾居正有義命說見文集六）

那時他認為高拱底目標，祇是自己，鬬爭沒有把握，劉奮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祇得靜以俟命。他底心緒正從煩悶轉到恬澹。萬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後，政治方面又躍起新興的勢力，演成內閣和司禮監的決鬬。

「什麼內閣？」居正想到，「祇是高拱一人！」他明白馮保和自己沒有什麼淵源，高拱底策略，馮保不是

沒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明史高拱傳稱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馮保傳稱保與居正定謀逐拱他採取的方式，祇是坐觀成敗。高拱勝了，居正自然還有他底「義命之學」；馮保勝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對於馮保，居正也自信還有對付的本領。穆宗逝世祇有二十天，神宗即位祇有五六天，空氣已經緊張的了不得，暴風雨就要發作了，等着罷。在這個情況之下，居正祇說是受了暑，在內閣請假幾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還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會極門。高拱去了，滿心以為這一次就是驅逐馮保的機會。居正還在假中，沒有去。明史紀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傳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會極門以周聖楷張居正傳考之則言居正卜視陵寢一比歸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嶺未回周傳作於崇禎嘉禎間應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三謝召見疏則言「祇役山陵回還中暑致病具奏請假調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聞中使傳奉聖旨宣召臣入」是十六日居正實已還京尚在假中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邊，正立着自己底敵人馮保。這一剎那的注視，高拱知道已經失敗了。馮保傳皇后皇貴妃和皇帝底諭旨道：

「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　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原文

高拱果然失敗了。高拱底後盾是外庭，馮保底後盾是深宮；高拱祇能主使言官，直攻馮保底罪惡，馮保便能攛掇后妃，懷疑高拱底忠誠。高拱這一次失敗，深深地給居正一個教訓，以後居正當國，在主持國政以外，對於奉承後宮和聯絡內監兩件事，都化費不少的工夫。

明朝大臣解職回里的時候，有給驛的故事：所謂給驛，便是在驛站裏支使車馬人夫，由國家供給。這本來是特許，但是後來慢慢成爲常例了。偏偏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許逗留，驛站的馬車談不到了，他祇得自己雇車，有的說是乘牛車出北京，（明史紀事本末）有的說是騾車，（明史高拱傳）押行的兵役還在後面一路追逐，成爲當時的新聞。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見以後，再爲高拱請恩，幸而成功，高拱纔免去道途間無謂的困頓。七月間居正有信給王崇古說：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爲之營訴，爲之請驛，僅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新皇聰穎異常，雖幼沖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安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歎，敬佩良箴。（書牘四答王鑑川）

所謂「冒死爲之營訴」，必有所指。據王世貞首輔傳，馮保在皇后面前，曾經提起高拱謀廢太子，迎立周王的謠言；又說馮保還買通其他的內監，造成同樣的空氣，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這一件故事，明史紀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載；但是證以六月十六日傳諭「通不許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兩句，後面的情形，決不簡單。萬曆六年高拱死後，妻張氏請求恤典，神宗將奏疏發下內閣，派文

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開復原職，給與祭葬，但是還說：「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這時神宗已經十六歲，他對於高拱底痛恨，眞是深切。假使不是馮保造出廢立的謠言，不會給神宗這樣一個不可磨滅的印像。

居正對於六月十六日的政變，事前定有所聞。高拱底作風，他是知道的。馮保雖然祇是一個生疏的內監，但是內監們那一貫的陰賊險狠的手段，居正也不會不知道。他看定暴風雨要來了，所以他祇是託病請假。等到風暴過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時候，高拱久已離開北京，內閣中的資望，更沒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陞，成爲首輔，而且因爲高儀隨即於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爲惟一的顧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鞏固。這一次政變底結果，居正是最大的收穫者。對於雙方底策劃，他不是不知道；對於馮保底誣衊，他不會不明白；高拱固然沒有擁立周王的陰謀，而且從宗支親疏的關係方面講，周王也沒有入承大統的可能。從政體的立場講，司禮監一部的職權，應當交換內閣，「宮府一體」，原是居正底口號。從友誼的立場講，居正更應當援助高拱，他們不是十幾年的同僚嗎？然而他們底友誼已經生疏了！這不能不責備高拱，但是也何嘗能放過居正？他祇是坐觀成敗，希望高拱底失敗，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目標。他給王崇古說：「冒死爲之營訴」，是一句遁辭，爲什麼要請假規避呢？不在會極門營訴而祇憑事後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話又說回來，徐階失敗以後，居正曾經自咎以爲「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對於曾受大恩的老師，還談不到剖心營訴；那麼對於中經生疏的同

僚，更從那裏說起！政治家不是聖賢，而祇是政治家；誰願意爲着別人，犧牲自己底政權呢。

這一次的政變，高拱底政權推翻了，居正底政權樹立起來，一切祇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高拱是一個强幹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尙書，上午到內閣，下午到吏部，沒有一件積案，這是他辦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對於內閣和六部底事情，沒有一件不曾照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强幹。高拱對於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爲謙抑；高拱對於政敵，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報，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錄用。不過這個分別，祇是一個大概。最初掌握政權的時候，居正還有一些籠絡人才的意味，以後便日漸高亢，到了萬曆六年以後，簡直和高拱一樣。在這方面，他們中的區別，祇是年齡的區別；等到居正過了五十以後，他底行爲，便和高拱沒有分別。在應付宮庭和內監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遷就，他知道走曲線，然而他永遠認清政治目標，宮庭和內監對於實際的政治，沒有過問的餘地。高拱提高內閣政權的目標，在居正手裏完成，但是居正沒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過這是高拱失敗以後，居正所得的教訓：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閣的機會，以他那樣的能力，不是辦不到的。簡單一句，高拱和居正，祇是同一範疇的人物，因爲環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許的差異。不明白實際政治的人，也許因爲他們不能合作，發生詫異，其實整個的政權不能容許兩個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個的家庭不能容許兩個主婦共同主持一樣。

六月十六日過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見居正。這時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遲一點。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寶座面前，他說：

「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國家事重，只在內閣調理，不必給假。」

居正叩頭，承認在閣調理，神宗又說：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

在神宗揭起穆宗對於居正的言論，稱爲忠臣之後，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俯伏奏稱：

「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才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

「先生說的是，」神宗說。

「今天氣盛暑，望皇上在宮中，愼起居，節飲食，以保養聖躬，茂膺萬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又說，「與先生酒飯喫。」（奏疏二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

居正在召見以後，有謝召見疏，歷稱「臣之區區，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爲，爲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爲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姦，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這一次的召見，是居正爲首輔以後，第一次的召見。他發表大政方針，祇說「遵守成憲」。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時候，安石充滿了一頭腦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創制；但是明神宗的時候，居正祇是充滿了一頭腦的「成憲」，他祇要循名，要核實。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現實的政

治家。居正所稱的祖宗舊制，便是太祖底舊制，一年以前，他爲會試主考的時候，曾經說過：

夫高皇帝之始爲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蔑能踰之矣！且以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彊，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也，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益令，何易乎？（文集三辛未會試程策二）

以上所說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說過，「爲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這一點見出居正底精明。高拱掌握政權的時候，異己的人一概排斥，這是高拱底偏私，以後高拱得到攬權擅政的惡名，未始不由於此。居正從這方面，學到教訓，決不重蹈覆轍，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個天才的吏部尙書，他所提拔的人，沒有不是當時的人才。隆慶三年的冬天，內閣決定進攻廣西古田叛獞的時候，高拱用殷正茂爲廣西巡撫。正茂有才，但是貪汚是免不了的。高拱說：「給他一百萬，正茂也許吞沒一半，但是祇有正茂會把事情辦好。」後來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慶五年遼東巡撫李秋去職，高拱主張任用張學顏。旁人不以爲然，高拱說：「張學顏底才具，大家沒有知道，遇到盤根，自然會認識利器。」正在說着，吏部侍郎魏學曾來了，高拱向他要遼東巡撫。學曾思索很久以後，答復道：「張學顏去得。」高拱得到這個印證，隨卽提出學顏，後來在遼東也有極好的成績。高拱賞識的人才，不用，那纔胡塗，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經說過：

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彌偏黨（書牘十一答南列卿陳我度）

最有興趣的是張佳胤。佳胤是當時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關係太深，又因爲在應天巡撫任內，辦事棘手，他很有些消極，居正接連去過兩封信：

自公在郞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爲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且僕於前宰（前宰皆指高拱）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爲之昭雪，區區用舍之

間，又何足爲嫌哉？「蔡人卽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書牘五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用舍

惟公儁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鐘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玆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薖軸，寧肯縱鸑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國事。同卷答總憲張崌崍

但是居正對於高拱底爪牙，決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說：「一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馬南溟

高拱去了，政治中樞當然重有一番布置。要求第二個天才的吏部尚書，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時有一個最負重望的大臣，這是管兵部尚書事的楊博。楊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來，三任兵部尚書，嘉靖四十五年，調任吏部尚書，隆慶五年復以吏部尚書起用，在資望方面沒有比楊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楊博仍還吏部尚書。居正說過：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文集五襄毅楊公墓誌銘

居正又說到楊博歷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楊博始終相與的關係：

「桓桓世廟，經武緯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勳。穆穆莊皇，穆宗垂衣拱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吏，山頹木壞，愴矣其悲。」同上

楊博調回吏部，遺下兵部尚書，照高拱定下的原則，應由總督繼任。當時的口號是國防第一，北邊第一。北邊三位總督：前任薊遼總督譚綸，現任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前任三邊總督王之誥，都有重望。楊博和居正商定，起譚綸爲兵部尚書。居正給崇古去信說：

> 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王之誥）乃太宰（楊博）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書牘四答王鑑川）

正在布置底當中，高儀死了。內閣祇賸居正一人。問題又到了面前，應當補怎樣一個人呢？在不知明朝政體的人，也許以爲既是楊博底資望最好，當然應補楊博。但是事實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樞，是二元制：吏部尚書底地位，本來在內閣大學士以上，即使到了內閣權重以後，吏部尚書，終於不曾落到內閣以下。當時的故事，吏部尚書在路上遇到大學士，照例不避道，便是顯然的證據。（見明史卷二二四孫鑨傳）孝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王恕底聲望，始終不受內閣底壓倒，更是實例。還有，由吏部尚書入閣的，不是沒有，但是這是特旨。在推舉的時候，通常是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學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舉閣員的時候，居正不能推舉吏部尚書楊博，（指舉吏部尚書入閣非故事見明史卷二二四陳有年傳）祇能推舉禮部尚書呂調陽。其實，居正底經驗多了，他知道內閣裏除了自己，祇需要一個忠厚老實，和衷共濟的長者，並不需要一個雄才大略，器度恢宏的重臣。這是居正底私心，但是這是隆慶年間內閣混鬬的經驗。爲國求賢，固然是對的，但是爲內閣謀安定，也何嘗不是爲國家？居正對於調陽，在辛丑會試主考的時候，已經認識了，現在正準備和他長期合作。萬曆七年調陽死後，居正說過：

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辣其間？無論彼己憤忮，卽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廣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文集五豫所呂公墓誌銘）

呂調陽入閣，遞補禮部尚書，居正便起用陸樹聲。樹聲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嘉靖中，歷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國子祭酒，後來召爲吏部右侍郎，稱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仍不就。這是一位聲望隆重的大臣，現在居然來了，居正用後輩進見先輩之禮待遇他。

七月間戶部尚書張守直，刑部尚書馬自强致仕。守直在封貢的一件事，意見和居正不一致，自強也有些不滿意，他們去了，居正便補進王國光，王之誥。王國光原來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現在調回管部，後來在任內完成萬曆會計錄，是一部有關國計的著作。王之誥是居正底親家，（居正第四子簡修娶之誥女）但是之誥隆慶三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南京兵部尚書，資望久已夠了，而且卓然自守，並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諸人以外，工部尚書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禮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績，和守禮底操守，都是當時物望所歸。明朝的內閣，當然不是現代的內閣，對於閣中同僚和六部首長以及都察院的人選，首輔沒有進退的大權，但是居正對於人選的布置，確曾費了一番苦心，而且也確曾達到自己底主張。後來他曾經自負

地說：

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書牘六與南臺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大政方針既經發表，中樞人選也分別確定，居正準備負起國家的重任。從隆慶六年六月起，到神宗萬曆十年六月爲止，這整整的十年當中，他逐漸完成他底政治理想。在他掌握政權的期間，除了當前的政治問題以外，他還得應付三個重要的人物：第一，皇貴妃——後來的慈聖皇太后；第二，馮保；第三，神宗。這三個都是他底主人，三個人各有自己底立場，因此在應付方面，不時地發生困難，幸虧居正有他底政治天才，總算安穩度過了，但是畢竟因爲沒有應付完全得當，在他身後，發生意外的波折。

皇貴妃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居正還記得穆宗病重，馮保宣讀遺囑的時候，皇妃在帷中的口諭：

「江山社稷要緊，先生每要盡忠爲國。」參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這是一個有決斷的呼聲。神宗即位以後，不久召居正至平臺面諭：

「皇后是朕嫡母，皇貴妃是朕生母，尊號上先生可多加幾字。」

問題立刻提出了，皇后當然尊爲皇太后，但是皇貴妃也要稱皇太后！這個還不要緊，以往還可以在尊號上有一些分別，但是現在辦不到了，居正疏稱：

恭稽我祖宗舊典，惟天順八年憲宗皇帝尊嫡母爲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貴妃爲皇太后，則與今日事

體，正名相同，但於嫡母特加二字，而於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既為無間，則尊崇之禮，豈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諭，欲兼隆重其禮，各官仰體孝思，亦皆樂爲將順。今擬兩宮尊號，於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於祖制無愆，而於聖心亦慰。（見奏疏二詳禮部議兩宮尊號疏）

就這樣決定了，皇后陳氏尊稱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尊稱慈聖皇太后，一切透露居正遷就事實的心理。居正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天才。但是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訓練，還是世宗嘉靖年間的訓練，對於皇室，永遠是那樣誠惶誠恐，有時竟不免有些阿諛附和。萬曆元年翰林院產生白燕，居正把牠和內閣所開並蒂蓮花一并進獻。神宗隨即下一道手諭：

白燕蓮花俱進獻聖母，甚是喜悅，卻獨產翰林院中，先開於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見先生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賴先生啟沃，固不敢顛縱，何德之有！（見奏疏三謝宸翰疏）

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學傳稱居正進白燕白蓮頌。白蓮頌不可考，白燕頌大致即是白燕曲：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傍慈闈。有時紅藥階前過，帶得清香拂紬幃。（詩四白燕曲四首之一）

這是一篇貢諛慈聖太后的詩句。詩集中如恭頌母德詩：

猗歟我聖母，世德宜重光，扶天致昇平，毓聖纂靈昌，履盛彌勤恪，秉禮日矜莊。內庭政無譁，外家恩有常，明達信如此，馬鄧豈足望？（詩一）

如皇上視聖母詩：

女中頌德稱堯舜，膝下承歡有帝王。（詩四）

文集中如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文集二）聖母圖贊，（文集二）都是同樣的作品。居正受的訓練太久了，他自己無法擺脫這個形態，然而也正憑這種訓練，博得慈聖太后底好感。

馮保是司禮掌印太監，在內廷他祇是一個奴才，但是正因爲掌握章奏的大權，他也成爲居正底主人。馮保底大權，全靠慈聖太后，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結好太后，藉此減輕馮保底壓迫。李太后要做功德，建涿州二橋，馮保主持，居正便有一篇勅建涿州二橋碑文，李太后建承恩寺、海會寺、東嶽廟、慈壽寺、萬壽寺，又是馮保主持，居正又是每一處來一篇碑文。（皆見文集四）他甚至說：

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皇度，而我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恆河沙數，不足以喩其萬分也。（文集四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居正不是不曉得這是胡誑，但是他祇有胡誑。隆慶初年，江西龍虎山張眞人底道號革去了；萬曆五年張國祥入京，透過馮保，走通李太后底路線，復封張眞人，居正無可如何，祇說：

張眞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書牘十二答南科吳公瑲）

居正對李太后是將順，對馮保是敷衍。正因爲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當國的十年之中，內閣和司禮監沒有任何的衝突。馮保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他在北郊郊祭的時候，甚至傳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鄒應龍傳）在當時委實有些駭人聽聞，但是居正不管，他祇要馮保不干政，就滿足了；他曾說：

主上雖在沖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己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

此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書牘六與南臺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在大體上把握住了，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遷就。馮保要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入宮，代閱章奏，擬詔旨；居正吩咐僕人游七和徐爵結爲兄弟，以資聯絡。徐爵游七，後來都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馮保要在故鄉深州建坊，居正甚至吩咐保定巡撫孫丕揚代建。馮保自建生壙，居正便有一篇馮公壽藏記，稱爲仁智忠遠。在記中他又說：

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於壽藏而後永乎？（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壽藏記）

這裏在推許以外，便有一層期望。他期望馮保繼續努力，永保令名。居正身後，他底兒子懋修收集居正遺著底時候說起：

懋修謹案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宮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於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可見先父當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

居正當國的時候，他要應付三個重要的人物，——李太后，馮保，和神宗。從表面看，當然是十歲的神宗，最容易應付了，但是事實上這是最大的困難。居正身後發生種種的波折，完全因爲這一方面的失

敗。

神宗這時祇有十歲，無論高拱當時在內閣裏怎樣說的，「十歲太子」畢竟祇是「十歲孩子」。但是神宗年齡雖小，已經開始明瞭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沒有支配實際政治的時候，他還得受人支配，甚至對於他底支配者，還得博取應有的好感。在當國的十年之中，居正是首輔，是獨裁者，是皇帝底師傅，實際上他是神宗底支配者；神宗當然時時感到博取居正好感的必要，但是同時他也知道他是居正底主人。他對於自己底地位，正感到一種不平，他甚至要希圖報復；所以他對於居正的好感，因為自卑心理底缺陷，日後突變為對於居正的惡感。居正是一個精明不過的人，但是正因為神宗年紀太小，一切都被瞞過了。假如歷史底重演可信，我們不妨說居正和明神宗的關係，很有一些與霍光和漢宣帝的關係類似，但是正因為重演不會是完全的重演，所以還有許許多多的不同。

穆宗和他底父親世宗全不一樣，但是神宗和他底祖父便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這是所謂「隔代遺傳」。世宗十六歲即位，享國四十五年，神宗十歲即位，享國四十八年；世宗是一個全權的統治者，神宗親政以後，也是如此；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後，不親朝政，神宗中年以後，也是怠於國政。在這些方面，神宗正和他底祖父一樣；然而他也是李太后底兒子。他從母親那裏所得的是謹慎小心，是膽怯，是恭順，但是在政權到手的時候，他便知道怎樣運用。他一步不肯退讓，甚至因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打破慣例，給對手方以不必要的難堪。母親不會領導自己，在清晨的甬道上，走到嫡母皇后那裏去請安嗎？但是母親和嫡母還不是同樣的皇太后？這小小的心靈，正在遺傳的本能以外，又加上一些習得的經驗。

李太后對於神宗，正是一個最能幹，最負責任的母親。穆宗逝世以後，皇上所住的乾清宮，照理祇能由皇帝住了。仁聖太后本來是住在別宮的，現在退居慈慶宮；但是慈聖太后因爲神宗年幼的關係，仍舊陪着兒子住在乾清宮，直到神宗大婚爲止。平時她督責兒子讀書，在書沒有讀熟的時候，便罰在地下長跪。皇帝跪在地下，還像什麼皇帝，但是這是太后底懿旨，所以他還是跪下了。在講官們講書以後，神宗回到宮中，李太后又得下令復講，當然還得復講。三六九這幾天，是早朝的日期，天亮還遠得很呢，一聽到五更柝柝的聲音，李太后自己來了，把十歲的孩子，從睡夢朦朧中喊起，宮娥給洗過臉以後，便得趕緊坐上肩輿上朝。做皇帝真不是一份好差使，但是神宗也明白，「誰敢違背母親底意旨呢」？

居正在神宗即位以後，隨即請御日講，他和呂調陽疏稱：

臣等謬以非才，職叨輔弼，伏思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臣居正又親受先帝顧託，追惟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冒昧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親。（奏疏二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明代皇帝底教育，一種是經筵，一種是日講。經筵是最隆重的，每月逢二的日期舉行。照例盛暑和嚴寒的時候都停止經筵，用現代術語，就是放寒假暑假。舉行經筵的時候，勳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等都要到齊，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監祭酒進講經史。一切的典禮很隆重，不過皇帝不御經筵，自動放假的事，不是沒有。但是神宗的最初十年，談不到自動放假。由萬曆元年規定以後，每年春講以三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講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題請。簡單說，就是

上學期九講，下學期九講，都有固定的日期。

神宗底經筵，雖自萬曆元年二月起，但是隆慶六年八月間，日講就開始了。日講在文華殿舉行，不用侍衞、侍儀、執事等官，祗用講讀官、內閣學士侍班。開始日講的功課，居正給神宗規定如次：

一、伏覩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皇上，進字畢。若皇上不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按正字官掌繕寫裝潢詮其訛謬而調其音切見萬曆本明會典卷五十二）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旨暫免。（奏疏二擬日講儀注疏）

這是神宗底課程表。後來通鑑節要講完，繼講貞觀政要。

神宗是時還不足十歲，但是居然擔負這樣繁重的課程。他對於張居正，眞是十分親近和尊崇。在這一年，居正曾經屢次說到神宗和自己的關係：

> 所幸主上年雖幼沖，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卽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穩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悃誠，恆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書牘四答兩廣殷石汀）

> 幸主上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榷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同卷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 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彈書。（同卷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隆慶六年十二月，居正進歷代帝鑑圖說，自稱：

> 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爲二冊，以辨淑慝。（奏疏三進帝鑑圖說疏）

這是一種繪圖立說的故事書，對於不滿十歲的皇帝，不能不認爲富有教育意義的著作。神宗在文華殿看到居正捧着這兩册故事書，快活得站起來，忙教左右把圖說揭開，居正從旁指點講解。一次講到漢文帝勞軍細柳的故事，居正說：「皇上應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

講求。」神宗聽到，祇是一連地稱「是」。居正把自己整飭武備，抵禦外侮的主張，完全提出。

還有一次關於居正進講的事實，在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年神宗十四歲。神宗早些時在習字的時候，進講官寫好太祖底大寶箴作爲影格，居正看見便說：

「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關切。皇上不僅是摹寫，還要能背誦；不僅是背誦，還要能講解。」

隨後居正進大寶箴註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華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來，高高地舉起大寶箴交給居正。居正站着，神宗把全文高聲背誦一遍。背誦以後，居正再行講解，關於大寶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後講到「縱心乎洪然之域」一句，

「這不過說人應當虛心處事，」神宗說。

居正拱起兩手稱賀說：「正是虛心兩字，可以解釋這一條底意義。人心所以不虛的原故，全是因爲私意底混雜。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後，水便不清；鏡是最明的，蒙上灰塵以後，鏡便不明。皇上祇要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鏡止水一樣，自然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萬事都辦好了。」（奏疏十一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居正對於神宗，正和一位尊嚴的小學教師一樣，利用一切的機會，要把自己底學生，領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學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邁進，心裏感覺到無限的喜悅。然而他忘去學生祇是一個人，是人便有人底無限的光精，同樣也有人底必然的缺陷。何況神宗是世宗底孫子，穆宗和李太后底兒子，在他底血管裏，正動盪着倨傲，頹廢，和那委曲遷就，伺機閃逞的血液！

神宗在講官們底敎導中，逐日成長了，但是小學教師底眼光裏，祇看到一個馴伏聽話的學生。一次神

宗朗誦論語的時候，失於檢點地竟把「色勃如也」讀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厲聲說，「應當讀作『勃』字。」這一下神宗眞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沒有看到。

性質倔强的人，遇到壓迫的時候，常會感到非常的煩悶，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時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師長底壓迫以後，便對弟妹發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貓，也得踢一脚，這是方向的移轉，發作還是發作。神宗對於居正，眞是恭敬到萬分，慈聖太后要他這樣，他能不恭敬嗎？還有司禮監馮保呢！這是管理宮內一切事務的人，慈聖太后都聽他底話，自己更得聽話了，神宗稱他「大伴」，連名字都不便提，正和祇稱居正爲「先生」一樣。小小的心靈，對於「大伴」已是非常地悚敬，何況在文華殿的時候，連「大伴」也肅然地站在那裏，自己能不用心聽話嗎？居正講到國家的大事，「大伴」又那樣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託孤的忠臣，『先生』說的話，皇上要得仔細聽啊！」於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莊嚴，神宗馴服得和小羊一樣。

但是神宗常時感到異常的煩悶。十歲的時候，慈慶宮後房燬了，御史胡涍疏請放歸後宮宮人，內稱「唐高不君，則天爲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經過居正再三解釋，胡涍還得到斥逐爲民，永不敍用的處分。十二歲的時候，內監張進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彈劾，神宗勃然大怒，認爲言臣干涉宮內瑣事，完全是欺藐皇上。（書牘六與南臺長）十四歲的時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盜「縛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認爲撫按處罰太輕。居正說：「蓋主上恆以沖年，惡人之欺己，故以失事爲可逭，而以隱匿爲深罪也。」（書牘八答操江王少方）居正看到神宗因爲自己年幼，常時痛恨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沒有豫料到這和萬曆十年以後，

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樣的心理的根據。

經過隆慶六年的政變，居正所得的是國家的重任，同時他還得應付慈聖太后，馮保，和神宗，——這三位不能輕易應付的主人。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隆慶六年六月以後，政權落到居正手中了。他底志願，是把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他還記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內閣中的鬬爭，愈演愈烈，自己底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時候，他曾經有過兩句偈語：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

他對於政治的認識，是祇有把握，沒有放棄；祇有前進，沒有後退；祇有犧牲，沒有畏縮。現在是他底時代了。萬曆元年，他曾講到這時的心理狀態：

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己有。（書牘五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他認定嘉靖年間的廢弛，和隆慶年間的混亂，一切的癥結祇是紀綱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飭紀綱。明代掌握政權者底武器是京察，京察底大權在手，便可以澄淸吏治，整肅官常。就在隆慶六年七月間，居正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責令自陳。京察終了，十六日神宗下詔戒諭羣臣，這是居正底手筆：

朕以幼沖，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羣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竇，巧爲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肆擠排之術，詆老成

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庸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綏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沈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見奏疏二請戒諭羣臣疏）

在舉行察典的當中，居正對於「以言干政」的人，確實去了幾個，他自己也說「芝蘭當路，不得不鋤」。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居正自有相當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張佳胤的書中，引用韓退之「蔡人即吾人」一句；後來與南臺長書，（書牘六）又言「或曰，『某為新鄭（高拱）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在當時，並且把自己底主張和楊博說起。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

宜，乃委答云「乏才」，謬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爲國之公，實無所怍。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吿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卽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縣一鏡以虛照，故一時舉才，或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爲刻覈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書牘五答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居正進用人才，要求「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這是爲的國家，但是何嘗不是爲的士大夫。但是從那一羣不能辦事，履進履退，坐食養望的人看來，便是剛很刻覈。直到萬曆四年，居正已經當國五年，大衆還不能體諒，居正曾說：

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書牘八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儘管隆慶六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萬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甚至永遠不能體諒，但是居正抱定決心，爲國家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他底待人是「旁求賢哲，共熙帝載」；書牘四答杜晴江 他底自稱是「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同卷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忍耐，忍耐！這是他從徐階那裏學到的祕密：徐階忍耐着應付貌合神離的同僚，居正忍耐着應付千頭萬緒的政局。七月間舉行京察，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趕到大峪嶺，「周視山川形勢」。見奏疏二山陵禮成奉慰疏 煩眞是煩極了，居正還忍耐着。

居正準備實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實行大政。他們讀過聖賢之書，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們要行王政。他們還記得建文帝在位的時候，烽火已經照遍南北二京，皇帝還和方孝孺這一羣人討論周禮應門皋門底制度：固然那一次還是失敗了，但是現在是太平時代，爲什麼不可以再試一下。然而居正底行爲又使得他們失望了，他們甚至公然說道：

「我們以爲張公在朝，當行帝王之道。現在看他底議論，不過是富國强兵，僅僅這樣，眞眞使人失望。」

居正聽了以後，祇是一笑道：「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强呢？」

到萬曆七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纔昌言道：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維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强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强，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强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强哉！（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居正對於國事的認識，是富國强兵，但是這一羣人要行王政，要談堯舜，談周孔。居正便提出堯舜周孔底議論和他們辨難。他們有時談到宋朝周程張朱底主張，居正便不客氣地認爲「皆宋時姦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餘談」。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沒有公開喊出，祇是說，「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

富兵强呢？」

事實上，居正還是感覺很大的困難。難在那裏，難在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世宗時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時代，又因為內閣中的鬬爭，幾個名臣底力量，都浪費在正負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說過：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文集十一雜著）

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衰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同上）

幸斷隆慶末年的積弱，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境界，這是一個關鍵，居正決不能放過。他正準備實現自己底主張：「是以君子為國，務强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同上）

富國强兵，其實衹是一件事：富國是中間的過程，强兵是終極的目標；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纔談得上國防建設。居正當國之初，在軍事方面，廣東的羣盜，廣西的叛獞，以及福建的海盜，固然還是相當嚴重，但是這些無關國防。國防衹在北邊，便是對於韃靼的國防。隆慶五年，俺答封貢底事情已經確定了，接後，吉能、切盡台吉這一羣西部首領底貢市又告成功。北邊是安靜了，但是居正始終祇認為這是停戰，不

是和平。他永遠主張「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他認爲對於韃靼的方略，是「犬搖尾乞憐，因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書牘三答吳環洲策黃酋）大杖始終要握在手裏。他底計畫，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說過：

>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強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書牘三答王鑑川言邊屯）

這還是隆慶五年的事。居正對於北邊的國防，永遠沒有鬆手。但是他對於一般人談守邊設險的計劃，總還不能放心。隆慶初年，有人提議沿邊種樹，居正就說「種樹設險，固是守邊要務，但如議者所言，決無成效。」當時大家不以爲然，但是儘管種了多年的樹，一株也沒有長成。居正祇有切實地說：

>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這是隆慶五年的話。就在這一年，居正說過：

> 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仆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同上）

隆慶六年十月，一切煩雜的事，都有了頭緒，居正實行派遣大臣巡邊的計劃：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遼；第二，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第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這一次閱視的成績，並不十分完滿，在居正和百

1572

朋、王遴的私交上，更發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薊遼去，事情很簡單。臨去的時候，居正給戚繼光一封信：

>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甚有關係，幸留意焉。（書牘四與戚繼光）

道昆去後，一切很順利；事畢上疏，議額餉，議增設墩臺，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給他去信說：「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朔襟。」（書牘五答汪司馬南溟）道昆本來祇是一個文人，文人底才能，祇有在文辭方面表見：所苦薊遼是譚綸、戚繼光經營的局面，居正沒有什麼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陝西去後，把巡閱的事情辦妥，不久便告病還鄉，這個當然是有些不滿了，居正去信說：

>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於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書牘五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吳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時候，便發生困難。宣大總督王崇古惟恐百朋要來掣肘，百朋底朋友又認爲這

是一種貶謫；居正無法，祇有向雙方解釋：

> 比者率輸敎，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吳百朋行時，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鎭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剗毀，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闊大，必能成也。（書牘四答王鑑川）

> 辱敎，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與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為國家措一臂否也？（同卷答參議吳道南）

百朋去後，着實做出一番成績。他以（一）糧餉，（二）險隘，（三）兵馬，（四）器械，（五）屯田，（六）鹽法，（七）番馬，（八）逆黨，一共八項考核邊臣。他對於宣大總督王崇古，宣府巡撫吳兌，以及山西總兵郭琥這一羣人，都分別指出功過，奏請陞黜。同時他對於大同總兵馬芳，嚴重地提出彈劾。他認定馬芳行賄，當然非嚴加懲處不可。百朋是閱視大臣，這一點完全沒有做錯；但是居正是首輔，便不免有無限的遲疑。明代的軍隊，久已是一個腐化的機構，從下層到上層，是層層的剝削。總兵官是最上層的了，他再把剝削所得，分潤京官。科道受賄，兵部受賄，有時大學士也受賄。舞弊貪贓，成爲一般的風氣。遇到淸明的高級長官，談不到賄賂，總兵官便和長官底家丁聯絡，高級長官也難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葉以後，武人在社會中底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當他們到兵部領取公文的時候，三軍司命的總兵官，都要長跪，這是奴才，不是長官。他已經取得奴才底身分，那麼和大官底家丁聯絡，也正是恰巧

適合，整個國家底命運，付託給這一羣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慮。居正看到這一點，所以到萬曆元年便有西北邊用書生爲將的意念。（書牘五與王敬所論大政）書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會比較地注重名節和操守。這是後話。但是隆慶六年，居正還是遲疑。吳百朋彈劾馬芳的奏摺到了，言官們又在彈劾宣府總兵趙岢，居正祇是說：

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啗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倖門盡塞，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卽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曉暢宿將，部下又多壯少，代者未必能馭，卽有疵類，猶可驅策而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爲保全，徒以爲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謂之何哉！（書牘五答薊鎭巡撫言便假將官）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吳道南正在攻擊居正，認定他是包蔽馬芳，忽略吳百朋。怎樣辦呢？馬芳免職了，同時居正再給百朋去信：

馬帥褫職，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膺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吳少參（指吳道南）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宜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心知故也。又面請於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猾帥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同卷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居正底一番苦心，沒有得到同僚底諒解，但是他對於北邊的布置，始終是着着不懈。對於九邊重鎭，他派人巡閱：對於九邊督撫，他注重人選：這是對內的事。他對外的策略，也是不斷籌措。北方的韃靼，除了土蠻一支以外，俺答這一個系統，已經通過封貢手續，和明朝處在停戰狀態中了。俺答對於幾個重要的領袖，如他底胞弟昆都力哈，胞姪永邵卜，吉能，以及他底兒子黃台吉，本來是可以指揮的，但是因爲那時的韃靼，是一個組織不健全的部族，實際不能合作。居正底計劃是要盡量地使他們分離爲無數的單位，單位底增加，便是力量底減小。韃靼沒有聯合向中國進攻的能力，中國底安全便增加一層保障。

隆慶五年，謠傳昆都力哈都（即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準備扶植把都底兒子靑台吉，使他和黃台吉對抗。他說：

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靑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貴之以大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書牘四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彼，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寡搆，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同卷答王鑑川論東運之衰）

俺答底問題解決了，但是一個桀驁不馴的黃台吉，連俺答也無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聯絡永邵卜，不肯進貢，事情有些棘手。隆慶六年居正當政以後，又說起：

昆婦愍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

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足矣。（同卷與王鑑川計虜王貢市）

就在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來了，他要和俺答一樣封王。封王祇是一個名義，在中國沒有什麼損失，但是中國不能受他底威脅。居正明白現在不是世宗時代了，中國有的是準備。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說：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埸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賚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 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於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啟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書牘四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居正對付韃靼的計劃，是充實邊防，準備隨時出擊，同時利用一切機會，使韃靼分裂。這樣一來，中國底敵人，祇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個的國家，無形中減輕北方的威脅，中國底軍隊，便隨時有決勝的可能。在這一點，很有些類似帝國主義「分而滅之」的政策，但是中間有一個絕大的區別。帝國主義底目

標，是對於敵人，加以奴役或剿滅；居正底目標，是容許敵人底存在，而消弭敵人底威脅。帝國主義是攻勢的，居正是守勢的；帝國主義祇希望片面勝利，居正卻希望雙方共存。中國强盛的時候，對方採取的方略，永遠和居正底主張一致，這是中國文化和近代帝國主義的區別。

隆慶六年過去了，次年改元萬曆，是年正月庚子，發生王大臣之獄。

事情本來很簡單。這一天神宗在乾清宮，看到一個人，神色倉惶地走過，吩咐左右把他拏下。經過訊問之後，纔知道這是王大臣，從薊州來的一個逃兵。逃兵底處分也還簡單，但是消息到了馮保，便不簡單了。馮保認定這是一個機會。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經卸任回籍了，但是馮保底怨恨沒有消滅。惟有血，血，血，纔能洗盡馮保底怨憤。王大臣送到東廠了，經過東廠底搜檢，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來。證物有了，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宮外走過，不是謀刺皇上是刺誰呢？誰主使的？東廠所錄的供詞裏明明寫着，是高拱主使的。凶手有了，凶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馮保決定要徹查這一件案子。

徹查又怎樣呢？東廠底威權在馮保手裏，要殺王大臣，殺高拱，不是很容易麼？但是馮保手中的東廠，和憲宗時代汪直手中的西廠，以及熹宗時代魏忠賢手中的東廠，差得遠了。馮保底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賢究竟怎樣，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確實比憲宗熹宗時代高明了。居正曾經說過，「朝多長者。」一在這個環境之下，即使馮保有作惡的意志，他也沒有作惡的機會。「朝多長者」，一切出於居正底布置，這裏更顯出居正底作用。

不幸居正和馮保的關係太密切了，而且高拱底解職，居正又是最大的收穫者。「馮保底陰謀，有居正參豫嗎？甚至還是他主謀罷！驅逐高拱已經過分了，現在又要殺高拱！」一般人底懷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從嘉靖二十七年殺夏言以來，掌握政權的人，最後都發生身家性命底危害。嚴嵩當權，殺夏言；徐階當權，殺嚴世蕃，八十幾歲的嚴嵩，也平白逼死：高拱當權，徐階底兒子充軍，徐階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傳統了。惟有血，纔是政權底代價，現在大致又是高拱支付代價的時候了。這個傳統，真是又慘酷，又凶暴。大衆指着居正，認定他正要壓迫高拱，支付最後的血債。

大臣中最有　望最有氣魄的是楊博和葛守禮。守禮約楊博一同去訪居正。

「已經和他說過了，」楊博說。

「一般的輿望都在楊公，」守禮說，「認定祇有楊公能不殺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談不得已經說過，不便再說啊。」

他們一同拜訪居正。他們替高拱辯護，他們指明東廠沒有良心，他們惟恐株連大衆，他們甚至於以全家百口，擔保高拱底無辜。

也許他們說得太熱切了一點，居正有些氣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底諒解，然而他不能想象平生所欽佩的人也會對自己懷疑。

「兩位以爲我也要甘心高公嗎？」他憤憤地說。

「不是的，」楊博說，「但是祇有相公，纔有回天之力。」

居正決定了辦法，東廠底訊問祇是初審，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禮以及馮保，會審。葛守禮和馮保當然責無旁貸。希孝是第二名靖難功臣成國公朱能之後，第六代成國公朱希忠之弟。明朝自成祖以後，特別看重靖難功臣，第一名靖難功臣淇國公邱福底後代削除了，所以成國公是當時的第一世家。加以希忠希孝，自世宗以來，都是特蒙恩寵的勳臣，居正提出希孝，正是看重他底資望。但是事情却把希孝難住了，他和希忠商量。遵照馮保底計劃吧，他們不願意得罪士大夫；遵照良心吧，他們又不願意得罪馮保。希孝認定了事情底困難，他向居正請教，居正教他再和楊博、葛守禮商量。審訊底經過相當複雜，但是這件事情底結果非常簡單。萬曆二年，希孝逝世，居正在他底神道碑記着：

>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宮門，驚蹕。捕得，下東廠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廠雜治之。上曰，「可。」公既受命，即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是時，微公，搢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矣。（文集四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公神道碑）

王大臣灌下一杯生漆酒，啞了；他不能誣賴高拱指使，也不能陳述馮保唆供，就這樣胡塗地交給刑部擬罪，得到斬首的處分。王大臣底血液，洗清高拱底被誣，但是沒有洗去居正底嫌疑。居正在給總理河道萬恭的信中說起：

>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為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豈不遠哉。

（書牘五答司馬萬兩溪）

居正對於當時士大夫之不相知，眞有些憤懣了。他對於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沒有置之死地的意念。他在這一年曾和吳百朋說起：「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同卷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這幾句話，透露他對於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沒有意思要殺高拱。居正雜著（文集十一）裏，痛責王猛計陷慕容垂的錯誤。他說：「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經倒了，自己有控制底力量，何必得罪清議，更揭示自己底不能容物。居正底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强。

萬曆元年六月，內閣上疏請隨時考成。在居正底一生，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業。居正平時常說遵循祖宗成憲；假如我們要探求居正創制的行爲，那便祇有他底考成法。全文如次：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皋爲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尠。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覆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

私，概從廷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疑，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塡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

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册、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効，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於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係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係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同上）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底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簡單異常。他祇要各衙門分置三本賬簿。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册。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簿：一本送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查考。居正底綜覈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簿。

政治祇是民族精神底表現。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裏，已經滲入因循底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祇是紙筆底浪費。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着一羣面黃肌

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祇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裏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跡消聲，不見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民族精神，眞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底浪費。他祇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底賬簿上切實註明。在內閣裏，他自己也有賬簿，可以隨時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這是居正底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尙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尙書是二品，都給事中祇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裏。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於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於奉旨會推內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尙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於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內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內閣控制六科，便是一種創制。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內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臺

劾居正疏，稱「居正定命，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衙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劉臺底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底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中國人受聖經賢傳底影響太大了。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政治家談到理財，好像做了一件虧心的事。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的國家，因爲對外戰爭，已經走上經濟崩潰底路線以後，居然靠着平準政策底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卜式對他的批評，祇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經濟政策。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孟子底主張，是十分取一。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纔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這是孟子底經濟政策。他那「薄稅斂」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祇是「養稅源」。國家對於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纔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底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孟子底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桓寬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底主張是富國強兵。要強兵便先要富國。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在這兩方面，他都

盡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四百餘萬兩。（見奏疏一請停取銀兩疏）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機構，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談不到裁減「駢枝機關」、「閒散人員」。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內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祇是說：

>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附前疏）

這時的內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底態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賢明。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錙銖必較」。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他說：

>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爲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奏疏二辭免筵宴疏）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並免元夕燈火。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祇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餘金。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纔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皇上說到這一點，眞是社稷蒼生底福澤。」居正切實感欣少年皇帝底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這年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內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底對付韃靼，也隨時考量到國家的財政問題。宣大邊外、俺答底問題解決了。隆慶五六兩年的撫賞，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居正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經說起，「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爲國謀者，忠乎否耶！」（書牘四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他眞有些自負。但是他對於薊遼，又是一種感想。薊遼邊外的屬夷請求加賞，他認爲不值得。他說：

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顣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顣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爲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持目

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爲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書牘四答劉總督應當節省的錢都節省了：光祿寺採辦的錢，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萬，現在祇用十三四萬，節約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底御廚。但是節流祇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還是開源。考成法實行了，開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場。考成法是一根鞭子，他底目標是督促一切政務底進行。但是在財政方面，考成法底成績最顯著。居正說過：「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書牘七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這一句揭開居正底懷抱。「不加賦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同樣有些神祕。實際上一點也不神祕。弘羊底武器是平準法，他打倒當時的富商大賈，把一切囤積居奇底利益，收歸國有，這樣應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困難。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實收糧賦，停止減免；這樣便可以摧殘當時的地主，維持國家底歲收。

明朝對於江南和浙西的稅額特重，尤其是蘇州府。明初蘇州府歲徵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實在是一個駭人的數字。但是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勢。貧農底生活困難了，田地賣給富家；富家的勢力擴大了，不但坐食田租底收入，而且因爲地位優越，可以獲得減免底特惠。大地主底地位從此形成。大地主在減免的時候，可以優先享受；在科役的時候，可以設法避免；甚至在徵稅的時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歸大地主；一切的負擔都歸貧農。到了貧農擔負不了的時候，於是把把田地賣給地主，從小農底地位，降爲佃農。有的貧農索性連同土地和自由，一齊賣給地主，於是成爲農奴；農奴對於主人，固然喪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對於國家，反而獲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從此不會上

問。就是這一點，便可以引起小農底羨慕。有時小農底經濟狀況，還不十分困難的時候，自己也會到大地主家裏，請求收爲農奴，這就是所謂「投　家人」。所以從經濟的立場講，國家和大地主顯然地成爲對立的形勢。大地主底勢力愈擴大，國家底歲入便愈減少。因爲大地主底拖欠賦稅，以及投靠家人底逃避徭役，於是國家不得不把賦稅徭役分攤到無力拖欠或逃避的小農。其結果更把小農驅入佃農或農奴的地位，越發增加大地主底勢力。國家的力量，祇增加事態底嚴重。

這時是十六世紀，社會革命的呼聲沒有發動，平均地權的主張沒有提出。有心的當局祇有從「摧豪强，抑兼幷」的途徑入手。隆慶三年海瑞爲應天巡撫，他底目的便是摧殘大戶，貧農底田產幷入大戶的，海瑞設法替他們奪還，實行他所看到的社會政策。後來萬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罷市，當他底棺柩出城的時候，沿江號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絕，但是隆慶四年，海瑞就因爲「魚肉搢紳，沽名亂政」的名義被劾，解除應天巡撫。這裏看出當時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衝突，而爲了國家對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爲地主階級底勢力而終歸失敗。居正和海瑞底立場，本來不是絕對一致的，但是他對於海瑞底去職卻絕對同情，所以他說：「至於海剛峯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書牘十四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現在是居正底時代了。他用不到奪田還民，那些徒滋紛擾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發動政治底力量，增加歲入，打擊地主，同時也減輕貧民的負擔。他給應天巡撫宋儀望的信，是當時一篇有價值的文獻：

來輸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依法爲私，割上爲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强。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設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幷，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淸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

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書牘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居正對於江南的大地主，印像太壞了。他還記得徐階和他談起的話：「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創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書牘七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但是他對於他底辦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時人底攻擊，而且也相信終會得到大衆底諒解。他說：

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跌盪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掘痤則浸疾，然剃頭摒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京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一創之。今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無爲山鬼所惑。（書牘七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居正的時代，國庫底主要收入是田賦，惟有在田賦有把握，纔談到整理財政，纔談到富國。隆慶五年已經有過征賦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詔令。（明史卷二二七蕭彥傳）神宗登極以後，下詔：隆慶元年以前的積欠，一概豁免，隆慶四年以前的積欠，免三徵七（明史卷二二九傅應禎傳）。換一句講，便是隆慶五年以後的積欠，一概追繳，同時還得追繳以前三年的七成積欠。考成法實行以後，規定征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御史聽糾，府州縣官

聽調。事態確實有些嚴重了。從書生底立場看，一切祇覺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 以外，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彌補歲入歲出底鉅大的差額？

元年，戶部尚書王國光奏稱：

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 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遇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明史卷二二五王國光傳

這是一個整理地方財政的計劃。王國光主張由地方當局整理田賦收入，除去規定截留作爲地方經費者以外，一概呈報中央，再由戶部統籌，作爲國防的經費。這一個計劃底提出，批准，和實行，當然都有居正在內。經過嘉靖、隆慶兩朝虛耗以後，從神宗即位起，直至萬曆十年，國家稱爲富庶，明史卷二二二張學顏傳 不能不認爲居正底大功。

萬曆元年，六部的人事發生了兩次變動。九月間吏部尚書楊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楊博底去位，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居正說過：

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兵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兵事，蓋得之公爲多。文集五吏部尚書襄毅楊公墓誌銘

楊博逝世以後，廷推吏部尚書，候補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禮，第二名，工部尚書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書張瀚。守禮資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績最著，但是居正認定張瀚清貞簡靖，獨用張瀚。本來第三名稱爲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張瀚對於居正，眞是感激，在人才進退的方面，不免受內閣底影響。

禮部尚書陸樹聲因爲對於內閣感到不愉快，請求致仕，居正託樹聲底弟弟樹德去挽留，但是樹聲去志堅決，祇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樹聲家中，要他推薦替人，樹聲推薦南京禮部侍郎萬士和。十二月間，禮部尚書也換了人。

在邊疆方面，最重要的變動是宣大總督底更換。宣大是當時最重要的地方，對付俺答封貢，王崇古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時。一次在文華殿上，神宗問道：

「宣大重鎮，爲什麼要取回王總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底力量用盡。王崇古在宣大久了，應當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說。

「誰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問。

「方逢時可代，」居正答。（參書牘五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這樣決定了王崇古入理京營戎政，方逢時補宣大總督的詔令。逢時本來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順利。

北邊的問題，暫時穩定了，但是廣東、廣西和四川還需要鎮壓。鎮壓地方，第一使　使得地方負責官

吏，感覺地位底安定。居正和神宗也說起：

「現在南北督撫，皆臣親自選用，能爲國家盡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聽浮言，加以苛求，使他們無從展布。」

「先生底話說得是，」神宗說，「先生公忠爲國，所用的人那有不當的。」（多書牘六答殷石汀言終功名答知遇）

廣東離北京太遠，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長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貪官愈多，盜賊愈衆。政治底不良，成爲地方治安的大禍。嘉靖中年以後，和平龍南一帶，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都稱王，盤據江西廣東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爲受到倭寇底牽掣，始終無力撲滅，直到四十四年，總算稍爲安定一下。隆慶年間，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都起事了，整個的社會，不能安定。居正曾經說過：「嘉隆之間，廣州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形勢眞是非常的嚴重。隆慶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調殷正茂總督兩廣軍務，決定進兵。居正和正茂說起：「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姦宄不畏，良民無依。」（書牘四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以後募浙兵，發馬價，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當國以後，更和正茂說：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既以閫外託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不爲搖也。（書牘四答兩廣殷總督）

萬曆元年，潘季馴又和居正談起，也是繫念廣東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說：「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書牘五答潘總憲笠翁）果然就在這一年中，將廣東的肇

盜，次第肅淸，祇勝諸良寶、林鳳一股未平，不幸廣東軍隊，在進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說：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撮許殘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譬之蔓草，剗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盪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卽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書牘五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居正下了最大的決心，正茂當然出力，萬曆元年四月，潮州一帶的軍事成功了，祇有林鳳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廣東的海岸線騷擾，最後完成他在海外發展的使命。

在廣西方面，當殷正茂由廣西巡撫調任兩廣總督的時候，繼任的是郭應聘。這時府江猺也起了一次大動亂。府江是從桂林到蒼梧的桂江，在陽朔到昭平三四百里這一段，兩岸都是猺山。猺人進攻永安州荔浦縣，擄去知州楊惟，都指揮胡潮，桂江交通中斷，各縣城門，白天都不敢開，形勢嚴重極了。居正一面吩咐應聘調集大軍，一面說：

兩江寇盜，（廣西有左江道右江道故云兩江）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今廣西古化縣隆慶四年殷正茂郭應聘平古田）用足下之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地，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沈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

餉，與之相持於欽岑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書牘二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應聘正在調集大軍六萬，進討府江叛猺的當中，懷遠今三江縣的猺人又叛了，殺知縣馬希武，情勢也很吃緊。這時已經是隆慶六年的秋後，居正當國，更有決定的全權，他和應聘商定，先定府江叛猺，一面招撫懷遠，等到府江討平以後，隨即討伐。冬天以後，府江已經肅清，但是萬曆元年正月進兵懷遠，又因爲雨雪底關係，發生停頓。居正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朝廷厪南顧之憂，疆埸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書牘五答巡撫郭華溪

但是戰事已經決定，沒有徘徊的餘地。應聘調兵十萬，積極進行，居正祇是說：「不謂其怙惡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書牘五答郭華溪　就在這一年懷遠兵事結束，廣西平定。居正主張徹底盪平。他說：「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同卷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萬曆元年，四川方面發生剿平都掌的軍事。都掌蠻盤據敍州府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地方。蠻首據九絲山、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四出擄掠，成爲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撫曾省吾決心進

剿，居正也認爲「都掌爲害多年，不容不除。」（書牘五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省兵調兵十四萬，奏留總兵劉顯統兵進剿。劉顯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繼光齊名，但武官底積習太深了，貪贓行賄，不守法紀，一切的事都有，這時正被劾罷。居正和曾省吾說：「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計之。」（同上）三月中，劉顯準備完成，一舉擊破凌霄峯；居正再寄書省吾，督促追擊：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書牘五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九月中，劉顯平定都蠻。捷音到京，居正說起：「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同卷答蜀撫曾確菴）這裏看出他中心的喜悅。

居正對於國事的計劃，是在穩定中求進展。他整頓賦稅，節省支出，爲國家安定經濟的基礎。對於北邊的國防，他是一面分化韃靼，一面整理軍實。對於南方的叛亂，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鎮壓，勞師費財，

一點都不顧惜。但是他底終極的目標，還是北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萬曆元年，居正進帝鑑圖說，第二年就發生效力。神宗這時纔十二歲，他和吏部尚書張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說，要召見廉能官員，而加獎諭。居正隨卽請定面獎廉能儀注，他在疏中說：「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嚴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奏疏三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二年正月，神宗在會極門，召見廉能官員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便是這一次的結果。

九月間，刑部秋審，判定重囚應處死刑的，一概上奏。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難從宮內發生了。

「慈聖太后底懿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華殿和居正說，「先生以為怎樣？」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居正說，「皇上即位以後，停刑已經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來，還是不必停。」

神宗聽了以後，奏明太后，應處死刑的，一概准予執行。

這一點牽涉到政治思想問題。不負實際責任的人常常主張寬大，但是負擔實際責任的人，便認為這是一個難題。鄭子產臨死的時候和子太叔說：

「我死後，國家大政是你底事了。有德的人，也許能夠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底威燄，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燒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覺得可愛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寬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產死後，政權落到子太叔手上，這是一位寬大的好人，一切都是寬大。這一來不得了，鄭國遍地都是强盜，眞是民不聊生。子太叔懊恨極了，他知道早聽子產底話，一定不至於此，趕緊調動軍隊，把强盜完全殺盡，盜風方始停頓下來。

居正是主張猛的，他曾說過：「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他看到元末羣盜之起，完全因爲當局的寬縱，以致演成亡國的慘劇。所以他認定「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文集十一雜著　他又說過：「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

關於捕盜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規定。後來萬曆七年，因爲盜犯中途脫逃的事，他說：

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着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書牘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居正底主張是盜者必獲，獲則必誅，這是考成法底規定。但是如明史所載，居正當國之時，「大辟之

刑，歲有定額，」〔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又稱「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明史卷二二九艾穆傳〕都難免有些譌以傳譌。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額，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是艾穆傳稱艾穆爲刑部員外郎，到陝西覆審的時候，艾穆決定祇有兩個人處死刑，同審的人惟恐太輕了，要受到政府底處分，艾穆慷慨地說：

「我可不會拿別人底生命保障自己底地位。」

在居正大權在握的當中，地方官吏奉行過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遼東大捷，除了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進左都督以外，薊遼督撫以及內閣諸臣一體加恩，居正具疏力辭，神宗親筆下諭：

勅諭元輔張少師：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啓沃，四方治安，九邊寧謐。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强，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美德，其欽承之。〔奏疏四謝御劄獎勵疏〕

自從俺答封貢事定以後，戰事底中心逐漸東移。東部的韃靼，在土蠻底領導下，繼續和中國作戰。最困難的問題是屬夷。喜峯口宣化境外有朵顏衞，錦州義州廣寧境外有泰寧衞，瀋陽鐵嶺開原境外有福餘衞，這是所謂大寧三衞；遼東還有建州衞。在名義上他們都服屬中國，所以稱爲屬夷，但是事實上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朵顏部長董狐狸、長昂，以及建州衞都指揮王杲都和土蠻相通，成爲薊遼一帶的邊患。要對付土蠻，第一便得對付屬夷，所以萬曆元年，居正就認定處置屬夷之策，爲國家大事，急宜經理。〔書牘五與王鑑川論大政〕這一次遼東大捷，李成梁斬建州部落一千一百餘人，後來連王杲也殺了，當然是對付屬夷的一

次成功。

戰事中心到了薊遼，但是薊遼最大的遺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個底三衛，盤據在熱河和遼寧底西邊，薊州和遼東兩鎮，失去應有的聯繫。居正底計畫，是遵守楊博固守邊牆的遺策，一面整理薊州一帶的邊牆，（書牘六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以備韃靼底進攻；同時也計畫反攻。他聯絡遼東、宣府，薊州三鎮，主張由薊州堅守，由遼東宣府雙方夾擊。他給方逢時說起：

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奇絕，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頫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於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卻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求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提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爲倉皇，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直據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衞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

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壓擊。彼既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蠻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為我用。薊事畢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十從魄始之意也。（書牘六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萬曆元年，居正和薊遼總督劉應節說過，要「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見前）這便是居正底長策了。但是這一條計策，在居正手裏，始終沒有用過。戰事底中心逐漸東移，遼東成為中國底重鎮，這是後事。萬曆最初十年，戚繼光坐鎮薊門，是當時的一重保障，土蠻不敢南侵，未必不由於此。居正對於三衛，始終設法羈縻。他用底方法，自己說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以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書牘八答吳環洲）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頭，這是他羈縻屬夷的方法。對於撫賞屬夷的段布，正和對於賞賜俺答的段布一樣，居正逐件看過，都要美好經用，這是骨頭。朵顏部長董狐狸，長昂，和青把都是親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撫吳兌：「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勿復作歹，自取滅亡。」（書牘六答薊鎮吳環洲薊鎮誤題吳環洲即吳兌）這是大棒。這一年他又說過：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

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書牘六答吳環洲

居正曾經自稱別無他長，但能耐煩，這是一句謙虛的話，但是耐煩確是能使居正成功的美德。耐煩的人，對於一切的事務，有布置，有步驟。他不會一暴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勞永逸，祇是一步一步，脚踏實地去幹。居正對於羣盜，認定這是春草，剷了再生，生了再剷：對於屬夷，認定這是犬，搖尾給骨頭，吠了便是一頓大棒。在這兩方面都成功了，而成功底原因，其實祇是耐煩。

對於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幹著。萬曆二年四月，實行久任之法，這是他在隆慶二年陳六事疏中已經說過的。十二月內閣進職官書屏。居正上疏：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奬廉能；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發達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親賜詢問，細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覽，且

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宸聽：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於上，不才者亦將凛凛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為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奏疏三進職官書屏疏）

在職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後，南京六部諸寺，實際成為贅疣。嘉靖隆慶間已經開始裁革了。萬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後再經過九年的裁革，除了養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屬官以外，差不多已經調整，這都是居正任內的成績。

三年四五月間，居正上請飭學政疏，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明朝的學制，南京國子監是直轄中央的國立大學，與地方無干。各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都有一定學額，歸各省提學官管轄。鄉村之中又有社學，民間子弟自由入學，不受學額底限制，但是沒有強迫入學的規定。當時的問題，集中在地方學制的府州縣學。

太祖洪武年間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稱為廩膳生員。洪武十五年定令，廩膳生每人每月領米一石，魚肉鹽醯，由官供給。宣宗宣德三年規定，府州縣學各設增廣生員，學額與廩膳生員相同，他們沒有領米的權利，但是和廩膳生員一樣，一家之內，除本身外，優免二丁差役。換一句話，就是家中祇要一人入學，可以三人免役。以後增廣生員以外，又添附學生員，現代術語稱為特別生。他們當然更談不到廩米，但是免役的權利，還是一樣。廩膳生員，增廣生員，附學生員，簡稱廩生，增生，附生；有時祇稱廩增附：通常人用漢朝科目秀才異等底名稱，稱為秀才。這些秀才，有米可

領，遇役可免：文理通順，學問優長的，當然還可以考取舉人進士底出身，爲國家做事；但是大多數永遠祇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縣學生員，領米免役，成爲地方的特權階級。這一羣特權階級人物多了，發生連帶關係，在地方上隱隱成爲一種勢力，可以欺侮一般民衆，同樣地也可壓迫地方官吏。他們儘管滿口孔子孟子，聖經賢傳，講道德，說仁義，但是事實上祇是地方的禍害。這便是所謂學霸。嘉靖十年題准：「生員內有刁潑無恥之徒，號稱學霸，恣意非爲，及被提學考校，或訪察黜退，妄行訕毀，赴京奏擾者，奏詞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拏問。」（萬曆本明會典卷七十八）便指的這些人。

萬曆二年，特敕吏部「愼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去今已經一年了，但是還沒有看到成績。居正認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學官，纔可以控制生員，疏稱：

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又憚于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民僞日滋，以馳鶩奔趨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聖明，特敕吏部，愼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爲艱，冷而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頹靡者，上不必卽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

不敢拄流俗之謗議，毋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奏疏四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疏後附列十八款，目標都在振飭當時的學風，列四款於次：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又何必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剏書院，羣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啓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

一、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卽爲昭雪，其事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須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鄙，不堪作養者，卽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挐問，照例發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行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卽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鄉宦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巡按奏聞處治。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

這是居正整飭學風的計畫；他要打倒游談之士，所以不許擬建書院；他要肅清學霸之源，所以裁減學額；至於禁止糾衆，考驗文理，固然是明初以來的遺規，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實行，因此儘管祇是舊話重提，但是重提的舊話，到了萬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義，不能再當具文看待。關於書院一方面，到萬曆七年詔毀天下書院，局勢的推演，更加積極；在學額方面，因爲考成底關係，有司奉行，也是非常嚴格。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言：「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命，御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曆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大致這不是一句誣衊的話。

假如居正爲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關於整頓學風的事，也許還要重行考慮。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領導階級，得罪這個階級，往往會發生極大的風波。周武帝滅高齊，統一北方，對於南方的陳國，隨時可加撲滅，祇因爲沙汰沙門，得罪當時的領導階級，這一羣僧侶消極反抗，武帝死後，不過數年，整個的國家移轉到一個委瑣平庸的楊堅手裏，智識階層，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聲。明朝以來，秀才成爲當時的領導階級，政府的官吏，出身於這個階級，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級底手裏。他們固然壓迫一般民衆；然而一般民衆祇是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喊出反抗呼聲的人羣，民衆中的優秀分子，又往往因爲智識發展的關係，隨時爲當時的領導階層所吸收；因此秀才們不但沒有受到民衆底反對，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衆底擁護。卽在今日，領導階級已經不是學生了，頓整學風還不免發生「摧殘教育」的嫌疑，何況在居正的時

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張沙汰生員，但是畢竟沒有沙汰。居正以後，思宗時，大學士溫體仁又提出同樣的主張，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彈劾，疏言體仁「又議裁減茂才（卽秀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傳 溫體仁固然是一個小人，但是主張裁減生員，何嘗得罪於聖賢？孔子嘗爲乘田委吏，孟子也說「往役義也」。孔子孟子沒有造成特權階級，也沒有提出頒米免役的要求，爲什麼主張裁減生員，爲民衆減輕負擔，爲公家平均勞役，就算是得罪聖賢呢？傅朝祐底議論，祇是擁護特權階級底既得權利，不肯放棄。

居正提出整頓學風的計畫，正是抱了最大的決心。萬曆八年，他曾經說起：

> 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這封信中，大致也是關於整頓學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毀譽關頭，所以能有當日的成功；也正因爲他不顧人情物議，所以不免招致身後的詆毀。

萬曆三年五月，還有一次遼東報警的事。屬夷傳來的消息，韃靼武士又出動了。這一次的主謀是土蠻，他糾集靑把都，率同二十餘萬騎士，準備向遼東開發。消息緊張的了不得，遼東巡撫立刻申報兵部，敵人已經鬧到大寧，所以請兵請糧，一刻也緩不得。兵部尚書譚綸隨卽上奏。神宗雖然祇有十三歲，但是

對於國家大事，不容他不關心。驚惶極了，他問居正怎樣辦。

「請皇上寬心，」居正說。「暑天不是敵人猖狂的時候，大致不會有什麼大事。」

居正儘管這樣地寬慰神宗，但是言官們已經驚動了。一位給事中上疏，主張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嚴。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慶四年李春芳、趙貞吉那一番倉皇失措的情形。他歎了一口氣，但是同時也吩咐薊鎮戚繼光和宣府巡撫吳兌打聽虛實。不久，繼光底報告來了，據說韃靼諸部酋長，久已解散，沒有集合的行動。吳兌更說青把都始終沒有出動，更談不到進兵遼東。居正底估計沒有錯，一切祇是虛報。但是北京城裏的空氣，從五月以來，已經緊張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準備秋防的時候。居正上論邊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

毋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或至跣廢，尤不可不一敬戒之也。」奏疏四論邊事疏

萬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撫及巡按御史，對於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這也是整頓吏治的一個表現。明朝用人的制度，分爲三途；第一是進士，第二是舉人貢生，第三是吏員。這是所謂三途並用。後來因爲長官都是進士出身，進士出身的官員，特別蒙到關切，舉人貢生出身的，已受歧視，更談不到吏員出身了。於是吏員上進無門，自甘暴棄，就是舉貢也決不願就職、他們惟一的目標，是考進士，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後自有合理的發展，考不中，他們準備三年以後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紙堆中。浪費精力，埋沒人才，科舉制遂成爲大害。隆慶年間，高拱提議，明初舉人爲名臣者甚衆，以後偏重進士，輕視舉人，積弊日甚，請求自今以後，惟論政績，不論出身。這是一個有見地的提議，但是沒有實行。隆慶四年，吏科給事中賈三近上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鬆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 因行激勸。」明史卷二二七賈三近傳賈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實際上這個計畫沒有實現。這兩件事，居正都在大學士任內看到，現在自己當國，更積極地要想實現，但是卽在居正任內，並沒有顯著的效果，居正身後，當然更談不到。科舉的制度，永遠成爲整頓吏治的障礙。

隆慶六年六月以後，內閣祇有居正和呂調陽兩人，到現在三年了。萬曆三年八月，居正疏請增加閣員。御批，「卿等推擧是任的來看。」居正推薦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及馬自强、申時行二人入閣。御批「張

四維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因此四維在內閣中，名爲居正底同僚，其實祇是居正底屬員。首輔底權力，無形中又提高一層。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他是楊博底同鄉，王崇古底外甥，和居正也有相當的關係。這是一個有辦法，能忍耐，而且捨得化錢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許多意外的方便。隆慶年間，是一個盛談邊務的時期，四維當然很清楚，以後俺答封貢事起，朝議未定，奔走關說，主張封貢的便是四維，因此深得高拱底器重。高拱、準備引進四維入閣，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間衝突。其後四維也因爲言官彈劾，乞假家居。但他和當道要人，還是不斷地連絡。隆慶六年，高拱失敗，這是四維潛伏的時期了，但是因爲王崇古底關係，不久他和居正又發生聯繫。四維知道政治中樞，還有馮保和慈聖太后，於是他再連絡馮保和李太后底父親，武清伯李偉。萬曆二年，四維入京，以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侍郎，三年八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做官的欲望，當然滿足了。至於爭權，四維很清楚，在居正當國的時候，談不到爭權。呂調陽入閣三年了，除在內閣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慶典，照例進宮蒙賞以外，還有什麼？四維知道自己祇是「隨元輔辦事」。這是聖旨，也不妨說是一個條件。大學士固然名爲大學士，其實祇是居正底一根尾巴。在這一點，居正和四維成立一種默契。但是居正沒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華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呂調陽，也許可以遵守這個默契，並不感覺痛苦；才華的人如張四維，便完全兩樣了。他遵守這個默契，但是心裏卻充滿怨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祇能做尾巴。他底恭謹，祇能增加他底仇視。這便成爲居正身後，四維極力報復底張本。萬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

他底長子敬修自殺，在他底血書後面寫着：「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四維別號）今張家事（敬修自指）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到了這時，敬修纔知道四維是自己一家底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祇覺得四維是一個恭謹的同僚。

萬曆三年，在江浙海外，發生一次小規模的國際戰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時代。經過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劉顯這一羣人戡定以後，大局稍爲安靜，但是小股的倭寇，還是不斷地擾亂，隆慶年間，廣東羣盜之亂，也有倭寇參加的踪跡。本來中國和日本，是兩個不易相處的鄰國：一個大陸國家，一個島國，在民族心理上便有種種的不同。大陸國家底趨勢，是向陸上發展，但是島國憑仗地勢的優越，和航海術的發達，隨時有向大陸進攻的可能。所以島國底海軍一經發展以後，大陸國家便感受威脅，而且在一切戰爭中，因爲地勢的關係，時常採取守勢，種下失敗的因素。這是中國和日本相處的情勢。居正也曾說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 倭奴自元以來，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沒於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侵侮之漸，有自來也。（文集十一雜著）

居正看到日本底禍害，但是居正認識當時中國底敵人，還是北方的韃靼，所以在「北邊第一」的口號下面，對於倭寇，談不到根本解決，祇能對於沿海督撫，尤其蘇浙閩廣諸省，加以不斷的戒飭。他底計畫

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隨時和倭寇在海面決戰。萬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帶了。應天巡撫宋儀望調兵船和他開戰，打了一個勝仗，居正一邊奏請加官，一邊致書獎勵，同時警戒浙江巡撫謝鵬舉。他說：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偉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哉！慰甚。彼前鋒既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書牘七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姦。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折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之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沈毅有遠慮，賊不足患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同卷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萬曆三年，居正決心整頓驛遞，這也是居正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從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幹線都有驛站，驛站是當時的惟一交通制度。驛站有主管官吏，有馬，有驢，有夫役；水驛有紅船，有水夫：都很完備。馬驢從那裏來？馬驢來自民間；船隻從那裏來？船隻也來自民間。馬驢底草料，船隻底裝備，莫不來自民間。民間還要按糧出夫，馬夫水夫當然也來自民間，自備工食，三年一輪，周而復始。除開馬夫水夫以外，各驛還有館戶，專爲過往人等，治造飯食，不許片刻稽留：當然館戶也是來自民間，自備工食。最初的時候，夫役還享到免糧的特權，從嘉靖二十七年議准以

後，連這一點特權也取銷，於是夫役不僅沒有權利，祇有義務，而且還要供給馬驢紅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備。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實際成爲國家底奴役，他們底地位，甚至落到現在的烏拉娃子以下。

對於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這不能不算一種虐政，但是國家如此龐大，爲維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見，在交通工具尚未發達以前，驛站制度，縱是需要合理的調整，不是沒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這個制度底運用。太祖時代，關於使用驛站的規定，非常嚴密，非有軍國大事，沒有使用的權利，卽是公侯駙馬都督奉命出差的時候，也祇許隨帶從人一名。所以驛站制度雖然存在，人民還不感覺重大的痛苦。有一次，吉安侯陸仲亨從陝西回京，擅行使用驛站車馬，給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責道：

「中原兵燹以後，百姓開始復業，買馬出丁，非常艱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樣，民間賣兒鬻女，也供給不起啊！」

太祖時代究竟是老遠的過去了。以後的條例，便逐日地寬大！太祖時代，給驛條例祇有六條：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擴充到五十一條。五十一條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現代稱爲護照。勘合分爲五等：溫，良，恭，儉，讓。北京的勘合由兵部發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撫和巡按發出。塡發的機關，總算還有相當的限制；但是在塡發的時候，便來一個寬大的作風！兵部可以塡發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塡發勘合送人。領用勘合的人，沒有繳還的限期，一張勘合，成爲終身的護照；而且自己不用，還可轉贈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塡。寬大之外，還有寬大！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眞是民不聊生。領用勘合的官員，大都既不溫良，也不恭儉，更談不到讓；勘合底五個號碼，祇成爲刻骨的諷刺。官員到了驛站以後，百般需索。他們要桿

食，要柴炭，要酒席，要蔬菜，要夫，要馬。有時在拉到夫馬以後，人民也可按照道路遠近，講明價值，經過一番磋商，索性繳納銀兩，放走了事。於是官員們在沿站滋擾以外，連帶也成爲擄人勒贖的强盜。這一點，官員們久已視爲他們應有的特權。在寬大的政體之下，沒有人敢於侵犯他們底特權，以至引起自身底不利。

直到萬曆三年，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畫：

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係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係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

撫按司府各衙門所屬官員，不許託故遠行參謁，經擾驛遞；違者撫案參究。

有驛州縣，過往使客，該驛供送應得廩糧蔬菜，州縣止送油燭柴炭，不許重送下程紙劄，如有借此科斂者，聽撫按官參究。

凡經過官員有勘合者，夫馬中火，止令驛遞應付，有司不許擅派里甲。其州縣司府官朝覲給由入京，除本官額編門皂，量行帶用外，不許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長行夫馬，及因而計路遠近，折乾入己。

凡官員經由地方，係京職方面以上者，雖無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護出境，仍許住宿公館，量給薪水燭炭，不許辦送下程心紅紙劄，及折席折幣禮物。

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陞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萬曆本明會典卷一四八

這年又規定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給內勘合；其中仍須回京者，回京之日繳還勘合；無須回京者，卽將該項勘合，繳所到省分撫按衙門，年終一併繳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撫按衙門給外勘合，至京以後，一併繳部，其中有須回省者，另由兵部於回省之日換給內勘合。

居正底規定，較之太祖時代的給驛條例，已經太寬，但是從太祖到神宗，這二百年間，整個的時代變了，一切祇能做到「去泰去甚」。就是這樣的規定，也還有成爲具文的危險。嘉靖隆慶年間，都曾有過類似的規定，其後祇成一張廢紙！但是居正手中有的是考成法，他用六科控制撫按，用內閣控制六科，章程條例都要切實執行，不容成爲具文，這是考成法底作用。

對於萬曆三年整頓驛遞的心情，居正自己說過：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敎，謂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書牘九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

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日寡。天啓聖明，雖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敎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强戮凶，剔姦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姦宄賊良民耳。（書牘十二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驛遞條例既經整頓，以後便是執行的事了。居正認定這是一件致理安民的大業，所以始終沒有放鬆。執行底時候，當然從自己做起。兒子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僕人背着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調理，保定巡撫張鹵發出勘合，居正隨卽繳還，並附去一封：

亡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卽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食逆旅，蓋上之約己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卽亡弟歸，亦皆厚給募貲，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悃，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卽煩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覲官遺牌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書牘十二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惟有始終不懈，從自己做起，纔算得「綜覈名實」，這是居正給我們的教訓。

在整頓驛遞底當中，一切都從大官做起。外勘合由撫按衙門發出，所以便先行整頓撫按。甘肅巡撫侯東萊底兒子擅行馳驛，言官提出彈劾了。甘肅雖然不是最吃緊的地方，但是究在北邊。而且東萊是一個應付韃靼號稱得力的邊臣。居正確實感到一點困難，但是不能因為一個巡撫底原故，破壞國家底定法。沒奈何，把東萊底兒子應得的官廕革去了，以後再慢慢地設法補救。保定巡撫張鹵奉到居正底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幹線底要點，祇得實行稽查。他發現違反規定的，一共十幾人，一齊都奏報上去。這一次太嚴重了，居正祇得稍行容忍，先把太僕寺和太原府的官員處分一下。他和張鹵說：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遺牌馳驛者，即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姑為隱涵，後若再犯，即違官題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為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敢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頓損，故願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為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境，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勘者，則不在此例矣。（書牘十二答順天張巡撫）

這一次的處分，有一點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書兵部和都察院，聲明並非本人有意違例，因為山西巡撫派人護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驛站車馬。責任落到山西巡撫身上。居正當然犯不着因為這個問

題，動搖邊疆大臣，所以祇得去信加以嚴重的詰誡：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據揭併參，不穀喩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旣不施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尙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未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强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諒。（同卷答山西徐巡撫）

整頓驛遞，當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感棘手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祇得吩咐他們底領袖去設法。（見書牘十二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尙賢。大聖底後人，因此更應爲世表率，偏偏尙賢忘去這一點。每年衍聖公自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不堪。山東布政據實直告居正。居正說：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踰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爲持法之公也。（書牘十二答藩伯徐中臺）

這是萬曆八年的事。次年，衍聖公家庭發生風波，尙賢底庶母郭氏攻訐尙賢，朝廷派員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東巡撫何起鳴把衍聖公每年入朝底故事，重行商定。居正說：

中間處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朝貢，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朝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商定底結果，衍聖公入朝定爲三年一次。這樣一來，對於衍聖公底走私夾帶，當然不免發生稍許的不便，但是交通幹線附近的居民，卻減少了不少的驚惶。

萬曆三年，發生了水利問題；這一年舊事重提，再行發動疏鑿泇河和膠萊河，這兩件事，居正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本來明朝的水利問題，集中在黃河，這不是因爲明朝人對於水利有特別的興趣，而是因爲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不能不着重漕運；着重漕運，便不能不着重黃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個的國防形勝，也着重在北邊，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運四百萬石，成爲國家底生命線。隆慶六年，居正曾和漕運總督王宗沐說過：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十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書牘四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萬曆元年，四百萬石又安穩地北上，居正又說：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

語及今歲漕事，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上深以爲然。（書牘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次年，漕運還是如期北上，居正說起：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可以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書牘六答河漕王敬所）

居正方作國儲充實以後的計畫，就在這一年，黃河在邳州決口，淮河也決口。萬曆三年，黃河又在碭山決口，黃水不斷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運，直灌長江，淮揚一帶因此發生極大的恐慌。但是當局底注意還是集中運道。這時從宿遷到韓莊的運河還沒有，從淮安到宿遷，再從宿遷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明朝人稱爲「借黃爲運」，在借黃爲運的情形下面，黃河底通塞，和漕運有關，也就和國防有關。明朝人治河有幾條牢不可破的原則。第一，黃河到開封以後，不許向北，因爲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線的漕運便發生問題。第二，黃河到徐州以後，不許向南，因爲向南便影響明朝鳳泗一帶的祖墓。第三，即使在這個範圍以內，也不許輕易改道，因爲改道便會發生淺灘，必然妨礙糧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線。在這幾個原則之下，明人對於洪水橫流，挾沙俱下的黃河，祇有夾岸築隄以防黃水底潰決。他們築隄的技術非常發達，單就隄岸的名稱，便有遙隄、縷隄、月隄，格隄底不同。但是最後總有橫潰的一日。黃河屢次決口，河水流入運河，復在高郵決口。事態嚴重極了，種種的主張都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決。

居正祇有給河道總督傅希摯去信。萬曆二年，他說：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潰，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書牘六與河道傅后川

希摯底復信來了，居正覺到游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遙隄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同上答傅后川議河道

最後希摯決定請求重開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嶧縣，一出費縣，稱爲東西二泇河。隆慶四年，翁大立總理河道的時候，就提議開泇河，他主張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貫東西泇河，下合沂水，過宿遷駱馬湖，再入黃河。在隆慶萬曆年間，稱爲新水道，其實就是現在韓莊宿遷間的運河水道。這一個計畫，明史稱爲「引泗合沂」，當然不是專指泇河本身。大立底計畫沒有實現，希摯重行提出。萬曆三年二月，希摯疏稱：「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以資河爲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他提出工程計畫，最後說，「若捐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黃河無慮潰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

河可無慮，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有省，尙有餘抵也。故臣以爲開泇河便。」奏疏上去以後，發戶工二部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請求召集廷臣會議。居正認定會議祇是虛文，一面奏派于趙和希摯會勘，一面再給希摯去信：

>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愼，期在萬全無害可也。（書牘七答河道總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誤題）

于趙勘後，認定要開泇河，勢必經過良城，良城伏石實勘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戶部又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爲急，開泇爲緩。」居正準備承肩「艱大之任」，但是戶工二部都不贊同，希摯底態度，又不堅決，事情祇得擱下。萬曆三年六月，奉旨：

> 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議與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罷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議稱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時，詎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泇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卽可以兼漕，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

萬曆三年開泇河的計畫失敗了。直到萬曆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曾時聘底手裏，纔能完成。每年三月，糧船由泇河北上，秋天以後，空船仍由黃河南下，泇河黃河，成爲徐州宿遷間往還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沒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祇是一個大計畫底失敗。三年六月的上諭，充滿焦急和憤恨，我們不難想象是誰底手筆。

開泇河的計畫失敗了，四百萬石的漕糧，重行寄託給全無把握的黃河。國家底運命　眞是非常地渺茫，居正方在躊躇着。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右侍郎徐栻上疏請開膠萊河。這兩位都是居正底同年，尤其是劉應節，在他任薊遼總督的時候，居正曾經和他有過不少的磋商。應節山東濰縣人，對於膠萊一帶的情形，更應當熟習。居正記得隆慶五年，自己曾經反對膠萊新河的計畫，曾經慮到水泉難濟，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黃河屢次決口，泇河計畫不成，除試探膠萊新河以外，他沒有其他的辦法，而且經過幾年以來的開源節流，在經費方面，他有相當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覆勘，派徐栻前往山東開濬，會同山東巡撫李世達辦理，一面再囑世達極力協助。他對應節、徐栻、世達等說起：

>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徇國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徐栻）肯身任之，尤爲難得，今卽以屬之。漸菴（李世達）亦曾有疏云，開泇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與，大事可就也。（書牘七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按題銜誤）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與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淸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言，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同卷答河道徐鳳竹按題銜誤）

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己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卽納莞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同卷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萬曆三年，膠萊新河底開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諭：「這膠萊河議，卽經行勘，俱爲浮議所

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此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拏來重處。」在這道上諭後面，我們看到居正具了最大的決心。居正對於運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劉應節、徐栻應當明白，再加以李世達底贊同，他認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礙，集合一切力量，為國家開闢新水道，替四百萬石漕糧找一條完全的交通線。

但是這一次又是一個嚴重的失敗。山東方面，一則惟恐運河改道，對於西部的繁榮，發生影響；二則眼見開鑿新河，東部的勞役，非常煩重：山東的輿論動搖了，山東巡撫李世達也動搖了，連帶徐栻也起了動搖。居正立刻去信：

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宜以未定之議，嘗試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顧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為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黏滯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憚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圖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上，以謝昔建議之為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同卷答河道徐鳳竹按題衡潁）

這是萬曆三年冬間的事。四年正月，徐栻奏稱估計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費該銀九十餘萬。在國家歲出歲入，都在三百萬上下的時候，這不能不算一個不小的數字。居正認定這是徐栻「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這時劉應節已改戎政尙書，二月間，再着應節暫解營務，赴山東會同徐栻開河。事情似乎有了辦法，但是應節到了山東以後，和徐栻發生重大的異議。同樣一條膠萊新河，應節主張通海，徐栻主張引泉，關於水源方面，有了絕對不同的主張。但是在分水嶺方面，勢必動工開鑿，這是應節和徐栻都不能不應付的問題。山東巡按御史商爲正奉命挑驗。據他底結論，「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經費方面，困難極大。應節主張通海，但是海水一來，海沙連帶也來，因此應節主張建閘障沙。山東巡撫李世達認爲海沙和海水同來；他說，「竊以謂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啓則又安從障也。」全河長二百七十里，據應節所計，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這是說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據世達所計，除大風迅烈，海潮狂湧的時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應節底估計，便有很大的距離。當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達論及泉水，以爲「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值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設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來，泉水不敷用，水源發生問題，那麼二百餘萬金，還不是等於白費？

但是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膠萊新河原是爲着海運提出的動議，本來的計畫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膠萊新河入渤海灣。所以必須淮安以下的運河沒有問題，纔談到這個計畫底實現。但是萬曆三四年間，運

河沿岸高郵寶應一帶，正是問題底中心。商爲正說：「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難通，亦不能越而飛渡。」李世達說：「今當維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他們也許有一些成見，但是他們底邏輯，不容人不重加考慮。居正沒有辦法，祇有交工部集議。工部尙書郭朝賓覆稱「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萬曆四年六月，罷膠萊新河，這是居正在漕運方面第二次的失敗。以後他底注意，便集中到運河和黃河。

居正底兩次失敗，本來不是意外。他自己沒有治河的經驗，而且平生沒有經過這一帶，他憑什麼可以構成正確的判斷呢？他有堅強的意志，他能充分地運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沒有找到得力的幹才以前，意志和力量祇能加强他底失敗，所以在無法進行的時候，他便毅然地承認失敗，這正是他底偉大。最可惜的，萬曆二年工部尙書朱衡致仕，失去一個有經驗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夠和他和衷共濟，也許可以減少一部分的失敗。萬曆三年，工科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認定河北山東一帶都可興水利，供軍實。但是在交給工部尙書郭朝賓查復以後，朝賓祇說「水田勞民，請俟異日」，打銷了一個最有價值的提議。假如居正能夠給貞明一些應得的注意，再推動政治力量，作爲他底後盾，也許可以根本解決北方底糧食問題。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萬曆三年遼東大捷，遼東巡撫張學顏還沒有奏報的時候，巡按御史劉臺底捷奏先到北京。從程序上說，這是一種手續的錯誤。然而不僅是錯誤，這是越權。巡按既可越權，巡撫便可卸責，對於封疆大事，當然發生不良的影響。從「綜覈名實」底立場看來，這是一個不能容許的錯誤。因此居正擬旨嚴加申斥。居正記得就在這一年，三邊總督石茂華，曾因御史督戰太急，魯莽進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敗。自己還曾去信詰誡過：「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於羣議也。」（書牘七答陝西督撫石毅庵）居正認定邊疆督撫，不應受御史底牽掣。

劉臺也有劉臺底看法。遼東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張學顏是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變，形成監察權高於一切的狀態。地方長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以及鎮守衝要的總兵官：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後來添了巡按以及巡撫和總督。巡按督撫雖然各有疆域，但是他們祇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們底官階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們底節制，這是監察底權威。劉臺看到同是代表監察權的中央官，為什麼一個可以調度軍隊，一個連報捷都不可呢？所以他底捷奏還是發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撫究竟不同。英宗正統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這樣的規定，「總兵鎮守官

受朝廷委任以防姦禦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所以巡按不得過問軍事，曾有明文的規定。遼東巡撫底全銜是「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因此調度軍隊，正是巡撫底職權。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據。明代巡撫和巡按底職權最容易混淆，居正對於這一點，時時感覺到有糾正的必要。萬曆九年他說過：

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置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塗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書牘十三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居正認爲封疆大吏，不應受到牽掣，在法制有成規，在事理有根據，不能不認爲正確。假如我們想到萬曆四十七年，楊鎬經略遼東，因爲受到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紅旗督戰的迫壓，以致倉皇進兵，造成遼東空前大敗的事實，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居正底主張。

劉臺經過這一次嚴旨申斥，充滿怨憤，就在萬曆四年正月上疏彈劾居正。這是居正當國以來所受的第一次打擊，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擊。原疏如次：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

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尙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敎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賄狼藉，及驟列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所援引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月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無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令撫按考成章

奏，每具二册，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仰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

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劉臺底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開國二百餘年，從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慶五年所取的進士，竟對自己提出彈劾，還是一個異常的刺激。三四年來，當國的苦辛，劉臺不一定明白，但是劉臺既請皇上抑損相權，自己以後怎樣辦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劉臺所提出的幾點，不一定是對的，然而也不一定全無根據。是劉臺底誣衊呢，還是他底不能體諒？自己底門生，一手提拔的人，還不能體諒，以後又怎樣辦事？自己是大臣，當然談不到和劉臺辨駁，他和神宗說：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劉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彼時臣僅請旨戒飭，劉臺已經憤憤不已。後來御史傅應禎妄言下獄，請旨窮詰黨與，當時並不知道劉臺和傅應禎同鄉親近，從中主持，因此劉臺妄自驚疑，全不顧忌，對臣洩恨。二百年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謝劉臺。」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淚簌簌地直下，祇有自己扶他起來，和他說：

「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請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爲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鑒，彼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爲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

皇上底恩意很顯然了，但是居正還是感覺到辦事底困難，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讀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皇上聖學，尚未大成；諸凡嘉禮，

尚未克舉；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盡其萬一也，臣豈敢以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卽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今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爲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卽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睊睊之讒日譸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於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羣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于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神宗隨卽再下聖旨：

　　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動搖，已遣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卽出視事，勉終先帝顧託，勿復再辭。

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還不放心，再差司禮監太監孫隆前往慰留，並降手諭：

諭元輔：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共鑒知。獨此畜物，爲黨喪心，狂發悖言，動搖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爲重，即出輔理。朕實惓惓佇望。特賜燒割一分，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愼勿再辭。

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沒有再辭的理由，他祇有重行出來輔理國事。居正對於政治，有自己底理想和抱負；政權是貫徹這個理想和抱負的工具，他決不輕易放棄政權。在他認定神宗對於自己的信任，不但沒有動搖，而且更加堅定的時候，他慨然地說：

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豈必於人之盡知。況臣區區之愚，既特爭於昭鑒，則諸嘲咻之口，誠無足爲重輕，謹當仰體聖懷，益殫赤悃，冰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社稷是圖，何髮膚之敢惜。（奏疏四謝恩疏）

政權在自己手中，居正準備繼續貫徹自己底主張。「你們諒解也好，不諒解也好，我底行爲，自然有我底標準，」他想。

神宗說起對於劉臺，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劉臺這廝，讒言亂政，着打一百充軍，擬票來行。」擬旨是內閣底職務，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難。居正具疏論救，其結果劉臺免去廷杖，祇得「除名爲民」的處分。這一點，當時頗有人認爲是居正底寬宏。但是居正卻堅決地否認，他說：

古之聖賢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橈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

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橈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嘉隆以來，議論滋多，國事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剸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雖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書牘八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階書，（書牘十五上師相徐存齋十九）答胡邦奇書；（書牘八答廉憲胡公邦奇）他說：「顓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上存齋）他又說：「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

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經過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對於自己，充滿了自信，他認定惟有自己，纔能擔當國家底大任。因此從居正看來：攻擊居正，便是攻擊國家；摧毀居正，便是摧毀國家。這是必然的邏輯。居正說：「其出處去就，所繫豈淺淺哉？」自信力底擴大，已經到達驚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當國十年的政局，和萬曆十年以後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居正見地底正確。

居正對於劉臺的怨憤，眞是深刻萬分。救止廷杖的事，祇是政治手腕的運用。他不願意給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劉臺倖免廷杖底處分。萬曆八年，張學顏爲戶部尙書，揭發劉臺在遼東受賄的事實，再經過遼東巡按于應昌，江西巡撫王宗載底澈查，劉臺終於得到流戍潯州的處分。嫌疑底陰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說：「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寃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答胡邦奇）話雖說得澹泊，但是事實上居正不是一個澹泊的人。孔子說過：「以直報怨。」什麼是「以直報怨」呢？禮記表記又記孔子之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直」祇是應得的價值，因此「以怨報怨」和「以直報怨」，適成爲同義的語句。也許居正認爲劉臺祇得到他應得的價值罷！從近代的政治慣例看來，不能不算是一件可以惋惜的事。

劉臺攻擊居正底貪汚，不是沒有根據的誣衊。居正當國以後，曾說，「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卻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書牘五答司馬王繼津）又說，「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卽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

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居正對於自己底生活，不算沒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爲居正對於政權的熱中，我們更可想象他對於貨利的冷淡。在言論自由的時期，一旦貪汚有據，經人指摘，往往不但成爲終身的玷辱，而且會引起政權的動搖。這是一個熱中政權的人所不願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氣，已經瀰漫了，腐化的勢力，侵蝕一切，籠罩一切，何況一個全權在握的首輔，更易成爲腐化勢力底對象。北京祇是居正底寓所，他底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潔身自好，但是居正有僕役，有同族，有兒子，有弟弟，還有父親。腐化的勢力，在北京找不到對象，便會找到江陵。居正也許還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親嗎？尤其張文明那一副放蕩不羈的形態，更不會給一個十幾年不曾見面的兒子以說話的機會。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爲不必或是不應的事實，在當時祇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儘管認爲習慣，但是一經指摘以後，立刻又成爲貪汚。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着物質底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視底指摘。這是政治生活底創傷。隆慶六年，湖廣巡撫巡按提議爲居正建坊。大學士建坊，在明代祇是一個尋常的事，但是建坊底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廣民衆身上。居正極力辭免，他說：「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詛祝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們便準備照工料折價，送給張家，這可算是異想天開，不過居正並不覺得離奇，他祇說：

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繫鮮爲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

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眞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瀆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誚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書牘四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我們不能認居正爲「穿窬之徒」，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堅決的拒絕。他祇是不要建坊，不要折價，而希望以建坊之費，准作廢府納價。在運用的方面，縱使不同，但是接受祇是接受，還不是同樣的民膏？廢府卽遼王府，隆慶二年遼王憲㸅被廢以後，張家據爲己有，直到隆慶六年，纔想起納價的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稱「居正攘以爲第」，指此。居正曾孫張同奎對於此事的否認（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上六部稟帖）祇是沒有根據的說話，其後明史根據同奎底言論，重行刪訂，便上了一次大當。

建坊不僅是建坊，坊價送到張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築工人，由錦衣衞軍士包辦。這個原是明代的敝風，但是在這一點，似乎居正也不覺得離奇。他說：

新搆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賦歛，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逐年賜費，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　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纍

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廈不爲安也。書牘五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這是萬曆元年的事。這一座第宅底規模，着實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擬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陸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垂念，給與頻蕃，既乖本圖，復益罪過，赧怍之衷，口不能悉。」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第宅之中，有堂有樓，神宗賜名爲純忠堂捧日樓，又頒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御前銀一千兩。奏疏三謝堂樓額名並賜金疏大字一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聯曰正氣萬世休光百年見王世貞首輔傳卷七 這次建坊建第底計畫，發動的是湖廣巡撫汪道昆，書牘四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完成的是繼任巡撫趙賢，即汝泉 恰恰做到「官於楚者必慕爲之」的地步。「給與頻蕃」，適成爲「營私第以開賄門」的注脚。以後萬曆六年，有人提議替張家刱山勝；書牘十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刱山勝事 萬曆八年，提議建三詔亭；書牘十二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萬曆九年，提議重行建坊表宅，書牘十三答鄖陽巡撫楊本庵 而且一切動工進行，都不待居正底同意。所以無論居正是否默認，這一個賄門，在他當國的時期，永遠沒有關上。

賄門當然不僅在此。荊州江濱的沙灘出水，荊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攛掇張家出來報領。居正自己說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飢寒，老親高年，子弟駑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書牘六與荊南道府二公 居正底話沒有說錯，但是廣地積財底事，仍是不斷地進行。居正身後，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沒產，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傳 恰恰證實居正積產底成績。

最直接的辦法，是把賄賂一直送到江陵張家。居正書牘裏，屢次提到。書牘六答總憲劉紫山書牘七答劉虹川總憲書牘九答向臺長答四川總兵[illegible] 最闊綽的是兩廣的長官。萬曆七年，居正曾說：「自不穀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卻兩廣諸公之

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大致古來兩廣一帶，腐化的空氣，特別濃厚，所以岑參看到朋友往廣東做官，仔細吩咐他，「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淸貧。」送張子尉南海 明朝的腐化空氣，本來很盛，最盛的還是廣東，見答劉凝齋書 吏治底腐化，當然影響到人民底生活，和地方底治安。兩廣羣盜特盛，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在賄賂底進行中，也有幾次特別的趣事。一位知縣底賄賂送來，居正拒絕了，知縣認爲嫌少，便設法加添，經不起再來一次拒絕，他索性借上一條玉帶，一併獻上。居正復信說：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已，愈至愈厚，豈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書牘七答傅諫議

這僅是小小的諧謔，還不嚴重。最離奇的是一位鄖陽巡撫。他在解任以後，到處活動，聲名已經不佳，偏偏又活動到居正門上來了。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樣提出呢？他祇有開一次頑笑，說道已經給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爲空氣不利，祇有極力避嫌，不敢起用。說過以後，居正更重重地教訓一頓：

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濯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而又委之於私家，賂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

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閫門養重，靜以竢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厚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於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絕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書牘七答劉虹川總憲）

這次居正底地位眞是尷尬，所以祇有痛快地數責。所謂「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也許是指送到江陵張文明底手裏，但是這祇是懸想，沒有證明。

文明是一個放浪不覊的人，居正當國以後，當然增加文明底威風。萬曆初年御史李頤前往廣西，路過江陵，看見文明氣燄太大了，和他頂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他底御史。居正不是不曉得文明底放恣。他說過：「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鑠鄉里，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在「子爲父隱」的社會中，居正祇能這樣說，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經顯然。參與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兒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萬曆二年，居正說過：「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書牘六答總憲廖春泉）這裏透露族中底情態。至於僕役底橫肆，在書牘中看到的更不祇一處。

從這許多方面看來，劉臺所稱「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又稱居正「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是明代的風氣。在腐化的空氣中，居正曾經和兩廣總督劉堯誨談起：

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同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飭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壅也，雖殆茶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冥頑弗率，重繩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人是畢竟不免受環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氣中，或卽生在這個空氣之中，而沒有那樣的父親，也許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會有更大的成績。

居正當國以來，整頓財政，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他整頓的時候，追比田賦積欠，每年帶徵三成。納稅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當然認為負擔太重。萬曆三年，居正底門生，御史傅應禎疏稱「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促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嘆，上徹於天。」這是一種議論。在應禎上疏的時候，居正當然有許多不快，但是到了萬曆四年，他知道財政方面，已經穩定，同時他也看清賦稅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月居正疏稱：

至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幷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計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旱，廣東惠

湖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概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頃賴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紓，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勑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漕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奏疏五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疏中所稱，除豁免積欠以外，還有漕糧改折的事。糧是實物底徵收，因爲北京通州一帶存糧已足，所以居正提議在漕糧定額太重和災荒的地方，折價收銀，減輕人民底痛苦，同時也增加銀兩的存儲。這一年積糧

足支七八年，積銀四百餘萬，（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國家財政，遂造成不可動搖的基礎。

萬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當的成績。當時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總督，一位是漕運總督。漕督本來是管漕糧的，但是水道發生問題，漕船便無從北上，所以對於黃河和運河水利，都不容不過問。二月間漕運總督吳桂芳疏稱：

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汊港，歲久湮塞，入海止恃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寶，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為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

雲梯關是當時黃河入海的海口，老黃河、草灣都在附近，是黃河屢次決口底所在。桂芳主張多開黃河入海之道，黃水去了，淮水隨同出海，高郵寶應的水患，便可減輕。多開海口，不是整理黃河的根本大計，但是在當時淮揚一帶民生痛苦的時候，不能不算救時的方法。居正沒有治河的經驗，但是他有治河的決心。在他看到吳桂芳底奏疏的時候，他決定發動整個的力量，做桂芳底後盾。他說：

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敎，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力圖之。（書牘八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得到居正支撐以後，桂芳便開始做疏濬草灣的工作。這時議論來了，大家惟恐草灣一開，對於漕運發生問題。居正再給桂芳一度支持，他說：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為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書牘八答河道吳公桂芳按題銜誤）

在疏濬黃河入海水道的當中，桂芳曾經有一個大膽的提議，他認為要救上游的水災，惟有犧牲安東縣城，（今漣水縣）他請求交工部議復，疏中說道：

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匯圍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趨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又不得不然耶？創始為作事所難，獨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議。

工部尚書郭朝賓復奏：「委一垂陷之安東，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聽。」上諭立即俞允。（明神宗實錄云「報曰可」明史河渠志書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者誤）居正對於國家大事，祇有果斷，沒有推諉；祇有全力的推進，沒有兩可的游移。在這個情形之下，桂芳當然可以放手辦事。萬曆四年七月，草灣功成；八月工部覆奏。上諭賞吳桂芳銀幣，居正去信說：

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繄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人存政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俟元圭既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同卷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按題銜誤）

草灣功成以後，桂芳便進行修築高郵湖堤的工作。但是在工作進行的當中，淮水沖下來了，興化泰州一帶，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說：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微聞興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汎地，多屬河道衙門，然今欲爲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即疏聞，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乂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於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桂芳提議挽淮入河，牽涉到河道總督傅希摯身上來了。居正再給希摯去信：「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亦宜各陳，以俟宸斷，不宜默默而已。國之大事，不妨公議。事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書牘九答河漕傅居川按題銜誤）這是萬曆五年的事。但是希摯和桂芳底主張，絕對不能融洽，到萬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斷然的處置，這是後話。關於淮水底問題，自從至元二十年，黃河改道以來，黃河奪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黃河水落的時候，黃淮並流，一切沒有妨礙；但是到了黃河水盛的時候，淮水被逼，倒灌運河，再加以高郵寶應諸湖底激盪，遂成淮揚一帶的大禍。因此在萬曆五年便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主張挽淮入河，吳桂芳便是其中的一個。萬曆六年潘季馴總理河漕，徹底貫徹這個主張。一派如給事中湯聘尹等，主張縱淮入江，他們要黃淮分背而行，黃河不

再妨礙淮河，淮揚地方，便有相當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這個不失爲一種有力的主張，但是黃淮兩條水道，中間不能沒有運河。假如沒有運河，四百萬漕糧，怎樣北上？假如保留運河，即使築堤設閘，如何能使黃河在洪水期不至倒灌入運，重新破壞淮河底水道？居正與有些茫然了。他聽了淮揚京官底主張，也認爲縱淮入江，是一個方法。他立刻告給桂芳，但是他還是說：「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承以備採擇。」（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按題銜誤）桂芳當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黃河洪水已退，淮水歸流，便據實見告，根本打銷縱淮入江之議。居正取消自己底動議，祇提出治水底苦心。他說：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歎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導江之說，無煩再議。（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居正底負責和虛心，在這一次裏，完全表現出來。他不是水利專家，但是他能任用專家，並且發動政治的力量，做專家底後盾。因爲不是專家，所以他底主張，不一定正確，但是在他發現錯誤以後，他立刻修正，這正是他底優點。關於黃淮水利的事，萬曆六年，潘季馴提出他底定律。他說：「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到季馴手裏，理論方面有了根據，事業方面也有了成績，這纔不愧爲水利專家，而任用季馴的，也是居正。

萬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滿，奉旨加特進左柱國，陞太傅，支伯爵俸。一切當然祇是循例的恩

轉，但是居正四賜恩命，中間還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詔：

諭元輔：先生親受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見奏疏五考滿謝手勅加恩疏）

最後居正還是堅決地辭卻，他說：

緣臣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聖恩，欲加隆廕，臣具疏辭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己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踰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克盡，微志獲伸等因，已荷聖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綸奬，風勵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於聖鑒，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恩，踰格之賞，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而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爲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瀝血陳誠，必望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即通侯之爵未爲榮，萬鍾之樂不爲富矣。臣屢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奏疏五三辭恩命疏）

經過這樣地懇切陳辭，神宗准予辭免太傅及伯爵俸，其餘特囑接受。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聯想到諸葛亮與李嚴書。諸葛亮底大志，是輔佐後主，討平曹魏，在大功沒有完成的時候，李嚴論爲諸葛亮宜受九

錫，封王。諸葛亮和他說道：「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三國志李嚴傳注 居正底屢辭恩命，也許不是模仿諸葛亮，但是也許竟是模仿。他們同樣地輔佐幼主，同樣地有絕大的抱負。在抱負沒有實現以前，他們同樣地拒絕過分的恩賜。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諸葛亮，畢竟他找到一個絕好的榜樣。正因為自己力辭厚賞，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進。在這一點，更發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為宣府巡撫吳兌請求恩賜部屬，和他說起：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囑本兵為之區處。但有功必敍，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幷竭，于國家豈無尺寸效？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廕，獨守舊官，每一蒙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為，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為諸君處者，自見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為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書牘七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在萬曆四年五年的中間，國家大事須提及者尚有邊防和條編。

實際講，到了這個時候，邊防底局勢已經大定。韃靼首領俺答已經歸順了，因此北方減少一個最大的威脅。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沒有些少的侵擾，但是對於小小的出入，居正祇是抱定耐煩的宗旨。他認為即在

本國，不時還有盜賊突發，對於韃靼武士底小騷擾，他有時竟是置之不問，不過大棒還在手中，他準備隨時出擊，因此宣大北邊，永遠得到安寧。一切的勝着，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總督方逢時說：

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為之動搖，譬之低棊，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書牘八與總督方金湖以彈論處置邊事）

但是儘管勝算在握，他對於俺答還是主張待之以誠。爲什麼待之以誠？因爲俺答已經不是明朝底敵人，所以居正主張開誠布公。山西的窮民，逃到韃靼去了。山西巡撫崔鏞和居正說，要向俺答討回；他還豫備萬一俺答拒絕送回的時候，種種的對策。居正祇和他說：「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家，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樣派人向俺答討回；他要通事對俺答說：「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說：

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鮮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詆我矣。（書牘八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居正對於俺答，完全是一邊開誠，一邊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濟的形態下面，俺答和明朝，永遠立在和平的地位。至於他對整個韃靼的形勢，還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時說：「大約虜情，只要泛之，無令得

合而已。」（書牘八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萬曆四年，俺答和察罕鬧反了，居正便說：「近聞虜酋與察罕，搆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總之韃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對於中國的依賴便愈加深刻。這是這一個時期中居正對外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他甚至吩咐沿邊督撫，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發生戰禍的時候，給他假道的便宜。（見書牘九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居正感到棘手的，還是遼東。這方面的土蠻和中國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隨時可以聯絡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韃靼可以併成大幫，進擊遼東的時候，薊鎮和遼東，因為三衛所隔，始終不能呵成一氣，這是地形上的劣勢。因此萬曆四五年間，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遼東。他在隆慶初年注重薊鎮；隆慶中年注重宣大，現在注重遼東，一切都是時局底結果。在注意到遼東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遼東總兵李成梁，都成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學顏說：

>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留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分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喻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奬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書牘八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按題衡諛）

居正對於韃靼的政策，有利誘，也有威脅。在鬭爭的狀態中，中國人有的是大將和邊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威脅。中國有的是韃靼日常生活必須的物資，在和平的狀態下，可以互市；韃靼以賸餘的馬匹，換取必須的物資，博得絕大的利益；這是利誘。俺答和河套韃靼在這個狀態中屈服了。但是遼東邊外的土蠻採取一種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們也要開市，但是不肯屈服。他們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憑他們底武力，壓迫中國開市。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為什麼要開源節流，練兵籌餉呢？居正不但準備抵抗，而且準備隨時出擊。這是他對付土蠻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來。不過他對於武人，儘管重視，祇是親如子弟。和思宗以後那種尊如父兄的態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時代，便談不上指揮；當一國底武人，不聽指揮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走上亡國的路線。

居正對付土蠻的主張，在萬曆五年上半年他給張學顏的信裏可以看到：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甚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或

其渝盟，必自此始，是威喪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鉤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吾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沖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虞，宜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概。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書牘九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萬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變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以陳瓚爲左都御史；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致仕，以馬自強爲禮部尚書，刑部尚書王之誥致仕，以王崇古爲刑部尚書。老成凋謝，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底地位，已經穩定，這些變更，對於政局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但是萬曆五年，卻發生一件與兵部有關的變更。四月兵部尚書譚綸死了，改刑部尚書王崇古爲兵部尚書，以戎政尚書劉應節爲刑部尚書。譚綸是一位聲名卓著的督撫，調任兵部尚書以後，因爲居正負的責任太多了，似乎沒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這一死，引起一點小小的波瀾。自從明代注意邊防，着重薊遼和宣大方面以後，薊遼和宣大隱隱成爲兩個系統底對立。這個決然不會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長閥薩閥那樣嚴重，而且相差的程度，

還是非常之遺，但是隱隱約約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這個當然不是國家之福，眼光銳利的政治家，便應當立即把這個影子沖淡。薊遼出身的譚綸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時更調薊遼順天巡撫王一鶚爲宣府巡撫，起用致仕的陳道基爲順天巡撫。居正給一鶚說：

宣薊脣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竊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啓之。去歲徵閱視君（指閱視大臣部光先見書牘八）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閫，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陳其概。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今大事，皆僕面奉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即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書牘九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自從隆慶二年，譚綸戚繼光二人改調薊遼以後，他們成爲北方的重鎮。居正始終對於薊鎮極力維護，所以假如薊遼成爲一個系統，那麼這個系統底後面，便有居正底影子。居正生前，對於一切攻擊繼光的人，都提出嚴正的論駁，因此居正身後，對於居正繼光不滿的人，甚至看作兩人相結，「意欲何爲，莫非要造

反？」（見書牘十二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懋修注）當然這是妄說。居正底心理，祇是爲的國家。然而他對於繼光的愛護，委實有些使人嫉妒。萬曆四年郜光先巡邊，繼光又託譚綸提出總理和閱視大臣見面的禮節問題，居正一邊吩咐光先，一邊和繼光說：

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爲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郜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書牘八答總兵戚南塘）

這一個短簡後面，流露無限的好意：「親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說過。郜光先去了以後，對於數年以來，薊鎭沒有邊功這一點提出了，他也說到南兵調北，沒有存在的理由。也許他不能認識居正當日的用心，所以有這一番議論。居正祇有和他說：

大抵薊鎭之勢，與他鎭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鎭，切近陵寢，故在他鎭，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鎭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衞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鎭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尙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者以爲虛費而無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衞邊兵，或與本鎭地方抽換。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同卷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伐）

當時主持議論的人，已經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們祇覺得在太平的時期，北方的軍隊同樣能擺邊，那

麼要南兵做什麼？議論多了，連居正也無法遏止，他甚至說：「人嘗笑南兵無用，徒靡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腐亦寢謀。」書牘九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但是當時的人，卻忘去在繼光初到薊鎮的時候，北方的兵士，不守軍令，後來看到在大雨如注的當中，浙兵三千，從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動也沒有動，這纔知道軍令底嚴肅。薊鎮底安定，一切都從訓練着手，這三千南兵，便是當時的模範軍。時代推演得異快，這已是將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無用，認爲薊鎮不能打仗，得空的時候，大家還得到薊門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紹幾個山人去拜訪戚總理。凡是京城來的人，戚總理祇得竭誠招待，有吃有喝，甚至還要陪着做一兩首詩，提倡風雅；臨到告別的時候，當然再是一大筆程儀。有什麼辦法呢？繼光祇有敷衍他們。

苦心維持繼光的，祇有居正。在薊遼和宣大這兩個系統對立的時候，居正甚至特別維護宣大。藉此減輕一般人對於薊遼的嫉視。宣大的督撫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萬曆五年，林下的陳道基起用爲順天巡撫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夢龍調任薊遼總督，萬曆九年，宣大總督吳兌調任薊遼總督。這是爲的什麼？居正曾經指出好事者「每言薊中之任，當取編兵所欲者而用之。」祇有這樣，纔能免去無味的議論，纔算是眞眞愛護戚繼光。一切都是爲的國家。在大衆指摘繼光的時候。居正說：「若舉全鎭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這是居正底見地。

萬曆四年，居正開始推動一條編法。爲用語便利起見，有時也稱爲條編法。研究賦稅的人，常時談到

條編，認爲這是明代賦稅方法底改進。在大體上，這句話是不錯的，其實還有稍許的不同。賦稅是賦稅，條編法祇是徭役方法底改進。明代認定人民有替國家服役的義務。這項義務分爲兩種。一種是力差，這是當眞爲國家做事。府州縣有銀庫，看守銀庫的稱爲庫丁；各驛有廩給庫，看守的也稱爲庫丁：也許有人認爲這是好差使，但是銀有銀耗，糧食也有糧耗，一切的虧折，都責成庫丁包賠，便成爲最大的苦差。庫丁總算在社會上保持相當的身分，還有人充當。其餘看門的有門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捉盜賊的有弓兵：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祇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鄉間的老農，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於是被雇的人不時下鄉，向老農們討索工食，雇員壓迫雇主，成爲老農的禍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還有銀差。州縣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衆身上；要養馬，馬草馬豆也派在民衆身上。儒學是教官和廩增附生講學的場所，他們吃的是國家的廩米，但是齋夫膳夫這些差使，也派在民衆身上。當然這不是直接要民衆做事，祇是要民衆出錢，所以稱爲銀差。州縣官是替國家辦事的，儒學的教諭，訓導，和這一批廩增附生們是研究聖經賢傳的，但是他們第一還得先替自己辦事，建築私經濟底基礎。誰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員們審查和編制銀差的時候，各人都得儘先挑選殷實而沒有勢力的富戶，替本衙門辦差。被官員瞧得起的民衆，實際成爲官員手下的肥羊大豬，聽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員們，其實祇是穿靴戴帽的強盜，審查編制，祇是盜魁們請財神的手續。這是所謂銀差。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劉光濟差役疏

力差銀差成爲民衆極大的痛苦，於是國家推行均徭法。各縣把民衆分爲十甲，每年由一甲承當本縣一切的徭役。在理論上這是最公平的了，從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復始，輪流當差，還有什麼不平的？但是

在審編的時候，這十甲民衆底經濟能力，未必能够編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時常變動：經濟能力和經濟負擔，不能支配得當，便成爲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內，各戶底經濟能力不同，社會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擔負的方面，更發生種種的歧視。還有一點，在不當差的九年中，民衆因爲不受政治的壓迫，樂得生活稍爲優裕一點，當然談不上積蓄；但是到了當差這一年，一切的苦難都來了，官員底壓迫，廩增附底壓迫，地痞底壓迫，都落到民衆頭上，這一年便是他們典妻鬻子，傾家蕩產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齊造成最大的人禍。

隆慶初年，江西巡撫劉光濟上差役疏，歷指均徭之弊六點：

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徭輕，少則派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此必勢豪夤緣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數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此患在不均，此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剩利歸於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人情皆安於目前，既不能積十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蕩產者相比也。

在這個情形之下，纔提到改革。第一個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龐尙鵬。他主張把往年編某爲某役的辦

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無糧者，編爲下戶；有丁有糧者，編爲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者，編爲上戶。在這個計劃下面，一縣差役，完全由州縣官募人充當。力差按照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按照交納之費，略加銀耗，一縣的總數決定以後，按照丁糧比例，完全派到丁糧裏面，酌同完納。這就是一條編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鵬在浙江曾經推行過這個辦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撫任內，也奏請推行條編，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慶初年，由繼任江西巡撫劉光濟再行奏請，隆慶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萬曆本明會典卷二十）是年十月，龐尚鵬爲福建巡撫，奏請推行一條編法。（明紀卷三十九）所以條編法底推行，是從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開始的。

條編當然有條編底利弊。隆慶元年戶部尚書葛守禮便曾經揭出「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守禮是當時有名的大臣，他底議論，當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他祇看到條編底陰影。從大體方面講，條編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徐希明曾經說起：「丁糧差重者派銀亦重，差輕者派銀亦輕，輕重均派於衆，未嘗獨利獨累於一人，雖善於規避者無所用其計，巧於營爲者無所施其術。」（平賦役序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因此條編底推行，固然由於官吏底提倡，同時也出於人民底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廣茶陵推行條編以後，攸縣人民便要求推行條編，正是一個實例。不過我們應當記得，條編於小民有利，便不免損害許多人既得的權利。希明不曾說過嗎？「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而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里遞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希明親眼看到隆慶，萬曆間的情形，這是他底結論。

居正不是條編底發明者，對於條編底推行，他不會感到發明家底那種母愛的熱忱。而且實行條編，甚

至對於居正，也許祇是一種損害。他是當時的首輔，卽使不實行，誰能把力差銀差派到首輔家中嗎？徭役派入丁糧，祇增加居正私人底負擔。假如居正爲自己謀利益，或是爲自己底階級謀利益，他便應當反對條編。從近代的政治理論講，也許這不是錯誤罷。但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是爲人民謀利益，爲國家謀利益，所以萬曆四年，居正推行條編，當然有他底理論根據。

龐尙鵬、劉光濟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條編了，居正底計畫，要把牠推行到全國。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祇是慢慢地推行，從容地解釋，他一步一步地前進，不像安石那樣的急迫。讓我重說一遍罷，居正不是理論家，他祇是一個現實的大臣。

萬曆四年，居正先把條編推行到湖廣。他和湖廣巡按說起：

>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書牘八答楚按院向明臺）

果然有人提到條編底不便，他們甚至說條編便於士大夫而不便於小民。怎麼辯論呢？居正祇有由他：居正說：

>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不便者，有極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

以惚下厚民者乎？公旣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於天下事，則不敢有一豪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書牘九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這是萬曆五年的事。經過一年底推行，居正對於條編，更加感到興趣。萬曆五年，他不再說「法貴因地」祇是說：「條編之法，近旨已諄諄，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書牘九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以後經過幾年的推行，到萬曆九年正月，再用詔旨通行全國，一條編法，遂成爲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個兒子，敬修、嗣修、懋修、簡修、允修、靜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這三個，居正對於他們盼望更切。懋修底天資最好，居正曾和他說：「汝少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居正看到當時有才學的人，便羅致給兒子們做朋友，他認爲祇有這樣，纔可以敦促他們上進。第一個羅致的是沈懋學，後來萬曆五年丁丑科進士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底作者湯顯祖，不料顯祖卻拒絕了，居正死後萬曆十一年癸未，顯祖纔成進士。敬修是萬曆元年癸酉科舉人，次年甲戌科會試下第。據說居正因此大爲生氣，甲戌科不選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底結果。萬曆四年丙子科鄉試，懋修失敗，（見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丑科會試，祇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試。這次敬修依舊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爲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對於居正，當然是一種快慰。他在這一年和王之誥說起：「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踰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illegible]庶幾所敢望也。」（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大致他對於敬修、懋修的希望，還很熱切；

對於第四子簡修，便冷淡了。以後簡修由武職出身，所以居正在給之誥信上又說：「簡兒叨授一職，遺歸完娶。」信上又提及他底父母，和繼配王夫人，這時都在江陵。居正曾說「門巷闃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眞有些僧舍底意味。

嗣修登第，畢竟是一件不厭衆望的事。明代輔臣在位的時候，兒子會試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楊廷和當國，其子楊愼以會試第一人及第，舉情翕服以外，其餘沒有一次不發生許多的非議。尤其在居正當國十年之中，萬曆五年會試，嗣修第二人及第，萬曆八年會試，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時及第：兄弟三人先後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責難。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輔臣王錫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式，當時的風波又來了，大家指摘錫爵，錫爵恨極，次年會試，不許王衡就試，直到錫爵去位多年以後，萬曆二十九年會試，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這纔證實王衡底才學，同時也表明錫爵底坦白。自此以後，輔臣當國的時候，其子不應會試，成爲科擧制度底故事。

這裏的是非，本來一言難盡。明代的制度，對於大臣底兒子，有文蔭或武蔭。在大臣建功或是幾年任滿以後，照例可以蔭子。文蔭從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起，以後補尙寶司丞，尙寶司卿，這算是一條路。武蔭從錦衣衞百戶千戶起，以後補指揮同知，指揮僉事，這也是一條路。這兩條是怎樣的路呢？大學士底兒子不能補大學士，尙書底兒子不能補尙書。由蔭生陞到大學士尙書的，沒有看見一個。明朝一代，父子大學士惟有陳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底大學士，是從鄉試會試掙扎出來的，並不靠以勤底庇蔭。惟有鄉試會試纔是出身底大路，蔭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件障礙。這是居正始終逼促敬修、嗣修、懋修

由鄉試會試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經說過：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第，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爲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蔭，爲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廕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仕，爲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是居正隨時的雜錄，其中所載的事實，有年月可稽者，最後爲萬曆七年賜廣寒殿鎮殿金錢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論世家子弟應舉一節，正爲嗣修等諸人登第而作。居正西陵何氏族譜序（文集八）曾言「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現在他說「喬木世臣」，顯然是仕宦已遂之後的言論。居正對於國家是大臣，對於嗣修等是父親。是大臣便應當爲國家求人才，是父親便祇能爲兒子謀出路。也許在嗣修等幾次會試的時候，他把父子底關係看得太重一點罷。但是我們眼前看到許多民主國家，當國的人物正在不斷地替兒子爭取地位，那麼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犢之情，我們不妨認爲這祇是人類共有的

弱點。

萬曆五年五月，總督兩廣軍務右僉都御史凌雲翼討平羅旁猺，在南方又平定一度內亂。羅旁在德慶底南面，東西數百里，都是猺山。憲宗成化年間，韓雍經略兩廣的時候，曾經討平一部分，但是後來猺人不斷動亂，成爲兩廣間的禍患。殷正茂提督兩廣軍務，又提議討伐羅旁。萬曆三年，正茂去職，雲翼繼任，於是這個責任，落到雲翼身上。萬曆四年，居正去信說：

> 羅盤漲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宜使之跳梁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書牘八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雲翼到任以後，從容布置，廣西總兵李錫，廣東總兵張元勳底軍隊都調齊了，萬曆五年進攻，不久就打一個勝仗，居正再去一信說到：

>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擒斬俘獲，又當稱是，即有伏逸，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書牘九答兩廣凌洋山）

這年五月，大功告成，雲翼在這次戰功裏，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確實是一個大役。雲翼上疏，主張開闢州縣，招徠農墾，經過一度遲疑以後，居正接受這個建議。他說：

>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王崇古（兵部尚書）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彼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

民，願受廛著籍，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是以知再議之爲迂繆也。佇俟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方隣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償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附，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同卷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這是廣東羅定州（本爲瀧水縣萬曆五年升爲羅定州今羅定縣）底來歷。羅定州新開二縣，東爲東安縣，（今雲浮縣）西爲西寧縣。（今鬱南縣）從此廣州，高州，肇慶，梧州四府交界的蠻荒，又添了中國文化的新壤。

萬曆五年五月宮內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慈慶慈寧兩宮，著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這祇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底住所，談不到駁回，但是居正認爲這是不急之務，立刻拒絕。在神宗尚在沖齡的時候，實際的政權，在皇太后手裏，然而居正顧不得，他認定大臣有大臣底身分。居正疏稱：

臣等再三商搉，未敢卽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制有未備，

敝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皇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聖諭之及，已即請旨修建矣。今查慈慶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偕閱視，伏覩其巍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謂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爲言，已奉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興此役，是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廷之過擧，滋臣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兩宮聖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爲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聲，祝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敝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嚴，無任悚慄之至。（奏疏五請停止內工疏）

這一個奏疏上去，文書官隨即口傳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聖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對於居正，到了言聽計從的時候，居正認定自己底責任，所以不得不說。萬曆五年，整個的國家財政，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居正認識國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經費，在有餘的時候，還要計劃怎樣輕徭薄賦，使百姓們得到實在的利益。他捨不得把銖積寸累的資財，浪費在瓊樓玉宇上面。他知道這次修理兩宮，是皇太后底意思，但是爲了國家着想，他決定在皇太后面前挺一下。

萬曆二年，穆宗實錄修完，神宗加恩居正，廕一子做中書舍人，居正兩疏辭免。萬曆五年，世宗實錄

修完，神宗因爲居正是實錄館總裁，再行加恩，吩咐內閣擬勅，居正把加恩同官的勅書擬定奏上，但是沒有提到自己。神宗隨即着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

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卻怎的不擬這勅？着令改擬了繳行。

還一次居正在覆疏裏，痛切地把自己底心境說清。他說：

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聖明，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託，渥恩殊錫，豈獨本朝所無，求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僝，無能樹植鴻鉅，以答殊眷，惟於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閒劇，凡力所能爲，分所當爲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臣，文武祿廕，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任滿，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請而後已。豈敢異衆爲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觖望，若執左券而責報于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爲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鉛供奉之役，即明膺恩澤之私，則平日所以勸勉者，皆屬矯僞，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

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眞吐肺腸，辭理俱竭，藉惟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仰聖慈，俯覽愚衷，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勅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進，伏乞聖裁施行。（奏疏五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經過這樣地剴切陳辭，神宗祇有俞允。

這一年神宗十五歲。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這一年，已經替他定下王偉底女兒，準備舉行婚禮。中國的舊俗，婚禮便得選擇吉日，皇帝底事，自有欽天監負責。據欽天監推測，十二月大利，又說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餘皆有礙。宮內文書官傳達皇太后聖旨，一切交給居正決定。居正又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要在萬曆五年十二月舉行婚禮，新郎祇有十五歲，新娘祇有十四歲，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間停頓一年，未免太遲，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這兩個時期底中間，欽天監又認爲月份不利。這便怎樣呢？但是居正卻輕易地解決了。他奏明皇太后，因爲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歲成婚，所以應當是十六歲；他說他也知道要等待萬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遲；因此他認爲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遲不早，最爲妥帖。欽天監不是說月份不利麼？居正說：「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即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皇上爲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請擇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祇要

太后作主。隨後文書官口傳太后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個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間，慈聖太后底難題來了。太后派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今歲大喜，命內閣擬旨暫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審，現在正是判罪執行的時期，眼看又要因為太后這一點婦人之仁，停頓下來。一切都和居正底主張根本背謬了。居正認為元末之亂，完全因為寬縱羣盜，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說，「天下之事以為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書牘六與操江宋陽山）他認為「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萬曆五年，有人和他說起孔子底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季康子愁到盜賊太多的時候，孔子不曾這樣說過嗎？居正反駁道：

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致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于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

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袞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書牘九答憲長周松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現在的難題來了，慈聖太后固然要「暫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綱維」，怎麼辦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說：

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凶，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洩，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凶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大臣詳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姦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

之變，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遽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摘其情罪尤重者，處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奏疏五論決重囚疏）

這個奏疏上去以後，文書官口傳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行刑。」居正認定「殺以止殺」；惟有嚴厲執行法律，民生纔可以安定，國家纔得到保障。也許有人以為太殘酷了，但是我們要記清在十六世紀，這是一種進步的理論。在那個世紀裏，英吉利瀕海的樹林裏，有不少的屍骸，祇因為生前曾經盜竊一隻羔羊，正在經年歷月地，高懸樹上，受着風濤底盪漾。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經看到父親一面。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從一個平凡的翰林院編修，成爲當國的首輔，文明也從一個平凡的府學生，成爲首輔底父親。在北京的掌握政權，在江陵的掌握利權。誰能說文明底不是呢？遼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純忠堂捧日樓都蓋好了，沙洲來了，劉總兵送來的銀子，也從瞿塘三峽下來了。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說過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一位七十歲的府學生想起。其餘的，還有許多許多數不淸的事件。七十歲的人，應當休息一下，但是這一家的事，交給誰呢？不錯，還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居正也談起要迎養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擱不下江陵底山水，擱不下自己底姬妾，擱不下一切的家事。

萬曆三年神宗忽然問起左右的人來：「張先生底父母還在嗎？」

「先生底父母已經七十幾歲了」，大家說，「還是好好的。」

神宗高興得很，吩咐準備賞賜，一面親筆寫信給居正：

「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盞七件，綵衣紗六疋，乃奉聖母恩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齎之。」

大致是萬曆五年夏間，文明病了，有時連走路都困難，居正準備請假省親，偏偏神宗大婚的問題來

了，後來婚期決定在萬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暫時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後再行回去。他在給王之誥的信上提起：「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勵履倘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謹擬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乞身二字不可信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作擬俟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語較翔實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爲歲，奈何？」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

文明這一年七十四歲，疾病纏綿，敬修文忠公行實言不謂一日晨出登王榮樓蒙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與居正答王西石書不合　終於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那時從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難，九月二十五日，居正纔得到訃聞。內閣同僚呂調陽張四維奏明神宗，神宗頒賜御筆給居正說：

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懽妥，今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見奏疏六聞憂謝降諭宣慰疏

神宗賜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兩宮皇太后也是照樣賜唁　二十八日禮部奉聖旨，文明「著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身後郵典，一切從厚。

但是重大的問題來了。明代內外官吏人等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親父母底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復。英宗正統七年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爲民；十二年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丁憂」指父親喪二十七個月中，必須辭職的事；期滿而後，

照舊做官，稱爲「起復」。在二十七個月中，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辭職，稱爲「奪情」。奪情之舉，平常很少見，但是在軍隊中，尤其是在接戰的時候，原談不到「丁憂」，這一類的事，古人稱爲「墨絰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在宗法社會裏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師長；主持教化的師長，在教忠教孝的社會裏，自己先行履行對於亡父亡母的義務，不能不算是一種合理的行爲。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題請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隨卽奉到聖旨：

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卽往諭著，不必具辭。（見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訃，這道不許守制的上諭，也在九月發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間之事，沒有回旋的餘地。本來居正奪情的事情太嚴重了，居正身後，經過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這個很長的階段，一般人因爲後來神宗對於居正的反感，無從追求正確的結論；等到神宗死後，討論可以自由的時候，奪情底經過已經成爲長遠的過去，時日不淸楚了，事實不淸楚了，僞造的根據，曲解的現實，到處作祟。於是奪情的是非，遂成爲一個謎。

據說第一個主張奪情的是戶部侍郎李幼孜，馮保主張奪情，居正也有意奪情，因此造成奪情的局勢。其實幼孜第一個提出這個呼聲，祇提出時代底要求，而造成這個時代要求的，卻是居正本人。

自從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來，這五年三個月的時間，整個的國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有了把握，太倉粟支十年，太僕寺積金四百餘萬；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雖然沒有屈服，但是不斷地遭

敗，解除了東北方的威脅；內閣裏面，安靜到沒有一點波浪，更是嘉靖隆慶以來沒有的現象；這一切是誰底大功？居正去了，這個局面，交付那一個？徐階七十五歲了，高拱更和馮保結下生死大仇，都談不到回朝，在野的還有那一個幹練的大臣？呂調陽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他自己沒有大的抱負；張四維也許還有些才氣，但是資歷太差，而且也沒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給誰？ 居正固然有三個主人， 但是慈聖太后和馮保，都說不到自己掌握政權，明代根本沒有太后臨朝和宦官執政（王振汪直劉瑾以及後來之魏忠賢皆未直接掌握政權）的前例； 至于神宗，這時纔十五歲，慈聖太后還把他當小孩看待呢，更說不到自己負責。一切的形勢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這一個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學士丁憂起復，不是沒有故事的。成祖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起復。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隨即起復。四年八月楊溥丁憂，隨即起復。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憂，九月起復。憲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賢丁憂，五月起復。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惟有李賢是首輔，而李賢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太平的時代，成化二年，憲宗已經二十一歲，即使李賢丁憂，也還和現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這一切，慈聖太后、神宗、馮保，連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許守制的上諭下來了，居正再行上疏請求，自稱「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但是語氣並不十分堅定，他甚至說：

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託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即頃者聞憂之

日，兩宮聖母為臣惻惻，聖心感動，為臣悽惋，慰弔之使，絡繹道途，賻贈之賚，充溢箧笥，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懇篤，勉喻之諄切，尚有溢於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逖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微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為；不幸而相值，雖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況奉聖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無疑地，居正是在考慮應否守制的問題了。十月初二日奉聖旨：

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屬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見上）

奉旨以後，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復奉聖旨：

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為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

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見奏疏六再乞守制疏）

神宗甚至和呂調陽、張四維說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請求，已經成爲過局，居正祇得再從旁面提出，他說：

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將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眞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尙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將謂臣父旣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同卷三乞守制疏）

神宗底聖旨又下了，他說：

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著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見前）

這道聖旨，由內閣傳下，神宗再命司禮監太監何進帶去親筆諭旨：

諭元輔：朕以幼沖，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當，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有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見同卷謝降諭慰留疏）

這時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都上疏，請留居正了。吏部尚書張瀚奉上諭慰留居正，連忙和左侍郎何維柏商議。

「丁憂守制，」維柏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遷就不得的。」

張瀚底宗旨決定了，索性給他一個不理。吏部司官們和尚書說，請他覆奏，張瀚祇是一昧地裝糊塗。他說：

「大學士奔喪，應當加恩；這是禮部底事，和吏部有什麼相干！」

皇帝奪情的詔書屢次下來了，官員們正在紛紛請留居正，張瀚祇是撫着胸膛歎息，他認爲綱紀已盡，禮教掃地，對於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諭，始終置之不理。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上疏彈劾張瀚、何維柏，其結果張瀚勒令致仕，維柏罰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奪情的局勢既成，居正沒有回旋的餘地，祇他有承認了。他說：

凡朝士大夫，見臣聞者，無不惻切歎頤，皆以大義責臣，謂父恩不可以不顧，君命不可以輕違。

既以身任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連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託，與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爲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隨侍講讀。（同審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他提出五個條件，（一）所有應支俸薪，概行辭免；（二）所有祭祀吉禮，概不敢與；（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紅袍玉帶爲吉服故言青衣角帶）（四）章奏具銜，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來京。條件提出以後，奉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見前疏）

居正奪情之事，雖然是局勢造成的，但是造成這個局勢的，何嘗不是居正？張瀚勸令致仕的時候，居正還沒有承認在閣辦事，但是他已經推薦王國光繼任吏部尚書了。他和國光說：「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帝心，故疏上卽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爲用舍也。」（書牘九答太宰王疏庵）在苫凷昏迷的當中，居正何嘗有一日忘去政權？居正稱道伊尹，（文集十一雜著）也許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點，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熱中政權的一個解釋。

從居正十九年沒有看見文明一面的事實看來，父子之間的感情，委實已經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間，無論在志趣上，在事業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場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離，在父子之間，造成最大的隔閡。居正當然知道丁憂祇是二十七個月的請假，在這個時間以後，隨時可以起復。但是起復祇是

一個理論。徐階致仕了，陳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來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再看到北京的城闕。政權正和年光一樣，是不輕易回轉的。居正自從二十三歲舉進士以後，經過三十一年的政治奮鬥，纔取得現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戀呢？

明朝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把座位，從內閣的右邊遷到左邊，翰林院後輩和內閣僚屬都穿紅袍到內閣道賀。這一次他們穿紅袍到內閣來了，大家向次輔呂調陽道賀。調陽是一個老實人，他雖然沒有把座位移到左邊，但是居然接受大衆底道賀。一切增加居正底恚忿。他認識自己還沒有去位，人情已經變了，將來當眞去位，那還了得！夏言、嚴嵩對於當日的政權，都曾經支付血腥的代價；以後徐階、高拱，也都經過最大的危險。現在會不會需要自己償還這一筆血債！

留戀，畏懼，這兩種強烈的情緒，佔有居正底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他捨不得當時的國家。在自己當國的五年三個月中間，整個的明朝，已經從困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爲富強的國家；自己去位以後，會不會重行回到困頓中去？這一切，祇爲了一個十九年不曾見面的父親，代價未免太大了。居正覺得李幼孜底話句還在自己耳朶裏響着：

「皇帝沖齡，天下不可一日無相公，相公怎樣忍得回去守制呀！」

這樣他纔決定辭俸守制的辦法。萬曆八年他在奏疏中說過：

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

起復，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奏疏九辭考滿加恩疏

居正辭俸守制，但是神宗沒有讓他枵腹從公的道理，所以萬曆五年十月傳旨：

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卓，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見奏疏六謝內府供給疏

居正曾和順天巡撫陳道基談起當日的心境：

晤晛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考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書牘九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辭俸守制」是居正發見的名辭，但是一般人目光中，祇看到他不奔喪，不守制，怙權貪位。居正曾經談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這句話更引起他們底反感。論語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那一個不曾讀過？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喪更行縮短的時候，孔子生了大氣，論語裏還記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子底邏輯，認定小孩在出身以後的三年中，全靠父母底保護，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後，應當守制三年，報

答父母底恩愛。現在居正照舊入閣辦事，還說什麼守制，照舊賜酒賜飯，還說什麼辭俸？一切祇是名辭底簸弄，還談什麼聖賢道理？最可恨的是負着言論責任的御史給事中，現在不但不曾彈劾，反而陳請慰留，甘心成爲權門底鷹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看見彗星，從西南方直射東北，蒼白的色采，像一道幾丈長的白虹，從尾星箕星，越過牽牛，一直掃射到織女星。這眞是一個很大的變異。不錯，荀子曾經說過：「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但是荀子底話，一般人不一定讀過，他們看到的祇是這個非常的大變。彗星出見以後，神宗下詔修省。修省是一種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當然也可以請上修省。第一個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他說：

居正父子異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

中行隆慶五年進士，是居正底門生，上疏以後，進謁老師，連同底稿也遞上了。

「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問道，「已經奏上了嗎？」

「沒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師提起的，」中行說。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個門生，隆慶五年進士，現任翰林院檢討趙用賢上疏：

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忍敗之一日！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痛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恐竊懼士氣之日靡，國事之日淆也。

用賢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了。中行、用賢上疏請令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艾穆、思孝則請令居正回籍守制。他們說：

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腼顏就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親，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懼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墮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

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給事中請留居正的奏疏來了，南京御史給事中請留的奏疏來了，南京尚書潘晟也上疏請留了，偏偏居正底門生和刑部兩個屬官上疏請令奔喪，甚至請令守制。這是為的甚麼？是反動的勢力，還是另外有什麼陰謀？居正正在痛恨和憤慨。外邊的風聲愈來愈緊張了。從嚴嵩時代起，凡是攻擊輔臣的，常得廷杖的處分，高拱時代不是也準備廷杖言官嗎？一切都在人們底記憶中。居正在七七以內，本來沒有入閣辦事，他在出處方面，原有周旋的餘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給居正滿意。杖，杖，杖，惟有廷杖纔是滿足居正的辦法。然而廷杖是怎樣一種處分呢？受刑未畢，隨即死在廷中的故事，大家也還記得。血腥又盪漾起來！

禮部尚書馬自強營護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幃裏面。自強極力為中行等解釋，他說這一羣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氣盛，冒昧無知，但是他們祇是為的國家，並不是有意攻擊首輔；他說皇上盛怒之下，惟有居正上疏，為他們營救，纔可免去一場大禍。自強真有些黯然了。

「居喪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請馬尚書原諒罷，」居正匍匐着回答。

翰林院的官員們一齊上疏救援了。侍講趙志皋、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都具名，但是這一次上疏，祇是石沉大海，一點影響也沒有。眼看吳中行等四個都要受刑了。他們焦急的了不得。新科狀元沈懋學想起居正底兒子嗣修，他寫信給嗣修，請他和居正說情，一連去了三

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說。懋學慍急了，他知道李幼滋和居正接近，幼滋不是提倡講學的嗎？和他談一些綱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學又去信了。幼滋底答復祇是這幾句：「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請求守制，現在簡直是有意不奔喪，從被動成爲主動，甚至認爲聖賢中道。幼滋這一番言論，更引起一般人底不滿。

廷杖底執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約齊十幾位翰林院同僚，拜訪居正。居正託辭不見，眼看又成僵局。錫爵急了，一直奔到喪闈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爲吳中行等辯護，他請居正申救。

「聖怒太嚴重了，說不得，」居正說。

「卽是聖怒嚴重，」錫爵侃侃地說，「也是完全爲的相公。」

居正伏着叩頭道，「大衆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許我走，我有什麼辦法？就要有一柄刀子，讓我把自己殺了吧！」見王世貞首輔傳卷七。又，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云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明史稿張居正傳云：居正至引刀作自剄狀，以脅之。明史王錫爵傳，言居正遽入不顧。今按世貞與錫爵往還甚密，言較可信，其餘則傳聞之辭也。

錫爵駭然地退出了。就這樣決定吳中行等受杖的命運。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賢各杖六十，杖畢，拖出長安門，再用門板擡出北京。中行已經氣絕，幸虧中書舍人秦柱率領醫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幾十塊。用賢是一個胖子，總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來的腐肉有手掌大，後來他底妻索性把這塊肉風乾，留給子孫，作爲傳家的教訓。在他們兩人遞出北京的時候，日講官右庶子許文穆送給中行一隻玉杯，上面鐫着幾行字：

「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賢所得的是一隻犀角杯，上面也有幾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寧辭碎首？貴潔在中，爲君子壽。」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慘了。廷杖八十以後，手足加了鐐梏，收監三日，再受到充軍的處分，艾穆遣戍涼州，思孝遣戍神電衛。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沒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鄉。居正痛切地說：「從前嚴分宜（嚴嵩分宜人）當國的時候，沒有同鄉對他攻擊，如今我比不上嚴分宜了。」他回想到門生和同鄉都向自己攻擊，真有些感慨繫之。

氣量寬宏的大臣，遇到這個局面，用不到憤激，更談不上廷杖，爭是非本來是很平常的，爲什麼要流血呢？但是明朝的政局，本來不是一個心平氣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個氣量寬宏的大臣。他總以爲這樣便可以壓抑當時的輿論，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滿地，氣息僅屬的形態，祇激起了一位志士底憤慨。這是萬曆五年新科進士，觀政刑部的鄒元標，後來熹宗天啓年間一個有名的大臣。元標看到廷杖以後，隨即上疏：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罪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棲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

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再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兩天以後，元標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天啓年間，元標爲左都御史，一次在進侍經筵的時候，跌倒下去。熹宗連忙派內官去慰問，大學士朱國祚說道：「元標在先朝，因爲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猶艱。」四十餘年的事了，這一次的廷杖，留下不滅的遺跡。元標後來也曾說過：「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祇要風裁卓絕，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那能和少年一樣地輕動？」大致他對於萬曆五年的建言，感覺到一點懊悔。萬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廕謚號，直至天啓年間，纔能追復官職，那一次卻完全得力於元標底建議。

在這兩次廷杖中間，福建巡撫龐尚鵬有書到居正，爲諸人營救；南京操江御史張岳上疏請令居正奔喪。西南方的彗星，還是直射到東北，蒼白色的光芒，造成萬曆五年十月間的恐怖。羣臣都感覺不安，謠言好比沒有根蒂的柳絮一樣，正向四圍激蕩。有的甚至說居正預備造反，繪形躁奇到不成樣子。神宗底上諭又下了：

朕承天明命，爲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輔張居正，受皇考顧命，輔

朕幼沖，攄忠宣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朕體其至情，厚加恩卹，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常人紀，君臣爲大，元輔既受皇考付託，義不得復顧其私，爲朕倚任，義不得恝然自遂。朕爲社稷至計，懇切勉留，羣臣都當助朕留賢，纔是同心爲國。叵耐羣姦小人，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爲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爲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茲已薄示處分，用儆姦回，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姦懷邪，欺君無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見奏疏六乞恢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這一道鎮壓的上諭，果然奏效，不僅謠諑漸漸下來，連羣臣進言，也因此稍息。誰願意「乃借綱常之說，肆爲擠排之計」呢？居正隨後疏稱：

今言者已詆臣爲不孝矣，斥臣爲貪位矣，詈臣爲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爲恥也。夫聖賢之學，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懼，獨恐因是而益傷皇上之心，大虧國體之重，鑿混沌未萌之竅，爲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爲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稱遵諭暫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縷之愚。伏願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慰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揮羣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受辱，毋致有傷聖心。仍乞鑒臣初請，俟大

禮既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羣喙自息矣。（同上）

居正疏中雖請神宗恢宏聖度，但是居正底度量，委實無待恢宏。假如他認識吳中行等祇是「迂儒拘攣之見」，那麽爲什麽不能救解於事後？爲什麽認爲上疏救解，祇是欺世盜名之事？居正祇是心地窄隘，談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雖然不入閣辦事，但是對於國事，始終不曾放手，內閣的公文，一直送到孝闈批閱，十月過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滿，聖諭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這一天，文書官孫斌宣召居正到平臺入見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聖恩，賜弔賜賻，」居正叩頭以後，面奏道，「又遣官治葬，郵典殊常。臣於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恩，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盡了，」神宗說，「朕爲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始終，纔是大忠大孝。」

居正底眼淚落下了，他說：「伏奉皇上前後諭旨，委曲懇切，臣愚敢不仰體？又昔承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爲國，不能曲徇人情，以致叢集怨讎，久妨賢路。今日若得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

「先生精忠爲國的心，」神宗說，「天地祖宗知道，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羣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懷。」

殿上沈默了半晌，神宗又繼續地說：「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奏疏六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居正叩頭謝恩。神宗加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酒飯一桌；同時再着文書官孫斌送居正到閣。張文明這一死，經過幾度的波折，終於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靑衣角帶，仍回內閣辦事。

在奪情起復的中間，還有一件意外的故事。寧國府生員吳仕期聽說首輔不奔喪，認爲這是人心世道底大變。也許是一種好名的衝動，也許祇是衷心的刺激，他決定上疏諫止。事情還沒有做，太平府同知龍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給操江御史胡檟，胡檟再轉告居正。恰在此時，南方流傳海瑞劾張居正疏。海瑞自從隆慶四年罷官，久已回到瓊山，祇因在應天巡撫任內，聲名太大，所以這篇惝恍離奇的奏疏，居然流傳一時。居正胡檟當然知道沒有海瑞上疏的事，但是在揣摩僞疏作者的時候，大家都想到吳仕期。居正一面把胡檟底奏疏擱起。一面再和他說：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羅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竊竊虛名，而不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於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惟高明裁之。（書牘十一答操江胡玉吾）

仕期這時已入太平府獄中，胡檟正在等待上疏的結果。居正復書來了以後，胡檟看清居正不願株連的意思，當然他再給信宗武。七天以後，仕期果然在太平獄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處分結束了。對於這一件事，胡檟、龍宗武都應當負責，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負道義的責任，但是他最初祇是不願株連，卻想不到會發生嚴重的後果。

萬曆五年十一月到了，彗星底着白色的光芒，還是向東北直射。就在這一月，再由神宗下詔考察京官。本來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舉行京察的，稱爲閏察。武宗時代，宦官劉瑾當權的時候，閹黨吏部尚書張綵請不時考察京官，留下一個惡例，現在是居正運用這個惡例的時候了。居正本來不相信自然界的現象對於人事會有什麼關係的。他自己不曾說過嗎？「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茫昧。」（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所以他假借星變的名義，舉行閏察，排除異己，不能不算是一種褊狹的行爲。在這一次京察，主張維持綱常名教的調任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柏罷職了，請令居正馳驛奔喪的南京操江御史張岳罷職了，疏救吳中行等的侍讀趙志皐，調任南京國子司業張位也罷職了。居正死後，吏部尚書楊巍疏稱「六年京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舉，謂之閏察，羣情不服，請永停閏察。」萬曆十三年，永停閏察，便是這一次的結果。

萬曆五年九月以後，居正在百感俱集的當中，決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機構的合併；第二是各省田畝的清丈。

明代對於河漕的事務，最初分屬於兩個機構，河道總督專管黃河，漕運總督專管漕運。其後漕運總督

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屬河道總督。但是從淮安到茶城，借河爲漕，河道總督底職權，祇能管到這一段的黃河，對於河南以上的黃河，其實沒有管到，當時也沒有整理黃河上游的主張。因此河漕兩個機構，永在摩擦的當中。這是一貫的事實。萬曆四五年間，河道總督傅希摯更和漕運總督吳桂芳不斷地爭執。五年九月，調山東巡撫李世達爲河道總督，調河道總督傅希摯爲陝西巡撫。居正以爲有了辦法，但是隨即發現這是制度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十月中，再把世達調開，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陞桂芳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爲工部尚書兼理河漕語誤兼理河漕在五年進工部尚書在六年明萬曆實錄明史稿及明史吳桂芳傳語皆合）河漕兩個機構，到此正式合併。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給桂芳說：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爲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險蒙謗，亦無悶焉。頃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爲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墮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擔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書牘十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隨後再命潘季馴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個

正當的解決。

明代以前，國家歲入，以賦役爲大宗，賦是田賦，役是丁役。要整頓國家底收入，便要從調查田地和戶口入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畢戰問孟子，請他指示井地的辦法。孟子說：「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這幾句話，固然透露他對於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是一句顚撲不破的話。惟有把田地丁口調查淸楚以後，人民底擔負纔能平均，不至於有一部分逃避責任，另一部分加重擔負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調查：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調查的時候，中間經過九十八年的休養生息，貴州又經開闢，無論丁口和田地方面，都應當有巨額的增加，但是實得的祇有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田土調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貨志載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嘉靖八年霍韜言天下額田已減强半其言皆誤蓋嘉靖間修會典誤以六百餘萬頃爲四百餘萬頃今以萬曆本會典考之應作六這裏的結論不是丁口田地底減少而祇是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了。豪門的家奴，兩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底義務，於是便有賣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賈四方，舉家舟居，調查戶口的也就無從着手。至於田地，也有撥歸王府的，也有隱托豪宗的；再不然，在盜賊縱橫的地方，當然更談不上徵收。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一切的責任又加到其餘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萬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請調查戶口田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

地，一概從實丈量，限三載竣事。明史紀事本末作萬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貨志作萬曆六年明紀作萬曆七年十一月按萬曆本明會典卷十七有萬曆六年田土實數蓋疏請在五年而開始調查則在六年這一件事業的完成，在居正歸葬以後，姑且不談。萬曆九年，蕭廩爲陝西巡撫，儘管詔書嚴催調查隱田，蕭廩吩咐部下祇要和舊額相等，無須多報。明史卷二二七蕭廩傳史冊流傳，以爲美談。其實對於少數人的寬容，恰恰增加多數人的擔負，這一點最簡單的政治常識，當時人沒有看到，反而認爲居正底主張，過於苛刻，不能不算是歷史上的怪事。

萬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籌備的程序，着着進行。正月間司禮監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奉聖母慈諭：「這大禮，還著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出到私宅，任從其便。」大婚便得欽定問名納采使兩人：按當時的資望，正使當然是英國公張溶，副使便是居正。慈聖皇太后賜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吩咐自正月十九月起，吉服辦事。不料戶科給事中李淶上疏，認爲居正有服，不宜參加吉禮，請求改命。神宗隨即諭示居正：

昨李淶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斷卻不知出自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纔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誤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參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卽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事將近，姑且記着，從容處他。先生只遵聖母慈諭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見奏疏六請別遣大臣以重大禮疏

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經過一度疏辭以後，居正暫從吉服，照常辦事。

穆宗逝世以後，慈聖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宮，對於神宗，盡監護的責任。現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寧宮，一面諭示神宗：

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愼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見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

同時慈聖太后賜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裏，銀二百兩，又頒慈諭：

皇帝大婚禮在邇，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有累盛德，為此深慮。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先帝付託重義，庶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見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慈聖太后把監護的責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對於神宗，是擔當國事的大臣，同時也是朝夕照管的監護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後，居正底雙重職責，依然存在。奉到慈諭以後，居正疏稱：

茲奉誥諭，以慈闈還宮，慮看管之少疏，恐聖德之有累，委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寵錫駢蕃，開諭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先帝顧託之重，既矢以為國忘家，捐軀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攄忠藎，圖報國恩。但內禁外廷，地勢自隔；臣謨母訓，聽納懸殊：倘冀我聖

母念祖宗基業之重，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擁護聖躬，開導聖學者，尤望時加訓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聖政，則臣分義所宜自盡者，雖微慈諭，猶當思勉，況奉敎督諄諄，敢不罄竭愚衷，對揚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大婚與禮正在進行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底捷報到了。土蠻約同泰寧衛速把亥進犯遼東開原，大營紮在劈山，遼東總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隨即出塞二百里，進擣劈山，斬敵四百三十，這便是所謂劈山大捷。捷報到了，神宗奏知慈聖皇太后，太后對神宗說：

「賴天地祖宗默祐，此時正值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

「聖母慈諭的是，」神宗恭敬地答復。（見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對話用原文）

在大捷聲中，神宗婚禮舉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後來諡爲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對於輔臣，都有照例的賞賜，經過謙辭以後，居正兩次各受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對於陞廕，仍堅辭未受。

現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請求給假歸家葬父的時候了，但是神宗還是不允，上諭說：

卿受遺先帝，輔朕沖年，殫忠宣勞，勳猶茂著。玆朕嘉禮初成，復奉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見奏疏七乞歸葬疏）

居正再行上疏，辭旨非常迫切，他說：

夫盡忠所以盡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爲之造葬，送終之禮，已爲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私情，唯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雖強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專志一慮，以圖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聖慈垂憐，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兩宮聖母徽號禮成，即星馳回籍，一覩窀穸，因而省問臣母，以慰衰顏。儻荷聖母與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無病，臣即扶侍同來。臣私念既遂，志意獲紓，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今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憐，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忘顧託之重任，孤負國恩，欲求解脫，則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奏疏七再乞歸葬疏）

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爲不能遠離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諭說：

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懇迫，朕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著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見前疏）

三月初，仁聖皇太后加尊號仁聖貞懿皇太后，（明史后妃傳作貞懿，張文忠公全集作懿安）慈聖皇太后加尊號慈聖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當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後，閣中祇賸呂調陽張四維兩人，誠恐聞見有限，辦事不易，隨即疏請館

用陽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據說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宮內有奧援，都不敢推，最後決定推薦徐階。居正已經發信給徐階了，後來想起徐階還朝以後，官階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薦舉回京，祇有把首輔奉讓；所以還把這個計劃打銷。（明史張居正傳明紀卷四十據王世貞首輔傳張居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似爲徐階諸子之大言居正未必有信）揣測之詞，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萬曆三年八月請求增補閣員的時候，除張四維以外，曾經陪推馬自強申時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內稱「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踰於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聖明，再加審酌。」神宗隨即批准，馬自強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萬曆六年的內閣，人才充實了，但是其實還祇是居正一人。

自強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萬曆三年爲吏部左侍郎，九月陞禮部尚書，是一個老成幹練的人物。平時自強底主張，和居正不一致，所以這次入閣，自強覺得有些出於意外，因此對於居正，十分感激。時行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萬曆三年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來陞吏部右侍郎。這一位蘇州狀元，在萬曆十一年至十九年間，曾任八年有餘的首輔，此時祇是後生新進，經過居正兩次推薦，所以對於居正，更是非 親近。萬曆六年的內閣，一切祇是居正底局面。六年七月，調陽病重回籍，十月自強病卒，于是內閣祇賸居正、四維、時行三人，一直維持到萬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決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仁聖太后賜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慈聖太后賜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之外，神宗又給帝賚忠良銀印一顆，另賜手諭：

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盡先生

孝情。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帝賚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見奏疏七謝賜敕諭幷銀記疏）

司禮監太監王臻到居正宅中，口傳聖旨，着居正於三月十一日到文華殿面辭。這一天居正到文華殿，神宗在西室裏坐着。居正面奏道：

「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裏及銀記一顆。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軀難報」。

「先生近前來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幾步。

「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說，「只因先生情辭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託？」

居正叩頭稱謝，又說：「臣之此行，萬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愛聖躬。今大婚之後，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爲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聖明，萬分撙節保愛。又數年以來，事無大小，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後皇上卻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決。有關係者，召內閣諸臣，與之商榷停當而行。」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

「臣屢荷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宮門前叩謝，伏望皇上為臣轉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說，一邊又叮嚀道，「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

居正感動的了不得，伏地嗚咽，話也說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嗚咽了。

居正叩頭，退出西室，在他退出的時候，聽得神宗和左右說：「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奏疏七召辭紀事對話用原文）

一直到十六歲，神宗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他看到這個當國多年的老臣，長長的一絡長鬚，現在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居正居喪中情狀見書牘十四答徐存齋二十四）眼看又要回去，固然二三月以內，居正還要回朝，但是神宗心裏，畢竟有一點戀戀不舍。居正辭出以後，神宗再看文書官孫斌等賜居正食品八盒。慈聖太后也派慈寧宮牌子太監李旺賜居正銀八寶豆葉六十兩，途中賞人。李旺口傳皇太后聖諭道：「先生行了以後，皇上無所依託。先生既舍不得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見奏疏七召辭紀事及謝召見面辭疏）

三月十三日居正出京，神宗特着司禮監太監張鯨，到郊外餞送，又賜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文武百官一概出郊遠送。

據王世貞底記載，居正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風。轎子是特製的。前面是起居室，後面是寢室，兩廊一邊一個書僮焚香揮扇。三十二個轎夫擡着一架大轎，蘇蘇煊煊地從北京南下，一路還有薊鎮總兵戚繼光派來的銃手箭手隨同保護，沿路巡撫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縣官跪着迎接，開路辦差，更加忙得不亦

樂乎。三月十九日過邯鄲，隨後入河南界，開封城內的周王已經派人迎到界上，禮物餽品，一齊送上，居正收了果品，其餘一概璧謝。渡過黃河，路經新鄭，高拱住在這裏，這是二十年來的舊交，六年以來的政敵。高拱有病，帶病出來迎接。他病得太厲害了，說話都不十分清楚，這兩個敵對的政治家，祇有對面痛哭。居正記得上年嗣修匆匆南歸的時候，曾派他到高拱那裏問候，彼時已經聽說有病，真想不到竟是這樣地狼狽。

三十二個轎夫底膂力，就在四月初四日，把這一位首輔送到江陵了。到家以後，他有一封信給高拱：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於初四日抵舍。重辱遺奠，深荷至情，存歿銜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悰痛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書牘十四答中元高相公三）

四月十六日，張文明下葬，地址在太暉山。會葬的官員有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這兩位是欽遣經營葬事的；有禮部主事曹誥，這是諭祭的；還有護送居正回籍的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地方官有先任湖廣巡撫，陞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司道各官。一切都很煊赫，也許這一位不第秀才荊州府學生可以瞑目能。

四月眼看過去了，神宗限定五月回朝。居正想起七十三歲的老母，經不起暑天的跋涉，祇得請求寬限，準備八九月間，天氣涼爽，扶侍老母，一同赴京。這一來可把神宗急壞了，神宗一面吩咐內閣擬旨，着太監魏朝留待秋涼，伴送張母入京，仍着居正務須於五月下旬，回閣辦事；一面另下手諭：

諭元輔張先生：自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待。今葬事既完，即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遣錦衣衛堂上官，齎勅催取。勅到，即促裝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還著太監魏朝將先生父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候秋涼，護送先生老母同來。先生宜思皇考付託之重，聖母與朕眷倚之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耽延，有孤懸望。先生其欽承之。（見奏疏七率諭還朝疏）

居正還南，整個的政府機構停止下來，神宗吩咐揀重要的公事，送到江陵，其餘都待居正入京處理。次輔呂調陽感覺到有些難堪，從前有過伴食中書，自己不成爲伴食大學士嗎？因此他索性請了病假，難得到內閣辦事。例行公事由張四維處辦，稍爲緊要的公事，都送到江陵，聽候居正決定。得，得，得！從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正有無數的公文，在馬背上送來送去。

三月間，遼東又報大捷了，這是所謂長定堡之捷，捷報一到北京，神宗高興極了，立即告謝郊廟，感謝天地和祖宗底保祐，同時吩咐內閣大行賞賚。神宗和內閣提起慈聖太后底話：「賴天地祖宗默祐，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見奏疏七率論擬遼東賞功疏）四月十一日，神宗派兵部差官把上諭送到江陵，他還說起：「著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敘錄，比前再加優厚。」（同上）同時呂調陽等四位大學士底信也來了，內閣底題稿，遼東底捷報，都送給居正看。這一次眞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捷，怪不得神宗高興。事情是這樣的。韃靼的武士們，大致是七八百人罷，帶了牛羊向遼東邊界像風暴一樣地沖過來。他們口口聲聲說是投降。誰相信！韃靼底詭計多得很，這一定是詐降。遼東副總兵陶成嚳

看定以後，一馬當先，率領部下的將士，也是狂風一樣地殺過去。這一次的韃靼眞無用，像割草，像切菜，殺，殺，殺！一共殺去四百七十幾個韃靼，陶副總兵底刀柄濺滿了血腥，手腕也有些痠痛，看看祇賸少數的敵人，哭喪着臉，狼狽地抱頭鼠竄，這纔點驗人頭，三百，四百，斜斜的韃靼眼，半睜半閉地在血泊裏瞧着長定堡底靑天。最奇怪的是自己底部下一些損傷也沒有！自古以來，有過這樣的勝仗嗎？這纔把陶副總兵樂得忘去了殺人底疲倦。經過幾次申報以後，現在這些公文完全在江陵張府底案上。

居正沈吟了，皇上已經告謝天地祖宗，還有什麼說的！他上疏說：「竊照遼東一鎭，歲苦虜患，邇賴聖明加意鼓舞，屢奏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遏勦，斬馘至四百七十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爲尤奇。況當嘉禮美成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誠昊穹純祐，宗社垂庥，我皇上聖武之所致也。」奏疏七奉論擬遼東賞功疏 皇上要他從優敍錄，他祇有從優擬議。陶成嚳陞官，遼東總兵李成梁陞廕世襲指揮僉事。薊遼總督梁夢龍，遼東巡撫周詠陞級，兵部尚書方逢時，和左右侍郎也加俸加級，連帶內閣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特加武廕，馬自强、申時行特加文廕，其餘照例陞賞的大小官員，尚不在內。四百七十幾位韃靼武士啊，你們不是枉死的了，你們那半開半閉的眼睛，會從血泊裏看到別人得了這許多的代價！

但是這一次的勝仗，未免勝得太容易，太離奇了，居正總有些不放心。他一面函囑薊遼督撫查究，一面函詢兵部尚書方逢時。他給逢時說起：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

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既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勢，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功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書牘十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居正在奏疏裏留着一句：「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見該鎮覈勘詳悉。」這是一個活着。明朝是監察權高於一切的時代，遼東有巡按御史，未經覈勘以前，其實算不得定局。遼東巡按安御史一經查實，隨即函告居正，這纔明白眞相。韃靼七八百個武士是眞的，他們因爲得罪土蠻，所以攜帶牛羊，拚命東奔，準備向中國投降，卻想不到遇着一位殺人不眨眼的陶副總兵，給他們一個死不瞑目。但是怎麼辦呢？天地祖宗都謝過了，恩賞一直膺到大學士底子孫，難道都要推翻。居正還準備息事寧人，但是口口聲聲，抱怨呂調陽等底糊塗。他和薊遼督撫說起：

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命孤擬議恩賞，比時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即巡按御史）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於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祕存。（書牘十答邊鎭督撫）

這是萬曆六年居正還朝以後的事。不久，給事中光懋上奏，指實陶成嚳殺降要功，請求治罪，並請將大學

士，兵部尚書侍郎及薊遼總督，遼東巡撫總兵恩賞一併剝奪。這眞是一個有力的奏疏，事情已經揭開，當然祇有徹查。居正立即函致巡按御史，切實說起：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眞僞，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託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之責，爲朝廷明功罪，愼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書牘十答遼東安巡按）

經過居正底支持以後，安御史底奏疏來了，一切和光懋底話一樣。兵部尚書和薊遼督撫還在設法隱飾，但是事情已經隱飾不來了。最後的結果，內閣兵部督撫總兵底恩賞一齊革除。居正在萬曆七年曾經說起：「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又說：「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書牘十一答總憲吳近溪）經過這一番振飭，赳赳武士們可以瞑目了。

居正這一次的作風，眞有些操切，眞說已降之恩一概革奪，似乎不近人情，最初報捷的梁夢龍，題請的方逢時，擬旨的呂調陽等，不感覺難堪嗎？這裏有的是內閣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和一手提拔的門生，然而居正顧不得，在爲朝廷整飭綱紀的前提下面，居正不顧私人底關係。國家賞罰倒置，還成什麼國家，居正在這方面，當然有他底決心。

話又說回來了，在文明奏事旣畢以後，居正又匆促地準備入京。從前人說：「身在江湖，心在魏闕」，正是居正這時的心境。御史周友山給他的信上，說他「戀」。居正坦然地答復道：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聖慈特允，獲遂夙行，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承諭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敎一壞，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譾見謏聞所可窺也。（書牘十答憲長周友山）

「戀」是不肯放棄。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上，不肯放棄成爲一種罪惡，所以罵人久於祿位，說他「戀位」，「戀棧」。在「戀」字底意義，經過這樣地轉變以後，政治界最高超的人生觀，便是那優遊不迫，漠不關心的態度。做小官的說是「一官如寄」，做大官的便想「明哲保身」。至於國家的事，倘使有人在那裏切實負責，那麼，罵他一聲「戀位」，背後也可以指手劃脚，詛咒「俗吏」；倘使沒有人負責，那麼，也好，天下事自有天下人負責，風雅的官長們不妨分韻賦詩，何必管這麼多的俗務？居正對於「戀」字，直認不諱，正在那裏提倡政治界的一種新人生觀。

在辭別老母和吩咐司禮太監魏朝護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後，居正又從江陵出發了。從此以後，他再沒有看到江陵。三十二人的大轎，在五月二十一日，仍向北京開拔。但是夏天的道路，經過淫雨以後，更不易走，眼看五月底入京的限期無法遵守，居正祇得再請寬限道：「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縗，星馳就道。伏念臣違遠闕庭，已踰兩月，今恨不能一蹴卽至，仰覲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以道途

霖潦，每至遄邁，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月中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遑寧處。除候到京之日，伏闕待譴外，謹先奏知，以仰慰聖母皇上懸念。尤冀聖慈曲垂矜憫，特寬斧鉞，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仆，裂肝碎首，死不敢辭。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這一奏疏上去，神宗下諭：

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天遠道，宜慎加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些行不妨。（見奏疏七諭還朝疏）

居正還京的行程，因此從容下來。路過襄陽，襄王出城迎接；以後再過南陽，唐王也同樣迎接。明朝的故事，臣民遇見藩王，都行君臣之禮，但是現在不同了，祇行賓主之禮。從南陽向北，不久便到新鄭。居正再去訪問高拱，這一次高拱更頹唐了。居正到京以後，還去過一次信：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祇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書牘十四答中元高相國四）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所說二事，大致是指高拱立嗣，和身後請求卹典的事。高拱底暮年眞淒涼，六十幾歲的人了，連嗣子還沒有確定；身後的卹典，一切還得仰仗平生的政敵。立嗣是高家自己的事，卹典畢竟由居正維持，在這方面，居正沒有忘去多年的交誼。

從新鄭北上，渡過黃河，六月十五日黎時以前，居正到達北京郊外眞空寺，神宗已經派司禮監太監何進在那裏賜宴。本來在居正上疏請求寬限以後，皇上固然盼切，內閣，六部，都察院，各寺，六科，連同南京部院寺科，聯名請求催促居正還朝。現在果然到了，皇上派員設宴，兩宮皇太后也派管事太監賜銀八寶，賜金銀川扇，賜點心，果餅，鮮果，清酒。何進口傳聖旨：

若午時分進城，便著張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著先生逕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見奏疏七謝遣官郊迎疏）

十五日來不及入朝，居正回宅安歇。第二天十六日是早朝的日期，上諭免朝，神宗到文華殿，仍在平臺召見居正。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居正叩頭道，「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聖恩，特留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天恩，不勝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兩全了，」神宗說。

「臣一念烏鳥私情，若非聖慈曲體，何由得遂？感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居正說。

神宗安慰居正說，「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

居正叩頭謝恩，一面又請求違限之罪。

神宗把請罪的事擱下，祇說「朕見先生來，甚喜。兩宮聖母亦喜。」

「臣違遠闕庭，倏忽三月，」居正慨然地說，「然犬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覩天顏，又聞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經過一度停頓以後，神宗又問，「先生沿途，見稼穡何如？」

居正奏明往來道路所經畿輔河南地方，二麥全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

神宗又問道，「黎民安否？」

「各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諄諄告戒，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虛文。臣見各官兢兢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居正說。

「今邊事何如？」皇上又關心地問道。

「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答西行，爲挨落達子所敗，損傷甚多，俺答僅以身免。此事雖未知虛實，然以臣策之，虜酋眞有取敗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又安，四夷賓服。」居正又在下面叩頭稱賀了。

神宗說，「此先生輔佐之功。」

居正看定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所以愈說愈高興，連古代那些聖王之道，都說上了，語句中間，也越發文謅謅的。他說：「虜首若果喪敗，其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敗而輕之。蓋聖王之制夷狄，惟論順逆，不論彊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後仍望皇上擴幷包之量，廣覆育之仁，戒諭邊臣，益加恩義。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德益深，永爲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

神宗聽到這一篇議論，很高興地點頭道，「先生說的是。」停了一下以後，又說，「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閣。」

居正叩頭稱謝，神宗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三千貫，還有兩隻羊，兩瓶酒，連帶茶飯一桌，

燒割一分。神宗又差司禮太監張宏，引導居正到慈慶宮、慈寧宮叩謝兩宮皇太后。

居正回內閣辦事之先，第一還得辦自己底事。在居正葬父的時候，湖廣的大官都來會葬，偏偏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沒有到。應元自辦出差已滿，正在襄陽和新任巡撫郭思極辦理交代，所以不能來。理由儘管說得出，但是居正總有一點不舒服。應元巡按事畢，照例當回都察院聽候考察。明朝是一個重視監察權的時代，巡按御史當然有巡按御史底本分，但是中期以來，把這個聽候考察的故事，視為具文的，不止一人，在逐漸鬆懈的局面下，這並不是意外。應元告了病假，回籍養病，沒有回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炌是主管官，負有整頓紀綱的責任，立即提出彈劾，認為托病規避，應予罷斥。應元隨即受到除名底處分。這是居正還朝以前的事。但是問題來了。據說這一次陳炌提出彈劾，受了僉都御史王篆底指使，王篆是居正底門客，平時和應元不睦，現在更要討好居正，以致挑逗出這一個局面。於是事情又集中到居正身上。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上疏攻擊陳炌，但是主要的對象還是居正。他說：

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為忿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率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為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

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徵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

用汲這次奏疏，完全是對準居正的。在他上疏的時候，居正還沒有回朝，內閣諸人，呂調陽在病假中，張四維擬旨，用汲革職爲民。居正六月十五日入京，十六日召見，事後會見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知道事情原委，這纔調出用汲原疏細看。不看猶可，看了增加不少的憤慨。居正隨卽上疏請求鑒別忠邪。他指明用汲徵意所在，祇在居正一人；他說用汲底本心，祇在離間君臣；他甚至說用汲請皇上獨攬乾綱，祇是要皇上爲剛愎自用之秦始皇，讒害忠良之隋文帝。然後他慨然地說起：

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當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爲不肖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爲賢也，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委之于臣而誰委耶？先

帝臨終，親執臣手，以皇上見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誰任耶？羈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若不得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聖覽而後發票，及臣等票擬上進，亦無一不請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宸斷，出於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謂皇上諉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帝室者，神明知之矣。賴我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概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恿攛嗾，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為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為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於聖明之前，遂以明告於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

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皇上之職分也。尤望皇上大奮乾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臣嬐者，悉與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憤惋奮發，懷懽激切之至。（奏疏八乞嚴剔忠邪以定國是疏）

奏疏上去以後，奉上諭：

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先帝，盡忠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宗社之靈，所共昭鑒。惟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計，假公伺隙，肆為讒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亂言譖譏，搖亂國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朕倚毗至懷。（同上）

居正這次上疏，其實祇是政治立場的宣言。居正有愛國家，愛皇上的熱忱；有綜覈名實，整頓綱紀的決心；同樣也有修明庶政，鎮撫內外的能力：然而居正採取的政治路線，其實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線。他曾經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現在付諸實行，獨裁者便是他自己。居正底路線，實際是從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獨裁政治，但是對於這一點，居正自己還有意識到。他祇覺得這是「報先帝而忠皇上之職分」。其實他那種「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為，不能獨運，不委之於臣而誰委耶」的口吻，從神宗聽來，未必怎樣悅耳。當然，十六歲的皇帝，談不到和居正爭權，但是事態正在逐日地演變，神宗也正在逐日地長大。獨裁者和君主底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結果。假使萬曆十年，居正不死，我們很難推測他底前途，而

居正一死，神宗立卽成爲他底最大的敵人，從政治關係看，正是最易理解的現象。這一切，在萬曆初年，神宗居正都沒有看到，而劉臺王用汲這一流人祇覺得居正太專擅了，希望神宗給他一些應有的制裁。

九月間，居正母趙夫人入京。司禮太監魏朝一直伴送到京，神宗又命司禮太監李佑出郊慰勞，隨卽護送趙夫人直至居正私宅。兩宮皇太后都差宮中管事太監一同慰勞。不久以後，皇上和太后底賞賜頒下了。皇上賜金鑲絲鐲嵌青紅寶石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衣一疋，裏絹四疋，甜食二盒。仁聖皇太后賜金鑲絲首飾一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裏，寶素盒八副。慈聖皇太后賜金鑲絲鐲嵌青紅寶石珍珠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紬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蟒衣襖兒，綠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包二十兩，寶素盒八副。居正感激涕零，在上疏稱謝的時候，說起：

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殊恩，亦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高厚，惟當移孝以作忠，苟利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奏疏八謝賜母首飾等物疏）

趙夫人年齡太高了，而且疾病連緜，沒有入宮叩謝，仍由居正至會極門叩頭代謝。（見奏疏八謝兩宮聖母疏及文忠公行實）王世貞說神宗和皇太后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假如趙夫人入宮，這是很可能的待遇。

居正底感激，在書牘中常時流露。五年十月，他和致仕的王崇古說起：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聖主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兩宮聖母慰問勤惓，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聖恩於萬一

乎？自是當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書牘十答王鑑川）

在居正歸葬入京的中間，曾經兩次和高拱會晤。到十月間，高拱死了。隆慶六年和萬曆之初，政治界的三大人物是徐階、高拱和張居正。徐階是前輩，隆慶元年，已經六十四歲，他已經開始感覺到政治生活的厭倦，所以不久便致仕了，賸下高拱、居正。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六年的政敵。在能力方面，他們正是敵手，在性情方面，他們也許有一些不相同，但是這僅是很幾微的一點，在大體上，他們是一致的。這樣的兩個人物，倘使在同一的局面裏，他們必然會從摩擦而衝突；但是在不同的局面裏，他們也許會從瞭解而傾慕。隆慶六年六月以後，高拱失敗了，他好比一匹負傷的猛獸，回到草莽間呻吟，他那部病榻遺言，對於居正加以攻擊，原在意中。但是居正對於高拱的情感，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六年，正在不斷地移轉，道過新鄭的訪問，流露出內心的好感，在他目中祇看到一個二十年的舊交。現在高拱死了，居正寫信給他底弟弟，談到郵典的事：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剌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令嗣繼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郵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廷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託其具奏報也。（書牘十四答參軍高梅庵）

高拱底嗣子務觀確定了，郵典還沒有把握。居正是高拱底政敵，但是居正始終沒有仇視高拱。仇視高拱的馮保，也還有轉圜底餘地：最困難的是這一位「十歲孩子」。居正所謂「多方調處」者指此。最後決

定由高拱妻張夫人上疏請求郵典。果然神宗拒絕了。居正這纔委婉上疏：

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周章，事每任情，果於自用，雖不敢昭欺主之大惡，然實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誤犯天威，死有餘戮。但伊昔侍先帝於潛邸，九年有餘，犬馬微勞，似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著履之遺，猶不忍棄，況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前，既已寬斧鉞之誅，今値歿後，豈復念宿昔之惡？其妻冒昧陳乞，實亦知皇仁天覆，聖度海涵，故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夫保全舊臣，恩禮不替者，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爲代請，不獨欲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聖德，覃布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竭忠盡力，以共戴堯舜之君也。（奏疏八爲故大學士高拱乞恩疏）

神宗批道：「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說他曾侍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葬。」（見前疏）這一次所得的葬，祇是「半葬」；在祭文裏面，還帶着不少的貶詞。（明紀卷四十）居正和高梅庵說起：「元翁郵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諡尚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遇此一番應得之例，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書牘十答參軍高梅庵）半葬是由國庫擔任葬費底一半，居正特爲函囑河南巡撫周鑑從速發出。（書牘十答河南周巡撫）等到葬事有了頭緒，梅庵又請居正爲高拱作傳，作墓誌銘。居正說：「僕與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眞，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委微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俟。」（書牘十答參軍高梅庵）這幾句話，透出居正對於高拱的情感。

第十二章　元老底成功

萬曆六年六月居正回京以後，這是大功告成的時期了。內閣方面，七月呂調陽致仕，十月馬自強病卒，祇賸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三人；四維、時行一切唯唯聽命，大權祇在居正手中。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書張瀚免職，王國光繼任，六年六月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張學顏繼任；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馬自強入閣，潘晟繼任；五年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致仕，方逢時繼任；五年八月刑部尚書劉應節致仕，吳百朋繼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嚴清繼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書郭朝賓致仕，李幼滋繼任。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御史陳瓚病免，陳炌繼任。六部和都察院底首長，除了嚴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關係，在這個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發展，當然不會有任何的障礙。

第一件要實行的，還是清丈的事，這是一件關於國計民生的大事，自從五年提議以後，到六年纔實行，又因為原案有限三載竣事的規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狀態中繼續前進；大家對於實行開始的時間，反而有些茫昧了。居正死後，敬修作文忠公行實說起在勞堪為福建巡撫實行度田以後，居正纔和張四維、申時行、張學顏等上疏提議清丈。其實這是錯的。清丈固然從福建開始，但是在耿定向的時期，不在勞堪的時期。六年定向為福建巡撫，八年始去勞堪繼任，中間便差了兩年。居正曾和定向說起：

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之於僕耳。「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實爲少裨，顧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同卷又與定向言及「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細精覈，不宜草草。」（答福建巡撫耿楚侗）這是萬曆七年之事。

到萬曆九年，限期將滿，照例給事中可以按限徹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還是吩咐各省愼重將事，一面叮囑科臣從緩提劾。他底文說起：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顧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囑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同卷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囑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人旋，賤恙尙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同卷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萬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載(即王又池)書，大致在九月以後，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致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居正對於清丈之事，屢稱宜及自己在位，做箇一了百當，這裏流露他對於此事的熱心，同時也流露內閣諸人對此缺乏認識。當他把考成法擱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參的時候，我們很可看出他對於此事寄與最大的期望。

孟子說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在田畝沒有清丈以前，人民底負擔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仁。居正認為「小民實被其惠」，認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確是不錯，但是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樣，還是一次失敗。

居正對於清丈，曾經發動政治力量，但是結果沒有成功，最大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官吏，對於政治的認識不够。有的主張祇和舊額一樣，無須多報；有的看到清丈條例對於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規定，索性一例塡報下田，認為清丈是一種愛民的政策，不當塡報上田，以致增重民衆的負擔。(息縣知縣鹿久徵事見明紀卷四十)這些官吏在當時都算是愛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聲名是「掊克」，是「以溢額為功」，再加以嘉靖間計算數字底錯誤，於是誤認弘治十五年清丈祇有四百餘萬頃，萬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三百萬頃底增加，證實居正底掊克。數字的錯誤，更增加他底罪狀。

其實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數字，祇增加八十一萬頃，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數字，即連後開的雲南貴州在內，倘差一百四十九萬頃，這又算什麼「掊克」呢？民間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勳爵，官吏，和大地主底手裏，大地主又倚仗社會的地位，對於國家逃避賦稅的負擔，以致造成國窮民困的現象。居正原有

的計劃，是要大地主同樣盡國民底義務，他自認「於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們把萬曆六年清丈的成績，加以分析，我們更可看出這裏沒有什麼「掊克」底氣息。萬曆六年的數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在總數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祇有七省，減少的也有六省，南北兩京直隸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祇有十六府州，如故的兩州，減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見居正沒有「以溢額為功」的成見，否則在他大權在握的時候，決沒有這許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長官。其次如福建巡撫耿定向、勞堪，江西巡撫王宗載，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對於福建江西兩省的清丈，也顯見特別關心，但是這一次清丈底結果，福建從十三萬五千餘頃，減到十三萬四千餘頃，江西從四十萬二千餘頃，減至四十萬一千餘頃，差額固然是非常之小，但是差額究竟是差額，證實居正沒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蘇州田土從一十五萬五千餘頃，減至九萬二千餘頃，更是很大的差額。

這次清丈之後，田額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東三處，全國增加八十一萬頃，單這三處，便增加五十一萬餘頃。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計田土二十六萬九千餘頃，現在是四十九萬三千餘頃；河南舊係四十一萬六千餘頃；現在是七十四萬一千餘頃；山東舊係五十四萬二千餘頃，現在是六十一萬七千餘頃。除這三處以外，廣東舊係七萬二千餘頃，現在增至二十五萬六千餘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百分比上更加顯著。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衆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內戰，以及長城

一帶，偶然遭受敵人底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居正底政策，是要打倒他們底特權，使他們對於國家，有同樣的負擔。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成祖時代，薛祿從征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酌裁。（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係新歸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討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佔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從盜匪盤據的廣東，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瞭解；但是他從勳貴盤據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智識不够的時候，他們祇知道擁護巨室底利益；甚至在巨室底利

益，和他們本身底利益違反的時候，他們還是擁護巨室底利益。居正這一次清丈，違反巨室底利益，他在身後，招受不少的詆毀，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居正對於一般的毀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其實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餘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餘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餘頃，其實祇賸百分之六十七。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裏，居正無如之何。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不是片時可以剷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爲國家底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條例，對於宗室，大加裁損，減少國家支出，當然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但是減削太甚，立法太嚴，出乎情理之外的條例，徒然增加執行的困難，於事實無所裨益。居正列舉九條未妥的地方，他說：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現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册，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奏疏八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萬曆七年正月，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已下，凡六十四處，明朝講學的風氣甚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諸生布衣，到處召集徒衆，號稱講學。所講的最初是聖經賢傳，以後轉到明心見性，這還是好的；有的

成爲一鬨之市，書院講學祇增加號召徒衆的機會，最下的甚至藉此斂財，斯文掃地。居正在萬曆六年就說：「若今之談學者，則刈而已矣，烏足道哉？」書牘十答鄭濬伯 這裏已經透露他鄙視講學的意見。次年他又說起：

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書牘十一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同卷居正又有與友山論學書，自稱「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眞，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論學，直認本眞，這是在陽明學派的空氣中所得的認識，但是居正不愛空談，欲求實際。他說：「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書牘十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對於講學，當然祇覺得空言無補，徒資叫囂。萬曆七年罷天下書院，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萬曆六七年間，藏僧鎖南堅錯致書居正，居正答謝；在中藏交通上，是一件有興趣的文件。此事的關節，卻在俺答。萬曆六年，俺答糾合青把都一部，大隊西行，當時盛傳土蠻部下，同時出發，聲勢浩大。北邊頓時感覺緊張。居正一面吩咐宣大總督吳兌勸導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邊總督郜光先，甘肅巡撫侯東

萊，妥為布置。俺答到了甘肅境外，過到瓦剌部下，吃了一個敗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見過活佛。在這次遇面以後，俺答上書，請求中國代為建寺供佛，御賜名額；同時又代西藏僧人，請求補貢。「補貢」二字，當然祇是譯文底好看，其實是請求增加中藏貿易額，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資源。時間已經是萬曆七年了。居正底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許可，但是決不給他要挾的機會。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中國祇能資助物料，談不到代為興建。居正對於韃靼的控制，始終不會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肅巡撫侯東萊，差人把鎖南堅錯底書信寄來了，原書是西藏文，譯文如次：

釋迦摩尼比邱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祐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朝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見奏疏八番夷求貢疏）

這封書到達以後，居正具奏，已經是七年了。他說：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即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欲西搶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乃可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窮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

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奏疏七番夷求貢疏）

疏中又稱鎖南堅錯所致禮物，不敢私受，「仰乞聖明俯賜裁奪，勑下臣恐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隨奉聖旨：

卿輔理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人嚮風慕義之誠。（見前疏）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鎖南堅錯即闡化王答賴剌麻。敬修以闡化王與達賴喇嘛，并爲一人，這是觀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對於其中的分別，看得淸楚。明史西域傳記鎖南堅錯事，又言「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敎。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大致作者認定鎖南堅錯即達賴喇嘛，亦知其與闡化王爲二人。

居正雖知鎖南堅錯非闡化王，但是對於他在宗敎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淸楚。他所注意的，祇是鎖南堅錯底政治作用。他和侯東萊說：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旣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付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託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旣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

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煩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迭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負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揀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書牘十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這還是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屢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選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即爲議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書牘十一答貴州巡撫何萊山按萊山即起鳴後調山東巡撫在貴州時無從預聞俺答事疑標題有誤

答藏僧鎖南堅參還金紵絲二端，銀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使多賞，煩即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慳惜。此後中華番虜，合

爲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賞物，亦即撫賞內處給亦可。（同卷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兔。明史韃靼傳稱賓爲之答俺子：「俺答濡遠處青山，二子：曰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並求互市，多桀驁，俺答諭之，亦漸馴。」俺答諸子，自黃台吉以下，凡有數人：在西邊的祇有賓兔丙兔。居正底計畫，要俺答把賓兔帶到宣大塞外，甘肅便可得到暫時的安寧。總之，對付鎖南堅錯，無論何如，居正底目光，始終落在韃靼身上。七年他又說起：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還恐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虜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祇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西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同卷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萬曆七年二月，神宗發疹。慈聖太后看着病勢嚴重，下令僧侶開壇，設法度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認爲做些功德，可以保祐皇上早日痊愈，本來是一件可笑的事。居正隨即疏稱「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皆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爲福哉？」（原疏不見張文忠公全集，略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經過這一度駁回以後，戒壇祇有停止。三月初，

神宗病體大愈，禮部奉旨擇于初九日請皇上視朝。初八日，文書官到內閣，對居正口傳聖旨：

朕明日早朝，切欲與先生一見，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說與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華殿伺候。神宗召見，居正叩頭稱賀道：「恭惟聖躬康豫，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

神宗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

「臣久不覩聖顏，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聖體雖安，還宜保重。至于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皇上免勞掛懷。」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一面吩咐賜銀五十兩，彩幣六表裏，燒割一分，酒飯一卓。

居正俯服在下面叩頭。

神宗又說：「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居正奉命，在晨光熹微的中間，向前挪了幾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這纔擡頭仰看，見得神宗氣色甚好，聲調也很清亮，心裏不由地感覺快樂。

「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神宗告訴他。

「病後加餐，誠為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居正說。這位老臣底態度越發嚴肅了，他鄭重地說，「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尤望聖明加慎。」

「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神宗說，「三宮俱未宣召。先生忠愛，朕悉知。」

殿上又是一度沈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

居正叩頭以後，退出。奏疏八召見紀事對話用原文

神宗和居正的關係，眞是密切。居正是皇上底臣僕，同時也是皇上底監護人。平時對於年輕的朋友和晚輩所不便說的話，居正都說了。「先生忠愛，朕悉知，」這七個字出口的時候，神宗也是十分地感動。君臣間這樣深切的情感，誰會想到還有變動的一日！

萬曆七年，宮中的用度，又開始增加。本來宮中金花銀，按年由戶部經進一百萬兩，自六年起，已經增爲一百二十萬了，七年以後，神宗又開始需索。居正看到戶部尙書張學顏感覺困難，便毅然地把責任負起，疏稱：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銖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畜，可爲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待，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治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

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計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銷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此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積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奏疏八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萬曆六年還朝以後，居正在對內對外方面，都有相當的把握。北邊的敵人分散了，俺答祇是一個降王，替明朝約束韃靼的部落。東北邊也許還有一點問題，但是仗着李成梁底朝氣，和遼東十幾萬大軍，一切都有辦法。整個的內政，已上軌道，祇待清丈完畢，把人民底負擔，重新調整。內外的困難已經沒有，但是居正底困難，正在不知不覺地加強。問題祇在神宗身上。

做父母的常說：「小的子女好養，大的子女難教。」為什麼？小的時候，子女底個性還沒有發展，甚談不上獨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們聽從父母底指揮，馴伏得和羔羊一樣，引起父母的憐愛。等到大了以後，他們底個性發展了，他們開始發現自己，在生活上，也許需要父母底維持，但是他們儘有獨力生存的能力，對於這一點維持的力量，當然不願接受太大的委屈。於是家庭之內，父母底意志和子女底意志並存，有時從並存進到對立，甚至從對立進到鬥爭。假如一家之中，父母底意志不一致，子女又不祇一人，小小的家庭，無形中會成為多角形的戰場。

不過親子之間，究竟有親子之間的天性，而且經過幾千百年以來的禮教，子女或多或少地總覺得在父母面前有屈服的必要。儘管家庭之中，有不斷的鬥爭，但是親子之間，不一定會決裂，這是一個理由。

但是居正和神宗的關係，究竟不是親子的關係。在十歲的時候，小小的神宗，對於居正，祇看到一位長髯玉立的大臣，這是自己底監護人和老師。神宗覺得他可敬，有時不免有點畏懼；但是在大半的時候，居然覺得他可愛。天熱了，看見老師在講書的時候，汗流滿面，神宗吩咐太監們替他掌扇；天冷了，看見老師立在文華殿的方磚上，寒氣森肅，神宗便吩咐太監們拿毡片把方磚遮上，免得老師受寒。有一次，居正在上直的時候，忽然發寒熱，神宗趕忙自己調好椒湯，送給老師。神宗是一個好孩子，待老師真是非常殷勤。

然而現在他已經十七歲了，在早熟的環境裏，他已經娶了親，而且不久以後，他便要做父親。他久已是皇帝，現在是開始發現自己。他有他底意志，這個意志，必然地有和居正底意志鬥爭的一日。關於這一

點，姑且不論，而且因爲居正垂死的時候，神宗底意志，還沒有達到十分堅强的程度，他們兩人，沒有經過實際鬥爭的階段，所以也可置之不論。但是在神宗發現自己以後，他底意志已經存在，不久以後，逐漸形成和居正對立的地位。這個神宗沒有覺到，居正沒有覺到，但是兩個意志底形成對立，是無法否認的現實。

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裏，充滿偏執和高傲，這是無可諱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誕，但是這一枝中斷；皇位落在世宗手裏。世宗還是偏執，高傲；中年以後，有些頹廢，不過頹廢的中間，常時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親底模範，更加頹廢，不過他還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裏，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底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裏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面。經過幾世幾年的薰陶，小農底氣息養成了。慈聖皇太后把這一股氣息帶進北京皇宮裏面，再把這成斛成石的觀念，灌輸到神宗底血液裏。明朝底皇帝，祇有神宗嗜利，出於天性，也許祇可這樣地解釋。以後傳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經過幾度的沖淡，已經不十分顯著，但是國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底昏憒，思宗底操切，明朝底覆亡，成爲必然的形勢，而一切的禍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時期，已經種下。神宗中年以後，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疏獻酒色財氣四箴，曾說：

競彼鏐鐐，錙銖必盡，公帑稱富，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財箴

御史馬經綸也會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貨成癖」。萬曆三十年的時候，神宗病重，看着死日已近，這纔下詔把自己發明的那些搜括民財，無補國用的商稅礦稅，一概取銷，召首輔沈一貫入宮，親自把手詔交付他。一貫出宮以後，大臣們一面悲痛皇上底病危，一面也不免慶幸民生底復蘇。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還是捨不得這一大注民財，再派太監們到內閣追還聖旨。大學士方在設法掙扎，太監們來了一個又一個，最後連來二十位，拚命坐索。神宗派司禮太監田義去，田義不肯，神宗從牀上爬起來，拿刀子戳上去。內閣裏這二十位太監，磕頭懇求，額角都磕破了，血流滿面，沈一貫無法，祇有把聖旨繳進，一切礦稅商稅照舊徵收，銀兩不斷地向宮中流進，纔能滿足這位小農底外孫。

在萬曆七年的時候，這粒嗜利的種子，雖然沒有成長，但已經在那裏萌芽。金花銀增加了，這是一筆收入。其餘的需索，經過張居正張學顏底諫阻，受到一些挫折。不要緊，神宗底心靈，想到辦法了。他吩附文書官姚秀到內閣傳諭擬旨，着戶部鑄錢，供給內庫使用。誰能禁止皇帝不使錢呢？明朝的貨幣制度，本是一言難盡的事。大體講來，銀兩是當時的本位硬幣，銅錢是輔幣，鈔是紙幣。從洪武以來，新鈔不斷地增發，紙幣和硬幣久已脫離聯繫，成爲不換紙幣，祇有在頒賞的時候，數量激增，成爲意外的壯觀。銅錢和銀兩，雖然多少有些本位幣和輔幣底關係，但是中間並沒有固定的兌換率，錢少了，錢和銀兩的比率便提高；錢多了，錢和銀兩的比率便降低。所以實際上錢和銀兩的關係，不是輔幣和本位幣的關係。洪武年間，每錢千文換銀一兩；到了嘉靖年間，錢太多了，且私鑄盛行，形式薄劣，落到六七千文換銀一兩。在錢法既壞已後，於是通令對於錢的行使，分出等級來；嘉靖錢七百文換銀一兩，洪武以來諸朝的錢千

文換銀一兩，古錢三千文換銀一兩，一切濫惡小錢禁止行使。法律雖然有了明文的規定，市場上還是無從整頓。錢法混亂，事態已經非常嚴重。偏偏神宗傳旨鑄錢行使，他看到化費工部底工本，而增加內庫底儲蓄，眞是一件便利的事。但是他卻沒有曉到通貨的濫發，祇能增加市場的混亂。四月十九日居正上疏道：

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月，奉聖旨：「萬曆通寶制錢，著鑄二萬錠，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著以一千萬文進庫使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貨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上用者也。今若以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爲晚。仍乞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尙儉德，撙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亮察。（奏疏八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神宗得疏以後，傳旨停鑄。是月，居正上籍御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敕；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覩？一喜一怒，作人燠寒，紘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勿謂宥密，人莫與窺？一動一言，惟爲度律，危懼則存，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不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雖鍾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惕勵者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忘，愼終如始，萬壽無疆。（文集二）

萬曆七年四五月間，發生兩次封爵的問題：一次是皇親王偉封永年伯，（明史外戚恩澤侯表作萬曆五年封誤）一次是遼東總兵李成梁封寧遠伯。王偉是王皇后底父親，神宗底岳父。神宗大婚，授王偉都督同知，現在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王偉著進封伯爵，吩咐內閣擬旨。神宗連正德二年，武宗岳父夏儒封爵，嘉靖二年，世宗岳父陳萬言封爵的故事，都送來了。居正無從拒絕，他說：「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宮至親，臣

等不敢抗違。」但是他也指出：

臣等恭照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連姻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曾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宏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高皇帝之舊制也。（奏疏八論外戚封爵疏）

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各府部衙門會議封拜事體的結果，彼時諸臣公疏：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同前）

嘉靖八年奉旨批准。以後嘉靖隆慶兩朝外戚封爵，祇能及身爲止，不准世襲，便是嘉靖八年會議的結果。現在居正重新提出，對於王偉的封爵，給與應有的限制。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制纔行撤消。

但是居正對於邊功，便是另外一個看法。萬曆六年三月長定堡之捷，固然是一幕悲喜劇，但是十二月東昌堡之捷，卻是一個大勝。這一次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連同土蠻，黃台吉，煖兎拱兎，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台等，帶領三萬餘騎韃靼武士向遼東東昌堡進攻，前鋒一直打到耀州。遼東總兵李成梁一面吩咐諸將各守要害，一面帶領兵馬，出塞二百餘里，直搗圜山，在這一個戰役裏，一共殺去九個酋長，八百

四十個武士，虜獲一千二百四匹戰馬；其餘的韃靼武士，一齊退卻。東邊的捷報到了，神宗告謝郊廟，在皇極門大會百官，宣布大捷。

居正得到捷報以後，和遼東巡撫周詠說起：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即謝却，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國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卽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疏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書牘十答遼東巡撫周）

萬曆七年，居正提議成梁封爵。他說，「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惟有封爵，纔可以鼓勵將士。」五月，成梁封寧遠伯。成梁派家人到居正宅中送禮，居正堅決地拒絕，他說：「你底主人身經百戰，封爵是他底本分；我受他底禮物，便是得罪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

七年七月，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本來織造是由皇帝派遣內監到江南一帶主持的。他們頒發北京帶來的樣子，要民間如式織作，經費有一部分出於內庫，也有一部分出於鹽稅；但是事實上經過幾次周折以後，民間所得有限，皇宮派人定貨，祇成爲意內的需索。恰恰這一年江南水災，所以蘇松督造的太監孫隆，更比應天督造的許坤，容易引起民衆底怨苦。在兩位給事中上

疏，交給工部查復以後，神宗派文書官到內閣傳諭道：

御用袍服緊急，若如部議取回內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

顯然神宗拒絕召回內臣。第二天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入宮，行禮以後，居正奏道：

「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羣聚劫奪者。地方錢糧，委難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明旨停止織造，着孫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詔令不信，而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皇上敬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聖心。」

「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遠不過來春爾，」神宗疲賴地說。

居正追緊一步說：「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即孫隆在彼，亦能仰體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災地疲民，不堪催督，願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災稍輕，許坤仍舊可也。」

居正說話，追緊一步以後，隨即放鬆一步。神宗有了回旋的餘地，同時他也提出內庫發出銀五千兩，不完全仰給江南錢糧。他說：「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

三位大學士叩頭謝恩，神宗這纔把工部覆疏交給居正，他說：「先生將去票來。」說過以後，神宗看着三位大學士說：「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

居正代表內閣說：「誠如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皇上德意而已。願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生靈，仰戴至仁，實社稷靈長之慶。」（奏疏九請罷織造內臣對話用原文）

叩頭以後，三位大學士退至內閣擬票，取回孫隆。

事情算是有了一點頭緒，但是沒有結束。承運庫太監孔成上奏，賞賜夷人，缺乏段匹，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共該七萬三千疋。奉聖旨：「工部知道。」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一看，知道情形嚴重，上疏請求酌減增造段疋。工科底奏疏發下擬票，居正纔曉得從中又起了變化。「皇上為什麼又要織造呢？」居正想。他看到現在祇有再求酌減。在奏疏中，他提出祖宗朝一歲所造，原有定率；嘉靖年間，纔有添織，但是祇可偶一為之，說不得是常例。以後他更說到：

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婚禮重，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造之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頃蒙特恩，破格蠲振，又取回織造太監，疲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卽施，非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諱者。科臣所奏，宜留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衛夷人，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俺答款貢，歲增賞賚，溢於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御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

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聖明再諭該庫查北虜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三衞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卽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冀俯從科臣之言，一概減半織造，其支費錢兩，勅下戶工二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爲虛文，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奏疏九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疏上以後，神宗准如所請，但是事實上還是增造，神宗依然得到心理的滿足。

萬曆七年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得到消息，土蠻帶領四萬餘騎，向遼東進攻，立卽告急。東北方的邊防，突然緊張起來。本來居正對付韃靼的政策，是使他們從內部分裂走向對立的局勢。俺答通貢，封順義王，成爲中國的藩屬；但是土蠻仍然倔強，屢次要求貢市，——其實祇是通商，——但是居正認爲在土蠻沒有屈服以前，談不到貢市。事情成了僵局，土蠻屢次引兵進攻，想用武力強迫中國通商，薊遼方面的防務，永遠不能鬆懈，其故在此。神宗在居正把遼東警報奏進以後，立刻吩咐內閣擬旨，諭兵部議進剿之策。居正面奏道：

「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卽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傳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衆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淸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爲遼東聲援。令薊鎭總兵戚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今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參將許汝棨楊繼，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

事前向中所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勅本兵姑議驅剿，以後相機別議。且彼中戒備頗嚴，諒無疏失，伏惟皇上少寬聖懷。」

在這一大片敍述裏，居正把遼東的布置，完全說明。

神宗點頭道：「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奏疏十一經筵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對話用原文）

經過這番布置以後，土蠻底軍隊退去了；後來土蠻和速把亥同駐紅土城，分兵進攻錦州義州，成梁出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殺去四百七十餘個韃靼武士，這是所謂紅土城之捷。

萬曆七年十月，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麟奏報河工告成。自從六年正月以來，居正把河漕事務，完全交付吳桂芳，不幸就在正月，桂芳病歿。二月居正起用潘季馴總理河漕。四月，季馴疏辭總理河漕事務，上諭不許。季馴這纔放手做事，六月上疏條陳大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堤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五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

季馴看清河工全無掣肘之虞，居正也看清惟有季馴纔是治河之人，所以擬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著他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拏問參治。」季馴得到這一重保障，八月間彈劾淮安水利道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治河無狀，上諭楊化隆王宏化「都著革職，送吏部擬處，毋得概擬復職以致輕縱。」（明神宗實錄）在這些處分後面，看出居正對於季馴的一力支持。但異議還是不斷地發生。季馴主張塞崔鎮決口，御史林碧潭提議崔鎮不當塞；季馴主張築遙堤，林御

史提議遙堤不當築。異議在居正面前提出了。倘使居正是一個河工專家，也許他可以給一個解決，但是他不是專家，而且工部尙書李幼滋也不懂。居正無法，祇能把兩條提議間接和季馴提出，希望得一個解決。他說：

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閘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閘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事可逆睹，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于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端望留神以便措畫。

書牘十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居正這一封書，完全是商榷的語氣，但是季馴看得很清楚，他認爲崔鎮決口必須塞，遙堤必當築。他在條陳六事裏，曾經說過：「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他又說：「黑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築堤者，既無眞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

季馴對於河工的經驗多了。嘉靖四十四年，隆慶四年，他曾經兩次總理河道，現在是第三次了。他感激居

正再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把自己底經驗和學識報答國家，但是他也認定自己底主張，沒有修正底餘地。接到居正去信以後，他重新再說一番。這一來果然把居正折服了。居正說：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茲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俟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事，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同卷答潘印川）

林碧潭底提議推翻了，居正一切聽從季馴的主張。後人稱居正爲偏執，倘使認識居正對於河工的處理，也許不至認爲偏執吧！經過這一度論定以後，季馴對於工事，著著進展，萬曆七年秋後，大功完成，季馴致函居正，推功當軸。居正復書道：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瞻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議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楊，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仆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書牘十一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季馴於河工告成以後，上疏神宗，這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最後他說起：

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堤以防其決，築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者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愚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illegible]，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祕策，駭人觀聽者。偶倖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著乎兩儀，靈威並運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是國之資，軫昏墊切儼予之慮，宵旰靡皇，綵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婾惰以警巽頑，折浮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盡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纘禹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蒸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貪天功以爲巳力哉！

季馴上疏以後，工科給事中尹瑾奉命踏勘。萬曆八年二月，勘畢奏報，降旨加季馴太子太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季馴對於居正的感激，眞是徹底，直到居正身後，全家被禍的時候，他還冒着神宗盛怒，上疏請求降恩宥釋，終於季馴也得到革職爲民的處分。這是季馴黨庇居正嗎？不是。他認識，倘使在萬曆六七年間，沒有居正底支持，他便沒有完成河工，報效國家的機會。

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居正底父親逝世，到萬曆七年十二月，已經二十七個月了。神宗詢問吏部，居正何時服滿；吏部復稱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滿。明代，親喪守制二十七個月，自聞訃日起算，不計閏月，居正九月二十五日聞訃，所以扣至是日期滿。十二月二十三日，神宗派文書官孫斌捧手諭到居正私宅，內稱：

諭元輔張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早朝畢，候朕於平臺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見奏疏大服闋謝降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居正覆疏中言：「臣敢不益攄丹悃，仰答隆施！倘筋力之未疲，遠道寧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何愛於捐糜？」一切指明這是他那「以其身爲薦蓐，使人寢處其上」的志願。

二十五日早朝以後，居正到文華殿，聽候召見。他叩頭謝恩以後，跪奏道：「臣前奉欽依，在京守制，服滿朝見。」

「先生全忠盡孝，萬古留名，」神宗說。

居正重新叩頭道：「臣蒙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子之情，不勝感戴。」謝恩已畢，居正又叩頭道：「昨蒙聖恩，特降手敕，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兩度叩謝以後，居正奏稱：「昨奉敕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尙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皇上俯容，再寬數日，免令朝參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

神宗計算年前祇膳幾天，因此吩咐道：「先生元旦出來也罷。」

居正叩頭遵旨。

神宗吩咐內監道：「與先生添飯吃。」

居正叩頭道謝。

居正又奏道：「臣在制中，屢荷兩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稱謝，未敢擅便，請旨。」

神宗說：「是。着張宏引進。」

居正跟隨太監張宏先到慈慶宮外叩頭。仁聖皇太后遣內監傳旨道：「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仁聖太后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張宏再領居正到慈寧宮。張宏進去，居正在外面叩頭。慈聖皇太后是神宗生母，因此說話更覺親切。她着張宏傳旨：「皇帝沖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慈聖太后吩咐張宏管待居正三杯酒，另外特賜金九品，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筯一雙，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見奏疏九召見平臺記事對話用原文）

萬曆六年大婚，羣臣一概加恩，居正因守制未預，至是吏部題請加恩。神宗降諭，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蔭武職伊男，陞一級世襲。居正再疏辭免恩命，最後神宗准如所請，完成居正功成不居的志願。在再辭恩命疏中，（奏疏九）居正提起神宗在日講時候的談話：

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

他接受武廕進級的恩賚，但仍辭太傅加祿。他說：

> 夫施及於己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今蒙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衞司，延以世賞，藐焉弱息，荷此殊榮，斯蓋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祇領，仍屬臣後嗣，世效犬馬，仰報生成。（奏疏九再辭恩命疏）

萬曆八年正月，吏部因居正任一品官，已滿九年，例應考滿加恩，居正具疏力辭，更提出萬曆五年在京守制的心境，他說：

> 臣出則綜理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夫有識者，咸謂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於君臣父子之情，庶幾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算前後月日，通作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皇上昔日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蓋事必據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聖明，罄中情款，惟求協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已，而故爲是喋喋也。伏望聖慈俯鑒愚誠，特停恩命，勅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皇上曲全之仁，與微臣自處之義，終爲完善，無所虧缺矣。（同卷辭考滿加恩疏）

經過居正盡情剖白以後，神宗傳諭道：

卿昔為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勳茂績，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茲覽卿奏，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勤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見上

萬曆八年二月，神宗親耕耤田；三月奉兩宮皇太后至天壽山謁陵。居正認定現在是歸政的時期了，在扈從謁陵回京以後，隨即上疏乞休。他說：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親揚末命，以皇上爲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恆恐付託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聖慈，眷禮隆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怨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天地祖宗洪祐，中外安寧，大禮大婚，耕耤陵祀，鴻儀鉅典，一一修舉，聖志已定，聖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賢濟濟，以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勝頓憊，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已往，聰明智慮，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特出睿斷，親總萬幾，博簡忠賢，俾參化理，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爲犬馬以圖報效也。同卷歸故乞休疏

居正歸政乞休，本來是一種謀定而動的辦法，但是完全出於神宗和其他諸臣底意料，大衆都有些茫然。神宗立即下旨慰留：

卿受遺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愼無再辭。見上

居正奉旨以後，再上第二疏。這一次他決定不再往內閣辦事了，疏中備言：

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譾劣，仰承先帝顧託之重，祇荷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庶以仰酬高厚之萬一，豈敢輒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以致心血耗損，筋力虺隤，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餐荼茹董，若自知之，恆恐一日顛仆，有負重託，欲乞身於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國事未定，大禮未完，口囁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又安，國家無事，諸大典禮，皆已完就，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臣，造父無失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爲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塡溝壑，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發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

以愛國也。（同卷再乞休致疏）

但是神宗堅持不許，聖旨說：

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諸大典禮，雖已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卿輔理甚切，未便是卿閑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年逾五十，豈得便自稱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卽出，永肩一德，用成始終大忠。著鴻臚寺官，往諭朕意。（見上）

除由內閣擬旨，著鴻臚寺官傳諭以外，神宗另頒龍箋手敕，著司禮監太監孫秀，文書房官邱得用，捧到居正私宅。神宗說：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朕面奉聖母慈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與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先帝憑几顧命，方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見同卷謝聖諭疏）

慈聖太后和神宗底諭旨來了，鴻臚寺官，司禮太監，文書房官都在那裏奉旨催促供職。在君臣大義的標準下面，居正沒有徘徊底餘地。他祇有提出扈駕山陵，觸冒風寒，和近聞三弟居易訃音，感傷致病的理由，請求給假數日，容其調理，少可以後，卽行供職。這一次神宗兪允了，數日以後，居正仍回內閣辦事。

居正書牘中，屢次提到歸政乞休的故事。他說：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

休，甚非得巳。迺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輙復就列，徐俟再圖。書牘十二答賈春宇

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遇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巳，輙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錮，歸宿無期，觖悵觖悵。同卷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蹶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巳，且欲因而啓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奈何！同卷答司寇王西石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鼓陋，師心獨任，不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玆，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玆幸主德日濟，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巳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壠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巳也。重蒙主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二十八

弟以謭劣，謬膺重任，恆恐中道顛蹶，有負夙昔期許之心。玆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書牘十二答石麓李相公

賈春宇名應元，時爲大同巡撫，大致和居正關係不深，因此居正對他底話有些閃鑠。王之誥，徐階，李春芳和居正關係較深，這幾封信，値得仔細尋味。尤其王之誥是居正底親家，所以說話更切實。

從居正以上，高拱，徐階，嚴嵩，夏言，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最後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有的被殺，有的兒子被殺；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殺的危險。這一個傳統太危險了，時時給居正以威脅。萬曆五年，居正沒有去位，實際也不免有些懼禍的意思。他說：「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知道這一個時期實際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亂說。從五年到八年，居正底政治地位更加鞏固，然而居正底危險也更加擴大。一切的危險都發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點和前後不同的地方，便是沒有攝政的制度。英宗九歲即位，世宗十六歲即位，神宗十歲即位，憲宗十六歲即位，都沒有攝政或是太后垂簾聽政的傳統。在這一羣皇帝中間，世宗最英明，即位不久，大權隨即到手，憲宗是一個白癡，大權始終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時的年齡更小，當然談不到親政，英宗初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張居正，名爲內閣大學士，其實是攝政大臣，這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三楊始終維持一個合作的局面。高拱張居正當穆宗在位的時候，在最後的階段裏，已經不能並存，神宗即位以後，居正利用政治機會，撇開高拱，成爲實際的獨裁者，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以後居正逐漸鞏固既得的政權，內而內閣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撫，沒有一個不是居正推薦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給事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不聽居正底指揮。在神宗尙幼的時候，這個正和古文尙書伊訓篇所說的「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僞孔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相合。但是現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

超過應當親政的時期。居正當國，便等於神宗失位，大學士和皇帝，成爲不能並立的形勢。在這一個情態之下，居正頭腦糊塗一點，便可以做王莽；氣魄大一點，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個提倡忠孝的環境之下，也不容許王莽曹操的產生。居正以忠孝自負，而忠孝自負的主張，又和專權當國的現實，不能融洽，心理遂陷於極端的矛盾狀態。

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後驅使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路線。以威福奉還主上，也許神宗不至於不容自己優游林下吧！他甚至說不敢決計從此一去不返，祇要稍許休息，日後在必要的時機，仍然朝聞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場，亦所弗避。（見再乞休致疏）這是委婉的說法，祇想神宗給他一個脫身的機會。居正不是沒有機權的人，但是這一次的乞休，確是出於至誠。攝政的皇帝做過八年，明代開國以來，四個在位的皇帝，時期都沒有這樣長，居正還不應當滿足嗎？對內對外，整個的國家上了軌道，自己去位以後，內閣裏面張四維，申時行，都是自己引進的人，諒意不至於反噬。江陵的家產雖然不大，但是總算富厚了，那裏有五十幾歲的老妻，有兒子，還有最近新添的三四個孫子，門庭以內，充滿快樂的空氣，爲什麼不回去？居正又曾說過：「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於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深用爲愧耳。」（書牘十二答憲長徐中台）徐中台怎樣「深獲我心」，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居正和他的關係而論，中台還夠不上深談，居正之言，祇是一種機權。假如我們記得居正宅憂之時，神宗年十五歲；乞骸之時，神宗年十八歲：那麼我們不難深獲居正底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個小農之女底目光裏。是因爲她從下層出身，接近后士，所以賦有特殊的智慧，驚人的常識嗎？我們不敢說。但是她能瞭解居正，她對神宗說：「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這是一位隨時督責，隨時罰跪的母親，連外祖父武淸侯李偉都畏懼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錯事，聖母把他召進宮內，切實訓戒，〔見明史卷三〇〇外傳戚〕何況自己？」神宗又在沈思了。龍籤手敕提到聖母慈諭，實際是把居正攝政的時期，再延長十二年；也就是神宗底失位，再延長十二年。神宗說過：「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這九個字，値得仔細玩味。在虛君政治制度沒有確實成立以前，這一種辦法，必然會造成皇帝和首輔的決鬪。殘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遼王憲㸅的決鬪；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神宗的決鬪。這纔是人生的不幸。居正自言「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矣」；又言「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他現在竟沒有自全之策。「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盡頭竿究竟不是一個安全的地位。

就在八年三月，居正得到一件大喜的事，他底第三子懋修中了殿試第一人。這一次主考是內閣申時行，侍郎余有丁。在當時的情狀下，首輔底兒子當然會高中的，何況懋修在兄弟中，才具較高呢？主考閱卷，擬定懋修第三，進呈御覽。神宗看過以後，改爲第一。這一科，居正長子敬修也成進士。居正六子，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進士，第四子簡修，加恩授南鎭撫司僉書管事。

八年閏四月兩廣總督劉堯誨奏報討平八寨。兩廣的吏治，向來是一個問題：吏治不淸，地方不靖，盜匪海賊，和叛變的猺獞，成爲相應而來的事實。八寨在廣西桂林平樂兩府，本來是獞人羣居的場所。隆慶

年間，殷正茂討平古田的時候，八寨先降，於是并龍哈，咘咳爲十寨，立長官司。萬曆六年，曾經有一次叛亂，兩廣總督凌雲翼隨即討平。雲翼去職以後，堯誨繼任，八寨又來一次動亂。居正和堯誨討論過幾次：

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同卷答兩廣劉凝齋論殷取與）

這都是萬曆七年的事。第二年八寨敉平，居正更和堯誨談到兩廣的情況。他說：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游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沈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旨，凡大舉征勦，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廣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頹靡儒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諭戒諭之。（書牘十二答劉凝齋）

八年二月，河工勘報完成，潘季馴陞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這是一個崇銜，其實用不到管事。明朝有添注官，在實缺官以外，臨時添設，本來是一種酬勞的意義。但是季馴在河工已久，委實需要休息了，居正想起前任兩廣總督凌雲翼，現任南京兵部尚書，祇是一個衙曹，決定派雲翼總督漕運，以爲代潘的地步，同時再調潘代凌，成爲潘凌對調，他分別和兩人說起：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之代江（漕運侍郎江一麟）者，亦卽以代公，不可不愼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雲翼）公爲宜。此公虛

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也。留京參贊（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南京軍務）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即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過添注管事，駢枝閒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熟，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書牘十二答河道潘印川）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略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斂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公鴻猷偉略，優游留者，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粵，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事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區區，萬望鑒諒。（同卷答南兵衆河道凌洋山）

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成績，逐日進展，但是對於居正不滿的呼聲，還是不斷。八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匡時五要，謂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最後提出言路當開。他說：

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

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奧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爾！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成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意輸誠，效忠於陛下矣。

世卿此疏直指居正，當然引起居正底激怒。因此吏部尚書王國光改世卿爲楚府右長史。明代王府官不易升調，一入王府，實際成爲禁錮，世卿這一次調任，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處分。

八年八月間，刑部侍郎劉一儒致書居正，討論時政。一儒夷陵人，是居正底親家，居正底女兒嫁給一儒之子戡之。在新婦進門的時候，一儒看到粧奩中的珠玉錦段，盈箱滿篋，連忙吩咐另行封鎖，一概不許動。一儒當然有他底計算，兒婦談不到反對。居正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不斷亢進，一儒和他說：

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假如居正接受一儒底忠告，定然可以收回大部分的人心，但是居正接受這個忠告，便不是居正了。萬曆初年的政局，終於留下精明有餘，渾厚不足的印象。

朝廷大政，一切有居正負責，十八歲的神宗，閒得沒有事做，四書五經無須再讀了，他便慢慢地尋求消遣的方法。皇上所住的是乾清宮，宮裏的內監大小不等，管事的稱爲牌子太監。乾清宮牌子太監孫海，

客用，既然負責伺候皇上，他們便逐漸引導神宗尋求娛樂。有時皇上帶同太監們，短衣窄袖，一同出宮，嬉游竟日。怕什麼？手上帶的是刀杖，根本不怕什麼意外。一次神宗到西城，正在喝過酒以後，醉眼朦朧地吩咐小內監唱曲子。也許是小內監撒嬌吧，偏不肯唱。這是欺君之罪，還了得！皇上有的是刀子，嘩喇一聲，刀子出鞘，嚇得小內監直抖，旁面的人求情，經過使勁鞭撻以後，這纔平了神宗之怒，但是到底還把小內監底頭髮割下，實行割髮代首的故事。眞有趣，整個的人生都戲劇化了。神宗仍在兵杖簇擁的中間，帶醉回到乾淸宮。

神宗酒醒以後，馮保久已奏明慈聖太后了。慈寧宮的太監正在催促神宗前去。沒奈何，去罷！慈聖太后看見神宗，喝聲跪下。神宗長跪在那裏，聽聖母底訓導。慈聖太后把神宗底過失，一五一十地數說一番。神宗無從辯護，眼淚簌簌地落下，最後他祇有請求慈聖太后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慈聖這纔吩咐神宗檢出一本書來。重行長跪以後，皇帝打開書本一看，正是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他讀到「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眼淚從眼眶裏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歡，得到這樣嚴重的後果。（令取霍光傳入覽事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現在的霍光是張居正。但是居正懇請慈聖太后准予神宗改過，他提出這祇是一時的糊塗，究竟和昌邑王不同。慈聖太后意轉以後，纔吩咐居正代神宗下罪己手詔，一份給太監們，一份給內閣。罪己的語句，着實委屈神宗，但是不是這樣，挽回不了聖母底盛怒。居正竟寫下了。（令居正草帝罪己手詔事見明紀卷四十明史馮保傳作保屬居正草帝罪己手詔）

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著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旣受

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闔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教誨我，我今改過，姦邪已去。今後但有姦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見奏疏九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為輔臣，輔弼朕躬，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為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為堯舜之臣。朕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姦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見同卷請汰近習疏

居正和馮保商議以後，覺得孫海客用處分嫌輕，立即上疏再求加重，充做淨軍，神宗當然照准。其次馮保提出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應得之罪，其他內監一概責令自陳，切實整頓。這次居正上疏，在神宗和居正的關係上，留下重大的影響：

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為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幷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臣聞皇上夜間游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為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

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覲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燕間，游宴別宮，釋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姦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逬去姦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於以往，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尙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爲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老成康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彗出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聖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預聞。臣居正又親承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旣蒙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

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宮壼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爲虛言，將來之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聖慈鑒宥。（奏疏九請清汰近習疏）

神宗得疏以後，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同時孫德秀溫泰周海奉旨降三級，私家閒住，永不敍用，其司禮監及管事牌子等都着自陳。

這一次是一個小小的鬬爭。在這個鬬爭裏，神宗在一邊，李太后馮保張居正在一邊。鬬爭底結果，神宗失敗了，罪己手詔，祇能增加失敗者底慚憤，成爲日後報復底張本。馮保利用自陳底機會，在宮廷內可以逐漸排斥異己。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宮壼起居等事，權限非常擴大，久已超越大學士票擬諭旨的本分。一切的政局，正在轉變的當中，直到萬曆十年居正死後，再來一次清算。

居正清汰近習疏底精神，完全是諸葛亮出師表底再現。居正底標準人物是伊尹，周公，諸葛亮。他當國十年的成績，也委實不愧三人，但是居正忘去了神宗不是太甲，成王，後主。關於太甲成王的故事，因爲古史方面的問題糾纏太多，姑不置論。後主底個性，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是一個平庸到無可奈何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自己平庸，一切都聽諸葛亮指揮。諸葛亮死了，他秉承諸葛亮底遺言，用蔣琬，費禕，姜維。他沒有主張，因此他也不作主張。蜀漢以全未開發的一隅之地，和中原抗衡四十年，委

實不能說不是後主知人善任的成績。神宗是另外一個形態的人物。神宗聰明，有主張，有決斷，但是同時也是頹廢，好利，不知上進。居正當國的時候，國勢蒸蒸日上，但是居正歿後，神宗不能再用第一流的人物，申時行底才具，不是沒有，但是在那個環境之下，祇能優柔便辟，採取明哲保身的途逕。後來明朝亡國之禍，其實都在神宗時代插下種子。居正把神宗當後主看，這是居正認識的錯誤。我們把諸葛瞻底任用，和張敬修底自殺相比而論，便會知道認識錯誤，真是一個可怕的事件。

神宗罪己手詔既下以後，居正意識到他底放蕩，完全是閒極無聊的結果，所以利用反省的時機，請求敷陳謨烈。他說：

先該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面請裁決。伏奉諭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聖聽，即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已。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終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事，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聖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

容談，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奏疏九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居正吩咐翰林院諸臣，就列朝寶訓實錄，撰爲謨訓類編，共分四十款，排日進講。他底心理還是隆慶六年十二月進帝鑑圖說的心理。疏中又言「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講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萬曆九年正月初五日，神宗在文華殿齋宿，這一天大風來了，黃塵蔽天，神宗吩咐文書官和居正說：「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警備。」居正聽到以後，立刻傳諭邊鎮，準備應付。

一直到現在，北方的邊事還時時縈繞君臣的懷抱。比較鬆一點的是河套。在那裏的韃靼已經衰弱，正如居正在萬曆八年和三邊總督郜光先所說的「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書牘四答三邊總督）

最成爲威脅的是土蠻。土蠻向東可以進攻遼東，向南可以進攻薊州，所以雙方都時時在警戒的當中。

遼東的李成梁，和土蠻交戰幾次，在戰事方面有相當的把握。薊州的戚繼光，正以威名太大，土蠻遠去，因此沒有立功的機會。萬曆八年秋間，傳聞土蠻南下，居正連忙去信說起：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虜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闚遼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即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則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以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愼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豫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書牘十二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韃靼諸部之中，勢力最大的當然是俺答。自從俺答封爲順義王以後，實際上成爲中國底附庸，接受中

國底命令，約束部下。但是俺答對於部下，時時感覺不易駕馭。俺答底長子黃台吉，便是一個不易駕馭的人。大致是萬曆八年吧，黃台吉看見土蠻出兵虜掠，羨慕的了不得。他坦白地和父親說，自己準備向中國開戰。

「宜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俺答說。

除黃台吉外，其次是靑台吉。他是老把都底兒子，俺答底姪兒。靑台吉和土蠻取得聯絡，因此在北邊成爲威脅，居正對他，永遠不能放心。

在俺答精力充實的時候，當然他可以統制一切，但是現在俺答病了，黃台吉靑台吉這兩位同堂兄弟，益發不受約束。居正還憂慮到俺答身後，部下分裂，固然不易統制；倘使完全爲土蠻吸收，更成爲中國底大害。八年九年之間，來往於居正胸中的便是這許多問題。在書牘中一一可指。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略，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即切盡台吉俺答姪孫）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斂，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同卷答宣府總督鄭範溪按即鄭洛）

近得西部消息，酋順義病已沈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略，願公預圖之，預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同卷答宣府張巡撫按即張佳胤）

黃酋桀驁，殊爲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忽喜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帖然安

言，然非有謀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沮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已就覊紲，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來討，一言黃酋桀驁，詳觀來文與公同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沮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笠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卽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同卷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按題衘誤）

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自驕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笠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書，惟付之不問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隨行者。聞順義夙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同卷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按崌崍卽佳胤題衘誤）

以上都是萬曆九年正月以前的事。經過正月初五神宗傳詔警戒以後，各邊巡視更加吃緊，鄭洛在邊界上獲到黃台吉部衆，居正立卽和鄭洛說：

黃酋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卽封上御覽，以見公

鎭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即以原帖奉奏也。（同卷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按題御誤·）

青台吉對於中國表示服從，但是其弟滿五大仍和土蠻勾結，土蠻入犯遼東的隊伍中，時時有青台吉底部屬。因此居正對青台吉，不能服心，但是他主張交付俺答，增加俺答底責任，便是增加中國底威信。居正和張佳胤屢次說過：

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著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酋東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該鎭防備。（同卷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按題銜誤）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酌處爲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我知，使我得準備，亦足以明彼心迹。即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同前）

辱示。青酋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效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於心耳。……公所論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著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彼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即令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大同巡撫賈應元即春宇）高山西

山西巡撫高文薦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卽夙儆該鎭，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靑酋部衆東犯之事，未審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能保其不變乎？薊鎭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鎭，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同上

九年正月，推行一條鞭法，同時下令裁減諸司冗官，及各省司府州縣官凡一百六十餘員。居正在大政方面，還是著著不懈地進行。同時期裏，神宗底心緒，也似乎安定下來了。居正奏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他說：

臣等伏覩皇上邇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聖學該洽，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姦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旋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淸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則之益，卽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等愼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

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在館祗候。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覽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至進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奏疏十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這是一篇很平常的奏疏，但是在這篇奏疏裏，透出居正那番希望神宗親賢臣，遠小人的忠懇。

九年春間，重新提出外戚恩廕的問題。萬曆七年，神宗后父王偉封永年伯，居正特別提出嘉靖八年會議底結果，指明祗能「以榮終身」，當時神宗沒有注意。現在神宗派文書房官邱得用傳諭內閣，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加恩授職，居正隨即擬定奏覆。邱得用又來了，口傳聖諭道：「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這是詰問，也許還有一些不滿。居正很靈敏地把問題解決了。他把王俊底官階提高，但是拒絕給予世襲字樣。他說：「仰惟皇上篤眷中宮，加恩外戚，此乃情理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是他隨即指出理由，使神宗不能接受。居正說：

臣等恭惟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承大統，將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當先帝龍飛之日，與皇上嗣統之初，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踰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為裁抑也。今奉聖諭令臣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

王偉男王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祖宗舊制，因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皇上與中宮聖壽萬年，將來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戚里，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聖明俯鑒臣等愚誠，特賜俞允，不勝幸甚」同卷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這又是一個小小的勝利，四月十八日，他更直接揭出神宗底浪費，語氣甚至波及慈聖太后。這纔是大臣底風度。

十八日文華殿日講官講畢以後，神宗退到後殿。居正進來，先講謨訓類編，把列朝聖訓實錄講過以後，隨即進呈南京給事中傅作舟底奏疏。

「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居正說。

神宗問道：「淮鳳頻年告災，何也？」

淮是淮安府，鳳是鳳陽府，是現在江蘇安徽兩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說，「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議處。」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居正說。「臣等每奏災傷，皇上即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愛民爲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

之。」居正對於外省底不能奉公盡責，憂國憂民，非常憤激，他不斷地指摘道：「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關，如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彼皆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苦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神宗說：「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於色，當即說道：「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於是他又從容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大乎？」

「然」，神宗說。「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

「皇上所謂常例者，」居正說，「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

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華殿論奏對話用原文

居正這一次議論，從救災到節用，論點不斷地轉移。但是不能節用，便談不到盈餘，沒有盈餘，當然說不上救災，前後自有一貫的道理。在節用方面，居正指出兩點，他希望節省服御賞賚，同時他也希望禁止施捨。神宗撇開禁止施捨一面，祗談服御賞賚，居正便從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神宗說這是舊例；居正說這祗是神宗自己底舊例，不是祖宗底舊例。他證實神宗底揮霍，最後告以「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但是關於施捨方面，神宗避免討論，居正也不追問。爲什麽？因爲這是慈聖太后之事，其實與神宗無涉。

慈聖太后究竟是一個婆婆。穆宗在位的時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國裕民。萬曆元年，慈聖太后和神宗說，要建涿州胡良河巨馬河兩條大橋。神宗對居正講了，居正說道：

「時絀舉贏，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當與民休息，建橋太勞民，且費鉅，誠恐有司亦不能辦。奈何？」

「聖母自己出錢募工，一錢不取於官，一夫不取於民，」神宗說。

「好極，」居正叩頭說。

慈聖太后發內帑五萬兩，由工部派員監工，萬曆二年正月兩橋成功，共費七萬餘兩。橋工完成，慈聖太后又要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廟。碧霞元君據說是東嶽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誕。太后底主張提出以後，工部尚書朱衡和工科給事中請求停工，無效。戶科給事中趙參魯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饑

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當更大。」參魯底話，還是無效。

自此以後，萬曆二年建承恩寺；三年修東嶽廟；四年建慈壽寺；五年建萬壽寺：在這些功德方面，慈聖太后一步沒有放鬆，但是居正也處處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說：

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天子明聖，則生人蒙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老，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文集四勅建慈壽寺碑文）

萬曆八九年間，慈聖太后又在五臺山建大寶塔寺。施捨方面，還是不斷進行，居正所說「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大乎？」正是趙參魯底主張。

萬曆九年五月，居正奏請盡賣民間種馬，他底目的，當然還是解決民間的痛苦。本來明朝的馬政，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制度。除了御馬監，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以外，還有民間孳牧，也屬太僕寺管轄。從洪武年間到弘治六年，經過幾度的立法，民間養馬的額數確定了，種馬由國家分發，草料由民間供給，孳生駒數也有法定的限額。在明初芻牧地廣的時候，養馬沒有什麽困難，以後耕地擴大，牧地縮小，養馬便成爲一種苛政，慢慢地走上買馬納馬的路線。買馬是向韃靼買馬以供軍用，遇到中國和韃靼發生戰事的時候，這是一個全不可恃的來源；納馬是捐馬授職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間，軍事緊急的時候，都曾行過，當然也不是辦法。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張盡賣種馬，當時兵部議定養賣各半，種馬祇賸六萬餘

匹。到了萬曆九年，居正因爲貢市已成，邊馬可用，這纔決定盡賣種馬的辦法，解除民間養馬的困苦。但是在苑馬沒有切實整頓以前，廢止民間養馬，從國防底立場看，不能不算是可慮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

萬曆九年，居正五十七歲。酷熱的天氣，將近六十的年齡，重大的責任，在這一年夏天把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時也想退休，但是環境不容許，他祇能拖着鄭重的步伐，向前面掙扎。九年夏間，他有信給王之誥說起：

賤日猥辱垂念，貺以厚儀，不敢例辭，輙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駑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蹤，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念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謝。書牘十三 答王西石

重潤是居正四子簡修之子，王之誥底外孫，所以居正特別提出。

居正記得當初的大政方針吧！他昌言不諱地承認他底目標祇是富國強兵。爲什麼要富國，富國就是給強兵建立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爲什麼要強兵，強兵纔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長在嘉靖年間，他親眼看見北京幾度戒嚴，四圍的韃靼武士，和洶湧的怒濤一樣，正在併力吞噬這一座孤島。居正掌握政權以後，他期望爲中國解除威脅，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緣。經過十年以來的努力，整個的局勢轉變了。領導韃靼同

中國進攻的俺答，現在領導他們向中國投誠。青台吉底弟弟滿五大向中國進犯，青台吉自認處罰，但是居正利用俺答底領導地位，要和他商量，這是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屢次在信中說起：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宜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書牘十三答宣府張潔撫

馬王大二酋橫索事，馬王大即滿五大之訛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處罰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鈴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則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同卷答總督崛崍計虜酋鈴束其支屬按題銜誤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口口應作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酋另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口酋應作滿酋清時傳刻張文忠公全集諱滿字故滿五大或作馬王大或作口口其實與滿洲無涉不必諱也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

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藴守韜鈐，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昔環洲與兗在鎮時，僕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算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同卷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俺答，祇是一味羈縻，但是決不曲從。萬曆九年，俺答築城，請求中國給與人夫車輛物料。本來韃靼底威力，全在遷徙無常，鳥發獸舉，所以隨時採取攻勢，沒有被圍底可能，因此常處有利的局勢。現在俺答築城，便是一個失着。居正說起：「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斂之道也。」書牘十三答宣大巡撫 這裏透露居正底高興；對於俺答底請求，他斷然地說道，「夫車決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實上他對於俺答，有時不免有些幸災樂禍的意境。在居正底眼光裏，俺答祇是他對付韃靼的一副工具。

居正對於遼東，還是不斷地籌畫邊防。九年三月，遼陽副總兵曹簠在長安堡打了一個敗仗，部下死亡三百十七人。敗報奏聞以後，曹簠下獄。四月吳兗由兵部左侍郎改薊遼總督，居正和他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勵出萬全，故至今虜乘帖服。昨得周巡撫書，遼東巡撫周詠 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簠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書牘十三答薊遼吳環洲

王杲被殺是萬曆二年的事。萬曆元年建州都指揮王杲寇邊，一個韃靼的羈縻官，反覆無常，本來不是意外。遼東總兵李成梁隨即出兵討伐，經過一年有餘的戰爭，王杲失敗，逃匿阿哈納寨，恰巧曹簠時爲參

將，勒兵追擊，最後王杲被執斬首。居正提起這件事，觸動了吳兌底心事。他正在布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樞方面，萬曆八年以後，沒有什麽更動。內閣除了居正以外，還是張四維申時行。六部一概照舊，祇有禮部尚書潘晟在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學謨繼任，禮部尚書久已成爲翰林官進身之階，學謨偏偏不是翰林，當時不免引起一些驚訝，不久也平息下去。九年四月兵部尚書方逢時致仕，由薊遼總督梁夢龍繼任，遵守本兵邊鎭互調的原則。

不幸在各方協調的中間，居正病了。這是萬曆九年九月的事。神宗聽到，特遣御醫診視。居正上疏謝恩，並請給假調理。他說：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宸衷曲軫，特遣御醫診視，傳奉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愼，以上貽君父之憂，沐此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聖慈垂憫，特賜旬月假限，暫解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卽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謝遣醫幷乞假調理疏）

神宗得疏以後，一面派文書官太監孫斌，到居正私宅視疾，並賜鮮豬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聖旨，「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見前疏）所謂「不妨兼理閣務」，指在宅辦公而言，居正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後來大病的時候，還是如此。直到居正昏

沈的當中，他始終沒有放棄政權。

居正病勢稍退，皇上底手諭到了：

諭張少師：朕數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見奏疏十謝聖諭存問幷賜銀兩等物疏）

居正覆疏自言，「仰惟天光薦被，宸眷鄭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報答，亦非敝楮殫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子孫，期世爲犬馬，圖效驅馳而已。」經過幾天調攝以後，居正還沒有銷假，神宗再派文書官邱得用視疾，促其進見。又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乾點心各一盒。居正續假五六日，又說：「臣養痾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皇上左右。」（同卷謝遣中使趙召幷賜銀八寶等物）

居正對於神宗，固然在奏疏中，充滿依戀的感情，但是居正委實願意退休，五十七歲的人了，體力逐日衰耗，國事已經到了可以放手的階段，爲什麼要戀位？居正也曾論到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這一羣人底命運：

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況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

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總攬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文集十一雜著）

居正雜著，隱指時事的不止一篇，這是指的什麼？是指他自己麼？居正事君當然不是趙蓋韓楊底剛狠，但是居正威權震主，也不是趙蓋韓楊可以同日而語。趙蓋韓楊不過是態度底不遜，居正便是權勢底衝突。坤道其順，居正列舉六端，相信自己已經做到，但是「事中主難」，「事幼君難」，居正對於自己底困難，又何嘗不清楚？從萬曆八年起，他決定致仕，但是當時的環境，不容致仕。最痛心的，是造成這個環境的，祇是居正自己。「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莊子齊物論）這纔是人生底悲劇。

在書牘中，居正也留下幾封信，透露他底心境：

賤體入夏即病，荏苒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弱質譾才，久負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頃欲藉此乞骸，而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慮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黽勉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書牘十三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煙水間也。（同卷答耿楚侗）

賤體近日，始覺稍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同卷答[illegible]）

剛吳
道南

萬曆九年十月，居正歷官一品，除去在京守制的日期，已經十二年，考滿，照例自陳，請求解職。神宗詔令復職，隨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賚手敕，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除此以外，神宗又著吏部禮部，議擬恩例，在兩部覆疏以後，神宗傳旨：

卿等說的是。元輔受先帝遺命，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委當優異，著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獎元勳至意。（見奏疏十考滿謝恩命疏）

居正奉命以後，上疏再辭，第二疏詞更痛切，他說：

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譾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主德昭宣，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見之，其所愧恥者，臣幸無之，即千萬世而下，頌我皇上聖德神功為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所覬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若詔祿詔爵，雖朝廷所以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足為勸。三公穹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先朝名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濫恩濫賞也。至於符節世賞，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冒叨，茲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瀆，再控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諒臣之衷，素無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

不敢忘報。（奏疏十一再辭恩命疏）

神宗得疏，特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居正晉太傅。明朝太師太傅太保皆爲死後贈官，文臣生加三公的，自居正始。

萬曆十年的春天，寒風尙在塞外逗留的時候，這一位從嘉靖初年卽向大同進攻，其後屢困北京而終於投降中國，接受封爵的順義王俺答死了。俺答一死，對於居正是一個憂慮。西部韃靼底領導權，屬於那一個？會不會因爲俺答之死，全部重新接受土蠻底領導，和中國作戰？會不會再起一次分裂？分裂也許對於中國有利，但是一經分裂，更易促成土蠻吸收底成功，便對於中國有害。居正想起俺答底後妻三娘子。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因爲俺答對於三娘子的迷戀，纔有把漢那吉底投降，以後引起封貢底成功，北邊底安定；飲水思源，當居正想起中國底堅強和自己底事業，他能忘去三娘子麼？三娘子是一根繩索，有了三娘子便可以約束俺答，約束韃靼。在吳兌總督宣大的時候，三娘子入關進貢，吳兌贈她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眞好看！這一套繡花的衣裙，把三娘子迷戀了；究竟還是吳太師好！以後，在中國和韃靼交涉的當中，中國底第一個友人便是三娘子。

居正在俺答身死的前後，幾次和邊鎭督撫談起：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掄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死，把吉弱，不能撫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忽老酋之分其衆，卽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一應貢

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死，必且譸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書牘十三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按鄭洛時爲宣大總督題銜誤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惶惑，與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亟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善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營君爲親已，然後覘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自主持，致滋仇怨也。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強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下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哈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同卷卷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安兔吉雖知，狀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即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

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端也，幸惟審圖之。同卷答巡撫蕭雲峯 按卽陝西巡撫蕭廩

居正對於韃靼方面，全是因應。俺答初死，他似有支持把漢那吉的意念。看見那吉底威望不夠，他便吩咐沿邊督撫靜以待動，對於各個候補者，分別給予應得的好感。最後黃台吉繼立底形勢已成，他不妨支持黃台吉，但是他要黃台吉對於中國表示恭順。册封底權力在中國，要服從中國，纔得到順義王底尊號。三娘子要守孝三年，也許是穿着百鳳雲衣的日子多了，漢化底程度加強，所以有這個主張。但是中國所期望於三娘子的，不是她底漢化，而是她底再嫁韃靼領袖，繼續替中國做一個控制韃靼的工具。黃台吉襲封以後，三娘子帶着部衆走了。黃台吉認定這是父親底遺產，自己當然有繼承的權利，帶着部隊向西跟逐。宣大總督認定三娘子是一個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黃台吉脫離，失去應有的作用，對於中國，便是一種損害，連忙派人和三娘子說：「夫人能和順義王同居，中國底恩賜當然繼續不絕，否則祇是塞上一個韃靼婦人，說不上恩賞了。」三娘子還纔停下來，重新回到順義王底懷抱；在中國人看來，究竟有一些詫異，但是三娘子生活在另外一個環境裏，原談不上這些。

北邊的問題解決，東北的問題又來了。萬曆九年，土蠻和中國打過幾次仗，但是現在又求和了。居正祇要韃靼繼續在分裂的狀態裏，決不輕易言和，所以和遼東巡撫周詠說起：

承示，土酋求貢，諒無詐僞。彼蓋豔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俱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旣愜其素志，又啗我厚利，故奉命惟

謹。今以士會之事授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且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同卷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萬曆十年二月，居正疏請蠲除宿逋，完成一件宿願。自萬曆之初，考成法實行以來，賦稅方面，經過切實的整頓，國家財政，有了良好的基礎，現在已是休養生息的時候了。事先，應天巡撫孫光祜上疏請求蠲除，居正復信說：「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皇儲大慶，覃恩海內，今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即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書牘十三答應天巡撫孫小溪）這時居正祇準備從各省推行，還沒有整個的計畫。十年之初，陝西巡撫蕭廩具函居正，再請豁免帶徵，居正復信說：「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恩蠲豁，不必具疏矣。」（同卷答諫議蕭公廩）二月間，居正疏稱：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畝，查革冒免，海內欣欣，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一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

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橐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咋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姦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便議復。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盈餘，即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裁施行。（奏疏十一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居正蠲除積逋疏，使人悠悠地想起萬曆初年的情勢。萬曆四五年間戶科都給事中蕭彥疏稱「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咋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但有帶徵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明史卷二二七蕭彥傳）主張歲輸十分以上的是居正，疏請蠲除積逋的也是居正。是自相矛盾嗎，還是心理變化？其實居正祇是

一貫的居正，在國家財政基礎尚未穩定以前，當然嚴追舊欠；到了已經穩定以後，不妨蠲除積逋。量出爲入，正是近代國家在財政方面的作風。這裏還得看到支出的情形。在整頓國防，安定民生的項下，國家增加支出，人民增加負擔，本來無可逃避。及至韃靼的威脅已經解除，黃河運河的工程已經完成，乃至驛遞已經整頓，冗官已經廢除，人民底負擔便應當減輕，所以居正隨即疏請減輕。這是萬曆十年的一件德政。不久以後，居正死了，國庫逐漸空虛，商稅礦稅，加徵加派，從此財政擾亂，成爲明朝覆亡底主因。

萬曆十年二月間，浙江發生兵變。事情是這樣的：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裁減東西二營兵士月餉，兵士鬧起來了，馬文英劉廷用爲首，捉住巡撫痛打一頓。居正看定祇有張佳胤可以平定這次的變故，佳胤已經內任兵部右侍郎，隨即奏請改調浙江巡撫。匆匆中佳胤到浙江去了，在路上又聽到杭州民變底消息。佳胤和來人說：

「變兵和變民已經聯合嗎？」

「還沒有，」來人說。

「趕快走，」佳胤忻然說，「也許還來得及把他們分開。」

匆忙的當中，新任巡撫不動聲色地到了杭州。亂民正在城中放火搶掠，入夜以後，火光照滿全城。佳胤吩咐游擊將軍徐景星和東西二營說：「要贖罪，便先把亂民平下來。」兵士們痛打吳巡撫以後，心緒惶惶的，不曉得張巡撫來怎樣處治。得到這個消息，他們高興極了，營門一開，刀鎗齊舉，放火打劫的烏合之衆，那裏是他們底對手，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撫衙門。佳胤下令殺去三分之一，一面召馬文英劉

廷用等領賞。他們來了一共九個，都是上次事變的首領，這次平亂的功臣。文英們高興地來了，不提防徐景星把他們捉住，一刀一個，頃刻之間，民變兵變完全解決，張佳胤不動聲色地把浙江鎮壓下來。這是佳胤底才具，也是居正底識力。

遼東方面的關係更大了。三月間泰寧部長速把亥和兄弟炒花，兒子卜言兎，率領部下進攻義州。二十年來，速把亥是遼東底禍魁，有時單獨進攻，有時糾合土蠻進攻；在中國軍隊進討的時候，他跑走了，但是中國軍隊回營以後，他又不斷地犯邊。這次遼東總兵李成梁率領軍隊在鎮夷堡伺候他。速把亥領導部下殺上來了，參將李平胡伏兵半途，一枝箭射過去，恰巧射中速把亥。撲答一聲，速把亥掉在地下，護着脅間的創傷。李平胡底家奴李有名搶步上前，舉刀一砍，進犯遼東的首領割下。韃靼武士退卻了。中國一共殺去一百餘人，連帶一個速把亥。炒花慟哭一場，結束這一次的戰局。

萬曆十年二月中，居正病了，最初祇覺得委頓，但是斷不定是什麼病，後來纔認定是痔，從割治方面着手。居正在書牘和奏疏中都有記載：

賤恙實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牆夙愛，敢告嚮往。（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三十四）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効。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

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講讀，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廑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療治，稍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君父眷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朝參侍講，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效可覬。痊可之日，即趨走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奏疏十一給假治疾疏）

在家居養病的當中，居正想起徐階來了。隆慶六年秋間徐階七十歲，居正曾有一篇少師存齋徐相公壽序，（文集七）作文的時候，高拱已經去位，居正當國，序中曾經說起：「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公何啻君實，顧余於呂晦叔何如耳。」元祐時代，司馬光以國事交付呂公著，隆慶時代，徐階以國事交付自己，居正在十年前，原有很大的抱負，現在他知道抱負不但已經一一實現，而且在許多方面，超過當日的預期。「這總算對得起老師了，」居正想。他知道老師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時期還早，但是準備總得早一點。居正上疏請求優禮耆碩，派遣行人存問，量加賞賚，他稱述徐階底功勞道：

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奏疏十一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神宗得疏以後，隨即派行人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賚去勅諭一道，略言：

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淸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展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愉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墨而仕路肅淸，奬忠直而異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於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遂乞閑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賚其典刑，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見前疏）

定邦本兩句，上聯指徐階擁立裕王，下聯指世宗遺詔，說得非常得體。郭朴高拱認爲徐階擅傳遺詔，現在由神宗給他們一個具體的答復。這道韻諭，大致惟有居正，纔能擬得如此眞切。

徐階底生日近了，居正吩咐纂修請吏部侍郎許國代擬壽序。序成以後，居正不滿意，在病中掙扎着自己做一篇。他說：

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爲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爲矯枉以正，激濁而淸者，幸及耳目，其概載在國史，志在縉紳，里巷耆長，尙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還老也，則槃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旣熟吾師教指，玆受成畫，服行唯謹。萬曆以來，主聖時淸，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煙火萬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恬，漠北驕虜，來享來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也。故此兩

者，惟吾師兼焉。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徐階做壽的時候，讀到這篇壽序，應當慶幸當日認識正確，付託得人吧，但是當他想起這一個學生，他知道已經沒有見面的可能了。短短的幾個月，在人生的道途上，劃下不可踰越的界限！

十年三月以後，居正請假在宅票擬。痔根割去了，但是精神還是委頓。長子敬修不在面前，隨侍的祇有嗣修懋修簡修。允修已回江陵，準備鄉試，靜修還小。居正病勢不算嚴重，但是用藥敷治，不能行動。神宗屢次派太監慰問；一次是司禮太監張鯨，一次是文書官吳忠；賞賜也不斷地頒下，白銀，銀八寶，蟒衣，甜食，乾點心，燒割，一切都有。據說有一次神宗因爲居正久病，甚至掉下眼淚，飯都不想吃。居正祇有申述病況，再請給假。他說：

> 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奏疏十一恭謝賜問疏

從血氣虧損，轉到脾胃衰弱，居正病狀，日漸沈重。神宗正在盼望他從速銷假；居正何嘗不願入閣辦事？可是期望愈急，病勢愈重。朦朧中，居正夢見神宗派遣自己往祀女神。女神是誰啊？他連忙派兒子往泰山祀神，一面和山東巡撫說起：

>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尙屬艱難。前夢皇上使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云。竊思女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

小兒賚香帛往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書牘十三寄山東巡撫楊本庵按楊俊民九年三月爲山東巡撫十月去位繼任者爲陸樹德題名誤）

三四月的天氣漸漸回暖，陽光照滿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來了，但是居正底病勢日見沈重。他妃底保祐，祇是一個幻夢，擔給居正的是重大的負擔和纏綿的病軀。內閣中還有張四維申時行，但是稍爲重要的公事，四維不敢專擬，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聽候處分。

六月初一日食，初四以後，彗星在天空出現，蒼白的光芒，像一匹練，由西北直指五車星座。居正本來準備秋間退休，現在決定退休了，疏稱：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疲，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彗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按明史神宗本紀言十年六月丁亥朔日食天文志言四月丙辰彗星見西北敬修文忠公行實言六月丁亥朔日又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敬修之作値居正初歿不應有誤與居正此疏亦合天文志之言不足信）伏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伏望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即塡溝壑，猶可効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奏疏十一乞骸骨歸里疏）

神宗見疏，下詔慰留：

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見前疏）

在上諭慰留中，居正病勢毫無起色，他祇是一意請求退休。十二日，遼東鎭夷堡大捷，勘實覆奏，上

諭分別論功，進居正太師，加歲祿二百石，一子由錦衣衛指揮僉事進爲世襲同知。以前遇到恩賜，居正照例三辭四辭，認定人臣有先功後祿之義，同時也因爲位高身危，究竟是一個可以戒懼悚惕的情勢。現在他已經昏沈了，他說不敢接受，但是他也沒有堅辭，不久以後，神宗底手勅來了，恭捧聖諭的司禮太監帶來許多賞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手勅說：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沖齡登極，賴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眞足以光先帝遺命，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綱，着次輔等辦理。先生專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同卷恭謝手勅疏

居正復疏祇稱「臣病困之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十二日以後，居正病勢更重，他勉強作一次的掙扎，上疏再懇生還，說起：

縷縷之衷，未回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旦遽先朝露，將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卽死，將來効用尙有日也。同卷再懇生還疏

垂死的哀鳴，沒有打動神宗底心坎。上諭祇說：

卿受皇考顧命，夙夜勤勞，朕方虛己仰成，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

心。宜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輔理，愼勿再有所陳。（見前疏）

從此以後，居正說不到退休，說不到生還，更說不到效用有日。六月十八日，神宗派司禮太監賫手勅慰問居正。勅言「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爲朕一一言之。」昏沈底當中，居正疏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神宗隨卽命潘晟爲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後，居正再薦戶部尙書張學顏，兵部尙書梁夢龍，禮部尙書徐學謨，工部尙書曾省吾，及侍郞許國，陳經邦，王篆，方可大用。人才太多了，內閣一時容不下，神宗把人名黏在御屛上，以備召用。居正昏迷了，大家眼見得這是一個機會，不肯放手。潘晟是馮保底老師，馮保勉強居正推薦；梁夢龍曾省吾是居正底門生；王篆是居正長子敬修底親家；徐學謨在居正歸葬的時候，是撫治鄖襄都御史，以後居正再三提拔；現在也名列御屛了。有能力的固當推舉以備國家棟梁之選，有關係的也在這個庇廕之下，同時列名，居正昏迷之中，祇得由他們去了。

六月十九日，居正病勢已經非常嚴重。神宗再派太監慰問，便中詢問身後的措置。在昏瞶迷惑的當中，居正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話。

第二天，六月二十日，居正捨棄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政權，十年以來竭誠擁戴的皇帝，和六千餘萬一心安濟的人民，（萬曆六年人口總計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死在北京的寓所；遺下七十餘歲的母親，三十餘年的伴侶，和六個兒子，六個孫子。神宗不曾和他說過嗎？「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居正已經把他底生命，貢獻國家，在臨死的時候，他用不到顧慮自己的子孫。

神宗得到居正病歿的消息，下詔罷朝數日。兩宮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賜賻銀一千餘兩，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一切飾終的典禮都完備了：贈上柱國；賜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賜祭十六壇。居正靈柩將發的時候，內閣張四維申時行余有丁疏請派員護送，隨即派定太僕少卿于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應奎護送回南。趙太夫人也在同時南回江陵，護送的司禮太監陳政。江陵的山水無恙罷！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會試，成爲新科的進士；三十六年以後，又看到這位進士回來，成爲功業彪炳的張文忠公。

第十四章　尾聲

居正帶着平生的抱負，埋入江陵的裏地，賸下來的是無限的恩怨和不盡的是非。

居正歿後，賜謚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謚法，忠是特賜；據謚法解，「危身奉上曰忠，」在賜謚的時候，對於居正，原有確切的認識。王世貞稱居正「業惟戡亂，勳表救時，在唐贊皇，復爲元之，」正是那一時期的公論。

但是居正身死未久，反動的波浪來了。

居正疏薦潘晟入閣，御史給事中彈劾潘晟的奏疏，接二連三地來了。潘晟已由原籍浙江新昌出發，祇得中途疏辭，張四維擬旨報允，這是第一步。四維和曾省吾王篆不久發生衝突，御史江東之上疏攻擊馮保底門客徐爵。經過這一個嘗試以後，御史李植直疏馮保十二大罪，司禮太監張誠，張鯨更在神宗面前攻擊馮保，他們說起馮保家資饒富，勝過皇上。神宗隨卽逮捕馮保，十二月，發南京安置，同時梁夢龍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在查抄馮保家產的時候，得金銀一百餘萬，珠寶無數，神宗開始領略查抄底滋味。

馮保臨去的時候，慈聖太后還不十分淸楚，她問神宗爲什麼。

「沒有什麼，」神宗說，「祇是老奴受了張居正的蠱惑，不久自會召回的。」

慈聖太后還以爲神宗是那個聽話的孩子呢！他已經二十歲了，知道怎樣應付母親。居正，馮保，慈聖

太后，祇是一串的噩夢，夢境消殘了，神宗開始發現自己。不久以後，慈聖太后還看到這個朝夕問安的兒子，索性連慈慶慈甯兩宮，輕易不到一步。可憐的老婦人啊，你們被忘去了！

生人應付了，神宗再應付死人。

居正整頓驛遞，現在官員不得任意乘驛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現在考成法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現在冗官一律恢復了；居正嚴令不得濫廣學額，現在學額一併從寬了；乃至居正嚴守世宗遺訓，外戚封爵不得世襲，以後也概許世襲了。居正所遺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斷地打銷。

但是這祇是法制方面的改訂，事情多得很呢。

萬曆十一年三月，詔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再詔奪文忠公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簡修爲民。居正身歿至此，僅僅九個月。

居正病重的時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齋祈禱；這是一股風，吹遍南京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半個中國，都在爲這功業彪炳的首輔祈禱，現在風勢轉過了，御史給事中都在儘力攻擊居正，他們要報效國家，報效皇上，當然便要排除居正底爪牙，廢止居正底苛政。最得力的是御史丁此呂。此呂檢舉萬曆七年己卯科應天鄉試主考高啓愚所出的試題，「舜亦以命禹。」此呂指出這是高啓愚有意勸進：舜是皇上，禹是居正，不是勸進是什麽？張四維在十一年四月致仕了，現在的首輔是申時行，神宗把此呂底奏疏交給時行。

「此呂把曖昧之言陷人大罪，」時行說，「誠恐此後讒言大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

經過幾度的爭持，此呂啓愚同時去職。這一次奏疏中此呂甚至攻擊敬修嗣修懋修三人應鄉試會試時的

考官，認爲阿附居正，又說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幸虧時行說：「考官祇據文藝，不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考官免罪，但是雒文還是解職。

不久以後，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構陷遼庶人憲㸅。十七年以前的事了，現在重新提起。憲㸅次妃王氏上疏鳴寃，疏中又說：「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金寶打動神宗的心坎，萬曆十二年四月詔令查抄居正家產，司禮太監張誠，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錦衣衛給事中等奉命前往。左都御史趙錦上疏，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遺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翼戴沖聖，夙夜勤勞，四外疊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吏部尚書楊巍疏稱「居正爲顧命輔臣，侍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干陰陽之氣，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爲大臣，受恩深重，惟願皇上存天地之心，爲堯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頌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一切的言論，神宗照例不聽。

刑部侍郎邱橓這一行人從北京出發了。出發以後，邱橓接到在朝幾位大臣底書牘。內閣大學士申時行說：「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終留神，以仰承聖德，俯慰人心。」許國已入內閣了，也說「願推罪人不孥之義，以成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也。上累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最沈痛的是左諭德于愼行底一書，洋洋千言，是傳誦一時的文字。他說：

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于事甯罪定，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欒卻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話，邱橓也付之不理。

這一次查抄底動機，當然還是出自神宗。居正當國十年，效忠國家，但是居正所攬的大權，是神宗的大權。居正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國家便是蔑視皇上：這是最顯然的邏輯。所以居正當國十年之中；居正和神宗，站在對立的地位，縱使雙方在當時未必意識到，這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居正死了，神宗開始嘗到復仇的滋味。居正的法制推翻了，官廕贈諡削除了，甚至連諸子的官職都褫革了。張先生，張太嶽，張文忠公這一類的名稱都擱起，祇是一個平常的張居正。復仇的要求應當感到滿足。但是感到滿足的祇是神宗底一個方面。

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時也是貪婪。一個小農底外孫，禁不住金銀財寶底誘惑。是憲㡧次妃王氏底聰明呢，還是受到什麼暗示？金寶萬計，盡入張府兩句，鑄定張宅抄家的命運。明朝底法律，抄家祇有三條：（一）謀反，（二）叛逆，及（三）奸黨。見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 居正屬於那一類呢？不管他，查抄底詔令下來了。

許國說，「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這纔是一針見血之言。

邱橓未到江陵以前，荆州府江陵縣親自到張宅封門，張宅子女躱到空屋裏，不敢出來。沒有食物，不要緊，他們祇是不敢出來！直到五月初五，邱橓到了，打開宅門，餓死的已經十餘口。搜檢，拷問，應有的盡有了。居正兄弟和諸子底私藏，都搜出來，一共得到黃金萬餘兩，白銀十餘萬兩。這是很大的數量，但是問官們還不滿意，他們重行拷問，要張家招出寄存宅外的二百萬銀兩，於是又牽上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在拷問的當中，敬修自殺；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僥幸保存一條性命。敬修臨死的血書，是這次慘案中一件重要的文獻，錄於次：

嗚呼，天道無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難測，罔恤盡瘁之忠。歎解網之無人，嗟縲絏之非罪，雖陳百喙，究莫釋夫譏讒，惟有一死，以申鳴其冤鬱。竊先公以甘盤舊眷，簡在密勿，其十年輔理之功，唯期奠天下於磐石，既不求譽，亦不恤毀，致有今日之禍；而敬修以長嗣，罹茲閔凶，何敢愛身命而寂無一言也。憶自四月二十一日聞報，廿二日即移居舊宅，男女驚駭之狀，慘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當事噂沓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經受者，而況體關三木，首戴轆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不知公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不惟變產竭貲不能完，卽粉身碎骨亦難充者！且又要誣扳曾確菴省吾寄銀十五萬，王少方篆寄銀十萬，傅大川作舟寄銀五萬，云「從則已，不從則奉天命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膽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張門及之，而又以數十萬爲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縱貪，不能有此

積，亦不能完結此事，吾後日何面目見之，且以敬修爲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姪，恐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於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別，不許相聚接語。可憐身名灰滅，骨肉星散，且慮會審之時，羅織鍛鍊，皆不可測，人非木石，豈能堪此！今幽囚倉室，風雨蕭條，青草鳴蛙，實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決一瞑而萬死不愧。嗟乎，人孰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後日決無生路！曠而觀之，孔之聖也而死，回之賢也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予於此時，審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滿之嫌，去位有憂國之慮，惟思顧命之重，以身殉國，不能先幾遠害，以至於斯，而其功罪，與今日遼瀋誣奏事，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敬修不必辯。獨其虛坐本家之銀，與三家之寄，皆非一時可了之案，則何敢欺天罔人，以爲脫禍求生之計。不得已而託之片楮，嚙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當道一目，勿謂敬修爲匹夫小節，而甘爲溝瀆之行也。祖宗祭祀，與祖母老母饘粥，有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決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賢淑，次室尙是稚子，俱有烈婦風，聞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歲孤兒煢煢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寫完此帖，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因緩。十二日會審，逼勒扳誣，慍以非刑，頤指氣使，聽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禍，載鬼以起大獄，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姪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憐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嗚呼，炯矣黃爐之火，黯如黑水之

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寧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今張家事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

關於當時拷問底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記載：

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爲？莫非反有乎！」懋修答曰：「邊烽緊急，宰相或不得堅臥不省。」部堂意阻。（書牘十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書附注）

經過多次拷問，敬修自縊身死，懋修自殺未遂，居正十六年的政權，最後由敬修懋修償還這一筆血債。敬修這一死，聳動朝廷，申時行和六部大臣疏請從寬處分；刑部尚書潘季馴復言「居正母逾八旬，且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在這個空氣之下，神宗下詔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養居正底母親。

遼府一案，也在此時結束了。上諭說：

遼府廢革，旣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準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壐準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本指本色，折指折價，實物及代價各半支給也）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斵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書，張順，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神宗和居正說過，「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是這樣地看顧吧，居正也許沒有料到！

張家這一次大禍，當時人以爲是高拱陷害，其實高拱死於萬曆六年，於此事無涉；敬修以爲是張四維

陷害，但是四維於十一年四月致仕，縱使平時對於居正久積嫌怨，現在也沒有報復底機會。一切都由神宗主持。萬曆十六年冬，吏科給事中李沂上疏，攻擊司禮太監張鯨，曾說「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遂謂爲眞，虧損聖德。」張鯨是神宗特別賞識的內監，攻擊馮保的是他，慫恿查抄的是他！神宗看見李沂底本疏，怒極了；他說，「李沂要爲馮保張居正報讎，」立刻下令杖六十，革職爲民。爲什麼這是替張馮兩家報讎呢？攻擊居正最力的三位御史李植，羊可立，江東之：李植常和人說：「至尊見我，稱我爲兒子，看見查抄的寶玩便喜歡。」爲什麼這樣寵愛呢？神宗當然有他底理由。居正自己說過：「念已既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書牘十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居正身後底得禍，本來不在居正底意外。

整個的神宗一朝，更沒有稱道居正的。熹宗天啓二年，這纔想起居正底大功，復原官，予祭葬，張家房產沒有變賣的一併發還。思宗崇禎三年，禮部侍郞羅喻義等，爲居正訟冤，交給部議以後，這纔給還二蔭和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再請追復敬修禮部主事並復武蔭。思宗復敬修官，並授同敞中書舍人。國家到了艱難的時候，纔想起往日的功臣。復官復蔭，一切都是激勵當日的臣工，但是事情已經太遲了。

然而對於居正底子孫，事情畢竟不算太遲。

居正諸子，自殺的自殺了，充軍的充軍了。懋修中狀元的時候，年二十六歲；（明貢舉考略卷一）崇禎七年懋修死時，已經八十歲。在勳業方面，他沒有什麼表現，但是居正全集四十六卷的搜集，大半是懋修底功績。

書牘凡例題後云：「留此一段精誠在天壤間，古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史家所稱爲功爲過，小子猶何敢避焉。」這是幾句有意義的語句。

萬曆十年，允修回南應鄉試，居正死了，允修丁憂，不能入闈，留爲終身的遺憾，發還文廕以後，廕尚寶司司丞。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底部下，到了江陵，要允修出來做官，允修自殺，（康熙荊州府志言不食死，允修孫同奎并自焚死）留下一首絕命詩：「八十空嗟髮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

最激烈的是同敞。思宗十五年，詔命同敞慰問湖廣諸王，順道調兵雲南。同敞尊畢以後，北京失陷了，不久南京陷落。同敞走依隆武，隆武復同敞武廕，遣往湖南。他在途中，聽說汀州又陷落了，整個的中國，除西南一角以外，都淪陷在敵人手裏。同敞這纔到廣西，投奔永曆帝。經過瞿式耜底推薦，永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路軍務。領導中華民族和異民族奮鬥的責任，又落到姓張底肩上。同敞記得曾祖在日，曾經主張用文人爲邊將；他也記得曾祖曾經說過：「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効死疆場，亦所弗避。」關保底血液，在同敞底脈管裏跳動了。跟從明太祖底大纛，推翻異族統治，恢復民族自由的是他底始祖；整頓國防，分化韃靼，最後造成民族優越地位的是他底曾祖。同敞撫摩自己底筋骨，真有些自負。但是當時的大局整個變了，中國祇餘得這一點殘山賸水，敗兵孱將；談什麼鬥爭！內訌，自擾，牴觸，牽制：一切都在這個小朝廷裏復演，這纔是英雄短氣的時候。但同敞有的是熱血，單憑這一點，他要爭回民族底自由。總督諸路軍務祇是一個名義，當時的兵權全在將領手裏。但

是不管他，在一切鬥爭裏，同敞常在前面。前進的時候，一馬當先的是同敞；動搖的時候，端坐不動的也是同敞。他漸漸取得一般將士底信任。不幸永曆五年，敵人攻進廣西，嚴關失陷，前敵的將士敗潰下來，永曆帝往梧州去了，桂林的軍隊也潰了，賸得大學士瞿式耜一人留守，當時的重鎮，成爲一座空城。恰巧同敞從靈川來，見面以後，式耜和同敞說：

「我爲留守，當然死在桂林；總督沒有守土的責任，你還是去罷！」

「古人恥獨爲君子，」同敞毅然地說，「相公爲什麼不讓同敞共死呢？」

式耜高興極了，吩咐賸下的一個老兵進酒，秉燭待旦，和同敞銷磨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敵人進城，式耜同敞同時被執。式耜說：「我們久已準備了。」敵人要他們投降，他們拒絕，要他們削髮爲僧，他們也拒絕，他們祇要把自己底熱血，爲民族橫流。敵人這纔把他們分別幽禁起來。他們底中間是一堵墻，在幽禁的四十幾天之內，他們叩着墻壁，賦詩唱和。永曆五年閏十一月十七日，敵人把他們殺了。據說在行刑的時候，同敞衣冠整齊，昂然地站着。頭顱落地以後，他向前躍起三步，方始躺下。直到現在，桂林東關還留着這一位民族英雄底墳墓。

同敞留下兩首有名的詩句：

自訣詩

彌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後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自誓詩

翰林骨莫葬青山，見有沙場咫尺間，老大徒傷千里驥，艱難勝度萬重關，朝朝良史思三傑，夜夜悲歌困八蠻，久已無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還！

同敞死了，熱烈的血液，澆溉了民族復興底萌芽。同敞其實未死。豈但同敞不死，居正不死，連帶關保也沒有死，熱烈的血液，從遠祖到裔孫，不斷地流着，先烈底精神永遠存在。

血液眞是不可思議的遺傳。明太祖是一個領導民族爭取自由的英雄，二百幾十年以來，這一支血脈，不知經過幾度的腐蝕，幾度的冲淡，但是到了最後關頭，太祖底子孫依然站在爭取民族自由的前端。南京淪陷，隆武帝在福建起來。汀州淪陷，永曆帝在西南起來。連帶廣東的唐王聿鐏，沿海的魯王，房縣的韓王，他們在彈盡矢絕以後，依然苦鬥，直到康熙二年，韓王失敗，中國本土纔停止鬥爭，但是在海外還繼續下去。這一次的鬥爭，延長二十餘年，中國民族是失敗了，但是失敗中的鬥爭，更激厲了民族狂熱。不屈的意志，深深地埋入地下，經過二百餘年的蘊藏，重新發芽滋長，開出自由的蓓蕾，增加民族的光榮。

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底脈管裏，流着先烈底血液。在他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經爲民族自由而奮鬥，爲民族發展而努力，乃至爲民族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不妨抱着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個中國民族底兒女！